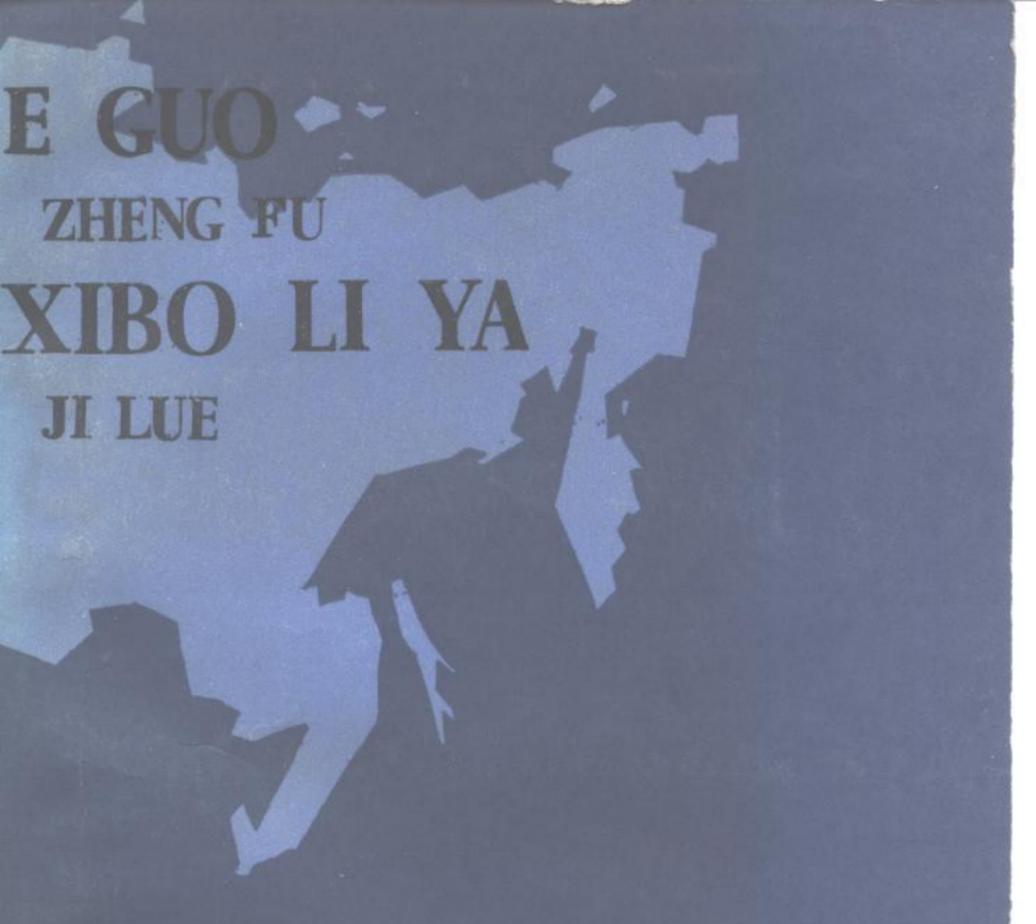


E GUO

ZHENG FU

XIBO LI YA

JI LUE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

徐景学 编著

#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

徐景学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李洁萍  
封面设计：孟晓柯  
插图：孙庭立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  
Eguo Zhengfu Xiboliya Jilue

徐景学 编著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14/16·字数176,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

统一书号：11093·114

定价：0.90元

## 目 次

前 言 .....	1
第一章 西伯利亚的古代民族 .....	5
第一节 西伯利亚民族概观 .....	5
第二节 西伯利亚北部和东北部各民族 .....	8
第三节 西伯利亚南部各民族 .....	14
第二章 西伯利亚汗国的覆灭与俄国占领	
鄂毕河流域 .....	22
第一节 伊凡四世的对外扩张 .....	22
第二节 西伯利亚汗国与叶尔马克的远征 .....	29
第三节 反抗俄军的斗争与西伯利亚 汗国的灭亡 .....	42
第四节 修筑城堡和占领鄂毕河流域 .....	56
第三章 俄军进驻叶尼塞河 .....	66
第一节 沙俄对叶尼塞河的早期入侵活动 .....	66
第二节 占领叶尼塞河 .....	74
第四章 俄国在勒那河及东北亚的 殖民扩张活动 .....	83
第一节 吞并勒那河地区与 建立雅库次克城 .....	83

第二节	进兵东北亚 .....	100
第五章	俄国占据贝加尔湖地区和入侵	
	黑龙江流域 .....	114
第一节	盘踞贝加尔湖地区 .....	114
第二节	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间谍活动 .....	129
第三节	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及中国军民 反抗斗争的胜利 .....	144
第六章	俄国彻底征服东北亚 .....	165
第一节	用“火的战斗”征服楚科奇族 .....	165
第二节	战胜堪察加人与兼并堪察加半岛 .....	182
第七章	西伯利亚的管理机构与 殖民统治之实施 .....	207
第一节	中央机构——西伯利亚衙门 .....	207
第二节	辖区、县与督军 .....	214
第三节	西伯利亚的军事建制 .....	230
第八章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经济盘剥 .....	240
第一节	经济掠夺的主要方式——实物税 .....	240
第二节	实物税的特点 .....	250
第三节	反抗实物税的斗争 .....	257
结 语	.....	263

## 前 言

一提起西伯利亚，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一地区万千的气象，广漠的原野，无垠的原始莽林和奔腾呼啸的长川巨流。西伯利亚极圈以内的有些地方，夏季数十日“白夜”而没有黑天，冬季数十日“极夜”而没有白昼；西伯利亚有种类繁多的珍奇野兽，出没于林中草地，稀有海兽漫游在波涛翻滚的冰洋之中，所有这些都令人惊异不止。西伯利亚在沙皇时代是流放的场所，被称为“罪孽的袋子”，因而人们一想到这里，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漩涡，看到在漫天的风雪中，苦役犯乘坐雪橇被遣送的情景，以及艰苦劳作的场面。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大俄罗斯主义统治的“牢房”。今天，被誉为“金窖”的西伯利亚已列入苏联开发建设的重点地区，逐渐变成全苏重要的燃料、动力等工业基地。“俄国的强大有赖于西伯利亚”，看来，二百多年前俄国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苏联政府花大气力开发西伯利亚并获得明显成果的事实，亦为世人所瞩目。

西伯利亚如此重要，引起世人关注，当然我们亦不当漫不经心，况且西伯利亚与我国为邻，历史上又有密切联系，更促使我们有责任、有必要了解它的今天，也需要晓得它的昨天与前天。

西伯利亚的地理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所指的西伯利亚，包括整个亚洲北部的广大地区，即北邻北冰洋，南接中国、蒙古和朝鲜的苏联亚洲部分（不包括中亚部分）。历史上，西伯利亚的范围却不包括如此广阔的地区。十六和十七世纪初，俄国人所说的西伯利亚仅指鄂毕河中游、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地方。随着俄国不断向东推进，才逐渐将整个北亚称作西伯利亚了。

“西伯利亚”一词的含义，向来有不同的解释。外国有些学者认为是蒙语，系“丛密”之意；还有说是俄语“北方”一词的音译，系指北亚；也有说是“世界中心”的意思，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说法均缺乏根据，有的显系牵强附会，不足为信。国内包尔汉、冯家升两位先生的考证颇有见地，他们运用许多史料，断定“西伯利亚”系鲜卑的音转。鲜卑族在古代生活于中国北疆，其活动范围向西曾波及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和鄂毕河中游一带，因此后来俄国人把鲜卑人生活过的地方称为“西比尔”或西伯利亚。而鲜卑之意又是一种“瑞兽名”，相当蒙语的动物獫狁，即特殊的五爪虎，鲜卑人崇拜这种瑞兽，将它刻画在金属带钩上，以别于其他部落的人民<sup>①</sup>。这种见解根据充分，较为可信。

众所周知，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代人民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对此中国典籍史乘已有大量记述，其中一些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而直到十五世纪初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之际，西伯利亚大部地区却

<sup>①</sup> 包尔汉、冯家升：《“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十期，第57—62页。

不仅同俄国不接壤，而且长期以来俄国同那里毫无联系，对那里的情况也不甚了了。俄国在1407年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西伯利亚”一词，那时所指的范围仅限于西伯利亚一隅之地，即鄂毕河中游地区，远非今日所说的地理概念。

俄国从1581年越过乌拉尔山脉，开始大举东征，十七世纪中叶扩张势力已波及到太平洋岸边，到十八世纪中叶最后敕平楚科奇半岛和堪察加半岛，占领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土地，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快。

本书主要叙述十六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中叶近二百年期间里，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历史。详细阐述沙皇俄国鲸吞这片土地的过程，着力赞颂了西伯利亚各族人民反抗俄国兼并、扩张的正义斗争；同时介绍俄国如何利用实物税形式盘剥各族人民，榨取他们的血汗的，以及俄国征服初期在西伯利亚建立殖民机构，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此外，书中还用一定笔墨叙述西伯利亚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本书力求引用更多的史料，去粗取精，论及上述诸方面问题，从而正确揭示西伯利亚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暴露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面目，进一步证明西伯利亚并非是“无主的土地”，也不是俄国新土地发现者“新发现的地区”；俄国用兵西伯利亚，烧杀淫掠，严重地破坏了那里的经济，摧残了本来就落后的生产力，因此俄国的兼并谈不上“传播文明”，“促进生产的发展”；当地少数民族使用落后的武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打击俄国殖民者，再次证明西伯利亚人民是酷爱自由、勇于反抗的人民，也说明“自愿归附俄国”的说教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是俄国用武力强迫合并了

这块土地。

在苏联，西伯利亚历史的研究始于十七世纪末，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苏联编纂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出版了上百种专著，研讨的范围几乎涉及了各个领域。尤其近一、二十年，苏联大力组织人员，建立机构，加强对西伯利亚历史的研究。我们有义务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向人们介绍西伯利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本书在这方面只能是一个初步尝试。

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初稿，系由侯育成和赵立枝两同志编写的，在此一并致谢。

囿于作者水平不高，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乞望各位指教。

# 第一章 西伯利亚的古代民族

## 第一节 西伯利亚民族概观

西伯利亚西起乌拉尔山，东止白令海峡，北邻喀拉海和北冰洋，南部与中国、蒙古、朝鲜接壤，东南部与日本、东北部与美国的阿拉斯加隔海相望。土地面积为一千二百八十三万六千九百平方公里。从地理上看，这一片茫茫大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从乌拉尔山到叶尼塞河是西西伯利亚平原，有鄂毕河流贯其中；从叶尼塞河到勒那河是世界最大高原之一的中西伯利亚高原，那里河流纵横交错；勒那河以东主要是峰峦起伏的东西伯利亚山地。俄国入侵以前，西伯利亚并没有斯拉夫人，当时有几十种民族在那里劳动生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主要民族大体分布如次：

西伯利亚北部居住着萨莫耶德人（涅涅次人、艾涅次人和恩加纳善人）、汉特人和曼西人、谢尔库普人和开特人；西伯利亚东北部（即东北亚地区）居住古亚细亚人，即尤卡吉尔人、科里亚克人、楚科奇人和伊杰里门人（堪察加人）；西伯利亚西部和南部有突厥人，即鞑靼人、阿尔泰人、吉尔吉斯人等；黑龙江流域有达斡尔人、赫哲和飞雅喀人等；此外，雅库特人住在勒那河中游及该河的一些支流，布里亚特人居住在安加拉河及其支流沿岸，通古斯人居住在西起叶尼塞河，

东至鄂霍次克海的广大地区<sup>①</sup>。

据一些苏联著作统计，十七世纪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二十至二十二万左右<sup>②</sup>。当然这一数字很不精确，实际可能多得多。

西伯利亚各民族语言十分复杂，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和语族。鞑靼人、阿尔泰人、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的语言属突厥语族。布里亚特人、达斡尔人的语言属蒙古语族。埃文基（通古斯人）、赫哲人等的语言属通古斯——满洲语族。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满洲语均系粘着语，在词汇和语音方面也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三个语族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奥斯恰克人和沃古尔人的语言属于芬——乌果尔语族。萨莫耶德人的语言属于萨莫耶德语族。芬——乌果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均属于乌拉尔语系。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堪察加人、尤卡吉尔人、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语言属古亚细亚语族，为编插语。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的语言则属于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居住在叶尼塞河中游的小民族开特人的语言，和上述各民族的语言毫无共同之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究竟属于何种语族，迄今尚无定论<sup>③</sup>。

按生活和生产的方式，西伯利亚的民族可区别为两大类：居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民族以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北部

---

①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XVII в.), М., 1955, СТР.815-844.

②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 М., 1955, СТР. 685.

③ 西伯利亚各民族的语言分类问题，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此处根据《西伯利亚民族志》一书的观点作介绍，见该书第10—11页。

地区和东北部的民族却以渔猎和养鹿为主。南部地区气候比较温和，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俄国入侵以前，那里已有几个较大的民族，如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阿尔泰人、鞑靼人等。这些民族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文化水平都远比西伯利亚北部各族发达。西伯利亚北部和东北部气候寒冷，冻土地带绵延千里，原始莽林一望无际，那里人烟更为稀少，居住分散，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物质和文化水平都很落后。只有雅库特人例外，尽管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在偏北地区，但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却和南部各族相差无几。从使用的生产工具来看，南部西伯利亚各族人民已广泛使用铁制工具，有些民族，如鞑靼人能从铁矿中炼铁，用铁制造各种器具。而居住在东北亚的尤卡吉尔人、楚科奇人和科里亚克人等仍然普遍使用石制和骨制工具，仅有的少量铁器是偶而从其他民族那儿交换得来的。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南西伯利亚的一些民族有的已进入封建社会，大多数处于奴隶制阶段，有的已组建了国家。不过，这些民族仍旧保留着浓厚的氏族公社制残余。而西伯利亚大多数民族处于氏族制度的发展阶段，涅涅次人处于父权制的较高发展阶段。尤卡吉尔人和北方埃文基人的若干部落处于早期父权氏族制阶段，保留着明显的母权制残余。社会制度最落后的是伊杰里门人、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和爱斯基摩人，他们正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sup>①</sup>。

---

①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  
М., 1955, СТР. 687.

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宗教观念是万物有灵论，认为整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界都是神安排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介人是萨满。萨满似乎能向神讲话，向神反映人的要求。西伯利亚各地广为流行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是通古斯语音译，“巫”的意思。古亚细亚人中除职业萨满之外，还有家庭萨满，妇女往往从事这种活动。在西伯利亚各民族中图腾崇拜也很普遍，如雅库特人中每个氏族有自己崇拜的庇护者——乌鸦、天鹅、松鼠或银鼠。一个氏族的成员不仅不能猎捕本氏族崇拜的庇护者，甚至不得随意提它的名称。汉特人和曼西人认为自己氏族的祖先是熊，有的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白桦树或蝴蝶<sup>①</sup>。此外，在鞑靼人中伊斯兰教已经流行；十七世纪中叶，佛教的变种——喇嘛教也开始渗入布里亚特人中<sup>②</sup>。东正教的传播，是从十六世纪末俄国入侵后才开始的。

## 第二节 西伯利亚北部和东北部各民族

西伯利亚北部地区主要有萨莫耶德人（其中包括涅涅次人、艾涅次人和恩加纳善人）、汉特人和曼西人，西伯利亚东北部有楚科奇人、堪察加人、尤卡吉尔人和科里亚克人等古亚细亚人。

---

①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М.-Л., 1956, СТР. 593.

②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 М., 1955, СТР. 690.

萨莫耶德人分布在西起白海，东至叶尼塞河广大冻土带和森林冻土带，系现代涅涅次人、艾涅次人、恩加纳善人和谢尔库普人的祖先。“萨莫耶德”一词，解释各异，如有的学者认为系指“自己相食”、“独居的”或“吃鲑鱼的”等意思，还有的认为“萨莫耶德”是俄国人对东迁的欧洲“萨阿姆”人的称呼。时至今日，尚无统一说法。涅涅次人为萨莫耶德人的一支，他们自称为“涅涅次”，即“人”的意思<sup>①</sup>。十六世纪，俄国人称涅涅次人为萨莫耶德人和尤拉克人，具体说，称鄂毕河下游的涅涅次人为萨莫耶德人，称叶尼塞河下游的涅涅次人为尤拉克人<sup>②</sup>。当时萨莫耶德人有三、四千人<sup>③</sup>。

十五世纪末，莫斯科政府为了扩大领土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曾三次派兵远征萨莫耶德人的居住地区，这也是俄国对他们的最初侵犯<sup>④</sup>。到十七世纪初年，萨莫耶德人世代代居住的广大地区终于被俄军全部占领，广大萨莫耶德人被迫接受沙皇的统治。

十七世纪初，萨莫耶德人所从事的生产，主要是养鹿、捕鱼和打猎。冻土带萨莫耶德人的养鹿业，其特点是按季节到遥远的地方去放牧。冬季，到森林区、森林冻土带放牧鹿群，春季则开始向北游牧，有时到达北冰洋沿岸。那里可以捕鱼和猎海兽。到了秋季，则往驻地游牧。而住在南部地区和森林中的萨莫耶德人基本在住地附近放鹿。养鹿业为萨莫

① Л. М. ХОМИЧ, НЕНЦЫ, М.-Л., 1966, СТР. 24-25.

②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М.-Л., 1956, СТР. 608.

③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 ВВ.-НАЧАЛО XVII В.), СТР. 683.

④ Л. М. ХОМИЧ, НЕНЦЫ, М.-Л., 1966, СТР. 43.

耶德人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鹿是他们的的主要食物，鹿皮用于作衣服、靴鞋、缝制帐篷，鹿筋用于作线和绳索，鹿角用来作各种制品。

捕鱼和狩猎在萨莫耶德人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主要捕鳊鱼和鲑鱼，捕鱼用具是网和渔叉。狩猎业起初猎获野鹿为主，随着养鹿业的发展和野鹿数量的减少，就很少猎野鹿了。他们转而主要猎捕北极狐、兔、银鼠、白熊。打猎用具为弓箭和各种捕兽器。居住在沿海和大河河口一带的萨莫耶德人都猎捕海兽，如海豹、海兔、白鲸和海象，捕海兽的工具主要是渔叉。

萨莫耶德人的运输工具是鹿拉雪橇，有的也用狗拉雪橇。夏季使用各种类型的船，如用木板合成的大船和用独木凿成的小舟。他们的住房为圆锥形帐篷。帐篷用三十至五十根杆子作框架，然后用缝制的鹿皮盖好，也有时用煮过的桦树皮披盖上。穿的是鹿皮衣和鹿皮鞋。吃的是鹿肉、鹿油和血，养鹿少的则吃鱼。鱼大多生吃，很少熟吃。

十七世纪萨莫耶德人的社会制度是父系氏族公社制。每个氏族都占据一定的地区，有时亦到远处游牧。氏族中又分成若干小家族。一家族除父系亲属外，还包括内兄、内弟、姐夫、妹夫等。有的家族还拥有在战争时期抓到的奴隶。当时也有一些较大的氏族联盟，人数多达几百名。同族内禁止通婚。血亲复仇的习俗仍然存在。萨莫耶德人是万物有灵论者，他们认为各种自然物都具有灵性，河流、山脉、森林、湖泊、山岳等，都有其主神。萨满教颇为盛行，认为萨满可以治病、预测未来、寻找失物、帮助生产。

乌拉尔山两麓和鄂毕河中游的森林地带居住着汉特人和曼西人，早期俄国人统称他们为尤格拉人，也称汉特人为奥斯恰克人，称曼西人为沃古尔人。他们均使用乌果尔语。汉特人居住在蒂姆河口往下到鄂毕河口及其支流、托博尔河口以下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支流捷米扬卡河和孔达河。曼西人则居住在鄂毕河左侧支流康达河及索西瓦河，塔夫达河上游以及图拉河、维舍拉河、伯绍拉河和楚索瓦亚河等河的上游。十七世纪初叶，汉特人和曼西人有一万五千人左右<sup>①</sup>。

汉特人和曼西人分为许多部落，每个部落由若干较近的氏族组成。每个部落的中心一般都有一个城堡，头人在那里居住并管辖城堡。为了防范异族入侵，各部落还联合成较大的部落联盟，有的类似一个小的酋长国。汉特人最北部的部落联盟是奥勃多尔斯克，包括鄂毕河下游各部落。稍南在鄂毕河右侧沿岸有科达部落联盟，南部还有汉特人的萨马尔部落联盟。曼西人较大的部落联盟，是以彼雷姆城为中心的彼雷姆联盟<sup>②</sup>。

汉特人和曼西人的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同北欧居民有往来。基辅罗斯时代，诺夫哥罗德封建主曾多次派遣武装队伍侵扰汉特人和曼西人，1187年伯绍拉和尤格拉人曾打死一百名诺夫哥罗德人<sup>③</sup>。莫斯科国家形成后，也不断侵犯尤格

---

①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 в.), М., 1955, СТР. 683,

② В. И.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 НАЧАЛА XIX СТОЛЕТИЯ. Т. I, ИРКУТСК, 1920, СТР. 114.

③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Л., 1968, СТР. 367.

拉人。十六世纪尤格拉人的南面与西伯利亚汗国毗邻，而额尔齐斯河下游及其支流捷米扬卡河的汉特人和托博尔河支流塔夫达河、图拉河地区的曼西人，归属于西伯利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覆灭后，汉特人和曼西人也同鞑靼人一样，被沙皇俄国所兼并。

沙俄入侵之前，汉特人和曼西人的主要生产部门是狩猎和捕鱼，养鹿是副业。居住在江河两岸，特别是鄂毕河及其支流的居民主要是捕鱼，居住在乌拉尔山林区及江河上游地区的人们主要是狩猎。捕鱼工具有套网、抄网、柳条渔篓，乘坐独木舟和桦树皮船捞捕。用鱼皮作衣服和鞋。猎获的野兽有两种，一种是毛皮兽，初以打貂为主，后来主要猎松鼠；一种是肉兽，如鹿、犴达罕、熊等。狩猎工具有弓箭、网、圈套、捕兽器等。狗是他们的有力助手，既能帮助猎人跟踪野兽，又可驮运猎物。据历史资料分析，汉特人和曼西人从萨莫耶德人那里学会了养鹿，鹿群比萨莫耶德人的小得多，是他们的一种副业。

汉特人和曼西人的主要食物是肉和鱼。野鹿肉、犴达罕肉和其他兽肉在食物中占主要地位。腰子、肝、骨髓、眼睛、耳朵均生吃，其余的肉煮熟后再吃。野兽被杀后立即将鲜血喝掉。鱼可生吃、熟吃或晒干吃。他们的衣帽、靴鞋全用鹿皮、兔皮作成。汉特人和曼特人基本过定居生活，他们的住所分两种。一种是圆锥形兽皮帐篷，和萨莫耶德人的帐篷完全相同，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另一种为地窖子，在一个四方形的坑上，用木杆作盖，再复以草土，没有窗子，光线从盖子上的小孔射入。小孔既是人的出入口，也是烟道出口。

有的地窖子里地上铺木板。四壁也装上木板。地窖子附近有仓库，建在木桩上，里面存放食品、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此外在江河湖泊附近还有窝棚，夏季人们在此居住。帐篷多为游牧的人们所使用，地窖子则是定居人们的住处。

汉特人和曼西人的社会处于原始公社解体阶段，父权氏族制占统治地位。每个氏族有自己的名称和祖先，有自己的族长，主持族内的重大事务。每个氏族还有自己的墓地，那里只埋葬同族的人。萨满教在他们中间有一定影响，但不甚流行。他们信仰图腾崇拜，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某种兽、鸟或植物，对视为自己祖先的野兽，无限崇拜，绝对禁止捕杀。如果需要屠杀，也必须在举行一定的仪式之后方能进行。

尤卡吉尔人分布在勒那河下游到阿纳得尔河的广大地区，人数众多，据统计，勒那河流域有四百五十人，印迪吉尔卡河有一千人，阿拉泽亚河和科雷马河有一千六百人，阿纳得尔河流域有一千三百人以上，总共近四千五百人<sup>①</sup>。尤卡吉尔人的语言属于古亚细亚语族。“尤卡吉尔”一词可能源于通古斯人对他们的称呼，其意不详。他们自称“奥杜尔”，即“力气大的人”之意<sup>②</sup>。

十七世纪中叶，尤卡吉尔人所从事的生产，主要是狩猎和捕鱼。猎获的野兽有野鹿、犴达罕，以及貂和狐狸，其中野鹿是他们猎取的主要对象。春季，野鹿成群结队北去到达北冰洋沿岸，到了秋季野鹿又大批南返到广垠的森林地带。

---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1968, СТР. 489.

②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886.

野鹿渡河时，一个跟着一个，顿时布满河面。这时隐蔽在灌木丛中或石砬后的猎人立刻乘船向鹿群冲去，予以围歼。经验丰富的猎人在半小时即能捕捉一百头<sup>①</sup>。尤卡吉尔人捕渔业也较重要，主要捕鲑鱼，用具是渔钩和渔网。狗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使用狗运输东西。总之，十七世纪中叶以前，尤卡吉尔人的物质文化相当落后，他们的工具主要是石斧、骨制箭矢、骨制刮刀等，武器是弓箭、长矛、石斧，铁斧是同外族交易中获得的，他们特别珍视铁工具。尤卡吉尔人的食物主要为鱼和野鹿肉，夏天作鱼干，冬天作鱼冻。

尤卡吉尔人的社会制度为早期父权制，保留着明显的母权氏族制残余。他们信仰萨满教。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萨满，所不同的是，尤卡吉尔人的萨满死了以后，就成为本氏族崇拜的对象，把他视为保护者，给他献上祭品。他们还盛行图腾崇拜，犴达罕和野鹿为崇拜的对象，在猎获时应举行一系列仪式并需遵守许多戒律。

为叙述方便，楚科奇人和堪察加人将在第六章加以介绍，此处不再重述。

### 第三节 西伯利亚南部各民族

十七世纪，在西伯利亚南部的广大地区，居住着突厥人

---

<sup>①</sup>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Гр., СТР. 409.

的后裔鞑靼人、阿尔泰人、吉尔吉斯人和图瓦人，以及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达斡尔人等许多民族。

十三世纪蒙古西征时，许多突厥语族的部落也随着迁徙，其中生活在西伯利亚南部和西部、乌拉尔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沿用“鞑靼人”名称。金帐汗国崩溃以后，鞑靼人也四分五裂了，分别从属于各个汗国。

鞑靼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汉特人和曼西人高。他们的生产部门有打猎、捕鱼、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北部森林和沼泽地居民猎取各种飞禽和野兽，使用弓箭、套索、捕兽器和矛。由于江河湖泊中盛产鱼类，所以鞑靼人的捕鱼业也发达，渔具有渔钩、渔叉、渔网等等。托博尔河、伊希姆河和额尔齐斯河中游地区有辽阔的草原，水草茂盛，这就为饲养牲畜提供了良好的牧场，他们放牧马、牛、羊等。另外，在适宜的土地上种植五谷，如大麦、黑麦、燕麦，农耕用具是木犁和带铁齿的耙。鞑靼人的农业相当发达，所产粮食品种多样，数量可观、手工业也很发展，行业较多，技术较高，已出现了专门的木工业、陶器业和打铁业，他们会冶炼铁和铜，并能用金属制造各种工具，如刀子、剪子、凿子、斧子、锥子和铁锁。还有部分鞑靼人专门从事商业，同邻近各族以至远方一些国家进行交易。他们从中国运来瓷器和绸缎，除留本地销售外，还将部分商品转卖给汉特人和曼西人，同他们换取毛皮。

鞑靼人的住房多用木料建成，有窗户和门，门上配有兽形的锁。生活用具有铁锅、铜罐，以及带各种图案的陶器。他们的食物以粮食为主，其次是鱼和肉类。衣服已用棉布和

绸缎制成。

西伯利亚鞑靼人大都进入宗法封建社会。居民中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明显。猎人、渔民、牧民、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以汗为首的少数王公、贵族则构成了统治阶级。以鞑靼人为主体的西伯利亚汗国，就是一个封建性质的国家，俄国同这一国家争斗数十年，最后吞并了汗国。

吉尔吉斯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中国西北部。中国史书称为坚昆，唐书称黠戛斯，又称乞里吉斯等<sup>①</sup>。早在隋、唐时代他们的农业和畜牧业就比较发达，使用铁犁，饲养成群的骆驼、马、牛、羊。打猎和捕鱼是他们的副业。到十七世纪俄国东征之前，大部分吉尔吉斯人已归服清朝，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及远东地区。

此外，还有中国所属的图瓦人，主要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即唐努乌梁海地区。中国史籍记载为“都播”或“都波”<sup>②</sup>，图瓦显系上述名称的音转。都波至晚在公元647年（贞观二十年）已正式遣使向唐朝贡献。清代喀尔喀蒙古管辖乌梁海地区，下分几个旗。他们世代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部分人还从事农业。十七世纪俄国的侵略势力也波及到图瓦人，但那时俄国的阴谋并未得逞，直到二十世纪初，俄国才在光天化日下兼并了乌梁海地区。

十七世纪初叶，雅库特人主要分布在勒那河、阿尔丹河和阿姆加河形成的三角地带，亚纳河、奥列克马河、维柳伊河口地区和日甘斯克地区尚有一些小部落，雅库特人口总共

<sup>①</sup>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

<sup>②</sup> 《隋书》，卷八四，“铁勒传”，《新唐书》，卷二一七，下。

两万八千人<sup>①</sup>。许多西伯利亚史学家认为雅库特人是从南方贝加尔湖地区迁移到北方的。据信，约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由于布里亚特人的排挤，雅库特人离开贝加尔湖地区，沿勒那河逐渐迁徙到中游，定居于勒那——阿尔丹高原。另外，雅库特人的畜牧业及其他一些物质文化同南方的阿尔泰人、鞑靼人等相似，甚至劳动工具和服装也有共同之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同周围各民族相区别，而和遥远的南方及中亚突厥语族的民族互相接近。他们过去曾养羊和骆驼，但现在因气候严寒亦不再饲养了。

雅库特人的主要生产部门是畜牧业，饲养马和牛。此外也从事捕鱼和狩猎。他们用马驮载或马拉雪橇。用牛皮、马皮作衣服和靴鞋，还用以作器具、绳索、皮带等用品。马鬃用途很广，可织网、编绳索。用牛奶作奶油及其他奶制品，用马奶酿乳酒。为了越冬，他们必须给牛马准备饲料。雅库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打猎方式，即人和公牛一起围猎。猎人在公牛掩护下接近野兽，然后开弓射击。当时，雅库特人已会炼铁，能够制作斧子、刀子、锅、矛尖、箭矢及其他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铁匠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很受尊重。除铁匠外，还有木匠、皮匠、陶器匠。雅库特人已经定居，所居帐篷呈四方的锥体形，框架是柱子和横梁，墙用木头垛成。帐篷外部，冬天用牛粪或草盖上。人和牛往往同住一个帐篷里，中间用木杆隔开。

雅库特人分为部落和氏族，氏族由家庭组成。氏族的首

<sup>①</sup>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 М., 1955, СТР. 685.

领是托伊昂。从整体来看十六世纪末雅库特人的社会已处于氏族制解体过程，宗法封建关系正在形成。氏族中已分化为上层、自由民和奴隶三部分。头人托伊昂是上层中的掌权者，一般为世袭，他们拥有大批牲畜，还有为他们服务的奴隶。奴隶来源主要是通过战争抓到的俘虏。同族中也有贫困潦倒沦为奴隶的。主人有权买卖奴隶，打骂奴隶。当然奴隶的人数并不多，而占大多数的是平民，或称自由民，但这部分人分化明显，一些人逐渐富有，另一些人则每况愈下，日益贫困。此外雅库特人中还有所谓“寄食者”，他们一般系孤儿和贫民，被富有的雅库特人收养，受他们的剥削，地位接近于奴隶。

雅库特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认为人的周围有无数的神。山岭、森林、江河湖泊、树木花草、昆虫鸟兽，都有其主神。有的神是善神，有的是恶神。善神是人、畜的保护者。为了不惊动和激怒神，必须遵守许多清规戒律。如为了不打扰恶神，晚上不准大声喊叫；为了不惊动鱼神，看到网里、渔篓里有许多鱼时不能狂欢。为不使火神生气，不能往火中吐痰和扔脏物，等等。雅库特人认为人和神之间的媒介是萨满。萨满能迎来善神并驱赶恶神。萨满行巫术时，一边敲鼓，一边手舞足蹈。他们中还保留图腾崇拜，如有的氏族将天鹅、乌鸦等视为神圣的保护者。

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勒那河上游、贝加尔湖地区。俄国人称他们为“布拉特人”。布里亚特人系蒙古族的一支，许多部落原为中国管辖，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饲养马、牛、羊和骆驼。西部少数布里

亚特人从事农耕，种植黍、荞麦和大麦，使用铁工具。狩猎业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主要猎获黑貂、海狸、灰鼠、水獭、孢子、马鹿、驼鹿、獾、狐狸、飞禽等。古代布里亚特人的狩猎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狩猎，一是集体狩猎。为了得到更多的野兽，他们常常集体围猎，参加围猎的人多达一千名，有几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有时妇女也同男人并肩打猎。居住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布里亚特人也从事捕鱼。布里亚特人已懂开采铁矿和冶铁，铁匠能锻造武器、打猎用具、斧、刀、烧饭和熬盐用的铁锅及各种日用品。妇女加工毛皮，揉革，制皮带，缝靴鞋；男人制鬃绳、帐篷木架、马鞍、挽具、弓箭等。

当时布里亚特人已基本定居。住所是适应游牧生活特点的毡帐篷。这种帐篷易于拆卸和搬运。帐篷的框架用轻便的木栅搭成，上盖一层毛毡。他们的食物是畜产品和猎物，也有鱼、黍、荞麦和野果等。衣服除了兽皮制作的，还有从中国内地运进的棉布和锦缎。运输工具是马、牛和骆驼，有的地方用牲畜拖曳的双轮大车。

许多布里亚特人由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社会制度早已进入封建主义阶段，但保留若干氏族公社和奴隶制的残余，社会的基层细胞是乌卢斯。他们信仰萨满教。认为宇宙是由四个世界组成的：上天、空间、人间和地狱。其中每一个世界都由不同的神来管辖。“永恒的蓝天”被认为是最高的神，大地是第二位的神。天上的神分为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有五十五个善神和四十四恶神。太阳和月亮是善神，是生命的赐予者。他们普遍崇拜火。这一民族酷爱自由，富于反抗

斗争精神，俄国侵略者入侵时，他们曾进行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

通古斯人是一个庞大的民族、部落的综合体，是现代埃文基人、埃文人等的祖先。一般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以打猎和养鹿为主，散居在叶尼塞河到鄂霍次克海岸边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分以畜牧业和渔业为主，居住在贝加尔湖东部地区。他们的语言属通古斯——满洲语族通古斯语支。

通古斯人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世代的猎狩与动荡的生活，对他们影响颇大。通古斯人善于了解新环境，观察能力很强，他们身强力壮，英勇果敢，是打猎的能手。猎获的动物有孢子、熊、野鹿、犴达罕、獾等。这些动物是他们的主要食品，皮可作衣服或建筑住房，也用一些剩余的猎物同邻近地区的民族交换。打猎的工具主要有弓箭、自动弹弓、刀、矛、捕兽器等。他们经过多年狩猎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外贝加尔地区的通古斯人捕兽时使用桦树皮管，发出的声音和野兽的叫声相仿，因此一吹桦树皮管，野兽就奔来寻找同类，猎人乘机捕杀野兽。黑龙江上游地区的通古斯人也采用集体围猎的方法，猎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埋伏在适宜的地点，另一部分把野兽驱赶到埋伏地，共同捕杀。此外，通古斯人大都养鹿，有的拥有庞大的鹿群，也有的一无所有。他们用鹿作交通工具或食鹿肉。通古斯人使用渔网、渔篓、渔叉和渔钩等捕鱼，鱼除食用，剩余部分也交换。

通古斯人的住房分夏季用和冬季用两种。夏天他们住在圆锥形皮帐篷里；冬天则住在地窖子内。

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相当复杂，北部的部落较为落后，

南部有些氏族早已同中国各民族一样，进入了封建社会。叶尼塞河流域的通古斯人也出现了贫富差别，他们氏族的首领叫达奴尔。氏族中有氏族法规，实行同族禁婚。

通古斯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认为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有其主神。天上的太阳、月亮是神，地上的山峰、江河也是神。神有善恶之分，善神保护氏族成员免遭敌人侵犯和病魔纠缠。萨满教颇为盛行，萨满行巫时，穿上特制的衣服，戴上特殊的帽子，伴着鼓声和歌声摆动身体，起舞狂跳，把善神“请来”，为病人“驱逐”病魔。通古斯人特别崇拜熊，猎人必须向被打死的熊叩首跪拜，因为他们认为熊是自愿向猎人来送死的。他们还举行吃熊肉的盛会。

黑龙江地区的民族，如达斡尔、赫哲、飞雅喀等历史特别悠久，早在周朝时代就有记载，他们与中国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往来，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所居的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的版图，历朝均在此设置行政机构，派官镇守。这些问题，国内已有不少专门论著，故本书不再详细论列。

综上所述，早在俄国入侵以前，西伯利亚大地，就居住着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民族，他们人数虽然较少，但活动地域广大，几乎没有无人涉足的地方。如果从考古资料看，至少在四、五千年旧石器时代，广大的地区就有人们居住，创造文化，发展生产。这些民族虽然有的生产落后，但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是西伯利亚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

## 第二章 西伯利亚汗国的覆灭与 俄国占领鄂毕河流域

### 第一节 伊凡四世的对外扩张

俄罗斯国家的前身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东斯拉夫人是俄罗斯民族的祖先，源于斯拉夫人。斯拉夫人是活动于东欧平原上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历史很悠久，据史料记载，至晚在公元二世纪已经作为独立的民族出现于欧洲的大地上。到公元六至七世纪时，由于斯拉夫人四处迁徙而逐渐分成了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三大部。西斯拉夫人后来成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等民族；南斯拉夫人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斯洛温等民族的祖先。而东斯拉夫人后来则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民族的祖先。东斯拉夫人原来定居于德涅伯河、楚德湖、伊尔明湖，东至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公元九世纪，东斯拉夫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即基辅公国，又称基辅罗斯。基辅罗斯从公元十二世纪开始衰微，分裂出若干诸侯国，相互间进行角逐，造成了长时期封建割据的局面。在封建内讧、纷争不已的情况下，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人又大举入寇，进一步加剧了罗斯的分裂，加重了罗斯人民的负担。

此时基辅罗斯已不复存在，整个俄罗斯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罗斯人民为了摆脱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同蒙古征服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其间，莫斯科兴起，并逐渐成为民族解放的中心和国家统一的首领。1380年库利科沃战役之后，已经衰弱的蒙古统治势力更加一蹶不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强烈，在反对蒙古压迫的斗争中，国家的统一趋势已成定局。伊凡三世（1642年——1505年在位）时代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机，这位君王对内力行统一大业，先后兼并了雅罗斯拉夫尔、诺夫哥罗德等重要公国；对外则力主抗战，1480年著名的“乌格拉战役”，一举挫败了蒙古阿合马汗，俄国最后摆脱了蒙古的羁绊，获得了民族独立。到瓦西里三世（1505年——1533年在位），俄罗斯统一国家最后形成了。从此俄国才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登上欧洲与世界历史的舞台。

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到伊凡四世（1533年——1584年在位）时，由于推行“特辖制”，力行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巩固了俄罗斯国家，增强了实力。所以伊凡四世才有可能向外伸张势力。这种扩张活动，一开始就是以西方为重点，采取西、南、东三个方向同时进行的方式。可以说，伊凡雷帝才堪称为俄国对外扩张的鼻祖。

伊凡四世时代，俄国西方面临的强敌是立窝尼亚骑士团，盘踞波罗的海沿岸。立窝尼亚骑士团由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成，常常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与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结盟，同俄国抗衡。立窝尼亚骑士团所扼制的波罗的海

沿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俄国为了打开出海门户，也对此地怀有野心，企图占领。这样，俄国与立窝尼亚骑士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而双方大动干戈是始于1558年1月，伊凡四世为占领立窝尼亚，首先宣战，于是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立窝尼亚战争从此发端，最后以俄国败北而告终，1583年结束。俄国争取出海口的愿望化为泡影，直到一百年之后彼得大帝时代才实现这一“夙愿”。

这一期间，俄罗斯国家的南部，有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喀山汗国等几个大国，与俄国时有齟齬。俄国也想剪除这些劲敌，把他们的土地攫为己有。因此，伊凡四世南下用兵，狼烟四起。

喀山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境内有鞑靼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乌德摩尔梯人、马里人等许多民族。这一国家是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的。汗王在十六世纪初年曾一度听命于莫斯科。但喀山汗和克里米亚汗联合行动，骚扰俄罗斯，造成边境的紧张局势，冲突甚至达到白热化程度。汗国内部封建主相互角逐，政出多门，号令不一，不仅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而且酿成灭亡的一大隐患。

正当喀山汗国内部阉墙争斗之际，俄国却磨刀霍霍，图谋吞并。早在伊凡三世执政时，他曾利用汗国内讧，于1487年插手推翻了阿里汗，另立艾明为汗王，使喀山汗国变为俄国的藩属。此后，俄国许多政界人士、王公等极力上书，奏请进兵喀山，夺取这个被誉为“人间的天堂”的国家。

从1545年到1549年之间，伊凡四世曾三次出兵攻打喀山，均未获得重大成效。伊凡四世进一步部署，作好战争准

备。1551年在通向喀山的要冲斯维雅加河与伏尔加河的合流处附近修建了要塞斯维雅日斯克。在此屯驻重兵<sup>①</sup>，以备出击。同时，施展外交伎俩，支持汗国的亲俄势力，妄图从内部瓦解汗国。

1552年俄国再次出征，这次由沙皇伊凡四世亲自督战，大军于6月25日（俄历六月十六日）开拔，8月22日抵达斯维雅日斯克，9月8日十五万大兵，携带一百五十门大炮，直叩喀山城门，将全城围得水泄不通。克里米亚汗杰夫列特——基列为了增援喀山，企图从南部图拉地方进兵俄国，牵制俄国军队。喀山汗国动员三万军队，组成铜墙铁壁，据守都城。俄军在城外挖掘数道壕堑，使用攻城器械，连攻几日。喀山军民英勇抗击，都城固若金汤。俄军又切断水源，在城墙脚下挖暗道，里面放置炸药，炸塌城垣。喀山军民寡不敌众，坚持整整一个月余，于10月9日，俄军才从被炸毁的城墙缺口中突入城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喀山妇孺老幼皆挥戈上阵。10月11日喀山失守<sup>②</sup>，六千名鞑靼军人在白刃战中，全部殉难。俄军攻下喀山城，杀死了许多无辜，俘虏了大批人丁，将全城付之一炬。至此，伊凡四世经略了七年之久，最后用武力平定了喀山汗国，将这一地区并入版图，设喀山县，由中央的喀山事务府管辖。俄国收罗一大批汗国的遗老遗少，加以利用。派去了大量军役贵族<sup>③</sup>，肆意

① Н. Е. НОСОВ,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Ч. I, Л., 1972, СТР. 110.

② Н. Е. НОС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110.

③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 СТР. 671.

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奴役当地的少数民族。

阿斯特拉罕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喀山汗国南部，同乌拉尔河上的诺盖依汗国和巴什基里亚毗邻。其首府在阿斯特拉罕城。该汗国也是以鞑靼人为主体的封建国家，在金帐汗国崩溃之后分离出来。阿斯特拉罕汗国地理位置重要，地处里海北岸，控制伏尔加河下游及入海口的要道，是联结欧、亚及高加索和通往里海、黑海的枢纽。长期以来，同俄国不睦，双方互有犯边事件发生。伊凡四世企图除掉这个边患，鲸吞它的领土，占据这一交通要冲。1551 俄国曾趁汗国内部混乱之际，向汗国问鼎，强迫其交纳贡物。后又干涉汗国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征服喀山汗国后两年，1554 年伊凡四世又派三万大军直捣阿斯特拉罕汗国，俄军沿伏尔加河而下，战胜了都城的守军，推翻了汗王雅姆古尔切伊，扶植一个傀儡捷贝什·阿里。又过两年，1556 年伊凡雷帝派兵赶跑了阿里，8 月宣布正式吞并阿斯特拉罕汗国。

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是毗连的乌拉尔山脉东麓、鄂毕河下游伯绍拉地区，早就怀有野心。

虽然乌拉尔山脉把俄国与西伯利亚大地分割开来，但山脉两侧的人民早有往来，他们相互了解，建立了经济联系。俄罗斯人通过当地人民了解到鄂毕河下游的一些情况，也有个别狩猎者、商人到过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那时，俄国史籍中将伯绍拉河、鄂毕河下游以西地区称为尤格拉地区。据俄国史料记载，早在 1032 年诺夫哥罗德人就前去尤格拉地区了，这也可能是俄国人最早到达西伯利亚的记载了。有的史料记载 1264 年左右，该地曾编为诺夫哥罗德的一个

乡<sup>①</sup>。俄国最早明确记述西伯利亚一词是在 1407 年，当然那时仅仅指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地区，并非指整个西伯利亚而言。他们知道这里有许多少数民族，盛产毛皮，所以在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也用兵尤格拉地区，企图征服该地的萨莫耶德人、奥斯恰克人等。伊凡三世曾三次远征尤格拉地区。第一次在 1465 年，领导人是乌斯丘格人瓦西里·斯科利亚巴，队伍由“流浪汉和维米奇人及维切格达人”组成，远征结果，“为大公争得了尤格拉……土地，并把尤格拉酋长卡尔帕克和捷奇克带到莫斯科晋见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大公赏赐了尤格拉酋长，并准其返回尤格拉，在那里按照尤格拉的整个土地交纳贡赋”。1483 年又向尤格拉进兵，队伍从塔夫达河出发，入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进入尤格拉地区，这次具有军事侦察性质，未发生大的冲突<sup>②</sup>。

1499 年俄国的编年史又记述了两次远征尤格拉的事件。出征的统帅是督军、雅罗斯拉夫王公谢缅·费多罗维奇·库尔勃斯基和彼得·费多罗维奇·乌沙蒂，拥兵四千零二十四人，占据了尤格拉的许多城寨，打死和俘虏了大量人口<sup>③</sup>，抓到当地一些上层人物，送往莫斯科。根据吏部衙门册籍记载，两年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远征，这次将领除了上述的两人，还有督军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扎鲍洛次基，绰号酒鬼。乌沙蒂率一支军队自沃洛格达先行启程，长途跋涉了两千袋里，抵彼涅日斯克连水陆路，在此等候与他会合的人们。7 月 28

①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115.

②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116.

③ И. Е. ФИШЕР,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ПБ, 1744, СТР. 108.

日继续出发，最后沿伯绍拉河到达萨莫耶德人的小城乌斯塔什，等候另外两位督军。后于11月29日出发，两周时间进逼尤格拉石山，穿行山谷，翻越山梁，到达山的东侧，同萨莫耶德人首次交锋，打死五十人，虏获二百头鹿，然后自石山用一周时间到达第一座城堡里亚平，此城位于西格瓦河畔。在这里又与骑鹿的尤格拉王公相遇。俄军占领了里亚平之后，又一连拔下四十一座城寨，俘虏了一千零一十七名酋长、头人和五名王公，1502年凯旋莫斯科①。

上述的几次远征情况，记载得颇有出入，尤其是后两次出征相距时间甚短，军队首领也未变更，所以是否连续进行了如此规模的远征，大有可疑之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看法，即俄国在早年确实向尤格拉用兵了，这实际是染指西伯利亚之嚆矢。

伊凡三世死后，瓦西里三世继位，他在继续同立窝尼亚、波兰及喀山汗国争斗的同时，仍不放过西伯利亚。瓦西里三世曾在自己封号前面列上奥勃多尔和康达地区②，将鄂毕河中下游部分地方视为自己的领地，这清楚地表明了俄国大公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当然，这一期间俄国尚无力实现这一欲望，而大规模占领西伯利亚并获得成功是在伊凡四世时代。

---

①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М.-Л., 1937, СТР. 203—205.

② Г. Ф. МИЛЛЕР, 同上书, СТР. 205—206.

## 第二节 西伯利亚汗国与 叶尔马克的远征

西伯利亚汗国位于乌拉尔山东麓，鄂毕河中游，包括鄂毕河支流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这个地区原是金帐汗国属地。十五世纪金帐汗国已经外强中干，江河日下，不久分崩离析了。此后在金帐汗国的广大地区上，出现了若干小国及诸侯领地。西伯利亚汗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开国具体时间因缺乏史料，已无从考证，大体在十五世纪中叶。西伯利亚汗国北部与西部同刚刚形成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领地为邻，特别是与俄国大商人、大封建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领地相接。

西伯利亚汗国由多民族构成，鞑靼人居多，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奥斯恰克人、沃古尔人、巴什基尔人、切列米西人等。汗国的首府初期在成吉——图拉（今日秋明城附近），后移驻于伊斯凯尔。伊斯凯尔城又称喀什雷克或西伯利亚城，西伯利亚汗国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西伯利亚城座落在额尔齐斯河右岸、托博尔河口处（今托博尔斯克城上方数公里之地）。

西伯利亚汗国的经济以牧业、农耕为主，比西伯利亚其他地方发达。汗国出产的粮食已够城寨食用。汗国北部亦从事猎获、驯鹿、养蜂，那里盛产大量珍贵的毛皮。汗国境内手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早已使用青铜器和铁器，并且会

冶炼和制造金属器具<sup>①</sup>。这个汗国下有若干分封的领地和小诸侯国，有的领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对汗王的依附关系的标志是纳贡和参加汗的军事远征。各诸侯国之间进行频繁的封建战争。从总的来看，当时汗国属于早期封建类型的国家。村社成员“平民”中已分化出贵族，他们攫取了耕地和渔猎业场地。一些少数民族内部仍保留了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甚至若干原始公社的残余，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公社末期<sup>②</sup>。西伯利亚汗国是一个松散的国家，内部纷争严重削弱了国力。有人估算，汗国有成年男子四万人左右<sup>③</sup>，总人口当在十八万至二十万人。汗国内的几个较大的诸侯国(或酋长国)是汉特人地区的科德公国和奥勃多尔公国，曼西人的彼雷姆公国等<sup>④</sup>。

西伯利亚汗国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地区是通向东欧、中亚和中国的必经之路，是贸易的集散地。这里毛皮丰富，蕴藏银矿、铁矿等资源。俄国对西伯利亚汗国垂涎欲滴。苏联的一些历史著作指出：沙皇俄国和封建领主对占领西伯利亚汗国的土地颇为关心，因为从那里可以获得收入，得到毛皮，增加外贸出口额；又可以越过乌拉尔山，打开通往布哈拉、希瓦、波斯以及亚洲腹地的道路<sup>⑤</sup>。

俄国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就开始觊觎西伯利亚汗国。五十

① Н. П. КОЗЬМИН, ОЧЕРКИ ПРОШЛОГО И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ИБИРИ, СПБ, 1910, СТР. 8.

②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中译本，第四卷，下册，第695—696页，科兹明：见前引书，第8页。

③ 斯克雷恩尼科夫：《叶尔马克西伯利亚远征队的组成和出征》，见《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79, №9, СТР. 52.

④ П. И. КАБАНО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Ч. I, М., 1974, СТР. 221.

⑤ П. И. КАБАН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221;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ХV в.-НАЧАЛО ХVII в.), М., 1955, СТР.690.

年代俄国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这两个汗国与西伯利亚汗国毗连，它们相继覆灭的事实，大大震动了西伯利亚汗国，此时汗国执政王为叶吉格尔汗，俄国对他不断施加压力，并以武装相威胁。叶吉格尔汗正遭布哈拉人的进攻，在国内的地位也不巩固，他欲想依靠俄国的势力保全自己，增强实力。在这种形势下，叶吉格尔汗于1555年被迫向俄国屈服，称臣纳贡，答应每年交出一千张貂皮作贡赋。伊凡四世还乘机插手汗国内部事务，帮助叶吉格尔汗，镇压他的劲敌<sup>①</sup>。伊凡四世俨然以西伯利亚的君主自居，1558年沙皇的尊号书写道：“奥勃多尔、康达及西伯利亚北部诸地之统治者”。据史料记载，1563年7月20日（俄历）沙皇给波兰国王西吉斯蒙的国书中使用了“乌多尔、康达及全西伯利亚”的尊号<sup>②</sup>。沙皇为了炫耀自己，往往在名称前冠以所辖地区的名称，表示自己“权力无边”、“主宰世界”。此处沙皇冠以西伯利亚的头衔表明他对该地区的欲望是何等强烈。当时西伯利亚汗国几乎成为俄国的一个属国，所以伊凡四世竟自封为“全西伯利亚的君王”的称号<sup>③</sup>。

俄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形式上的“君主”称号，它得寸进尺，妄想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俄国不断寻机挑衅，制造事端，妄图使其就范。1556年11月，奉派前往汗国征收贡赋的俄国使者米季卡·库洛夫返回莫斯科，汗国的使臣鲍亚恩

---

① АЗН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Т. I, СПБ., 1914, СТР. 6.

②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I, СТР. 207—208.

③ Е. П. ПЕРЕЗОВСКИЙ, СИБИРСКИЙ КАЗАК, ХАРЬКОВ, 1934, СТР. 22.

达同时抵达。汗国由于年成不好，加上邻近的西邦王子袭击，掳走众多人口，所以这次只给沙皇带来了七百张貂皮。汗王专门就欠额一事赍送国书，向沙皇说明原委。但是俄使库洛夫却向沙皇奏本，说汗国可以交出足数皮张。沙皇大发雷霆，命令褫夺汗国使臣随身所带的全部财产，下狱问罪。随即派遣军役人员捷夫列特·科兹和萨班·里亚赞诺夫二人，携带沙皇催逼毛皮的诏书，前去西伯利亚汗国。次年归来，陪同的有汗国的另一名使臣伊斯捷米尔。这次汗国交足了一千张毛皮，还缴纳一百张貂皮作道路费，另有六十九张貂皮系顶替松鼠皮的。叶吉格尔王不得不递送宣誓呈文，内陈汗国完全服从沙皇的统治，而后交纳贡赋绝不迟误短缺。至此，原来被扣留的人质鲍亚恩达才获释<sup>①</sup>。

正在这时汗国内部政局发生了变化，库楚姆起兵推翻了叶吉格尔汗，1563年登上了汗国的王位。库楚姆传说是成吉思汗王朝什班汗的后裔，他骁勇善战，远见卓识。他痛感国家处于多难之秋，面临被俄国鲸吞的厄运，决心图强不息，力挽狂澜，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生存。库楚姆执政后，毅然中断了同俄国的藩属关系，下令杀掉了俄国的使节，停止向俄国纳贡。积极组织力量回击俄国的挑衅入侵活动，有时主动出击，骚扰邻近的俄国属地。库楚姆汗为了平绥内乱，加强集权，打算从思想上巩固国家的统一，大力传播伊斯兰教。不言而喻，沙皇俄国对这个桀骜不驯的汗王是何等不满，决心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吞并汗国<sup>②</sup>。

① Г. Ф. МЫ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СТР. 208—210.

② Н. Е. НОС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122.

但是，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兼并西伯利亚汗国的目的呢？如前所述，伊凡四世时代，俄罗斯国家刚刚巩固，加之连年对外用兵，不仅造成国库空虚，而且兵源极端缺乏，现有兵力的绝大部分应付其他的战事尚且不敷用场，如1572年克里米亚汗曾进攻俄国，焚烧了莫斯科，俄国勉强征集了两万人军队迎击克里米亚军队<sup>①</sup>，所以抽出许多兵力去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就成为一大难题。在这种形势下，俄国还企图占领汗国，于是经过精心策划，拟通过豪门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去完成征服大业，权衡利弊，认为这一方案较为适宜。因为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装备叶尔马克远征

(见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М.-Л., 1937, СТР. 224)

① 斯克雷恩尼科夫：见前引杂志。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对沙皇忠贞不二，博得了沙皇的信任和赏识，能够“不顾个人利益，为祖国忠诚服务”<sup>①</sup>；并且，这一家族与汗国毗邻，早有矛盾。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封建领主，百万富翁。原住在俄罗斯东北部的维切格达河畔，后来不断向东伸展势力，扩大自己的领地，逐渐占据了彼尔姆地区的卡马河流域大片土地。这个大家族又是全俄的头等富户和大“客商”，享有沙皇赐给的特权。当时“客商”可以控制国家的商业和财政，垄断专卖权，管理外贸事业，全国的大“客商”同沙皇一道主宰了国家的财政经济命脉。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拥有一望无际的世袭地产，生产大批粮食，鱼类，还采伐森林，经营著名的盐场，盐场多达二十七处。还生产碳酸钾、生铁，出产毛皮制品，直接从事国内外贸易，接受国家订货和包工。在他们的大庄园里劳动人数达一万五千人以上<sup>②</sup>，还养活了一大批兵丁。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早就同西伯利亚地区有联系，他们基本沿水路前往。一条是沿维切格达河逆流而上，抵达注入卡马河的维舍拉河，该河距洛兹瓦河较近，而洛兹瓦河流入塔夫达河，塔夫达河流入托博尔河。第二条沿着流入维切格达河的维米河逆流而上，到伊日马河，再至伯绍拉河。从伯绍拉河又有三条路线前往鄂毕河，可溯绍库拉河到达西格瓦河或里亚宾河；可经奥列沙河或伊雷恰河到素西瓦河，然后驶

① П.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10。

② 雅可夫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中译本，第21—23页；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一卷，中译本，第293—294，321页。

入鄂毕河；可经伯绍拉河支流乌萨河到索比河，再进入鄂毕河。其中经西格瓦河和索西瓦河的道路是古道。经由洛兹瓦河的道路，是阿尼卡·斯特罗甘诺夫开辟的新线路<sup>①</sup>。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经常派人通过上述孔道到汗国收购毛皮，刺探情报。凭借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沙皇为后台而有恃无恐，不断向东蚕食，与汗国发生冲突。沙皇决定增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实力，抵御汗国并寻找机会夺取汗国。

早在 1558 年前，沙皇曾在京城召见了这一家族的亚科夫与格里戈利，“向他们询问如何保卫彼尔姆地区，免遭西伯利亚人的侵犯；如何迫使汗王退却”，谕令他们返回故里，抵抗西伯利亚人，保卫这一地区，并就“管理西伯利亚人及其他汗国和地区人们的一切问题，向他们颁发了诏书”<sup>②</sup>。1558 年 4 月 13 日（俄历四月四日）沙皇首次赐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从卡马河一直到楚索瓦亚河流域的八十八俄里长的土地，这里原先没有俄国人居住。他们获准可安置从俄国新迁来的移民，免征捐税二十年。同时，沙皇明令“在坚固易守之地，可修建城镇、寨堡”，派兵驻守。1564 年 1 月 11 日（俄历一月二日）沙皇又赏赐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坎科尔城以下二十俄里的大片土地，明确指示可“设置速射炮”，“派火枪兵和卫兵守卫”，“雇佣工匠制造大炮、带支架的火枪和普通火枪，这些武器归他们自用”<sup>③</sup>。这样，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领地不仅一天天扩大，而且拥有制造、使用武器的特权，还有权自由招募炮手、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10.

② И. Г. АКУЛИНИН, ЕРМАК И СТРОГАНОВЫ, ПАРИЖ, 1933, СТР. 21-22.

③ И. Г. АКУЛИН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23-24.

火枪手和“雇佣防御人员”，先后建立了坎科尔城和克尔格丹城(今奥尔洛夫城)。显然，这一切为俄国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1568年4月4日(俄历三月二十五日)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又收到了赐给楚索瓦亚河口上溯八十俄里河流两岸的土地的诏书。1574年4月8日(俄历三月三十日)又接到特许诏书，获得了托博尔河流域的土地<sup>①</sup>。这些土地都是少数民族久居之地，有的地方是西伯利亚汗国的属地。上述的几份诏书都规定在若干年内，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免费提供前往西伯利亚的莫斯科使者的车马、役夫和粮秣。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先后在要冲之地建立近十座城堡，除上述的坎科尔和克尔格丹，1570年在西尔瓦河和亚伊瓦河建了西尔文斯克和亚伊文斯克，还有尼日涅—楚索夫斯基、维尔霍涅—楚索夫斯基、瑟尔文斯基、奥切尔斯基等，形成一道屏障<sup>②</sup>。这些城堡成为后来进攻西伯利亚汗国的据点。

面对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扩展领土与战争准备的事实，汗国人民怒不可遏，尤其对俄国沙皇竟然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送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公然变为俄国的领地，更加愤慨。他们针锋相对，采用武装形式袭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土地，仅在1572—1573年间就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1572年7月24日(俄历七月十五日)鞑靼人、切列米西人、巴什基尔人、奥斯恰克人等联合起来，围攻了坎科尔城和克尔格

---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10.

②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ХV в.-НАЧАЛО ХVШ в.), М., 1955, СТР. 693.

丹城，杀死了俄人八十七名。次年7月29日（俄历七月二十日）汗国王子马麦特库尔亲率大军向彼尔姆地区进攻，一度进逼到楚索瓦亚河畔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寨堡附近，打死了许多俄国属民，杀死了俄使特列季亚克·切布科夫，俘虏了一些俄国将士。俄国政府为了遏制汗国，1573年曾派出督军安德列·彼得罗维奇·库拉金伯爵、鲍里斯·谢列勃里亚诺伊伯爵、安德列·霍万斯基伯爵和安德列·帕列茨基伯爵率兵远征。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请求沙皇允准军队越过乌拉尔山，直接向西伯利亚汗国进兵。伊凡四世亲自召见这个家族的成员，商讨对策。1574年3月，沙皇在亚历山大皇村召见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代表，决定同库楚姆汗进行军事较量。两个月后，6月7日（俄历五月三十日）沙皇颁诏，将托博尔河流域的全部土地都赐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这份圣旨公然指示他们可进一步组织人马，相机占领西伯利亚汗国的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诸地，可在那里修筑城堡，设置火力据点，并在发现铁矿之地开采冶炼。诏书中还指出，可“派自己的军队去惩罚君主的叛逆者”，“应征集志愿人员和自己的人员、奥斯恰克人、沃古尔人、尤格拉人、萨莫耶德人和雇佣的哥萨克，供给他们火器，派他们同西伯利亚汗作战，俘获西伯利亚人，为君主征收贡赋”<sup>①</sup>。总之，沙皇授权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向东扩张，一场战争势不可免。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跃跃欲试，决定灭掉汗国，既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扩大自己的领地，又可为沙皇拓植疆土。所

---

<sup>①</sup>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 - НАЧАЛО XVII В.),  
СТР. 694; И. Г. АКУЛИН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28—29.



叶尔马克远征图拉河

(见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 1957, СТР. 285)

以从七十年代以后，加紧步伐，积蓄力量，秣马厉兵，以待时机，进攻汗国。但是，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深知西伯利亚汗国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光靠自己现有的人手是对付不了汗国的强悍军队的，因此根据沙皇恩准的特权，四处招兵买马，网织党羽，扩充东征的队伍。在这种形势下，叶尔马克一伙应邀前往，策划出征事宜。

叶尔马克出身于卡马河的一个贫寒农民的家庭<sup>①</sup>。他的

① 关于叶尔马克的出生地，说法不一。有的认为他是出身于顿河的哥萨克；有的说他出生于卡加里尼次基镇；还有的说他是伏尔加人或乌拉尔人。

祖父叫阿法纳西·阿里宁，曾参与行抢被投入苏兹达尔的牢狱，后越狱逃亡，不久身亡。叶尔马克原名叫瓦西里·季莫菲耶维奇，“他非常敏捷，从小就膂力过人，能说会道”<sup>①</sup>，成年后不满贫穷潦倒的生活，开始走出家门，到伏尔加河、顿河一带游荡。他先后拉过纤，当过伙夫。由于他会烧饭，别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叶尔马克”，即饭锅之意思<sup>②</sup>。以后一般人都唤他的绰号，很少叫他的原名了。伏尔加河与顿河地区是哥萨克集中的地方。叶尔马克到那里后很快参加哥萨克，干上了打家劫舍、行抢作乱的勾当。由于他身强力壮并具有组织才能，当上了一个哥萨克镇的首领，名声越来越大，远迹诸地，莫有不知叶尔马克者。西伯利亚的一些编年史记载，他的哥萨克队伍发展很快，有时聚集达数千人，他率领的这支队伍，出没于伏尔加河及顿河中下游、里海北岸广大地区。叶尔马克在这一地方抢劫商旅，拦截商船。有一次公然杀死了诺盖依国派往俄国的使臣，袭击了沙皇的官船<sup>③</sup>。叶尔马克的抢劫行为，干扰了俄国南方的贸易，而且在俄国刚刚敕平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不久，边疆尚不巩固的情况下，也严重威胁了边境的安全。伊凡四世对此异常愤怒，谕令悬赏叶尔马克的首级，捉拿这个“恶贯满盈的强盗”。1578年10月10日（俄历十月一日）“侍臣伊凡·穆拉什金将大君主的谕旨

① Е. В. ГОНС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14, СТР. 5-6.

② “叶尔马克”的含义，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说系指烧饭用的三脚铁架；有的认为是基督教洗礼的名字；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皇俄国对外扩张史”认为是“磨石”之意（见第一卷，第62页）。

③ И. Г. АКУЛИН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46.

颁发至途次和阿斯特拉罕；如捉住盗贼，就地刑讯正法”<sup>①</sup>。沙皇军队布下罗网，捕捉这个罪犯。许多哥萨克被歼灭，队伍被击溃。等待这个匪首的是断头台和绞刑架。叶尔马克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带领部分随从返回故里，躲避官军的追缉，以观动静。

这样，叶尔马克成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物色的对象。在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看来，叶尔马克虽然犯有罪过，但他“才华出众”，“勇敢过人”，如笼络过来，一定能发挥作用。而且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已经沙皇批准，有人若能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罪犯也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他们以为，叶尔马克果能出力，定会“不追究他的过去”<sup>②</sup>。1579年4月，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成员修书一封，派员持书并携带厚礼，求见叶尔马克，邀他协助防守城堡，告知他沙皇准许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到乌拉尔山以东移民建城，占领地盘，鼓动叶尔马克前去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为沙皇扩张领土效劳。

叶尔马克获悉沙皇征服西伯利亚汗的决心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打算以后，决定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向东远征，如能成功，则既可发一笔大财，又可赦免前此一切罪过<sup>③</sup>。叶尔马克如绝处逢生，欣然接受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邀请。1579年7月7日（俄历六月二十八日），叶尔马克集中五百余人，来到楚索瓦亚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谢苗·

---

① И. Г. АКУЛИН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45—46.

②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I, ЧИТА, 1916, СТР. 7.

③ シベリヤ年代史, 1943年, 日本东京版, 第41页。

斯特罗甘诺夫、尼基塔·斯特罗甘诺夫和马克西姆·斯特罗甘诺夫等人盛宴款待，赠送大量礼品。叶尔马克等手下五百人寄食于他们的门下，垦荒耕田，为这一家族保镖，防御“西伯利亚人”进攻，协助筹措东征事宜，共达两年之久。

东征迫在眉睫。事先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曾派遣许多暗探潜入西伯利亚汗国，了解了道路情况，探得汗国内部不和，经常发生内讧的情报，认为这时出兵，可能取胜；另外，选择9月秋汛，河水上涨之际出征，舟楫可以顺利通行<sup>①</sup>。1581年9月10日（俄历九月一日）东征便开始了<sup>②</sup>。

这支远征军共八百四十人组成<sup>③</sup>，包括叶尔马克带来的五百四十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配给三百人，这三百人中有德意志人、立陶宛人（系立窝尼亚战争中被俘人员）和俄罗斯人，全部是步兵。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为远征部队发放了足够的金钱、服装、大炮、速射炮及粮食给养，为他们派了向导和懂伊斯兰语的通译。远征军由叶尔马克任首领，下有几名重要将领，如伊凡·科里佐、伊凡·格罗扎、五十人长鲍格丹·勃里亚兹加，此外在叶尔马克麾下尚有四名哥萨克大尉。整个队伍组织较为严密，下分若干中队，每中队由百人长统率，约有百人左右。每中队尚有两名五十人长、一名旗手。每十人有一名十人长<sup>④</sup>。

叶尔马克远征的目的是明确的，正如俄国文献记述的那

---

① 斯克雷恩尼科夫：见前引的杂志。

② 远征时间颇有分歧，有的认为在1579年，有的说于1582年，等。

③ 远征人数分歧较大。米勒尔等认为有四、五千人，费舍尔认为1579年出征，有五千人之众。

④ П. Ф. МИЛЛЕР，见前引书，СТР. 217—218。

样，他怀着对沙皇绝对忠诚的精神，去平定汗国，使汗国“接受大君主的统治，向君主缴纳租赋，为君主去抵抗君主的敌人”<sup>①</sup>。

### 第三节 反抗俄军的斗争与西伯利亚汗国的灭亡

1581年9月10日叶尔马克侵略军踏上征途时，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热烈送行，他们手捧用古老笔法绘制的圣像向叶尔马克祝福<sup>②</sup>。叶尔马克一伙以“驱逐不信神的萨尔丹库楚姆”的决心，准备大干一场。他们乘船首先从卡马河的支流楚索瓦亚河启碇，溯河航行四天到达谢列布良纳亚河（银河），又沿银河行驶了两天，抵达通往“西伯利亚大道”的地方，在此修筑了小寨堡，命名为“叶尔马克之盔”城。后不久前进五百俄里，过连水陆路，到热拉夫里亚河和塔吉尔河与图拉河，逼进西伯利亚汗国境地。时至冬季，俄军不得不停下脚步，在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明春继续出征。这里有许多沃古尔人的屯落，哥萨克向他们掠夺了大量的兽肉、鱼干用以充饥果腹。米勒尔记载道，哥萨克“抢走沃古尔人的一切物品，只把可怜的人们留在一无所有的帐幕之中”<sup>③</sup>。

俄军首次与西伯利亚汗国人民接触，便显露出豺狼的本

① Г. И. СПАССКИЙ, СИБИ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СПБ, 1812, СТР. 9.

② Е. В. ПОНС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6.

③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20.

相。他们的暴行，激起人民的愤怒。沃古尔人奔走相告，历数哥萨克的罪行，并同鞑靼人联合起来，迎头痛击俄军。他们曾歼灭了一股前去涅瓦河侦察的哥萨克匪帮<sup>①</sup>。

俄军与汗国军民的首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在图拉河畔（后来的图林斯克城附近），时间约在1582年春季。该地系西伯利亚汗国王公叶潘恰领地，多为沃古尔人住所。听到俄军进犯的消息，由叶潘恰领导，组织民军奋力迎战。他们从陆路抄近道，包抄了在河上行进的叶尔马克队伍，挽弓射箭，截击俄军。叶尔马克一伙发射火炮、火枪，疯狂反扑，战胜了叶潘恰。俄军将该地洗劫一空，所有帐篷焚毁殆尽，还抢掠了图拉河沿岸的大部分鞑靼人的居民点，使他们蒙受重大损失<sup>②</sup>。

不久，俄军兵临奇姆基城下（今秋明城附近），一举拿下了这个重镇。

俄军继续向前推进的消息，使库楚姆汗大为震惊。他赶忙组织人力，动员全国军民备战，保卫家园。他们在各处设下防守，严防俄军突入。后不久在图拉河口双方进行激战。汗国的卡什卡拉、瓦尔瓦拉、马伊特马斯等六名鞑靼王公率部狙击哥萨克，战斗持续数日，开始互有胜负，最后叶尔马克获得了胜利，“抢夺财物甚多，以至不能用船全部运走，不得不将其中一部分埋藏在地下”<sup>③</sup>。

叶尔马克攻破图拉河口的据点之后，率队闯入托博尔河，

---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21.

②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21.

③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23.

沿河下驶，6月17日（俄历六月八日）行至“桦树崖”之地，又遭到守卫此地的汗国军民的袭击。库楚姆汗得知俄军入寇托博尔河，便命令在河两岸埋伏重兵，并用拦江锁截堵俄国兵船。7月8日（俄历六月二十九日）双方在“哨兵崖”之地发生鏖战，叶尔马克遭到巨大损失，他后来采用疑兵之计，将船上兵丁撤下，换上伪装的草人，然后从陆路偷袭汗国的军队，终于取得胜利。由于一路上叶尔马克的队伍伤亡惨重，军心开始浮动，航行到塔夫达河口时，许多人提出能否继续前进的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冒险干下去。这时，他们又捉到库楚姆汗的仆人塔乌桑，进一步了解到汗国京城的兵力部署情况，也为这群冒险分子鼓了气。

库楚姆汗深知俄军的疯狂残暴，更知俄国居心叵测、吞并汗国的野心，决心集中全国军力，拚死抵抗，守护京都。先后命令集中了近万名队伍<sup>①</sup>，又采取了许多防御措施，派兵切断了楚瓦什岬附近的交通要道，在托博尔河口设置重兵把守，同时加强了警戒，随时通报军情。此外，京城四周挖掘了护城河。布置王子马麦特库尔率兵出征<sup>②</sup>，库楚姆汗在京师坐镇指挥。

7月上旬，叶尔马克从塔夫达河口出发，在巴巴桑地方，与马麦特库尔军队遭遇。马麦特库尔率骑兵和步兵首先袭击了俄军的前哨侦察船只，旋即与俄军主力部队交战。战斗打得激烈、残酷，持续数日，鞑靼人被迫撤退，“鞑靼人血流成

---

① Е. П. ПЕРЕЗОВСКИЙ 见前引书，СТР. 27—28。

② Г. Ф. МИЛЛЕР，见前引书，СТР. 224—225。

河，横尸遍野”<sup>①</sup>。

巴巴桑战役结束之后，俄军下航至图尔巴河口，在“长崖”之处，鞑靼人骚扰了俄军，打击了他们的侵略气焰。

8月10日（俄历八月一日）卡拉恰领地战役进行得尤为激烈。卡拉恰王公是汗国实力雄厚的一个王公，他也是库楚姆汗的重要谋士与亲信。卡拉恰的属地土质肥沃，物产丰饶。卡拉恰城堡位于托博尔河口六俄里之遥的大湖附近。俄军拚命夺取这一要地，当天拿下这一城池，获得大量金银、宝石、粮食和牲畜、铜等财物<sup>②</sup>。

9月，俄军入侵托博尔河口，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到达额尔齐斯河左岸，此地为汗国阿季克王公的领地，该地不战而降。叶尔马克占领阿季克地面，以此为据点，扎下营盘，筹划继续出兵。俄国哥萨克就在所谓“为祖国谋得利益，为自己争得荣誉”的精神支柱支撑下，疯狂向前推进。

叶尔马克入侵额尔齐斯河，进逼了汗国的京城，实际等于洞开了汗国的大门。叶尔马克企图夺下伊斯凯尔城前面的门户楚瓦什岬。楚瓦什岬高耸于额尔齐斯河右岸（东岸），地势险要，正面建有堡垒，四周围以沟堑，居高临下，控制额尔齐斯河，拱卫着京城，确实是京城的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叶尔马克妄图一举拿下楚瓦什岬，进而攻陷伊斯凯尔城。库楚姆汗为保住这一生死悠关的重要据点，下令切断楚瓦什岬附近的道路，设重兵把守，并在江面上置拦江锁，准备狙击

<sup>①</sup> Г. А.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25。

<sup>②</sup> 有的史书记载，此次战役进行得相当艰苦，俄军力不能支，惊恐万状，不得不撤离该地，11月初才占领那里。这则史料从时间上看前后有矛盾，不足为凭，但所述俄军损失颇大，是可信的。

俄军。叶尔马克曾从阿季克堡派兵攻取楚瓦什岬，库楚姆汗亲率大军迎战，挫败了俄国的阴谋，败阵的哥萨克不得不撤回阿季克堡。这时哥萨克给养所余无几了，附近的鞑靼人不断袭击，使他们无法得到粮食供应。

11月1日（俄历十月二十三日）双方面临决战局势。哥萨克仍从阿季克堡出击，库楚姆汗集中兵力，全力反击。一部分鞑靼人埋伏在楚瓦什岬上下，马麦特库尔率众守卫在河岸两侧，正面迎击俄军，库楚姆汗带领一队人马据守在楚瓦什岬上，声援马麦特库尔。汗国军民使用弓箭、长矛和马刀奋勇杀敌。

翌日，汗国军民渐渐支撑不住，一些人脱离了库楚姆汗，抵抗力量更加削弱。11月3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汗国军队死伤无数，逐渐撤退，是日夜库楚姆汗率余部撤回京城。11月4日（俄历十月二十六日）<sup>①</sup>俄军开进伊什凯尔城，汗国都城陷落。附近的苏兹古恩、阿巴拉克、别什凯等村镇也为俄军占领<sup>②</sup>。俄军虽然获胜，但损失惨重，约一百零七人被击毙。

西伯利亚城的陷落，标志汗国的灭亡。俄军据守该城，为了巩固殖民成果，用武力和怀柔手段迫使当地人民交纳实物税，承认俄国的统治。叶尔马克似乎成为西伯利亚的一代

① 关于叶尔马克远征的日期，史料记载颇有矛盾、错误之处。如列麦佐夫等认为叶尔马克出征两年后才攻取伊斯凯尔城；有的认为出征当年就占领了汗国的首府（见（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I, СТР. 7—8）；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一书认为1581年出征，1583年10月25日（俄历）占领伊斯凯尔城。

② Е. П. ПЕРЕЗОВСКИЙ, 见前引书, СТР. 29.



叶尔马克军队的暴行——征服勃利亚兹加·阿利姆江斯克乡  
(见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М.-Л., 1937, СТР. 304)

君王。

汗国的都城虽然失守，但广大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积蓄力量，酝酿重新夺回失去的首府，恢复汗国。他们驱逐俄军的反抗斗争一天也未停止过。京城失守后的一个月，12月14日（俄历十二月五日）<sup>①</sup>一伙哥萨克二十名在京城附近的

<sup>①</sup> 列麦佐夫编年史记为11月5日。

额尔齐斯河畔阿巴拉克湖捕鱼，暗中埋伏的王子马麦特库尔探到这一情报后立即行动，他们夜间趁俄军酣睡之际，将哥萨克几乎全部消灭，只有一人死里逃生。

叶尔马克带领人马立即出征，俄军在额尔齐斯河畔汗国的沙姆辛帐幕之地追上了马麦特库尔，战败了王子。

叶尔马克一连串的胜利，使他喜出望外，踌躇满志，决定派人赴莫斯科，向沙皇奏报这一巨大的胜利。他派伊凡·科里佐率十五名哥萨克于1582年12月31日（俄历十二月二十二日）乘雪橇，途经“狼道”，昼夜兼程，赶赴京城莫斯科。科里佐等携带从西伯利亚掠夺的貂皮二千四百张，狐皮二十张、海狸皮五十张及呈送沙皇的奏折一封<sup>①</sup>。叶尔马克的奏折写道：“遵照仁慈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洁的圣母和全俄伟大显灵者的旨意，托虔诚的全俄君主、沙皇、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洪福，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打败库楚姆汗，使那里许多异族人归服于沙皇的崇高统治之下，其中有鞑靼人、奥斯恰克人、沃古尔人及其他异族人，并令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宣誓：永世接受大君主的崇高统治，每年向君主纳贡，绝不中断，绝不加害俄罗斯人；愿为君主效命者，可为君主效命，抵抗君主的敌人，蒙上帝眷佑，永不叛变，决不向库楚姆汗及其他汗国逃奔，决不作有损于俄罗斯人利益之事，永不二心”<sup>②</sup>，奏书中报告了征服汗国的经过，请求沙皇接管这个新地区，同时叶尔马克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表示忏悔，发誓永远“效忠沙皇”。

<sup>①</sup> Шерия年代史，第58页。

<sup>②</sup> И. Г. АКУЛИНИН，见前引书，СТР. 41, 53—54。

沙皇令当面宣读这封不同寻常的奏书。他由于叶尔马克为国家扩大了领土而非常高兴，莫斯科也“浸沉在巨大的欢乐之中”。沙皇下令在莫斯科大教堂作感恩祈祷，全城鸣钟祈祷、祝福，并向贫民大量施舍<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沙皇原先并不满意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收留罪犯叶尔马克。当叶尔马克出征之际，汗国人民曾趁机进攻彼尔姆城。西伯利亚汗国的彼尔姆王公率奥斯恰克人、沃古尔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组成七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彼尔姆城和切尔德尼城，俘虏多人，毁坏了一些村庄，后又进逼坎科尔和克尔格丹城下，偷袭了楚索瓦亚河和西尔瓦河流域的寨堡，险些俘获切尔德尼督军彼列彼里增。这样，彼尔姆督军叶列次基和彼列彼里增向沙皇奏本，责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不仅没有支援他们，相反派出了叶尔马克远征，招惹是非，酿成了这次事件<sup>②</sup>。因为同汗国的关系极为复杂，沙皇既想吞掉它，又感到棘手，唯恐此举酿成大祸，而且此时立窝尼亚战争俄国吃紧，边关告急，所以沙皇本想暂缓南方矛盾，防止事态的扩大。当沙皇获悉叶尔马克出征的消息后，担心激化矛盾，因此立即降旨，责备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要他们撤回叶尔马克。前已叙明，沙皇的用意是怕他们处置不当，打不赢，会遭致更大的损失，根本不是不想出兵吞并汗国。至此，沙皇喜读叶尔马克的奏疏，解除了担忧，特别是他看到这个被通缉的逃犯，原来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物，竟然一举攻占了西伯利亚首府，

---

① Е. В. ГОНС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7;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38.

② И. Г. АКУЛИН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33—34.

打败了俄国的对手库楚姆汗，平服了一个“边患”。沙皇谕令犒赏远征的组织者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成员，赐谢缅·斯特罗甘诺夫大索里和伏尔加河上的小索里两座城池；特许可在马克西姆和尼基塔的领地中自由贸易，蠲免租赋<sup>①</sup>。对“效忠沙皇而流血奋斗”的西伯利亚征服者叶尔马克更是感激不尽，沙皇当场赦免了他们的罪过。科里佐在京城停留期间一直享用御宴。沙皇下诏书，表彰他们的“伟业”，支付大批金钱、呢绒、绸缎赏赐全军将士。对首领叶尔马克自然另眼相待，沙皇特意赏赐他御衣一件、铠甲两副和金银器皿，其中一副铠甲原是著名军役大贵族、督军叔伊斯基的珍宝，叔伊斯基在立窝尼亚战争时身亡，留下了这分无价之宝，此时沙皇将其赐给叶尔马克<sup>②</sup>。此外，沙皇决定迅速派官员前去接收西伯利亚汗国土地，在接管官员抵达以前，谕令由叶尔马克代表沙皇管理当地一切事务。1583年3月10日（俄历三月一日）科里佐等手捧沙皇嘉奖诏书，返回汗国，向叶尔马克报告喜讯。全体哥萨克听到沙皇宽宥了他们以前的全部罪过，而且赞扬了他们的“功绩”，“个个雀跃欢腾”，每个兵士分到一块沙皇赐给的呢料。

叶尔马克虽然占据了汗国都城，但汗王和王子仍在率领军民守土抗战。叶尔马克感到地位并不稳固，到处探听情报，企图消灭汗王和王子。1583年2月19日（俄历二月十日）他从投降的鞑靼贵族克巴赫塔口中获悉，王子马麦特库尔带

① И. Г. АКУЛИН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37.

② И. Г. АКУЛИН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53—54;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 СТР. 238.

领少数兵丁驻在瓦盖河畔。叶尔马克立即派出六十人偷袭，到额尔齐斯河不远的库拉尔湖畔埋伏起来，趁夜闹人静、王子等熟睡之际，俄军突然出击，将大部分人杀死，俘获王子。

3月9日（俄历二月二十八日）将王子送到西伯利亚城。沙皇接到叶尔马克的报告后，命令将王子妥善护送到京城。后派格罗札伴送赴京。俄国政府认为，抓到王子可以迫使汗王投降，并以怀柔手法，络笼人心，王子到京后受到礼待。

但是哥萨克在汗国的罪行是任何人也忘却不了的。叶尔马克派出手下大将、五十人长鲍格丹·勃里亚兹加顿额尔齐斯河而下，继续征服沿岸的鞑靼人与奥斯恰克人。勃里亚兹加先率五十余人去阿里姆江卡河逼税，该地鞑靼人强烈反抗，固守小城，坚不投降，俄军用火器强攻。他们兽性大发，将抓到的头人和酋长倒悬吊死，一些人被枪毙或用其他酷刑处死，余下的人被迫吻溅血的马刀，宣誓效忠，缴纳毛皮<sup>①</sup>。勃里亚兹加的倒行逆施并未吓倒人民，他们在图尔塔斯河口附近的图尔塔斯堡，集合起来，有力地回击哥萨克。后勃里亚兹加又接连攻占了几个奥斯恰克人的乡，当闯入捷米扬乡（或尼姆尼扬乡）时，聚集在一座堡垒里的两千名奥斯恰克人和沃古尔人，在捷米扬公和罗曼王公指挥下，严阵以待，猛烈回击，哥萨克攻取了三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无所获。俄军又继续围困，最后少数民族弃城而逃。勃里亚兹加下航额尔齐斯河<sup>②</sup>在清加尔斯克乡遭到驻扎两岸的奥斯恰克人的袭击，但俄军仍占领了清加尔斯克乡和纳雷姆斯克乡<sup>③</sup>及塔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40—241。

② “纳雷姆”，奥斯恰克语，沼泽地之意思。

尔罕斯克乡，又攻下了重镇、萨马尔王公所在地萨马尔村，整个奥斯恰克人地区大都并入俄国版图。勃里亚兹加从额尔齐斯河一直侵入到该河河口，驶进鄂毕河，到达白山乡。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尽被征服。

叶尔马克在勃里亚兹加远征的基础上，继续向鄂毕河扩张。他曾到达康达河口，征服了康达河流域，又进军塔夫达河，向居住该河的沃古尔人开战，攻下拉布达城堡，俘虏了拉布达王公，掠夺了无数财物。不久又在帕切卡河进行激战，打死了许多少数民族，尸体堆满了附近的一个湖，后来人们把这个湖叫作“污秽的池塘”<sup>①</sup>。

1583年9月，卡拉恰王公佯装投降俄军，派使者求见叶尔马克，要求派兵援助以抵抗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叶尔马克为了笼络住卡拉恰，离间卡拉恰与库楚姆汗，决定派伊凡·科里佐率四十人支援卡拉奇，但是四十名俄军中计后全部被杀。卡拉奇设计杀死了科里佐一行，又打探到西伯利亚城中缺粮，坏血病流行和俄军沮丧，士气低落的消息，于1584年3月征集人马，围攻西伯利亚城，打算困死俄军。城中哥萨克缺粮断炊，形势岌岌可危，不得不吃死尸。卡拉恰军队士气大振，但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了。俄军头目马特维、麦舍利亚克夜袭，打到卡拉恰的大本营，斩杀甚众。卡拉恰的两个儿子同时遇难，而卡拉恰本人带领两、三名仆从夺路逃生。这时，附近的鞑靼人迅速行动起来，继续包围城市。俄军据守不战，汗国军队无奈解除了包围，向南方大草原遁

<sup>①</sup>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ЧАСТЬ I, СПБ, 1889, СТР. 10.

去<sup>①</sup>。

此时，俄国政府派出的援军到达了西伯利亚。沙皇接见科里佐一行之后，派出人马增援叶尔马克，1583年5月，伯爵谢缅·德米特里耶维奇·鲍尔霍夫斯基、伊凡·格鲁霍夫及伊凡·基列耶夫率五百名射击兵从莫斯科出发，接管西伯利亚。次年11月才抵达西伯利亚城。

援军到来后，并未发挥什么作用。由于长期征战，交通线路中断，粮食匮乏，疾病流行，因此俄军只得困守孤城。死亡人数日甚一日，新来的督军鲍尔霍夫斯基也一命呜呼。

汗国的军民趁势痛击俄军。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民族反抗尤烈。俄军只有着架之工，无有还手之力。只有叶尔马克率领的一伙人仍在大肆活动，他们同巴基什（别基什）王公的民军进行激战，鞑靼人控制一座高地，重创了俄军。哥萨克施放火器，打败了巴基什军队，几乎全部杀死了参战人员，获得大量珍宝、食品等卤获物。战争过后，叶尔马克继续前行，路过沙姆沙、梁奇克、萨拉、卡乌尔达克等村，进逼伊希姆河口，在此鞑靼人同哥萨克展开了肉搏战，击毙了五名哥萨克。此后，俄军扫荡了库拉拉、塔沙特坎、希什塔马克<sup>②</sup>等城寨，几乎挺进到塔拉河口，不久顺流返回。

叶尔马克一伙侵略者，活动十分嚣张。汗国军民竭力设法歼灭他们。库楚姆汗巧设机关，完成这一任务。鞑靼人散布假情报说：布哈拉商队前往西伯利亚欲同俄人交易，途中

---

① Е. П. ПЕРЕЗОВСКИЙ, 见前引书, СТР. 31;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55—256。

② “塔马克”，系鞑靼语，河口的意思，“希什”为河流名。

被库楚姆汗所阻，商队正在瓦盖河附近，急需俄军搭救。叶尔马克可能在归途中于塔沙特坎堡获此消息，他为了营救商队，打击库楚姆汗，急忙率三百人<sup>①</sup>前往。到达瓦盖河后，溯流而上，然而却未见到商队的踪影，遂决定返回西伯利亚城。8月14日（俄历八月五日）这群强盗停歇在瓦盖河畔，是夜风雨交加，叶尔马克队伍疲惫不堪，个个精神不振，昏然入睡，哨兵也失去警惕。早在附近埋伏的库楚姆汗万分高兴，他为了慎重起见，曾派暗探跟踪叶尔马克。当天夜里又几次派人打入俄军内部，一个暗探甚至骑马顺利通过俄军营盘，另一个人曾两次潜入俄军兵营，带回三支俄国火绳枪和三个子弹带。经过周密侦察，确信俄军麻痹松懈之后，库楚姆汗立即命令队伍出击，午夜时分抵达俄军宿营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了睡在梦乡的俄军殖民者，三百人只有一人侥幸逃生。叶尔马克惊醒后，冲到河岸，企图登上停泊在那里的木船逃跑，结果失足落水，由于身穿两副笨重的铠甲，而不能泅水，最后溺死在滔滔的江水之中。一周之后，他的尸体在下游为鞑靼人所发现。

叶尔马克虽未彻底完成征服汗国的任务，但他打败了汗国，为俄国最后平服西伯利亚汗国奠定了基础，揭开了大规模侵略西伯利亚的序幕，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末代蒙古汗王库楚姆被叶尔马克击败了，这就为亚洲俄罗斯奠定了基础”<sup>②</sup>。叶尔马克为沙皇建树了“功勋”，后来沙皇为了纪念他，

---

① 有的史料记载只有五十人，有的说一百五十人。托博尔斯克教堂里追荐亡人名录和“列麦佐夫编年史”都认为是一百人，此说较为可信。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八卷，1945年，莫斯科版，第116页。

赐给西伯利亚公爵头衔，追封为军役大贵族。他所领导的军队封为“沙皇军役人员”，一直保持到1808年，后来建立了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十月革命前俄国边防军编制法令中规定，将“沙皇军役人员”这一“荣誉”称号保存在边防军旗帜的绦带和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题词上<sup>①</sup>。有的地方保存叶尔马克的遗物，有的军团摆放他的大雕像，悬挂他的画像，一些团队还高唱叶尔马克歌曲，每当八月五日（俄历）要举行纪念仪式。还以叶尔马克命名村庄，在托博尔斯克和新切尔卡斯克建立叶尔马克纪念碑，其中托博尔斯克竖立的一座纪念碑，碑基用花岗石筑成，高半俄丈，碑身为大理石，高七俄丈，碑的四面皆镌刻题词，一面刻着：“献给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另三面分别刻着“1839年建立”和“1581年”“1584年”字样<sup>②</sup>。

叶尔马克之死，是俄国殖民事业的重大失败。困守在西伯利亚城的俄军，孤立无援，听到叶尔马克全军覆灭的消息，大为震惊，个个面面相觑，惊呆不已。所剩人员寥寥无几，加之供给不足，汗国军民又在周围不断袭击，弄得俄军疲于奔命，焦头烂额。格鲁霍夫感到只凭城中一百五十人是应付不了局面的，更谈不上巩固殖民大业了，所以1584年8月24日（俄历八月十五日），即在叶尔马克死后十天，格鲁霍夫率队弃城而逃，准备返回俄国。他们害怕鞑靼人追击，不敢经塔夫达河或图拉河的便捷水路，而被迫顺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而下，经伯绍拉河回到俄国。

① E. II. ПЕРЕЗОВСКИЙ, 见前引书, СТР. 29, 32—33.

② E. B. ГОНС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7.

俄国殖民者撤退的消息，使汗国军民大为高兴。库楚姆汗决定派自己的王子阿莱占领西伯利亚城。但汗国内部却发生了纷争，与库楚姆汗有杀亲之仇的塞伊季亚克王公（叶吉格尔汗之侄）趁机赶跑了王子阿莱，盘踞西伯利亚城。不久，俄国的第二批援军到来，又使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

#### 第四节 修筑城堡和占领鄂毕河流域

1585年春，刚刚登基的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派遣督军伊凡·曼苏罗夫率一百名军人，携带大炮前去接替格鲁霍夫，此时莫斯科尚不晓得西伯利亚发生的变故。

当曼苏罗夫抵达汗国地界时，才知道那里发生巨变，格鲁霍夫已离去几个月了。曼苏罗夫觉得形势不利，未敢到额尔齐斯河，立即抱头鼠窜。由于时至深秋，不便行进，这伙人在额尔齐斯河口对过，鄂毕河右岸建立了小寨，作为立脚之点，时为1586年初。鄂毕小城是俄国在鄂毕河上的最早的一个据点。但这里也不太平，奥斯恰克人集中一块包围该城，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奥斯恰克人失利。第二天又发动攻击，最后俄军炮火击中了他们的巫师，许多人才惊慌逃跑，俄国人勉强守住了这个寨堡。

不久，曼苏罗夫率部顺鄂毕河而下，一路攻城略地，最后从伯绍拉河返回俄国本土。由于曼苏罗夫在鄂毕河中下游的殖民活动，使该地区的奥斯恰克人和沃古尔人等遭受涂炭，许多地方归附了俄国，如鄂毕河中下游支流索西瓦河、卡兹

姆河、里亚平河等地区。1586年8月的一份沙皇的“保护诏书”中，就列举了归服俄国的六个城堡，据米勒尔考证，这六个城堡的位置是：库诺瓦特堡，位于鄂毕河中游支流库诺瓦特河畔；伊尔奇姆堡在流入伯绍拉河的伊雷奇河岸上；里亚平堡座落在索西瓦河支流里亚平河上，此处为俄罗斯人与沃古尔人传统的交通要道，沃古尔人称为“洛平格—索伊姆”；蒙科斯堡位于西格瓦河上；尤伊尔或尤伊尔斯堡，位于西格瓦河上游；别列佐夫堡，即后来别列佐夫城的旧址，位于索西瓦河口的普多瓦尔岬，奥斯恰克人称该堡为“苏格穆特—瓦什”，沃古尔人称为“哈尔—乌什”，“苏格穆特”和“哈尔”均为白桦之意<sup>①</sup>。上述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曼苏罗夫在鄂毕河下游的殖民“成果”。

1586年初，俄国政府又派出督军苏金和米亚斯内伊，他们率三百人越过乌拉尔山去接替曼苏罗夫<sup>②</sup>。途中遇到了格鲁霍夫和曼苏罗夫的余部，了解到西伯利亚的情况，苏金将这些残兵败将收编一起，经水路向汗国领地前进。

苏金沿洛兹瓦河、塔夫达河和图拉河航行。他们首先向图拉河口附近的鞑靼人旧城奇姆吉驶去，而没有奔向西伯利亚城。1586年7月8日（俄历六月二十九日）俄国侵略军抵达奇姆吉旧城，在此附近择地建城，该城命名为秋明城<sup>③</sup>。

---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67—270。

②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167—168。

③ “秋明”系鞑靼语，为一万的意思，或谓该城过去的王公曾有一万名臣民，近万名军队；或谓该城的王公曾用一万头牲畜填埋“秋明卡”河沟。前者表明军队强大，后者标志财富众多（见 Г. Ф. МИЛЛЕР, 前引书, СТР. 273; И. Е. ФИШЕР, 前引书, СТР. 168。）

秋明城位于图拉河右岸或南岸，离河面十俄丈的制高点上，对岸（北岸）有一片低矮而浓密的丛林。此处土地肥沃，是鞑靼人重要的农业和畜牧业地区，出产大量粮食和肉类，俄军可就近获得所需食品。另外这里交通发达，三面濒水，位置比较重要。秋明城的建立，标志俄国征服西伯利亚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以建立据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殖民阶段，同以前叶尔马克以武装占领为中心，游动流寇为特点的殖民有所区别了。

这期间，俄国将领格鲁霍夫和曼苏罗夫已先后到达京师，向政府报告了西伯利亚的状况。不久，又收到苏金从秋明城寄送的报告。俄国政府原以为叶尔马克一伙轻而易举占据了汗国的领地，但事情起了变化，特别是莫斯科知道已得到手的西伯利亚又落到塞伊季亚克手中，构成对俄国的威胁。促使俄国政府考虑如何有计划、彻底征服汗国。原来孤军深入，没有建立据点，前进无根据地，后退无掩护所。总结殖民活动的成败，认为应修筑工事、寨堡，屯兵驻守，并逐渐开辟交通线路，加强联系<sup>①</sup>。于是，1587年初，莫斯科又命令文书官达尼尔·丘尔科夫率五百名兵丁前往西伯利亚。同年夏季，抵达秋明。沙皇指示丘尔科夫带领这些人马到额尔齐斯河，在鞑靼旧城附近选地筑城，占据这些有利的地点，采取适宜措施去进攻鞑靼人。丘尔科夫选择距伊斯凯尔城十几公里远的地方，即托博尔河口对面，额尔齐斯河陡峭的东岸，在此建立了托博尔斯克堡。最初只是一个木质结构的小工事

<sup>①</sup>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КОНЕЦ XV в.—НАЧАЛО XVII в.),  
СТР. 696—697.

据点，有几幢军人兵营，后来发展为督军所在地，西伯利亚的行政、经济和军事中心了。莫斯科重视托博尔斯克的作用，1590年派遣符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科里佐夫—马萨里斯基大公去托博尔斯克，并将该城从秋明辖区分出来，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塞伊季亚克占据京师，正忙于内部的斗争，不关注俄国的建城活动，尽管相距很近，也没有任何反映，更没派兵加以干涉，这种对俄国人放纵的态度，完全有利于俄国的扩张。塞伊季亚克放松了警惕，在大兵压境、蚕食领土的情况，他竟置国破家亡于不顾，1588年夏带领五百名鞑靼人到额尔齐斯河猎鹰，消遣娱乐，一直抵达托博尔斯克城郊的草地上。丘尔科夫闻讯后，立即派人邀他及随从进城饮宴，同时举行和谈。塞伊季亚克满口答应，但提议将全部人马带进城里。丘尔科夫却提出只能带一百人，余下可留在城门防守。塞伊季亚克完全按照俄国人的要求，带领一百人赴宴。宴会中，埋伏的俄军将鞑靼人全部捕获，塞伊季亚克也束手被擒，大部人被杀害。守候城门的兵士听到噩耗后，不能搭救自己的王公，都相继逃命了，驻扎在西伯利亚城的鞑靼人看到塞伊季亚克等被俘，感到无望，也纷纷逃向南方大草原<sup>①</sup>。这样，丘尔科夫用狡猾的办法，战胜了塞伊季亚克，并在鞑靼人退出西伯利亚城之后，不费一枪一炮再度占领了汗国的都城。1588年9月19日（俄历九月十日）丘尔科夫将塞伊季亚克等人押解莫斯科。沙皇赐给他们高位，赏以土地，这些人也

---

① И. Е. ФИЛИП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171—172。

就服服帖帖听命于俄国沙皇了。

俄国继建立托博尔斯克堡之后，在各地陆续建立了寨堡。1590年左右督军伊凡·戈利戈里耶夫·戈尔恰科夫在流入塔夫达河的洛兹瓦河畔建立了洛兹文斯基堡，此地是连接切尔德尼、卡马河支流维舍拉河，并进入额尔齐斯河支流塔夫达河的枢纽，是俄国前往西伯利亚的“古道”。早期，这一线路对俄国向东殖民发挥了重要作用。1592年曾任督军的伊凡·戈尔恰科夫大公在洛兹文斯基堡下方，洛兹瓦河口处建立了彼雷姆城。在修筑彼雷姆城时，其他各地的官兵也予以协助，同时迁来移民耕种土地。城中安设大炮，储备火药、给养。

库楚姆汗并没有偃旗息鼓，继续手持武器同俄军周旋。他于1590年7月2日（俄历六月二十三日）曾逼进托博尔斯克，探听虚实，虽然没有直接同俄军交锋，但使俄国殖民者胆颤心惊。科里佐夫—马萨里斯基于1591年决定远征，他亲率军役人员和许多被招抚的鞑靼人，7月17日（俄历七月八日）出发，8月10日在伊希姆河附近的奇里库尔湖畔进攻了汗王，杀死了许多民军，余部逃散，一个王子和汗的两个妻妾及大量将士被俘虏，俄国缴获了大量物品返回托博尔斯克。

莫斯科政府为了使俄军在西伯利亚站住脚并获得足够的粮食，认为必须加速城堡的建设。1592年派督军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大公任托博尔斯克督军，接替科里佐夫—马萨里斯基，任职到1595年。他上任后马上着手城堡的兴建。同时原切尔德尼督军尼基费尔·瓦西里耶夫受命领兵帮助奠基了彼雷姆城，而后又建立了别列

佐夫城。

别列佐夫城在原别列佐夫乡附近，位于索斯瓦河左岸。索斯瓦河从西面流入鄂毕河，卡兹姆河在别列佐夫对过从东面注入鄂毕河，该城距索斯瓦河口二十俄里。此地人烟稠密，位于所有沃古尔和奥斯恰克各乡通往维米河的中心地。别列佐夫城建立后，置县制，“创建新县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更为经常与有利的方式向毗邻地方的各民族征收实物税”<sup>①</sup>。别列佐夫城等于插入沃古尔人、奥斯恰克人心脏的一把钢刀，他们对此极端仇恨，不断起来斗争。1594年康达河上的大康达乡的沃古尔人暴动，冬季别列佐夫派兵讨伐。俄国讨伐队的头目是文书官伊凡·兹麦耶夫，沃古尔人失败，酋长阿盖、阿盖之子阿扎卡和其兄弟诺佳克马均被俘并押送莫斯科。

同时，别列佐夫还派出兵丁远征鄂毕河下游地区，占据了鄂毕河左岸的奥斯恰克人的寨堡沃伊一卡尔。

俄国殖民者在向鄂毕河下游用兵时，也溯河而上，先后建立了苏尔古特、纳雷姆等堡，不断向鄂毕河上游两岸扩张势力。

苏尔古特于1593年奠基，由督军符拉基米尔·奥尼奇科夫率队建立。这里原是奥斯恰克人酋长巴尔达克住地，有一条以酋长名字命名的小溪巴尔达科夫卡注入鄂毕河，一个小城堡被俄国炮火摧毁。苏尔古特源于附近的小河名称，奥斯恰克人称之为“苏尔古恩特尔—穆尔特”<sup>②</sup>。

同年，1593年督军彼得·戈尔恰科夫大公在原彼雷姆酋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84.

② И. Е. ФИН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178.

长国故地，彼雷姆河流入塔夫达河汇合点，建立了彼雷姆城。此地亦置县制<sup>①</sup>。

俄国为了彻底击溃库楚姆汗，重视向额尔齐斯河上游推进。沙皇派出安得列·瓦西里耶维奇·叶列次基大公及两名文书官鲍利斯·多莫热罗夫和戈利高利·叶里扎罗夫。他们于1594年从莫斯科启程，同行的还有两名百人长萨穆伊尔·洛得仁斯基和扎米亚特尼·绍库罗夫带领的一百四十五名射击兵。莫斯科还命令喀山，从当地抽调五百五十四人经乌发迳直去托博尔斯克同叶列次基会合，完成建城任务。此外命令从秋明抽出一百四十人，从托博尔斯克抽调数百名，还有来自彼尔姆等地的木匠二十人，造船工人，共计一千五百余人<sup>②</sup>，均派往额尔齐斯河。上述人等包括射击兵、步兵、骑兵，各地哥萨克，还有改编的外国战俘，服役的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备有火炮、弹药、粮秣及其他用品。俄国政府指示，可在从东侧注入额尔齐斯河的塔拉河畔选择建城地址。但叶列次基实地勘察后，认为从西侧流入额尔齐斯河的安加阿尔卡小河的河口更为适宜，该处离额尔齐斯河岸一公里。叶列次基指挥上述人等在此建城，命名塔拉。初期计划城宽二百五十至三百俄丈，长三百至五百俄丈。实际内城居室只建了四十二平方俄丈，城堡长二百俄丈，宽一百五十俄丈。塔拉城于1594年最后完工。这里适宜耕种，附近产盐，对经济发展颇为有利。该地又是布哈拉、中亚等地的商队、使者前

① Б. О. ДОЛГИХ,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ЕКЕ, М., 1960, СТР. 28.

②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179—180.

往俄国的必经之地。

塔拉城建立不久，莫斯科派遣新任督军费多尔·鲍利索维奇·叶列次基及文书官瓦西里·米哈伊洛夫到塔拉任职。

俄国政府对库楚姆汗仍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俄国利用抓到的王子、王妃，企图迫使库楚姆投降；又假装和谈，令其屈服。这些办法均不能奏效。库楚姆汗虽已年迈，耳聋眼睛，又失去了许多亲人，但抗俄斗争的精神不减，经常活动于鞑靼人中间，有时乘小车，有时步行。库楚姆汗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威信，得到人民的支持。1595年俄国政府下令用兵，追击汗王，妄图一举歼灭。政府就此事向托博尔斯克和秋明下发了指令，要两城选派兵丁，并将先拨给托博尔斯克的五门速射炮调出，统统交由费多尔·叶列次基指挥。叶列次基率领远征队，将库楚姆汗及其队伍排挤到南方。同年冬，叶列次基又派戈利什·亚瑟利领兵逆额尔齐斯河而上，入侵库楚姆汗的领地，杀死了许多正在捕鱼的鞑靼人，俘虏了二十八人，从他们口中获悉库楚姆汗正积蓄力量进攻新建的塔拉城。为了不失时机进攻库楚姆汗，督军决定先发制人，派出了二百七十六人由文书官鲍利斯·多莫热罗夫带兵进剿。这次进攻虽然未能追上库楚姆汗，但攻下了他们的切尔内依堡，抓到许多酋长和七十余名百姓。多莫热罗夫摧毁了这个寨堡，杀死数十人。莫斯科颁发国书，嘉奖他们的远征，赏赐文书官多莫热罗夫及全体军役人员。

1595年春，安得列·叶列次基也组织一次对巴拉宾草原的远征。巴拉宾即指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及以南的广大地区，是库楚姆汗活动的中心，此地人口众多，有肥田沃土，

又是鞑靼权贵所居之地。俄国打算征服奥尔河上游，缩小汗王的领地，摧毁他的根基。这次远征也是文书官多莫热罗夫领导，队伍共四百八十三人，其中有托博尔斯克的援军二百三十九人。他们于3月26日（俄历三月十七日）乘雪橇出发。连下七个乡，俘虏甚众，杀死多人，沿途房舍、屯落全部被焚毁，一片白色恐怖。这次讨伐历时两个月，直到春暖冰雪消融不能使用雪橇时，方才罢休，给当地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1596年春，莫斯科又向塔拉调派新军，以便有力地围剿库楚姆汗，彻底征服汗国的土地。可见俄国不灭库楚姆汗是如坐针毡。

1597年督军斯捷潘·科兹明接替叶列次基，次年又委任伊凡·莫萨里斯基大公为塔拉督军。同期，派叶弗姆·瓦尔费洛麦耶维奇·布图尔林任托博尔斯克督军。这些新任督军也都惧怕库楚姆汗，纷纷向莫斯科奏报，要求增兵进剿。沙皇谕令新任督军征集足够数量的兵力，倾全力击败汗王。在托博尔斯克和塔拉两地，根据沙皇的指令，武装了七百名俄罗斯人和三百名鞑靼人，由莫萨里斯基大公率队，于1598年5月18日（俄历五月九日）从塔拉出征<sup>①</sup>。结果，俄军攻占了库楚姆汗的营盘，杀死大量鞑靼人，俘获了他的六个妻妾和三个王子、两名公主和若干贵族及普通鞑靼人，掠走全部财产和所有牲畜，库楚姆汗败走逃亡。俄军于9月1日（俄历八月二十三日）返回塔拉城。新继位的沙皇鲍利斯·戈都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98—299; И. Е. ФИЩ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190,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认为, 1598年8月沃耶伊科夫率队讨库楚姆汗, 可能有误。

诺夫犒赏了远征军。

库楚姆汗败逃南部大草原，不久死在那里<sup>①</sup>。库楚姆汗之死，标志西伯利亚汗国彻底灭亡。西伯利亚汗国人民从1581年俄国入侵，一直到1598年，坚持斗争十七载，这一期间，动员了近四千人的军队，大大牵制了俄国的力量，延缓了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过程，有力地打击了俄国的侵略者。汗国虽然灭亡了，但人民的斗争并未停止。

1598年督军戈洛文和沃因科夫在图拉河畔建立新城维尔霍图里耶，此地成为联结索里—卡马、大彼尔姆到维舍拉河与洛兹瓦河，前往西伯利亚的中心，比早年建立的洛兹文斯克更为方便。此地亦置县制，是西伯利亚西部起点的城镇，也是欧俄通往西伯利亚的重要关税卡<sup>②</sup>。

1600年根据沙皇戈都诺夫指令，秋明首领费多尔·奥西波夫·亚诺夫在图拉河畔建立了叶潘岑城，即图林斯克城。此地初为驿站，建城后设县制<sup>③</sup>。这样鄂毕河流域已有九个县了，整个鄂毕河中下游和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均并入俄国版图，俄国下一步是继续向鄂毕河上游及叶尼塞河殖民。

---

① 库楚姆汗之死，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被部下杀死；有的说被诺盖人所杀；有的认为于1601年死于卡尔梅克地区。

② Б. О. ДОЛГИХ, 见前引书, СТР. 20。

③ Б. О. ДОЛГИХ, 见前引书, СТР. 34。

## 第三章 俄军进驻叶尼塞河

### 第一节 沙俄对叶尼塞河的 早期入侵活动

十六世纪末叶，沙皇俄国几乎把整个鄂毕河流域并入版图。为了继续占领盛产毛皮的“新土地”和征服“尚未纳税的当地民族”，俄国马不停蹄向鄂毕河迄东的叶尼塞河渗透，频繁进行侦察活动，打探通向那里的道路，进而派兵经水路和陆路向叶尼塞河进犯，前后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兼并了这块物产丰饶的地区。

叶尼塞河发源于西伯利亚南部的图瓦山地，北流注入喀拉海。它的左侧有卡斯河、瑟姆河、叶洛圭河，右侧则有上通古斯卡河（安加拉河）、中通古斯卡河和下通古斯卡河等重要支流。叶尼塞河沿岸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盛产名贵的紫貂，水中渔产丰富，应有尽有。自古以来，萨莫耶德人（包括恩加纳善人、涅涅次人和艾涅次人）、奥斯恰克人、通古斯人、吉尔吉斯人、开特人、鞑靼人和布里亚特人等许多少数民族在叶尼塞河流域生息繁衍，从事狩猎、捕鱼、养鹿和牧放等生产活动，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开发自然资源，创造文明。

叶尼塞河两岸的民族，特别是上游地区的民族远在两、三千年以前就同中国有过交往，中国史书称叶尼塞河为剑河或谦河，那里居住的吉尔吉斯人（清朝为布鲁特）、蒙古人等内属中国，为中国政府所管辖<sup>①</sup>。

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沙俄对叶尼塞河流域仍一无所知。后来它在对鄂毕河的入侵过程中，才陆续得到一些有关的资料，但到十六世纪末尚未得到准确情报，甚至还不晓得叶尼塞是一条河的名字，而把它当作与曼加结亚毗邻的一个地区。在当时沙皇政府颁发的诏书和公文中，常常把曼加结亚和叶尼塞并列在一起，说明了俄国地理知识的贫乏<sup>②</sup>。

俄国向叶尼塞河的进军是始于十七世纪初年。首先吞并了该河下游地区，建立了曼加结亚城和土鲁汉斯克城，然后向中上游挺进。其进兵路线概括为如下五条：

一、从鄂毕湾经水路航行至塔扎湾，上溯塔扎河，路过曼加结亚城，再过塔扎河支流沃洛羌卡河到“干河沟”，再走连水陆路，又经另一条沃洛羌卡河，最后驶入叶尼塞河的支流土鲁汉河，抵达叶尼塞河。这条线路开辟得较早，约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即已发现。这是俄国最早侵入叶尼塞河的一条路线，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仍为俄国东进的通途。

但是，这条路线，由于途经海湾，风大浪急，险象丛生，屡屡肇事，所以1667年托博尔斯克督军戈都诺夫下令封闭，航运事宜均经由叶尼塞斯克。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元史》，地理志，六。

②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М.-Л., 1937, СТР. 310.



连水陆路(见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М.-Л., 1937, СТР. 240)

二、经马科夫斯克连水陆路。先溯纳雷姆城附近的鄂毕河支流，过马科夫斯克连水陆路（夏季长五俄里，冬季长为五十俄里），抵达叶尼塞河。

这条线路从十七世纪初年开始通行，沿途有重镇凯特、马科夫斯克等，是一条“官道”，由于方便，遂成为沙俄东征的重要孔道。

三、上溯鄂毕河支流瓦赫河，经过长达十五俄里的叶洛圭连水陆路，进入叶尼塞河支流叶洛羌卡河以及叶洛圭河，然后驶入叶尼塞河。

经这条路线，可达下通古斯卡河和中通古斯卡河，俗称“商道”，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起，对于俄国哥萨克的殖民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四、从鄂毕河支流蒂姆河启程，途经连水陆路进入叶尼塞河支流瑟姆河。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俄国殖民者和商贾曾行经此路，但总的看，这条路并未发挥重大作用。

五、从苏尔古特城东北行，路经湖泊沼泽地以及旱路，抵达塔扎河上游，然后溯塔扎河到曼加结亚。这条路僻静难行，实际未起多大作用<sup>①</sup>。

俄国最初侵入叶尼塞河下游地区，而与该地为邻的是曼加结亚，即鄂毕河下游鄂毕湾、塔扎河流域地区，萨莫耶德人、奥斯恰克人等游牧于此。这里物产丰富，尤以毛皮资源最为驰名。十六世纪末，北德维纳河和伯绍拉河地区的俄国商人为获取毛皮曾涉足塔扎河流域，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几处货栈，用带去的猎具、铜锅、斧子和珠子等日用品同汉特人和涅涅次人进行交易，换取大量貂皮。他们还常常诉诸武力，逼勒毛皮。

由于俄国商人和实业者经常出没于曼加结亚地区，因而有关该地的情报接二连三地传到莫斯科政府。为了查明这一地区的情况，并为夺取这一地区作好准备，俄国进行了一系

<sup>①</sup>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АСТЬ I, М., 1955, СТР. 117-128.

列的侦探和入侵活动。

据西伯利亚年鉴记载，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在位期间，莫斯科政府于1598年派出费多尔·季亚科夫前去侦察曼加结亚地区，并向该地征收毛皮。季亚科夫奉命率领一支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组成的队伍向那里开进<sup>①</sup>。这一伙殖民者曾窜犯到鄂毕湾一带，两年后返回莫斯科，至于是否到达叶尼塞河，由于缺乏史料，尚不得而知。

十六世纪末，别列佐夫殖民当局亦不断派兵侦察普尔河、塔扎河和叶尼塞河沿岸。军役人员在塔扎河发现了一个涅涅茨民族，这些人自称为“莫科谢”，俄国人据此称该地为曼加结亚<sup>②</sup>。

后不久，莫斯科政府不断发布命令，要求组织军事探险队，详细侦探曼加结亚地区。1600年，督军米隆·米哈伊尔·沙霍夫斯基公爵和文书官达尼尔·赫里普诺夫率领从托博尔斯克抽调的一百名军人组成的探险队，到达别列佐夫城，在那里又补充了人员，建造了四艘海船和两只江船。然后乘坐这些船只向鄂毕河下游开进。途中两只江船遇险，所载粮食和盐全部落水。失事后，探险队上岸徒步向曼加结亚地区前进。当这伙殖民者渡过塔扎河支流普尔河，刚刚行进一天的时候，萨莫耶德人向俄军发动突然袭击，杀死了三十名哥萨克，卤获了大炮、火药、铅丸和粮食。督军沙霍夫斯基负伤，率六十名哥萨克乘鹿慌忙逃跑<sup>③</sup>。他们逃奔到塔扎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09.

②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09.

③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И, М., 1957, СТР. 298.

河，为争得喘息机会，防范少数民族的偷袭，在该河右岸，距河口二百俄里之处，修建了曼加结亚城<sup>①</sup>。萨莫耶德人之所以采取暴力行动对付俄国人，是因为“从前到曼加结亚和叶尼塞河流域萨莫耶德人住地的维米奇人和流民以及君主管辖的一些城市商人，以大君主征税为名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对当地居民肆意侮辱、压迫和惩罚”<sup>②</sup>。萨莫耶德人的斗争，揭开了叶尼塞河少数民族抗俄斗争的序幕。

1601年4月，俄国政府从托博尔斯克调出一百名军役人员，从别列佐夫抽出七十名军役人员，从苏尔古特抽调三十名军人，组成一支二百人的队伍，由督军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莫萨尔斯基·科利佐夫公爵和督军萨弗卢克（卢卡）·普希金任首领，同年，这支队伍开到维尔霍图里耶，在该处建造了九只帆船、两只大海船和两只平底木船。抵达托博尔斯克后，又补充一些火枪兵及自由民等，人数增至三百多，还挑选了几名通译和向导。不久队伍向塔扎河开进。沙俄政府下达给这个部队的命令中明确规定了下述任务：收缴曼加结亚和叶尼塞河地区萨莫耶德人私藏的鹵获沙霍夫斯基的武器弹药；进一步探明叶尼塞河情况，向当地民族收税，征服他们；同时，在土鲁汉河河口附近修建冬营地，保障俄国人顺利进入叶尼塞河<sup>③</sup>。莫萨尔斯基的队伍驶入塔扎河，

① 关于何人修建曼加结亚城，史料记载不尽相同。有的认为系莫萨尔斯基领导建城的。多数人认为是沙霍夫斯基所建。米勒尔曾收录一分1603年的政府公文，虽然提到莫萨尔斯基，但没提他们修造曼加结亚城，只说在该城建教堂。

②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298.

③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Ч. I, СПБ, 1889, СТР. 39.

发现沙霍夫斯基等人已在该河河畔建立了城堡，于是便进入叶尼塞河左侧支流土鲁汉河，在1607年于该河河口处修建了土鲁汉斯克堡，该城又称新曼加结亚<sup>①</sup>。

到十七世纪头十年，俄国占领了与叶尼塞河下游毗邻的曼加结亚地区。曼加结亚城位于该地区中心，俄国扼守这一城堡，将塔扎河和土鲁汉河牢固地控制下来，并可以监视从塔扎河经土鲁汉河到叶尼塞河之间的连水陆路。曼加结亚城所处的有利地位，使它很快变成了俄国对当地民族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中心和向东部地区继续扩张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

曼加结亚城建立之后，俄国政府立即置县制，选派督军，进行管理。1603年，沙皇颁发给曼加结亚新任督军费多尔·尤里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尼基弗尔·格里戈里耶·叶利恰尼诺夫的敕令中，要求他们在曼加结亚城内修建一处商场，向经商者征税，集中管理俄国商人同萨莫耶德人等的交易。还应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瑟姆河和卡斯河的奥斯恰克人每人每年要交五至六张貂皮。

新建的土鲁汉斯克位于连接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下游的干线上，交通便捷，因而逐步取代了曼加结亚城。1642年，曼加结亚在一场大火中几乎化为灰烬，从此便萧条衰落了。

俄国占领曼加结亚地区后，很快“发现”并占领了叶尼塞河下游的皮亚西达地区。

皮亚西达是古代叶尼塞河萨莫耶德人对叶尼塞河下游的

---

① Б. О. ДОЛГИХ,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ЕКЕ, СТР. 121.

称呼，意思是“没有树木的平坦地区”，也就是俄国人所指的北冰洋沿岸的“空旷冻土带”。皮亚西达后来变成了叶尼塞河下游以东泰梅尔半岛上一条河流的名字。

十七世纪初年，俄国政府组建了两支侦察队伍，内有许多了解情况的人。他们受命前去打探叶尼塞河情况。第一支队伍被派往叶尼塞河迄东地区，其活动情况已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第二支队伍奉命开赴叶尼塞河下游。1601—1609年曾在莫斯科承办商务的荷兰人伊萨克·马斯不仅绘制了这支队伍所到过地区的略图，而且记述了他们的活动经过：早春时节，船长鲁卡为首的探险队乘坐几只特制的帆船沿鄂毕河下行，由鄂毕河口湾驶入大海，然后向东行进，经过格丹湾到达叶尼塞河口湾，在附近发现了两个无名小岛（即今日的奥列尼岛和西比里亚科瓦岛）。进入叶尼塞河航行一段后，折回入海继续东进，驶过西比里亚科瓦岛，发现了泰梅尔半岛上的皮亚西达河口及皮亚西达河下游地区<sup>①</sup>。鲁卡一伙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督军曾专程前往莫斯科报奏这一事件。

由此可见，俄国殖民主义者通过侦察和入侵活动，逐渐为沙皇占领了叶尼塞河下游大部分土地。他们以曼加结亚为中心，不断派出人员四处活动。1607年出兵征服了塔扎河沿岸和叶尼塞河口的萨莫耶德人，并向下通古斯卡河一带的通古斯人征收了实物税。此外，俄国还在叶尼塞河畔的一个英巴次克的奥斯恰克人氏族住地，修建了据点英巴次克，时为1607年。

---

①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301.

同年，1607年曼加结亚当局派出哥萨克米哈伊尔·卡什梅洛夫一伙前去下通古斯卡河收毛皮。他们向十九名通古斯人逼勒毛皮，每人交出十二张貂皮<sup>①</sup>。同期，曼加结亚还派出军役人员溯叶尼塞河而上，征服了中通古斯卡河口附近的几个奥斯恰克人氏族<sup>②</sup>。1610年，军役人员已侵入到瑟姆河和卡斯河流域。1614年，这一带的许多氏族已被迫向俄国交税。

1610年5月，以康得拉斯·库罗奇金为首的殖民者从曼加结亚启程，经土鲁汉斯克驶入叶尼塞河，顺河而下，于6月末到达河口。在那里逗留了五周，后东行至皮亚西达河。库罗奇金亲自航行叶尼塞河下游，认为大船也可以行驶叶尼塞河。四年过后，即1614年，曼加结亚督军将皮亚西达地区并入俄国版图，由曼加结亚县管理。这样，哥萨克可以畅通无阻地向那里的人民征收毛皮了。

十七世纪初年，沙皇俄国又开始向叶尼塞河中、上游用兵了。

## 第二节 占领叶尼塞河

俄国在向叶尼塞河下游地区进军之后，也开始向叶尼塞河中、上游用兵。在这方面，1596年建立的纳雷姆城和1604

---

①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40。

②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М.-Л., 1941, СТР. 23。

年建立的托木斯克城起了重要作用，这两座城是俄国直接入侵叶尼塞河中、上游的大本营。

1605年俄国军队在凯特河下游建立了凯特堡，该处原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屯落，名叫昆戈普斯克。凯特堡的建立，进逼了叶尼塞河，俄国在此设置县制，派督军管辖。很快俄军便以凯特城为基地向叶尼塞河上下推进。

凯特督军收买了凯特河上游的奥斯恰克人酋长乌尔努克和纳马克，他们为俄国人提供情报，充当向导和通译<sup>①</sup>。在这些酋长的带领下，俄军首先开进叶尼塞河，即后来建设叶尼塞斯克城的地方，向奥斯恰克人酋长丘麦特卡管辖的库兹涅次克乡征收了实物税。1608年符拉基米尔·莫尔恰诺夫从凯特派出军队南下，途中发现了阿林人、鞑靼人，俄军企图征服他们，但是没能得逞。

1609年，凯特军役人员又向东开进，探查形势，他们上溯叶尼塞河，驶入上通古斯卡河。他们报称，从凯特出发乘轻便小船，两周半可顺利到达纳马克酋长住地，从凯特河上游经连水陆路到达托木河，然后徒步两天，抵克姆河，沿克姆河行驶一天即可进入叶尼塞河，溯叶尼塞河而上，一天便能顺利到达上通古斯卡河<sup>②</sup>。这样，便打开了叶尼塞河中、上游的大门。上述路线，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注意，1617年托博尔斯克当局还专门派出两名军役人员和一名哥萨克前去标绘。

在鄂毕河支流托木河畔居住着鞑靼人等。他们因会开矿炼铁而被俄国人称为“铁匠”。1607和1609年，托木斯克城

①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70。

②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第二卷, СТР. 240-241。

的俄军曾溯托木河而上，到“铁匠”各乡勒索毛皮和财物，均被鞑靼人击溃。

1611年督军沃雷恩斯基和诺沃西列采夫派遣巴甫洛夫率四十名哥萨克和一些少数民族到鞑靼人那里建城。由于当地“铁匠”的激烈反抗，拒不为他们提供粮食、食品，使俄军无法长期驻足，被迫返回。1614年，吉尔吉斯人、鞑靼人、布里亚特人等联合起义包围了托木斯克，俄军龟缩城内不敢出动。后来俄军突围，杀掉了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吉尔吉斯酋长诺扬，少数民族才撤离托木斯克城。

为了加强对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的控制，俄国政府命令托博尔斯克、秋明、托木斯克各城抽调兵丁到“铁匠”聚居地方建城，由军役贵族米哈伊列夫斯基、哥萨克首领拉费列夫和鞑靼首领科科列夫领兵，于1618年2月28日（俄历二月十八日）在托木河右岸、康多马河口对过建立了城堡，命名为库兹涅次克（铁匠之城）。军役贵族哈尔拉莫夫为该城首任督军，设县制。

1618年，彼雷姆当局派出军役贵族彼得·阿尔比切夫和火枪兵百人长切尔卡斯·鲁金率部经凯特河出发，拟选择地点建城筑堡。他们到达凯特河上游纳马克酋长住地后，准备将船只和部分弹药留在该地，然后轻装向叶尼塞河前进。为此，他们在该地建成了寨堡，最初命名为马库次克，或叫马科次克及纳马次克，显然都是根据奥斯恰克酋长纳马克得名的。该城后改为马科夫斯克<sup>①</sup>。马科夫斯克堡也是俄军东

<sup>①</sup> Н. Е. ФИН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276.

进的一大据点，又是连结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的枢纽。1619年附近的通古斯人起义，企图歼灭阿尔比切夫一伙，拔掉马科夫斯克堡，后来起义者被击溃，俄军得以立足。

俄国殖民者在建立上述的库兹涅茨克、马科夫斯克等重要城堡后，紧接着在叶尼塞河建城，以作永久霸占的打算。1619年，俄军在叶尼塞河西岸，克姆河口上方十二俄里处建成了叶尼塞斯克城。该城呈四方形，四周长二百俄丈，有两座带城门的塔楼，城堡另外两角没有塔楼，而设置了两座带平台的木房，其上可安放防火器<sup>①</sup>。不久，俄国政府在此建立了督军官府，将原隶属于凯特县的卡斯、瑟姆、马库次克、雅梅什等乡划归叶尼塞斯克管辖。还在该城设立了巡回事务所、税局、寺院、金库及商场等<sup>②</sup>。

叶尼塞斯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连接了西伯利亚的东、西两大部分。俄国殖民者以叶尼塞斯克为基地，继续向邻近地区伸展势力，后来该城又成为侵略贝加尔湖地区 and 黑龙江流域的一个老巢。

叶尼塞斯克建立之后，又南下进攻楚雷姆河和阿巴坎河等地区，这一地方的吉尔吉斯人、鞑靼人等曾严厉教训俄军，对俄国殖民者造成了威胁。俄国当局为剪除这一威慑力量，

---

① А. Н. КОПЫЛОВ, РУССКИЕ НА ЕНИСЕЕ В XVII 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65, СТР. 22-23.

② 关于叶尼塞斯克建城时间和建城的首领，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建城系1618年，还有主张1616年的，多数认为是1619年。关于建城者，米勒尔认为是彼得·阿尔比切夫和鲁金，多数人认为是马克西姆·特鲁普恰尼诺夫（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1621年托木斯克派出莫尔昌·拉弗罗夫到楚雷姆河修筑城堡。吉尔吉斯人对前来筑城的俄军发动了武装袭击。激战中酋长卡拉和他的妻子被捉为人质押解托木斯克，酋长的几个侄儿也被俘虏了，吉尔吉斯人被战败。俄军在楚雷姆河北岸修建一个城堡，命名为麦列斯克堡，因为该地是鞑靼人住地麦列斯克乡。新建城堡距离托木斯克城三百七十俄里。

叶尼塞斯克建成以后，沙俄军队再次出兵原属布里亚特人的税民阿林人住地，激起了布里亚特人的极大不满。1622年约三千名布里亚特人集结在坎河河谷，准备赶走占领阿林人住地的俄军，但因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发动进攻。

为彻底征服吉尔吉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叶尼塞斯克督军雅科夫·赫里布诺夫向莫斯科政府报告，提议应在卡恰河畔修建新城，认为此事关系叶尼塞斯克安危。他在1624年的这份报告中说：“只要建成这座城堡，叶尼塞斯克只需一百人驻守即可固若金汤；否则，如不增加兵力，该城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它系西伯利亚边陲城镇，距内地遥远，（异族）武装人员经常来犯，袭击君主的税民，单靠叶尼塞斯克一百名军役人员是无法阻止他们的，……每年君主的税民都要遭到袭击”<sup>①</sup>。同年赫里布诺夫派遣杜宾斯基率军役人员上溯叶尼塞河，详尽侦察丘利卡地区，选择宜于建城的地点。杜宾斯基经仔细勘察，确认卡恰河河口适合建城，并绘制了平面图。1625年督军差杜宾斯基携平面图赴莫斯科。俄国政府对叶尼塞斯克督军的建城计划颇为满意，令托博尔斯克督

<sup>①</sup>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 2, СТР. 200.

军组建一支三百人的队伍，交杜宾斯基指挥，前去丘利卡地区建城。根据沙皇的诏令，1627年6月，杜宾斯基率三百名哥萨克和三名入质由托博尔斯克出发，冬季到达叶尼塞斯克。1628年杜宾斯基率领人马到预定地点，武力征服了当地人民，然后开始伐木构城。是年8月16日（俄历八月六日），用树木构筑的城堡竣工，城四周挖掘了护城壕，城内修建了兵营<sup>①</sup>。新城紧挨卡恰河畔，河岸陡峭，土呈红色，鞑靼语称为“基兹尔—雅尔—图拉”，即“红色的河岸”之意，因此俄文名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杜宾斯基及部下由于建城有功，获得了莫斯科政府的半年薪俸的奖赏和五年免税经商的权利。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建成以后，俄军采取了更为残暴的手段，镇压各族人民。升任督军的杜宾斯基派出首领伊凡·科利佐夫率一百四十名哥萨克进犯吉尔吉斯地区，杀戮甚众。杜宾斯基还伪善地表示：“只要吉尔吉斯人前来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请罪，从前的罪过将会得到宽宥”。但是无论是俄军的大炮，还是督军的甜言蜜语，都征服不了吉尔吉斯人民，他们频频出击，痛歼俄国殖民主义者。1638至1639年，莫斯科政府认真研究征讨吉尔吉斯人的对策。根据托木斯克和凯特城提供的情报，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谕令雅科夫·图哈切夫斯基率部进剿吉尔吉斯人，并从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托木斯克、凯特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抽调八百七十名军人。莫斯科还为这支队伍装备了武器<sup>②</sup>。1641

①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第二卷, СТР. 565.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 3, СТР. 204-205.

年图哈切夫斯基带领人马杀向吉尔吉斯人地区，同吉尔吉斯人、蒙古人和准噶尔人开始激战。图哈切夫斯基的兵丁扈从死伤无数，不少人临阵脱逃，最后只剩三十九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派来援军，才使图哈切夫斯基得救，避免了全军覆灭。

1629年杜宾斯基又派出叶尔马克·阿斯塔弗耶夫为首的五十名哥萨克经叶尼塞河进入坎河，征服那里的开特人。这支队伍行至阿拉克谢耶夫斯克急流区，驻扎下来，修筑了冬营地，在附近捕捉了两名开特人，获悉开特人住在上游一个大湖附近，距此地两、三天路程。俄军随即派出两名哥萨克和一名俘虏、一名通译前去大湖。两周后返回报称，他们找到了捷谢尼克酋长，并说服了他。几周过后，捷谢尼克及另一名酋长来到冬营地，交出了五十四张貂皮。阿斯塔弗耶夫乘机将捷谢尼克酋长扣留作人质，令开特人全部登记。但是，俄军这种粗暴行动，使开特人无比愤慨，当哥萨克来到他们住地强行登记时，他们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甚至针锋相对，将几名哥萨克扣为人质，要求交出捷谢尼克酋长。阿斯塔弗耶夫被迫做了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开特人答应每人每年交一张貂皮<sup>①</sup>。

叶尼塞斯克督军向南部推进的同时，还发兵迅速占领了北部的中通古斯卡河沿岸地区。1623年，以波兹杰伊·费尔索夫为首的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进到中通古斯卡河，沿河行驶六周后抵达丘尼亚河河口地方，同那里的通古斯人发生激

---

①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59.

战，打败了康杰尔和扬杰加酋长，迫使他们交出毛皮。

俄国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向安加拉河渗入。早在1619年马克西姆·特鲁普恰尼诺夫前去叶尼塞斯克接替阿尔比切夫的时候，就奉命侦察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安加拉河的情况。1621至1622年间，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已窜犯到安加拉河支流塔塔尔河、雷勃纳亚河，向当地的塔谢耶夫酋长逼勒毛皮，但当地人民并没有归附俄国。此后俄军在安加拉河遭到通古斯人的有力打击，加之安加拉河道狭窄，遍布石滩，行进极为不便，所以俄军迟迟未能征服安加拉河，到三十年代才逐渐占领这一地区。

俄军为了征服塔谢耶夫所属的氏族，先后几次用兵。1624年五十人长萨文率部前去进攻，结果惨遭失败。1625年春，叶尼塞斯克又派出瓦西里·丘缅涅次率二十五名哥萨克前去围剿塔谢耶夫氏族，通古斯人途中截击，打死打伤四人，其余俄军全部逃跑。

1628年百人长别凯托夫率一伙哥萨克再次讨伐安加拉河的通古斯人，并在距安加拉河口九十俄里的地方，修建了雷宾斯克堡，这样就为俄国进一步占据安加拉河和贝加尔湖铺平了道路。

沙俄在武力侵占叶尼塞河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立和加强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掠夺这里的自然资源。

为了攫取该地区的珍贵毛皮资料，俄国殖民主义者推行实物税制。该地一般成年男子每人每年交十一张貂皮，年少者为一张，此外尚需向沙皇和军役人员“送礼”十张貂皮。有些

地方可能高于或低于上述的数额。在征收毛皮时也采用捕捉人质等办法。据统计，这一期间流入沙皇国库的毛皮数额很大，1620至1623年间，叶尼塞斯克每年平均获貂皮一千七百至二千张。1647年为四千五百多张，1664年则为五千多张<sup>①</sup>，这只是部分实物税册的资料，实际要比这些数字多几倍。

为了顺利征收实物税，巩固殖民统治，俄军在叶尼塞河大兴土木，构筑冬营地。在叶尼塞河下游曼加结亚县所属地区，共建十六座冬营地，其重要者有塔扎河上的塔扎冬营地，汉泰卡河口附近的汉泰斯克冬营地，皮亚西达地区哈坦加河畔的赫次克，以及涅普斯克、康多基尔斯克、乌斯季捷伊斯克和日丹诺夫等<sup>②</sup>。此外，还有大量临时性据点。

俄国政府还非常关心叶尼塞河地区的农业发展。该地南部适宜农耕，俄国殖民者在此提倡耕作，迁移人口，创办垦殖点。经过一番努力，到十七世纪末年，叶尼塞河已经成为仅次于托博尔斯克地区的西伯利亚第二个农业生产中心了。正常年景，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将部分运往勒那河地区，这样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侵粮食紧张的状况。

---

① А. П. КОПЫЛ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27.

② В. О. ДОЛГИХ, 见前引书, СТР. 121-122.

## 第四章 俄国在勒那河及东北亚的殖民扩张活动

### 第一节 吞并勒那河地区与建立雅库次克城

哥萨克在东征的进程中，从与勒那河毗邻的民族那里探听到了勒那河的消息，逐渐获得了前往勒那河的道路等情报。莫斯科政府胃口越来越大，它已不满足抢到手的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两大水系，还企图将西伯利亚第三大水系勒那河弄到手。因此，在沙皇政府的指挥下，几乎同一期间，俄国官兵从北方和南方两个路线，向东进兵，征服“不肯臣服的异族人”，为沙皇占领新的“未交纳贡赋的土地”。曼加结亚、土鲁汉斯克和叶尼塞斯克三个城堡便是最初入侵勒那河的三个重要据点。

据俄国档案材料记载，向东推进的俄国军役人员从当地居民中获得的勒那河及在该河居住的民族的资料，使俄国政府了解了那里的情况。被俘虏的基班斯克通古斯酋长伊尔基克于1619年在叶尼塞斯克城向督军阿尔比切夫和鲁金讲述了东方某地有一条“大河”，他说道：“可乘大船在该河行驶；那里有大钟，经常发出叮当的响声，……从那些大船上发射

火炮……而且在那条大河上尚有寨堡……”，为了到达这条河，应“从通古斯克堡（即叶尼塞斯克——笔者注）启程……经连水陆路两周，而后再行两天”，便可抵达那里。督军向这个被俘的首长询问说，那里有何种民族，是什么地界或哪一个国家，交换商品情况如何，有否武装人员，人们是否定居等。首长对此并未作答，因为他本人及其亲眷均未到过那条大河<sup>①</sup>。上述的“大河”显然系指勒那河。这便是俄国人最早知道的勒那河情况，虽然情况十分简要，但它打开了俄国人的眼界，一条新的大河吸引着俄国政府。伊尔基克的材料迅速传递到托博尔斯克督军戈都诺夫。戈都诺夫于1619年12月26日（俄历十二月十六日）又火速传令新任叶尼塞斯克督军马克西姆·特鲁勃恰尼诺夫，训令中详细说明要继续设法搞清那条“大河”的地理位置及有关情况。至于督军特鲁勃恰尼诺夫为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如何采取行动的，由于缺乏材料，无法作出具体说明。

不久，曼加结亚也获得了勒那河的消息。在下通古斯卡河地区住有游牧的布里亚什人，他们与勒那河支流的民族早有接触。1608年曼加结亚督军达维德·热列勃佐夫派伊格纳蒂·哈涅普切克向布里亚什人收税，他在布里亚什人地区活动十年之久。1621年以苏波尼卡·瓦西里耶夫为首的火枪兵在哈涅普切克协助下，在布坎斯克地区捕到三名布里亚什人质，押送到曼加结亚，对他们进行了审问。据称，“他们以

---

① РИВ, т. 2, стр. 373-375, 转引 В. Ф. ИВАНОВ,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ЯКУТИИ XVII-XVIII вв. М., 1974, стр. 17-18.

游牧为主，居住在奥列尼伊河<sup>①</sup>，该河流入一条叫‘林’的大河……，在这条‘林’河两岸居住许多人，布里亚什人同他们进行交易，他们用貂皮购买铁器”，布里亚什人还说道，“他们彼此之间语言并不相通；同他们进行战争时，他们没有任何一种火器，其房舍与俄国人的相同，饲养马匹，不事耕种，亦不晓得耕耘稼穡一类事务，衣着服饰也同俄国人没有什么区别”<sup>②</sup>。

十分清楚，上述的“林”河，即指勒那河，所叙述的民族即为雅库特人。这些消息较前述的更详细，也更可靠了，尤其叫出了这条大河的名称。曼加结亚督军波戈热伊和托涅耶夫将获得的消息及时报告托博尔斯克，报告中提议组织三十人的队伍，前去勒那河，将那里的居民置于沙皇的统治之下。戈都诺夫完全赞同两个督军的提议，向曼加结亚增派了十名军役人员，由五十人长戈利高利·谢苗诺夫率队。这支队伍于1622年从曼加结亚动身，经叶尼塞河而后转入下通古斯卡河，去寻找“奥列尼伊”河和“林”河。在土鲁汉斯克队伍得到了补充，哈涅普切克又为队伍派了向导。1625年谢苗诺夫到达下通古斯卡河支流，但未能继续前行，不久返回土鲁汉斯克，这次探查未获成果。

同期，哈涅普切克同实业人员马特维·帕尔芬基耶夫等人决定去寻找勒那河。帕尔芬基耶夫从下通古斯卡源头又行了七周。据此推断可能经切楚依连水陆路到达了勒那河，但史料对此未加说明。事实证明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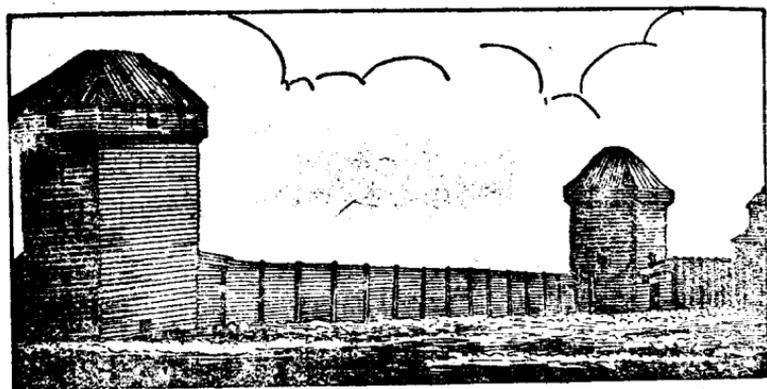
---

① 疑为奥列涅克河。

② В. Ф. ИВАН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18;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М., 1957, СТР. 27.

军人已经入侵到勒那河了。1624年以伊·佐林和西多尔·沃佳尼科夫为首的两伙曼加结亚实业者，已窜到勒那河中游，并企图在此建立狩猎据点。1628年符拉基米尔·希什卡等人也到达勒那河中游<sup>①</sup>。不过，苏联史学界一般认为片达是最先“发现”勒那河的。据鲍列沃伊考证，潘捷列·杰米多夫·片达原名为比扬达，系叶尼塞河的实业人员<sup>②</sup>。片达于1628年开始，率领四十人从土鲁汉斯克登程，溯下通古斯卡河而上，经过连水陆路驶入勒那河，直达后来兴建雅库次克城的地方，片达一伙又从此地溯河而上，几乎窜犯到勒那河的源头，即后来维尔霍连斯克城址之处。片达在途中建立了冬营地，但并没有保留下来。片达一行返回后曾就此次远征写过书面报告。

勒那河的消息在莫斯科引起了轰动，政府指示托博尔斯



十七世纪雅库次克堡的塔楼与城墙（见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Л., 1968, СТР. 173）

① М. И. БЕЛОВ, СЕМЕН ДЕЖНЕВ, М., 1955, СТР. 17-18.

② В. П. ПОЛЕВОЙ, НОВОЕ О ПЯНДЕ, *ЭКОНОМИК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СИБИРИ XVI-XIX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ТР. 283-284.

克组织专门探险队前去勒那河，搞清情况，并寻机占领。军役贵族萨木松·纳瓦次基率领下的小分队，于1628年从托博尔斯克出发，这伙殖民者到达叶尼塞斯克后，顺叶尼塞河而下，直达土鲁汉斯克，从该地又溯下通古斯卡河而上。纳瓦次基从沙马吉尔地区的通古斯人中询问到，沙马吉尔地方离雅库特人不太远，附近恰好“有雅库特人的帐幕散建在勒那河两岸”。通古斯人说雅库特人居住地区是“广阔的桀骜不驯的地方”。至此俄国人才首次知道勒那河上生活的人称为雅库特人。纳瓦次基为了进一步搞清雅库特人的情况，又于1629年将队伍划分成小组，由安东·多勃雷斯基和马尔登·瓦西里耶夫领导，去“侦察新土地”并号召居民“归顺大君主统治”。纳瓦次基本人则动身赴托博尔斯克，1630年10月11日（俄历十月一日）到达，他把带回来的沙马吉尔通古斯人送给了正在此地的曼加结亚督军帕里岑。

纳瓦次基离开后，多勃雷斯基派遣军人继续前行，他们先驶入维柳伊河支流绰纳河，而后进入维柳伊河，再顺维柳伊河进入勒那河，其中有几名军人甚至到达了阿尔丹河口。途中，这群强盗曾与“骑马的雅库特汗国”发生了冲突。这是史料记载的俄国人首次同雅库特人见面与交锋的情况。1630年11月19日（俄历十一月九日）深夜，雅库特人又袭击了俄军前据点，参加这次进攻的有酋长纳雷康、柯列涅伊、布鲁哈、勃依顿、诺古依等。他们逼近多勃雷斯基的营房，发起了攻击，俄军拚命抵抗，雅库特人久攻不下，采取围困方法，包围达半年之久，直到次年5月中旬雅库特人才最后撤离，解除了包围。这时，多勃雷斯基队伍已损失大半，只剩

下十五人，于1632年6月返回托鲁汉斯克，递交一分“远征呈文”，报告了在勒那河的殖民经过，并向在这里的督军帕里岑作了汇报。

早在多勃雷斯基返回之前，1630年秋马尔登·瓦西里耶夫率一部分人已回到托博尔斯克，向督军禀报了“新土地”的情况。瓦西里耶夫同伙又立即赶赴京师，奏报在勒那河的发现。在莫斯科他们报告说，绰纳河居住着通古斯人，而在勒那河及维柳伊河口有多尔干人和雅库特人。他们请求增派四十人，坚守据点，逐渐占领勒那河。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托博尔斯克于1632年下发指令，给瓦西里耶夫增加四十名军人，供给他俸禄和足够三年用的给养，令他经托鲁汉斯克再次前往勒那河。不久由于瓦西里耶夫贪占大量毛皮之事败露，而未能成行<sup>①</sup>。

曼加结亚督军安得列耶夫·费多罗维奇·帕里岑从几个渠道获得了勒那河的真实情况后，立刻感觉到这条大河的重要性以及占领这一地区的意义。1632年12月5日（俄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晋见沙皇，面陈将雅库特地区合并俄国的方案，并呈送了一份地图。帕里岑在奏疏中说道，曼加结亚是“充满黄金的皇家世袭领地”，而勒那河“将是第二个曼加结亚”<sup>②</sup>。他还说，“这条勒那大河宽阔而有利可图，两岸到处有游牧和定居的居民，盛产貂及数不清的各种野兽”，他认为，那里的人们不受任何人管辖，只要精兵二百，携带火

①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62

②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ЫХ БУРЯТ-МОНГОЛОВ, Л., 1937, СТР. 23.

器，即可征服。为了巩固阵地，可在维柳伊河口、阿尔丹河口和绰纳河上建立寨堡<sup>①</sup>。1633年帕里岑根据汇报的情况，命令编制草图，草拟了从叶尼塞河到勒那河的道路、勒那河及支流居民情况的报告，递送喀山事务府。

同一期间，曼加结亚派出小股部队进一步打探情况。训令中指示他们：“确实查清异族人分布状况，在维柳伊河和其他各处远近河流之上下游以及湖畔，居住着何种人，他们系定居还是游牧或即将定居，生活习俗为何，住帐篷或者迁徙生活；他们如何战斗，使用火器还是弓箭，同谁进行战斗；他们那里组成何种类型的国家。土著居民向何人交税，交何种野兽，貂还是狐、海龙、貂类以及其他何种野兽，用何捕获。有否沙草地；他们是否有牲畜，如马、牛、羊、骆驼和其他畜类，有无耕地，出产何种粮食，其近处有否便捷适宜的地点。河流湖泊中是否产鱼，有无咸水泉，等等，对侦察到的所有情况；皆应翔实无误地报送曼加结亚”<sup>②</sup>。

1633年托博尔斯克派遣了以军役贵族沃因·沙霍夫为首的三十八名军人组成的“探险队”；9月来到曼加结亚，次年春到达土鲁汉斯克。从该地经下通古斯卡河，最后进入维柳伊河。沙霍夫在维柳伊河设立了几个临时据点，留下部分人员把守。他们在下维柳伊斯克堡附近，碰到了雅库特人。这些人自称“佩什”人，以捕鱼为生，没有马匹。再往前进，就遇见了养马的雅库特人。沙霍夫在这一地区向雅库特人逼税，他把被勒索诈骗的人员名单记录下来，其中雅库特人一

① В. Ф. ИВАН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22.

②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2, СТР. 28-29.

百二十五名，通古斯人一百三十七名。沙霍夫一伙在该地活动了六年，饿死和被打死的有二十三人，只剩十五人侥幸活命。

刺探勒那河情报的另一个据点是叶尼塞斯克，该城一般认为是1619年建立的，实际可能还要早些。已如上述，早在1619年这里已听到了有关勒那河的消息，但是十分含糊，令人难以置信。不久又派人经过上通古斯卡河及各条支流，逼进勒那河支流库塔河。到二十年代叶尼塞斯克的军役人员也侵入到勒那河了。

从叶尼塞斯克督军官府编制的土地“清册”中，可以看到当时已有两条路线通向勒那河：一是从安加拉河东侧支流奥热出发，骑马两日可达勒那河；一是从库塔河左侧支流过连水陆路，从伊里姆河经库塔或伊里姆连水陆路行四日，然后沿库塔河进入勒那河<sup>①</sup>。从文献上看，最迟在1629年夏季，此地人已知晓了“勒那河及河口流入大海”。显然前此可能有人到过勒那河或者打探到了确实情况。这一时间，明确记述了布戈尔的勒那河远征。1628年十人长瓦西里·布戈尔带领十余人，上溯伊季尔马河，又越过库塔河，沿勒那河支流而行，一直到达恰亚河河口。所到之处，皆被迫交出毛皮。布戈尔在返回时，于基连加河口留下四人，库塔河口留下两人。路上，叶尼塞斯克督军赫里布诺夫派往勒那河的三十名哥萨克与布戈尔相遇。布戈尔增加了人员，又掠夺了许多毛皮，于1630年回到叶尼塞斯克<sup>②</sup>。

① М. И. БЕЛ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Т. I, М., 1956, СТР. 140-141.

② И. В. ФИН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52.

1630年叶尼塞斯克督军萨霍夫斯基大公依据大量汇报材料编写了一份叶尼塞斯克以东地区的简况，呈报莫斯科。这样一来，叶尼塞斯克又从南部发现了入侵勒那河的路线。

叶尼塞斯克哥萨克首领、“毕萨罗”式的殖民主义者伊凡·卡尔金于1630年带领三十人从叶尼塞斯克启程。同年末卡尔金从通古斯卡河上溯，又经过了伊里姆河和伊吉姆河。他听说雅库特地方“人口众多，牲畜遍地，有马、牛、羊等各种牲畜……”，就继续向前赶路。次年春到达雅库特人居住之地，向人民逼勒财物，当即遭到雅库特人的反击。卡尔金供认，雅库特人“不肯臣服，亦不打算向大君主交纳实物税”，而且同“我们进行战斗”<sup>①</sup>。卡尔金先后到达了库塔河、库帕河和勒那河中游地区，不仅获得了更为详尽的情报，而且企图用武力征服雅库特人，并在伊里姆河上游勒那连水陆路地方建立了伊里姆斯克堡，留下二十四名军人镇守，另派叶尔莫林去刺探情报。1631年卡尔金渡勒那河，在该河近处建立了乌斯季—库特堡<sup>②</sup>。1633年叶尼塞斯克哥萨克波斯尼克·伊凡诺夫和斯塔杜欣等人又窜到勒那河下游，建立了日冈斯克堡。

由此可见，到三十年代，俄国人已经“踏察”了几乎整个勒那河，而且建立了上述的几个重要据点。这样，到三十年代初，俄国以侦察为目的的殖民活动结束了，同时开始以军事占领为中心的殖民过程。经俄国殖民者侦探证明，勒那河

①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31.

②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53-354; 亦见,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I, СТР. 21. 亦有人认为伊里姆斯克堡在1629年以前已经建成(М. И. БЕЛ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Т. I, СТР. 142)。

地区物产丰富，尤其盛产毛皮。许多殖民者、大商人纷纷来到勒那河。据官方统计，仅从土鲁汉斯克沿下通古斯卡河和波德卡缅通古斯卡河前往勒那河的人数和船只已相当可观了：1626年船为七十二艘，五百八十一人；1627年为七百人；1630年春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运回貂皮为三万一千九百零六张；1634年为六百八十三人，貂皮为四万八千七百六十张<sup>①</sup>。

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俄国就兴师动众，开始武装占领勒那河了。在叙述征服勒那河之前，先介绍一下俄国向勒那河地区进兵的路线。

综合起来看，以水路为主，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北路。起于曼加结亚或土鲁汉斯克城，然后沿下通古斯卡河及其支流吉切雅河行驶，从吉切雅河上游经连水陆路行走二至五天，便可到达乔纳河支流楚尔卡河，然后进入维柳伊河，最终驶进勒那河。这条道路又称维柳伊河通道，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就为哥萨克“发现”与利用了。初期对俄国的殖民事业起了重要作用，许多实业人员和军事远征队都行经此路。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起由于开辟了南路以及雅库次克城的兴起，这条线路的作用便逐渐降低了<sup>②</sup>。北路直接联系了鄂毕河下游和叶尼塞河下游地区以及雅库次克。第二是南路，起于叶尼塞斯克，然后上溯叶尼塞河，入上通古斯卡河，循此河再至伊里姆河口。此段水路多石梁、石滩，河水湍急，尤其是上

① М. И. БЕЛ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Т. I, СТР. 138.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 1, СТР. 124-125.

通古斯卡河，航行极为困难。从伊里姆河上溯至伊吉尔马河，到伊吉尔马河口后可走连水陆路，或者从附近的图拉河走连水陆路，即勒那斯克连水陆路（约两天过此连水陆路），以后就进入勒那河水系穆卡河了。从穆卡河再进库塔河的支流库帕河。由于勒那斯克连水陆路的重要，1630年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卡尔金已在此建立了伊里姆斯克堡，控制这条重要的交通线路。从叶尼塞斯克到库塔河口，一般需七十至九十天。这条路线虽然困难重重，但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沟通了叶尼塞斯克与勒那斯克，后来一直成为通往东北亚的通衢大道<sup>①</sup>。第三是古道。即从下通古斯卡河逆流而上，航至该河中游，到涅帕河口，溯涅帕河而上，行六天左右，再弃舟登岸，走旱路，达库连加河上游，最后在齐楚依河口附近驶入勒那河。齐楚依河口处设立了齐楚依斯克堡。此条路线是古时通古斯人往来的道路。从土鲁汉斯克到齐楚依斯克需时八十天左右<sup>②</sup>。

俄国向勒那河的殖民活动中，其代表人物是别凯托夫。彼得·别凯托夫是叶尼塞斯克火枪兵百人长，受命替换伊凡·卡尔金，于1631年夏季到达勒那河中游。别凯托夫的残暴、贪婪一点也不比卡尔金逊色，因此雅库特人对他恨之入骨，同俄军进行多次战斗，布里亚特人也猛烈回击他们的侵略气焰。1632年别凯托夫留下十名军人驻守乌斯季一库特堡，率二十人继续前进。这一伙殖民者在库连加地区碰上了二百名布里亚特人，赶忙用树木修起了简易的鹿砦，躲藏起来，而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Т. 3, Ч. 1, СТР. 121-123.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Т. 3, Ч. 1, СТР. 125-126.

后派出通译前去打探。两天过后来了两位酋长和六十名布里亚特人，他们把弓箭搁置一旁，送给俄军五张没毛的光板貂皮和一张火红狐皮。别凯托夫感到这是对他的凌辱，发怒威吓布里亚特人。但布里亚特人大义凛然回答说：我们既不交出毛皮，也不臣服沙皇的统治，随即拔出藏在衣袋里的长刀扑向哥萨克。不久又来了大量布里亚特人，包围了俄军的木寨。别凯托夫一看形势不妙，夺得一些马匹，仓皇突围逃命，疾驰了一昼夜，跑到图图拉河口的图图尔斯克堡，才算脱离险境<sup>①</sup>。雅库特地区则到处摆开了战场，迎击这群殖民强盗。巴克辛的酋长图谢尔和康加拉斯酋长联合起来，打死了两名军役人员和数名哥萨克；麦金斯酋长也击毙了俄国殖民者，夺回了俄国人抢去的毛皮。别凯托夫用武力向八个乌卢斯强收了毛皮，将这些地方并入俄国。别凯托夫为沙皇立下的又一个“赫赫战功”便是奠基了勒那斯克堡。1632年10月5日（俄历九月二十五日），他在勒那河中游右岸，修建了寨堡。尽管后来城堡的位置几经变化，但毕竟奠定了雅库次克城的基础。别凯托夫在报告中说：“前此勒那河沿岸和雅库特地区尚无一座大君主的城堡，我彼得卢什卡修建了大君主的新堡垒，位于雅库特酋长梅马克夫乌卢斯的对面，处于当地各乌卢斯的中间地位”。雅库次克不仅成为别凯托夫的大本营和根据地，而且成为占领整个勒那河和东北亚的指挥中心。向南入侵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黑龙江地区，最初也是从这里派出侵略军的。

---

①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Л., 1940, СТР. 45.

不久，别凯托夫又派出一伙人到维柳伊河，向那里的人们收税，妄图控制他们。别凯托夫与在此进行殖民活动的曼加结亚哥萨克斯捷潘·科雷托夫相遇了，双方发生争斗。后来科雷托夫将队伍一分为二，一部分顺勒那河而下，到日冈人地区；另一部分人溯阿尔丹河而上，抵达阿姆古河，骚扰雅库特人。前此，雅库次克已派兵征服该地，愤怒的雅库特人旧恨未平，又添新仇，他们起而反抗，杀死了五个哥萨克兵士<sup>①</sup>。

1633年伊凡·卡尔金接替别凯托夫，第二次入寇勒那河。这时，原建的勒那斯克堡由于地势低洼，已被水淹。1634年卡尔金不得不在附近另外择地，重建城堡。同时不断用兵，震慑雅库特人，一冬天就组织了四次远征。不屈的雅库特人进行顽强的抵抗斗争，他们联合起来，集聚在勒那斯克堡附近的纳姆斯克乌卢斯，最多时达到千人左右，而卡尔金才只有五十余人。事先卡尔金从一个酋长那里获悉上述情况，立即主动出击。战斗中哥萨克遭到失败，两人被击毙，多人受重伤，卡尔金本人也四处受创伤，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马匹，他们步行退回寨堡，高挂免战牌，龟缩不出。使用笨拙武器的雅库特人在后面紧紧追赶，直奔俄军营盘。攻取不下，就团团围住，从1634年1月19日（俄历一月九日）一直围困到3月10日（俄历二月二十八日）。雅库特人还准备了大量干草和木柁，企图烧毁俄寨。俄军被围得绝粮断炊，连烧柴都没有了，许多人挨饿受冻，得了坏血病。正在俄军

---

<sup>①</sup> И. Е. ФИН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65-366.

奄奄待毙、攻城指日可待的情况下，雅库特人却由于内部矛盾重重，突然撤退了<sup>①</sup>。卡尔金解围后，派出兵丁捕抓暴动者，许多人逃往异乡。

另一个俄军头目、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帕尔弗·霍吉列夫率四十人，于1633年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经曼加结亚，行下通古斯卡河到维柳伊河。沿途抓人质，掠毛皮，征战雅库特人。由于当地人民的英勇反抗，使这伙强盗遭到很大损失，霍吉列夫的一个十人长被打死。1639年冬，雅库特人和通古斯人由于毛皮减少，交不出俄国规定的数量而遭到哥萨克迫害。他们愤怒了，有二十名佩带刀剑的勇士，混进布塔里斯克冬营地，杀死了十名哥萨克，又埋伏起来等待另外十名未归的哥萨克。不久把后回来的十名也杀死了。布塔里斯克暴动波及面很大，许多部落联合起来，修筑工事，与俄国对抗。最后，雅库次克派兵进行镇压，许多屯落被荡平，首领奥依尔加被鞭笞、火烧而折磨致死。

经过俄国殖民者的征伐，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俄国基本占领了维柳伊河和勒那河流域大部土地，先后建立了若干城堡。在勒那河下游，1632年由别凯托夫派出的一伙哥萨克曾顺勒那河而下，在通古斯与多尔干部落收税并建立了日冈斯克堡，1638年建斯托尔鲍夫斯克。在阿尔丹河有1634年建立的努恩斯克堡和1637年托木斯克哥萨克首领德米特里·科培洛夫建立的布塔里斯克。1633年在阿尔丹河支流阿姆加河建立阿姆金斯克。1635年在勒那河上游西岸，离奥列克

---

<sup>①</sup> И.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67-368.

马河口上方十四公里之处，建立了奥列克明斯克。在维柳伊河沿岸又建立了上维柳伊斯克（1637年）、中维柳伊斯克（1635年）和下维柳伊斯克（1636年）。莫斯科政府为了管理这片广大的新土地，为了调解曼加结亚和叶尼塞斯克两地军人的矛盾，更有效地进行殖民统治，决定建立督军辖区。1638年中央政府任命首任雅库次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卡特维伊·格列鲍夫和书吏官叶弗姆·费拉托夫以及文书官巴赫捷亚罗夫与波雅尔科夫。命令从西伯利亚各地抽调三百九十五名兵丁驻防雅库次克，此外还配有木匠二十至三十名，铁匠两名及翻译两名。从托博尔斯克领取粮秣、薪饷及武器装备。雅库次克督军辖区正式建立，直接隶属于莫斯科。沙皇政府指示新任督军继续打探前往勒那河、阿尔丹河等地的路线及各地详情，将了解的情况开列清单或绘制地图。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亲自向戈洛文颁发谕令，指出：“勒那大河条件优越，土地辽阔，到处有游牧与定居的人们，盛产貂及各种野兽”，“这条勒那河将成为第二个曼加结亚”<sup>①</sup>。俄国政府明确指示，督军及其军队的职责是“寻找尚未交纳实物税人们的新土地”，并使他们“臣服于沙皇的崇高统治”<sup>②</sup>。沙皇颁发了督军印鉴，其上刻着“勒那大河之西伯利亚新土地”字样，并镌刻衔着貂的鹰像<sup>③</sup>。戈洛文在1641年方才抵达雅库次克。

督军戈洛文为了长久之计，决定重新选择地方，建立城

① М. И. БЕЛОВ, 见前引书, Т. 1, СТР. 143.

②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45.

③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59-60.

堡，取代卡尔金所建的城堡。新城位于旧城十五公里距离，勒那河左岸、萨伊萨拉湖附近。此处人烟稠密，地势平旷，易于农耕和牧放。1643年督军官府移到新城。新建的雅库次克城，设有五个炮楼，四周用木桩围起来，内有督军官府、关税处、仓库、牢房、刑讯室，以及小教堂和兵营、宿舍等。雅库次克城三易其地，反映了俄国殖民事业的不断加强。雅库次克确实成为东征的门户，每年往来的殖民者、实业人员日渐增多。据记载，1634年总计二百人，到1642年夏已达三千多人。

俄国的传教士也随同殖民者到来。戈洛文赴任时，喀山的四名牧师，携带教堂钟、教会书籍及宗教祈祷用品到达雅库次克。在城里修建了三一教堂，初期主要供俄罗斯教徒使用。1663年在雅库次克城又修建了斯帕斯基修道院。俄国的传教活动开始渗入少数民族之中了。

雅库次克督军保留了当地的乌卢斯组织，据1640年实物税册统计，雅库特地区约有三十六个乡。同时，俄国在各地建立了十九个冬营地<sup>①</sup>。俄国殖民者除亲自收税，还利用酋长代收，向人们摊派各种徭役。

俄国从新占领的雅库特地区获得了大量毛皮及其他财富。雅库次克辖区建立以前一段时间，该地曾由叶尼塞斯克管理，1636年曾向京师交纳实物税和官税为八千八百八十六张毛皮，1637年仅该地的关税便增加了五一六倍。1639年雅库次克地区送交莫斯科的貂皮为二万三千九百六十九张，另

---

<sup>①</sup>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61-62.

有较差的腹部少毛带脐貂皮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张和带尾貂皮三百九十八张，总价值二万八千三百三十一卢布二十阿尔腾二坚加。同年勒那税关验收的猎获貂八万八千八百三十张，带脐貂八万六千四百张，带尾貂一千六百六十张，玄狐一百五十张<sup>①</sup>。1640 年仅五百名实业者夏秋季节向税关报称的猎貂数为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五张。雅库次克辖区建立之后，1641 年从该地运出貂皮为一百九十九袋三十七张，合八千张，时价九千七百卢布。1643 年猎貂皮为十四万六千七百二十张。1651 年据不完全统计运出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张貂皮，此外尚有其他毛皮，合时价为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一卢布多<sup>②</sup>。可见，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起，勒那河毛皮数量相当惊人，俄国获得了巨大收益。另外，勒那河地区还出产盐及其他金属。早在 1638 年哈巴罗夫于库塔河口建立熬盐场，每年产盐上百普特。在维柳伊河支流、索连湖畔也有熬盐场，勒那连水陆路之地也发现有咸水泉。戈洛文的报告曾说过，库塔河附近有盐湖，如果在此开采，可够整个西伯利亚之用。雅库次克城附近又发现了铁矿。奥列涅克河有铜矿，1662 年督军戈列尼舍夫—库图佐夫向莫斯科报告，说在奥列涅克河已找到铜矿。当地官员奏请沙皇派人继续寻找并设法采掘。

① ААН, Ф. 21, 转引 М. И. БЕЛОВ, 见前引书, Т. 1, СТР. 142-143.

②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36-38.

## 第二节 进兵东北亚

东北亚，一般系指勒那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是亚洲的东北极端。三面为大洋包围，北面是北冰洋，东与南面濒临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东北亚主要由楚科奇半岛和堪察加半岛组成，这里民族成分复杂，除有少数雅库特人、通古斯人外，人数众多的是尤卡吉尔人、科里亚克人、楚科奇人和堪察加人等古亚细亚人。东北亚地处高寒带，地形复杂，山势嵯峨，沟壑密布，河川纵横，奔腾澎湃。这里由于气候严寒，大部为苔原冻土带，林疏草稀，除少数地区生长毛皮动物外，不少地方有大量野鹿和饲养的鹿群，沿海地区盛产珍贵的海象牙和种类繁多的海鱼。

俄国的扩张欲望是无止境的。1632年建立了雅库次克城以后，哥萨克就以此为中心马不停蹄地向东进兵。俄军向东北亚进兵路线较为复杂，其中有陆路，有内河航路，还有海路，归纳起来大体如次：

1. 北方海路。从勒那河口入北冰洋（当时称“圣海”或“喇嘛海”<sup>①</sup>），然后沿海岸向东或向西航行，途中经过北流注入冰洋的各河湾、河口，间或溯河口进入内地。由于气候酷暑多变，船只设备不佳，所以当时走这条海路不仅耽误时日，

---

① 十七世纪，俄国人有时称贝加尔湖或鄂霍次克海也叫“喇嘛”海。据费舍尔考证，“喇嘛”一词系通古斯语，“海”的意思（见 И. Е. ФИННОВ, 前引书, СТР. 375）。

而且极为危险。船只时有被狂风巨浪及浮冰毁灭的可能，甚至由于气候突变会将船只冻在海中。但因为这条路正常时航行较为便捷，如从勒那河口向西扬帆一日即可到达奥列涅克河；向东行驶三至五天过奥莫伦湾，可达雅纳河口，所以许多人甘愿冒风险，经过这条海路前往东北亚海岸并进而深入腹地。

2. 经旱路或内河水路，抵达东北亚各地。俄罗斯人为了到达“通向海外的穹远河流”及极地“海滨”，探索了内地通道。从雅库次克出发，渡过阿尔丹河，乘骑翻越将勒那河水系与东部河流分开的分水岭雅纳山脉，行五周到达雅纳河上游。从雅纳河起骑马向东，沿着其支流托尔斯托克河行走，翻过特一哈彦塔什山脉，行三至四周可抵达印迪吉尔卡河。从印迪吉尔卡河乘雪橇再走三、四周可到阿拉泽亚河，从此再步行十天到科雷马河上源。科雷马河与阿纳得尔河之间有连水陆路相通。这样，经过陆路，翻山越岭，跨越江河，一步步深入东北亚神秘的腹地，并终于能够到达“西伯利亚大地的边陲与尽头”<sup>①</sup>。这条道路漫长，崎岖不平，荒漠寂静，缺乏供应，因而开销甚巨，所需时日颇长，不过当时仍为一条必由之路。

3. 通往鄂霍次克海的路线，共有四条。第一，上溯勒那河及其支流阿尔丹河，再驶入阿尔丹河支流马雅河。马雅河有俄军修建的冬营地；作为停歇之点。从马雅河启程乘鹿行四周抵达乌第河，最后顺乌第河至鄂霍次克海，全程需时三个月。第二，溯马雅河而上，至沃洛昌卡河，从此经连水陆

---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3, Ч. 1, СТР. 125.

路行八至十四天左右，然后到达乌拉亚河支流西克什河，再沿乌拉亚河入鄂霍次克海。第三，上溯马雅河至尤多马河口，再溯尤多马河至戈尔比齐河河口，经过连水陆路到达乌拉克河支流，后驶入乌拉克河，乌拉克河畔建有停泊和修造船只的场地。从乌拉克河下驶到达河口并抵达大海；或者经连水陆路去鄂霍塔河入海。鄂霍塔河口于1649年建立了科索伊堡，后来改为鄂霍次克。第四，走早路到鄂霍次克海。这条路起于雅库次克城，经阿姆加河渡口到阿尔丹河的别拉河渡口，再达尤多马河，最后行至乌拉克河。这条早路蜿蜒曲折，山高林密，巉石嶙峋，无法驱车。只得靠马匹和鹿驮运辎重。尽管如此，但因此路只有八百余公里，费时一个月，相比之下，仍比较近便，因而一直到十八世纪初仍是俄国殖民者、大批移民常常通行的道路。

俄国侵略军就是沿着上述路线入侵东北亚的。他们最先进行扩张的地方是尤卡吉尔人居住地区，即勒那河下游以东至楚科奇半岛的阿纳得尔河流域。这一地区北临北冰洋，南面与通古斯人、拉穆特人为邻，东部与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相接。十七世纪尤卡吉尔人总数约四千五百人<sup>①</sup>。尤卡吉尔人为古亚细亚人，中国史书所称的俞价人（俞折）当指他们<sup>②</sup>。直到十七世纪俄人入侵以前他们的经济生活仍为猎获野鹿、捕鱼和养鹿，按其经济生活又分为使鹿和定居两大部分。使鹿尤卡吉尔人主要牧放鹿群，逐水草而移，过着游牧

① И. С. ГУРВИЧ.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СИБИРИ, М., 1966, СТР. 11-12.

② 《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九，四裔；亦见伯恩斯坦，《关于北亚各民族起源的短论》，见《民族问题译丛》，1957年第1月号，第24—27页。

生活。定居的尤卡吉尔人则以捕鱼、养狗为主，狗还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大量饲养狗，狗在生产、生活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居住的几条重要河流如印迪吉尔卡河、科雷马河、阿纳得尔河等也被称为“狗河”。无论使鹿部还是定居部，都猎获野鹿，并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他们积多年经验，掌握了一套捕获办法。冬季猎人乘雪橇追逐野鹿；夏天将小群野鹿撵到湖畔，猎人乘舟靠近野鹿，使用长矛刺射。

尤卡吉尔人的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各个地区有许多大的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他们集体生产，共同防卫。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已拥有较多的鹿群，贫富差别已经出现。此时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和骨器，如石斧、用骨片制成的铠甲和头盔，也使用从其他地区交换得来的铁器。他们除了与邻近的民族交易而外，还同居住在黑龙江沿岸的女真人、鄂伦春人有过交往<sup>①</sup>，从《文献通考》的记载亦可看出，早在一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就知道尤卡吉尔的一些情况。

俄国直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对东北亚只有充满荒诞离奇的传闻，如认为有一条与勒那河平行的大河“喇嘛”河，似乎源于中国，从南向北注入北冰洋。那里有大海，也称为“喇嘛”海。到三十年代俄国当局仍持这种错误的看法。

最先入侵尤卡吉尔人的是曼加结亚军役人员伊凡·列勃罗夫。1633年叶尼塞斯克五十人长伊里亚·别尔菲里耶夫率队到达勒那河三角洲，在此他将队伍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由列勃罗夫领导，于同年到达勒那河下游西部的奥列涅

---

<sup>①</sup>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5,

克河，进行殖民活动，他是第一个入侵该地区的俄国侵略者<sup>①</sup>。列勃罗夫后来写呈文要求经海路到雅纳河等地。不久，他带领一百多名哥萨克顺勒那河而下，从河口又向东行驶，到达雅纳河，同在该地居住的尤卡吉尔人相遇，向他们勒索毛皮，又在雅纳河畔修建了寨堡，时为1636年。此时列勃罗夫将下属人员伊凡·别尔菲里耶夫派回叶尼塞斯克，携带大量掠夺的毛皮。而列勃罗夫则率队伍继续前进，他“沿海航行到达另一条新的大河印迪吉尔卡河”，在那里修筑了两处冬营地，其中一个在乌扬津酋长的属地，命名为乌扬津斯克。入侵尤卡吉尔人的急先锋列勃罗夫，在该地活动六年之久，于1641年返回勒那河。他为沙皇占领了“尤卡吉尔土地”<sup>②</sup>。

另一个早期入侵尤卡吉尔土地的是叶里谢依·尤里耶夫·布扎。布扎是叶尼塞斯克十人长。叶尼塞斯克督军命令他探查勒那河以东流入北冰洋的河流及“喇嘛”河的情况，了解在这些河流居住的民族并向他们课以实物税。布扎领命率十余人出发，1636年到奥列克明斯克堡，不久又招募人员，队伍达到四十多人。次年夏从雅库茨克出发两周，抵勒那河口后启碇西行。秋季窜到奥列涅克河口，向该地通古斯人收毛皮二百张。后上溯奥列涅克河，与列勃罗夫的队伍和勒那斯克总管戈洛夫相遇<sup>③</sup>。他们在奥列涅克河建了冬营地，又从陆路窜到勒那河支流莫洛达河，而后返回日冈斯克堡。布扎往来穿梭，于1638年夏再次航行勒那河，随同有哥萨克德鲁冈·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СТР. 49.

②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33-34.

③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АКТ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ДАИ), Т. I I, №. 98, СТР. 262.

普罗科菲耶夫，他报告此次行程始末。布扎一行经海路向东行驶，从勒那河口驶入奥莫洛瓦河口，由于严冬逼进，不能走海路，他决定经陆路跋涉，翻越库拉尔岭和维尔霍扬山脉，闯进雅纳河上游。1639年春又重新造船，顺雅纳河而下。不久驶进钦顿湾，在此遇见了尤卡吉尔人·布扎向他们征收实物税。1640年春派人将收到的皮货送往雅库次克<sup>①</sup>。布扎本人直到1642年才返回雅库次克。布扎的军事侦察证明，那里根本没有一条与勒那河平行的大河，也没有“嗽嘛”河。由于布扎的殖民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俄国的殖民势力范围。

布扎在航行期间闻听似乎在雅纳河以东步行两周的地方，有一条盛产白银的“涅罗吉”河。当地酋长象讲神话一般向布扎讲述道，这条大河也流入大海，有丰富的鱼类和茂密的森林，出产白银，“涅罗吉河上的人是黑肤色的，他们全身穿驼鹿皮衣服，山中可长出白银”<sup>②</sup>。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消息，吸引着雅库次克督军。当时政府也指示雅库次克要投放力量，搞清产白银的河流并寻机占领<sup>③</sup>。1641年夏天，经海路出发的一支远征军，拟前往印迪吉尔卡河。领队者是哥萨克五十人长费多尔·丘尔卡，同行还有两伙实业人员，分别由维热穆采夫及亚科夫·特维利亚科夫指挥。途中，在丘尔金角附近，丘尔卡的船只触礁遇险，两伙实业人员不久也船毁遇难，共计死亡十二人，前往印迪吉尔卡的打算告吹。

在海上频繁向东扩张的同时，经陆路翻越维尔霍扬山脉

① М. И. БЕЛОВ, 见前引书, Т. 1, СТР. 150-151; 亦见 И. В. ФИШЕР, 前引书, СТР. 372-374。

② М. И. БЕЛОВ, 见前引书, Т. 1, СТР. 151。

③ М. И. БЕЛОВ, СЕМЕН ДЕЖНЕВ, М., 1955, СТР. 40。

前往阿拉泽亚河及科雷马河的军事侦察活动也日渐活跃。首开这条陆路的是军役人员谢里瓦恩·哈里托诺夫及波斯尼克·伊凡诺夫。前者于1635年从雅库次克登程，骑马经陆路到达雅纳河上游，需时一个多月。在此修筑了冬营地，然后翻过山梁，用三、四周时间到达了印迪吉尔卡河。又乘雪橇抵阿拉泽亚河，再前行十天到科雷马河，时为1640年。这便是俄国人首次入侵科雷马河的大概情景。

继哈里托诺夫之后，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波斯尼克·伊凡诺夫（古巴尔）于1638年也经陆路前往东北亚。他从雅库次克出发，乘马用四周时间抵达雅纳河源头，又顺雅纳河而下。途中向雅库特人勒索了二百四十张貂皮，又在雅纳河中游修建了维尔霍扬斯克据点。他探听到了印迪吉尔卡的消息，获悉可行经雅纳河支流印杜切伊河，而后经塔夫斯塔赫河前往那里。次年他向印迪吉尔卡河开拔。伊凡诺夫在印迪吉尔卡河收貂皮，抓人质，受到当地尤卡吉尔人的反抗。他们曾围攻哥萨克的住所，激战了一昼夜。伊凡诺夫在此地修建了扎什维尔斯克堡和中印迪吉尔斯克堡。不久他返回雅库次克，留下十六名哥萨克继续占领这一地方<sup>①</sup>。

留守的十六名哥萨克，选出伊凡·叶拉斯托夫为首领，去“发现”新地区，为沙皇建立“功勋”。叶拉斯托夫于1640年顺印迪吉尔卡河下行，到达尤卡吉尔人的著名酋长乌扬津的领地。在流入印迪吉尔卡河的乌扬津纳河俘虏了这位酋长，该地被迫交出貂皮二百张。次年，雅库次克派人增援，俄军继

---

<sup>①</sup> Н.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85-386.

续沿印迪吉尔卡河下驶，同尤卡吉尔人浴血战斗，俘获了另一  
名酋长布鲁尔加。尤卡吉尔人表示降服，这样整个印迪吉尔  
卡河宣布为俄国占有。

哈里托诺夫和伊凡诺夫行经的路线，长期以来一直是从  
雅库次克通向东北亚的唯一陆路动脉。

接替伊凡诺夫的是德米特里·泽梁，绰号叶利洛。他乘  
平底木船沿印迪吉尔卡河而下，在该河下游，尤卡吉尔人  
的一支奥留宾人住地修建了奥留宾斯克堡。从此地又获知了通  
往阿拉泽亚河的道路。1642年春率十五名哥萨克乘两只船沿  
印迪吉尔卡河顺流而下，到达了阿拉泽亚河口。附近有尤卡吉  
尔人酋长诺奥奇羌。他们溯阿拉泽亚河行六天，到达一处布满  
森林之地，在那里建立了寨堡。前此尚没有俄国人到过阿拉  
泽亚河。泽梁的活动由同行的哥萨克丘基切夫作了记述。不  
久，另一个哥萨克伊凡·别里雅内也在该河修建了一个据点。

哥萨克十人长米哈伊尔·斯塔杜欣和杰日涅夫等人，从  
1641年出发，在东北亚腹地穿行。1642年春离开奥伊米亚康  
河到达印迪吉尔卡河，又顺流而下。1643年夏天，他们于泽  
梁的十二人会合，队伍共计二十三人。同年7月23日（俄历  
七月十三日）经海路抵达科雷马河口<sup>①</sup>。他们到达科雷马

① Б. П. ПОЛЕВОЙ, НАХОДКА ЧЕЛОВИТЬЯ ПЕРВООТКРЫВА-  
ТЕЛЕЙ КОЛЫМЫ, 载 ЭКОНОМИЯ,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КУЛЬТУ-  
РА СИБИРИ XVI-XIX вв., СТР. 285-291. 关于此次航行苏联学  
术界有不少争论；其一，关于航行的参加者，有三种看法，奥戈罗德尼  
科夫认为斯塔杜欣是单独航行的；马吉多维奇认为杰日涅夫没有参  
加，斯塔杜欣和泽梁两人参加了；多数认为三人同行了。其二，关于  
航行到达科雷马的时间，也有三种看法，米勒尔等认为系1644年；奥  
戈罗德尼科夫认为1643年夏秋之际；另一种意见认为1643年7月23  
日。我们根据文献材料（《历史文献补编》等）认为三人同行，到达科  
雷马河时间为1643年7月23日。

河后，沿河上溯十二天，先后在科雷马河上修建了三个城堡。1643年建中科雷姆斯克，1644年建立下科雷姆斯克，1647年建上科雷姆斯克。这样科雷马河的情况传到莫斯科。雅库次克督军普希金上奏时说道：“科雷马河大小同勒那河，也流向东北注入大海，该河住有异族人，分养鹿部与行走部，人数众多，操自己的语言”<sup>①</sup>。许多大商人云集于科雷马河，该地一度成为东北亚的重要市场和殖民的中心，也是商人获利之所。十七世纪下半叶，雅库次克一普特粮食价格为三至四阿尔腾，运到下科雷姆斯克市场则为五至八卢布，最高达十卢布，涨价五十至八十倍。1647年大商人从科雷马河获得貂皮装满五船，价值八千九百七十九卢布<sup>②</sup>。足见毛皮之丰富了。

俄国征服尤卡吉尔人以后，一如既往，征毛皮，逼财物。规定每人每年交三至四张貂皮，有的高达七至十张。前已述明，尤卡吉尔人土地大都为冻土带和森林冻土带，产貂较少，因此完成上述的赋税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占用大量时间。他们有时不得不奔走遥远的路程前去产貂多的地方打貂。或者拿出自己的鹿、鱼、肉去交换毛皮。这样不仅破坏了尤卡吉尔人传统的生产、生活习惯，更主要是加重了负担，加速了贫困化的进程，他们在饥寒交迫下挣扎渡日。俄军反而肆无忌惮，加紧催逼毛皮，大规模捕捉人质。在交不出毛皮的情况下，他们储存的浆果、捕捉的飞禽、鱼也被俄军掠夺一空。有时还抓走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价抵税，尤卡吉尔人也

① М. И. БЕЛОВ, СЕМЕН ДЕЖНЕВ, СТР. 43.

② М. И. БЕЛ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Т. 1, СТР. 155-156.

有时被逼出卖自己的妻子和孩儿。还向他们摊派杂役，让他们充当哥萨克的向导，诱骗他们参加军队，去屠杀别的部落或其他民族，在俄国殖民战争中充当炮灰。此外俄国侵略者向他们征用鹿、雪橇等，参加战斗的人员皆自备给养。正由于俄国殖民者的倒行逆施，引起尤卡吉尔人的无比愤怒，他们到处打击侵略者，寻机痛歼俄军。阿纳乌尔人（尤卡吉尔人的一部）的暴动与最终消亡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这点。阿纳乌尔人定居在阿纳得尔河中、上游一带。1649年哥萨克阿尼西姆·科斯特罗明率队远征，他战败阿纳乌尔人以后，“将他们所存衣物洗劫一空，捕捉阿纳乌尔年轻人作人质，带回冬营地”。阿纳乌尔人为了回击俄军，1650年杀死了以戈利高里·沃赫罗麦耶夫为首的九名哥萨克和实业人员。科斯特罗明以此为借口，再次血洗阿纳乌尔人，惨杀一直波及到阿克列依河<sup>①</sup>。经过俄国强盗的几次大屠杀，这个人数众多的部落，很快就消亡了。据古尔维奇和多尔吉赫等学者研究证明，俄国进兵东北亚以后，尤卡吉尔人口确实锐减。如多尔吉赫统计指出，1680—1691年间，扬津部落从四百五十人减到二百二十人；绍罗姆鲍依部从三百六十人减到二百人；奥留宾部从二百六十人减到一百八十人；赫罗莫夫部从六十五人减到二十五人<sup>②</sup>。古尔维奇说，1691年比1650年整个印迪吉尔卡地区的尤卡吉尔人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到十七世纪末，尤卡吉尔人数从四千五百人减到二千五百三十五人，即总人口

① ЦГАДА, Ф.1177, ОП. 4, 转引见 И. С. ГУРВИЧ, 前引书, СТР. 19。

② В. О. ДОЛГИХ, 见前引书, СТР. 400。

减少百分之四十四<sup>①</sup>。有的地方由于人口锐减，甚至变成一片荒芜，俄国的冬营地也无法存在，不得不撤销。奥莫伦斯基的撤销便是一例。人口锐减的原因当然与这一时间流行的天花有一定关系，如1669年、1691年等一些地方发生天花，许多尤卡吉尔人死亡。但是，上述的几位苏联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苛重的捐税、俄军的暴虐，特别是对当地人民镇压与屠杀，是造成人口急骤减少的重要原因。

俄国在征服尤卡吉尔土地同时，又向楚科奇半岛推进并积极活动于鄂霍次克海沿岸。当然，这些殖民活动无疑符合封建俄罗斯国家和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国家极力支持哥萨克的活动，供应所需，发放薪饷和武器。尽管相距遥远，但哥萨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沙皇、为封建国家效力的。在这种殖民活动中，大商人参与，商人与军人相结合，又是其扩张的一个特点。

俄国人从海路向楚科奇半岛探查的发端者是伊萨·伊格那提耶夫和谢苗·阿列克谢耶夫。伊格那提耶夫于1646年率一批官兵和实业者为寻找海象牙，从科雷马河口起航，沿海向东行驶，窜到恰翁湾，遇见了楚科奇人，但并未继续东进。不过他在恰翁湾发现海象牙，并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换的消息引起了活动于科雷马河上的俄国殖民者的贪欲。他们决定组织起来，绕过无法通行的冰山和“石山”，去占领“新土地”，获得价值昂贵的海象牙。1647年俄国的豪门巨商阿列克谢·乌索夫的总管费多特·阿列克谢耶夫·波波夫曾循伊格

---

<sup>①</sup>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23-24.

那提耶夫之路前行，途中为冰山所阻，未能实现目的。但他并不死心，1648年又联合“客商”瓦西里·费多托夫·古谢里尼科夫的几位管家，组织了九十余人的队伍，分乘六艘双桅甲板船<sup>①</sup>，出发向东远航。参加这次海盗式航行的有商人、实业者，还有哥萨克官兵，尤其是著名的航海家、殖民主义者谢苗·杰日涅夫也参加了这次军事探险。杰日涅夫是大乌斯丘格人<sup>②</sup>，约在1630年到西伯利亚服军役，年仅二十四、五岁。1638年来到勒那河，先后在各地进行殖民活动，成为雅库次克督军麾下得力干将。1641年被派去阿姆加河和阿尔丹河支流塔图河平定暴动的雅库特部落。同年又押运毛皮官产从维尔霍扬斯克赴雅库次克。1643年他又与斯塔杜欣等人窜到科雷马河，在那里建立据点，占领地盘。由于杰日涅夫“勇敢”有为，曾获指令，授与他任“新土地”的莫斯科代表的权利。正因为如此，许多商贾都重视杰日涅夫，欢迎他参加航行。在航行上杰日涅夫确实是当时唯一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人。杰日涅夫对此次探险的目的是明确的，一是开辟一条到达阿纳得尔河的海上通路，二是使沿途居民加入俄国国籍<sup>③</sup>。

这支庞大的队伍于1648年6月30日(俄历六月二十日)离开下科雷姆斯克堡，向东航去。路上遇着风暴，有的船只失事，不少人被楚科奇人杀死。杰日涅夫率领余下船只沿北冰

① 别洛夫认为共七只船，见 СЕМЕН ДЕЖНЕВ, СТР. 74.

② Л. С. БЕРГ, ОТКРЫТИЕ КАМЧАТКИ 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БЕРЕНГА (1725-1742), М.-Л., 1946, СТР. 27. 别洛夫等认为杰日涅夫系德文斯克县沃洛科-皮涅什乡奥西诺夫村人。

③ М. И. БЕЛОВ, СЕМЕН ДЕЖНЕВ, СТР. 70.

洋继续东进，9月11日（俄历九月一日）抵达亚洲东北端点，即今日的杰日涅夫岬地方。杰日涅夫在杰日涅夫岬附近又遭风暴袭击，海风将船舶推向南方，过圣拉夫林基岛后，船只险些葬身鱼腹。最后海浪将他们抛到奥留托尔斯克岬附近的阿纳得尔湾。这时四只船早已失踪，同行的波波夫等人，据说继续南行，后来到达堪察加半岛，此事的真伪将在第六章中加以叙述。

杰日涅夫一行于10月11日左右到达阿纳得尔河口以南地区，只剩二十四人了，其中九名很快死掉。杰日涅夫率余下的十多人，艰难地行进七十余天，到达阿纳得尔河下游，在河口附近建立了冬营地<sup>①</sup>。这就是杰日涅夫绕行楚科奇半岛，“发现”与占领阿纳得尔河的经过。杰日涅夫绕行楚科奇半岛，穿过了白令海峡，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件，较白令探险尚早八十多年<sup>②</sup>。杰日涅夫的航行，无疑为俄国进一步向楚科奇半岛殖民和最终占领奠定了基础。

后不久，斯塔杜欣和莫托拉等人，又经科雷马河支流阿纽依河，从陆路到达了阿纳得尔河地区，侵入阿纳得尔河中、下游一带。

最早开辟通往鄂霍次克海沿岸的交通线路的是伊凡·莫斯克维金和米哈伊尔·斯塔杜欣。莫斯克维金涉及俄国对黑龙江地区的扩张，此处不再叙述，留待第五章加以介绍。斯塔杜欣于1641年秋同杰日涅夫由阿尔丹河向奥伊米亚康河前

① ДАН, Т. IV, СПб, 1851, СТР. 25-26.

② 有些学者认为，鉴于当时北冰洋情况和俄国的航行技术，断定杰日涅夫不可能越过白令海峡，可能到达了恰翁湾，持此种看法的代表人物有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斯潘夫佐夫。这种看法，缺乏根据。

进。途次，斯塔杜欣派遣哥萨克安得列·戈列洛伊等人去侦察库依都孙河谷地，此处即为鄂霍塔河源头，从此可抵达鄂霍塔河。这样就发现了通往鄂霍次克海的道路。1651年2月斯塔杜欣率人南下，向片仁河进兵。途中受到科里亚克人的猛烈袭击，俄军三人被击毙，因重伤死亡三人。斯塔杜欣不得不乘船从海路窜到吉日加河口，在此建立一个据点。1653年夏，又到托乌依河口。他在鄂霍次克海岸一共活动了六年<sup>①</sup>。由此可见，到十七世纪中叶，俄国殖民主义者又涉足了鄂霍次克海北部海岸，并建立了几个据点。

以上便是俄国殖民者最初入侵东北亚的情况。俄国最后占领这一地区是十八世纪中叶，经过反复较量以后才将该地并入俄国版图。

---

① М. И. БЕЛОВ, СЕМЕН ДЕЖНЕВ, СТР. 88.

## 第五章 俄国占据贝加尔湖地区 和入侵黑龙江流域

### 第一节 盘踞贝加尔湖地区

俄军尚未来得及完全控制叶尼塞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就派出军事侦察小分队，深入安加拉河和贝加尔湖，刺探情况，图谋占领。俄国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大体征服了贝加尔湖地区。该地大多数为中国蒙古、达斡尔等族久居之所，经中俄两国多年交涉，于1639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将贝加尔湖以东，即俄国所谓外贝加尔地区正式划归俄国；根据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又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中段边界，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的部分地区又划给了俄国。

贝加尔湖，中国史书称“北海”，“贝加尔”系北海一词的音转。贝加尔湖地区是以湖为中心，包括叶尼塞河上游安加拉河、勒那河上游及其支流维季姆河，南部的色楞格河以及东部的黑龙江上源鄂嫩河、音果达河等多条水系。主要为蒙古族各部生息繁衍之地，西部尚有吉尔吉斯人（柯尔克孜），东部有达斡尔族等。

蒙古族历史悠久，其祖先至少可追溯到汉代的匈奴以及东胡、鲜卑。据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时，贝加尔湖地区有一定影响的是骨利干部，“骨利干处瀚海（即贝加尔湖——笔者

注)北,胜兵五千。草多百合。产良马,首似橐它,筋骨状大,日中驰数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sup>①</sup>。骨利干部同唐朝往来,关系密切,其首长俟斤曾献马给唐太宗。公元662年,建余吾州,隶翰海都督府。后分设燕然都护府,府下设州。如管辖贝加尔湖以北地区为玄阙州;贝加尔湖以东设虫虺州;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河时称仙萼河,此处设仙萼州,居斛薛部。府、州均置长史、司马等官员<sup>②</sup>。后来骨利干部人一部分北迁,成为雅库特人的祖先,一部分形成了布里亚特人<sup>③</sup>。

除骨利干部,还有乌桓部、拔野古部等。《新唐书》记述,拔野古帐户六万,兵万人,“地有蔦草,产良马,精铁”,“俗嗜猎射,少耕获,乘木逐鹿冰上”。此部主要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岸,巴尔古津河流域。巴尔古津河名称疑似拔野古的音变。贝加尔湖以西有都播部(图瓦),以北有结骨部(剑河流域),设坚昆都督府。结骨部系吉尔吉斯的祖先。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崛起,统一诸部,其后建立了元朝。明代,蒙古族散居广大地域,西起额尔齐斯河上游、阿尔泰山和天山,东止黑龙江上游,北至贝加尔湖以北,南至长城脚下。明朝后期,蒙古逐渐分成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现今我国内蒙地区。漠北蒙古又分三部,即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七十一,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下。

②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卷二百一十五,上;亦见《唐会要》,卷七十三,‘安北都护府’。

③ 库德里亚弗采夫,《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历史》,1954年,乌兰乌德版,第二编,第二章。

臣汗，包括贝加尔湖以东的茂明安部——“林木中百姓”，这三部主要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漠西蒙古分四部，即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居住在天山、阿尔泰山地区。蒙古族以游牧为主，兼以狩猎，农耕所占地位不甚突出，手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蒙古各部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下层被奴役的人们称“阿拉特”，对主子纳税和服劳役，上层人物由“贵人”及台吉、舒林加、宰桑等组成。基层社会组织为“乌卢斯”、“鄂托克”、“爱焉”等，是一种地域与血缘相结合的部落组织。十六世纪后半叶，明朝末年从西藏传入喇嘛教，很快传播开来。十七世纪上半叶俄国军队入侵之际，正值中国朝代更叠，蒙古内部封建割据炽烈，抵御外寇的力量大为削弱。清兵1635年统一了漠南蒙古，此时漠北蒙古欲抵抗清兵，1640年札萨克图汗发起召开各地王公大会，会上通过了蒙古卫拉特法典，加强厄鲁特与喀尔喀之间的联盟。后来康熙用兵，重新统一了整个蒙古地区。

贝加尔湖以西的蒙古人，俄国称为布里亚特人或“布拉特人”。俄国人最早获得蒙古地方的消息便是从了解布里亚特人开始的，记载的最早时间是1609年。这年托木斯克督军获悉了布里亚特人住地，决定派军队去征服。俄军到达了米努辛斯克盆地一带，这里有泽萨尔人、阿林人等，皆受布里亚特人管辖，他们断然拒绝归附俄国，不肯交出实物税<sup>①</sup>。俄军征服土地的愿望落空了，但沿途打探了布里亚特人的详细情况。布里亚特人为了守住自己的属地，准备防范俄国的

---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ЫХ БУРЯТ-МОНГОЛОВ, 1937, Л., СТР. 25.

入侵。他们曾同附近的吉尔吉斯人一道多次围攻托木斯克城。

1619年叶尼塞斯克城的建立，大大加强了俄国向东的殖民活动，该城变成了占领贝加尔湖地区乃至入侵黑龙江的一个大本营，安加拉河便是当时的重要通道。虽然安加拉河道湍急，石梁遍布，航行极为危险，但仍然阻挡不住冒险的殖民主义者。俄国侵略军紧张地获取情况，探查通往布里亚特人的道路。

1625年6月9日（俄历五月三十日）叶尼塞斯克督军亚科夫·赫里布诺夫派遣波兹捷依·费尔索夫和哥萨克首领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丘缅涅次率四十名军人出征。他们拟到“布里亚特土地”上远征，尽力探清他们是定居还是游牧，酋长叫什么名字，有何寨堡和武器，骑兵多少，是否有貂及其他野兽等。

费尔索夫和丘缅涅次溯安加拉河航行六周，抵达通古斯人住地，但他们未敢贸然闯入布里亚特人地区。沿途搜集了布里亚特地区的一些情况，搞清了道路，晓得布里亚特地区“同中国毗连”，那一带有居民两万，骑兵两千，他们并不“经常同中国人冲突，很少发生战争”，他们是“从事农耕的人们”。当然他们所得的情况，远非整个布里亚特人的情况，而且许多说法并不真实，但对于原先一无所知的俄国，毕竟起了不少的作用。这伙侦探沿途还征服了一些通古斯人，受到埋伏茂林中的少数民族的袭击，四名哥萨克死亡，五人受重伤。

1626年又派出马克西姆·别尔菲里耶夫等十五人继续侦察布里亚特人。他们到达上通古斯卡河的通古斯人地区，四处抢夺毛皮并“打探新土地及布拉特地区的情况”。别尔菲

里耶夫派出的征收毛皮的小分队，被酋长伊尔基涅伊等打死。他们企图上溯安加拉河但又为巨石浅滩所阻，被迫停留在离布里亚特人只有三天路程的地方，窃取到一些情况。别尔菲里耶夫报告叶尼塞斯克时指出，布里亚特人“定居”，有“马、牛和数不胜数的骆驼”，种植大麦和荞麦，那里有貂皮、狐皮、海狸皮以及各种棉布、呢绒、丝织品，“白银也颇多”，他们可自由交易，他们亦向其他地区征收贡税<sup>①</sup>。

这些情报，吸引着俄国殖民者。叶尼塞斯克督军急于占领布里亚特土地，督军安得列·奥沙宁奏报沙皇，蛊惑人心地说：如果布里亚特土地臣服沙皇，则“陛下的国库获利甚大”。1627年督军再次派别尔菲里耶夫远征，在伊里姆河口修建了一个寨堡，掠夺貂皮四百二十八张，次貂二十张，皮衣三件，1628年返回。别尔菲里耶夫首次入侵布里亚特土地。这群侵略者在返回的路上，遭到了三百名通古斯人的截击，他们万箭齐发，射伤了十一名哥萨克，射死了一名火枪手，别尔菲里耶夫双手被射穿，左胯骨中箭，仓皇逃回叶尼塞斯克。

俄国的扩张，犹如黑浪狂潮。督军瓦西里·阿尔加马科夫于1628年派百人长彼得·别凯托夫率三十名哥萨克进犯安加拉河，他们窜到一个捕鱼场，修筑了雷宾斯克堡<sup>②</sup>，用火枪火炮对付通古斯人，捕捉人质。后到达奥卡河口，向布里亚特人强行收取毛皮。次年春带回大量卤获物返回叶尼塞

① ГАФЕЭ, СИБИРСКИЙ ПРИКАЗ, СТОЛЬ, 12 转引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33—34.

②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ТР. 34. 费舍尔认为此城由萨文建于1624年(见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 340.)

斯克，仅貂皮就有六百八十张<sup>①</sup>。别凯托夫一伙下场也是可悲的，有的得了坏血病，有的找不到食物活活饿死，还有一些被通古斯人击毙，侥幸苟活者寥寥数人。督军为别凯托夫等记功和宴请，别凯托夫呈献“礼品”，其中有皮衣、绸缎等。

1630年别尔菲里耶夫奉命到奥卡河口建立城堡，他率三十名军人，携带两门炮。途中留下十五人守候，带领其余人等继续出发，鉴于人力过少，不能建立城堡，遂抓几名俘虏押回。次年，叶尼塞斯克为他增派了五十人，他们又抵达奥卡河，在奥卡河口下方修建了布拉次克堡<sup>②</sup>。

托博尔斯克命令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督军安德列·杜宾斯基，“为了陛下的实物税，为使布拉特人臣服陛下的崇高统治”，应派人到布拉特地区，令布拉特人向俄国交税。1629年2月，杜宾斯基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派遣哥萨克五十人长阿芬卡·普吉麦次和十人长伊凡什卡·奥别德宁以及翻译马克西姆·伊凡诺夫“出使”布里亚特地区。这些“使者”在甘河令通古斯酋长索伊塔、蒂马克派人带路，酋长们严词拒绝，并对俄国人说，布里亚特人不能投降俄军，也不想交税，他们有能力歼灭入侵之敌。这次俄国殖民者未能“出使”。

后不久，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又派出哥萨克前往奥卡河，骚扰布里亚特人。在伊亚河口和乌达河口等地同布里亚特人战斗三次，俄军抓到一些俘虏，将一些屯落的财物席卷一空。

1634年五十人长瓦西里·杜纳耶夫率六十人来到布拉次克堡。布里亚特人迎头痛击这群无恶不作的强盗，共消灭

① Ф.А. КУДРЯВЦ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42—44.

②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44.

了五十二名俄军，连五十人长杜纳耶夫也被击毙。缴获了武器、弹药，并将布拉次克堡付之一炬。杜纳耶夫一伙被歼灭的消息大大震动了叶尼塞斯克，次年督军派尼古拉·拉杜达科夫斯基率一百名军人去镇压。他们来到布拉次克，这里已是一片灰烬。这群哥萨克到处烧杀抢掠，摧毁了许多布里亚特人的帐篷，抓到大量俘虏。1635年夏，俄军又在奥卡河口右岸新建布拉次克堡。后来百人长瓦西里·切列明替换了拉杜达科夫斯基。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军役人员侵入乌达河下游，1648年建立了下乌丁斯克堡。不过当地布里亚特人强烈反对俄国的殖民活动，他们拒绝交出毛皮，打死了从乌丁斯克堡派出的收税人员。他们为了对抗俄国人，许多人马集中在伊亚河畔，截击俄国军队，俄国当局不断增派援军，



俄国强迫布里亚特人洗礼

(见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Л., 1940, СТР. 65)

费时三年，直到 1652 年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又派来一批军人，才最后制服了乌达河流域的布里亚特人。

大约在同一期间，俄国又从北部向勒那河上源扩张，并开始进攻贝加尔湖地区。

1641 年冬，雅库次克督军派遣军役贵族瓦西里·弗拉西耶夫出征。他们乘雪橇行二十余天到达库连加河流域的布里亚特游牧村，袭击了切普楚固耶夫村，打死了三十名男人，捕抓了老人、妇幼三十八名，酋长切普楚固伊率领人民抵抗，附近的村落也行动起来。俄人劝降，酋长大义凛然地回答：“只要我一息尚存，绝不会向你们哥萨克投降的”，俄军无奈，放起大火，切普楚固伊毫无惧色，同他的一个儿子被活活烧死在帐篷里<sup>①</sup>。俄军捣毁村落，准备逃走，几百名布里亚特人在酋长的弟弟库尔如姆领导下，奋力追杀俄军，双方从上午一直激战到傍晚，哥萨克八人受伤，望风而逃。

1641 年弗拉西耶夫于勒那河东岸建立了上勒那斯克堡，以便巩固已占领的布里亚特土地。该城初位于库连加河口四公里之处，六年以后，又迁到河口对面的地方<sup>②</sup>。当地的布里亚特人同其他地方一样，多次举行起义，反抗俄国的统治，俄国当局不得不调集附近几个城堡的兵力，前去弹压。

这样，俄国从西面和北面一步步进逼贝加尔湖。其间先后建立的伊里姆斯克、布拉次克、图图尔斯克、上勒那斯克等城寨构成桥头堡。从四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为俄国入侵并最后占领贝加尔湖的时期。

<sup>①</sup> ДАН, Т. I I, СТР. 9.

<sup>②</sup> И. Е. ФИШЕТ, 见前引书, СТР. 532.

俄国最早入侵贝加尔湖的是五十人长库尔巴特·伊凡诺夫。1643年他奉命从雅库次克出发。7月一行七十四人窜到贝加尔湖，在此造船，然后在湖上航行至奥里杭岛，受到布里亚特人的狙击。据说此地有上千名布里亚特人，据守石城，但因首领胆怯逃跑，军心紊乱，使战斗遭到失败。伊凡诺夫获胜后，留下十人长谢苗·斯科罗赫德等三十六人镇守，他自己则率余部返回上勒那斯克。留下的十人长在向导的带领下，从贝加尔湖到达上安加拉河，在那里修筑了冬营地，又到巴尔古津河建立了据点。巴尔古津河的人们在酋长霍尔吉扎·巴图尔领导下，击败了这群强盗，除两人脱逃并返回布拉次克外，全部被打死。

潜入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最早的是马克西姆·别尔菲里耶夫。他于1640年沿维季姆河上溯，到达右支流奇帕河，从此获得了黑龙江的情况。1644年瓦西里·克列斯尼科夫为首的一百名哥萨克是早期入侵贝加尔湖的第二批俄国殖民主义者。他们从叶尼塞斯克出发，前去打探白银及银矿的消息<sup>①</sup>。到达注入安加拉河的奥萨河口，修建了奥辛斯克堡。次年，即1645年到达贝加尔湖。这伙殖民者横渡贝加尔湖，抵色楞格河口，在此遭到蒙古人的痛击，被迫转向贝加尔湖西北岸。1646年达上安加拉河口，修建了上安加尔斯克堡。同年秋由于缺乏粮食，派出四十人去叶尼塞斯克请求给养<sup>②</sup>。10月，又派出四人小组，由十人长康斯坦丁·伊凡诺维奇·莫斯科

---

① С. В. СОЛОВЬЕ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КНИГА VI, М., 1961, СТР. 587.

② ДАН, Т. I I I, СТР. 68—69.

维金领队，途经贝加尔湖、巴尔古津河，并活动于叶拉夫宁湖和色楞格河一带，侵入中国蒙古地区，窃取不少蒙古和中国内部的情报，回到叶尼塞斯克。

1647年克列斯尼科夫又派出一伙哥萨克，由亚康卡·库拉科夫指挥前去中国蒙古车臣汗住地，探听白银等情况。

前此，叶尼塞斯克尚未获得克列斯尼科夫的消息。便于1646年派出军役贵族伊凡·波哈鲍夫率八十四人，到贝加尔湖殖民。这个残暴的殖民主义者受命前去伊尔库特河、巴尔古津河及色楞格河，指示他“在各河及其他适宜之地建设城堡，并构筑工事及堡垒，将其加固。事成后，即开始向当地居民为沙皇陛下征收实物税，并向居民探听有关白银的消息”<sup>①</sup>。他们路过克列斯尼科夫所建的奥辛斯克堡时，该城已被布里亚特人夷为平地，他们不得不重新建堡。1647年波哈鲍夫率队横渡贝加尔湖，到达南岸并在色楞格河和乌得河流域进行殖民活动，多次同蒙古人较量，抓到近百名妇女、幼儿。波哈鲍夫大肆摧残、蹂躏当地居民，所以附近的一条小溪由此得名“蹂躏河”。这一伙人又窜到湖的西南地区，建立库尔图克堡，征服伊尔库特河的蒙古人。

1648年六十名军役人员在军役贵族伊凡·卡尔金领导下，出发去贝加尔湖，支援波哈鲍夫，进一步侦探贝加尔湖情况。卡尔金等从北部统过贝加尔湖，到达巴尔古津河河口，在此建立了重镇巴尔古津斯基堡。次年俄国当局又派亚科夫·波哈鲍夫领导的五十人队伍去征服维季姆河地区，同期卡尔

---

<sup>①</sup> И. П. ШАСТИНА,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ЕКА, М., 1958, ГЛАВА 2.

金又到叶拉夫宁湖活动。

1652年波哈鲍夫在伊尔库特河和安加拉河汇合处吉亚切姆小岛上修建了冬营地。同年他又在巴翁特湖畔向通古斯人收毛皮，并在该地建立了巴翁托夫斯克堡。

1653年彼得·别凯托夫溯色楞格河和希洛克河而上，在希洛克河与音果达河分水岭处，伊尔根湖畔，建立了伊尔根斯基堡。

后不久，别凯托夫又以伊尔根斯基堡为据点，派出十人长乌拉索夫经陆路到达尼布楚河口。1654年在河口附近建立寨堡，是为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城。据何秋涛等考证，“尼布楚亦作尼布潮、尼布抽、尼布绰，又作泥朴处，又作泥扑处，又作你不楮，实一地而译文各异”，“尼布楚本系布拉忒，乌梁海茂明安诸部落游牧采捕之地”<sup>①</sup>，该地有中国的蒙古、达斡尔族，著名的根忒木尔头人也曾在这一带活动。这些民族多出入于茂密森林，狩猎打貂，正如何秋涛所说：“彼皆林居，以捕貂为业，人称树中人”<sup>②</sup>。当俄国入侵该地时，各族人民群起抗战，清政府也多次提出抗议，但俄国政府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并公然建城设政，1654年下令成立了“达斡尔督军区”，任命巴什科夫为“中国达斡尔地区阿穆尔河上的督军”，管理尼布楚及黑龙江地区<sup>③</sup>。

1654年叶尼塞斯克督军阿法纳西·巴什科夫派出军役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五，第1—2页。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五，第2页。

③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Т. I, 1939, СТР. 199.

贵族德米特里·菲尔索夫去安加拉河殖民建城。菲尔索夫率部于该河左岸，翁加河口上方六公里处建立了巴拉干斯克堡。此城位于巴拉干大草原中心，土地肥沃，林茂草丰，适于放牧与农耕。

1658年俄军在捷列姆巴湖，建立了捷列姆宾斯克堡。

1661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尔热夫斯基下令，在安加拉河右岸，伊尔库特河口附近，即在原冬营地旁建立了伊尔库次克堡，同年7月16日（俄历七月六日）奠基该城<sup>①</sup>。

1665年7月，十人长奥西普·瓦西里耶夫和加夫里尔·洛夫佐夫等人，先后招募了六十九人，于10月初在色楞格河流域的契科伊河口对过，建立了色楞格斯克堡。此处位于水陆交通要冲，可经水路直通叶尼塞斯克，又可连结希洛克河、色楞格河和乌达河，经过贝加尔湖又可与维季姆河相通。

1666年又在乌达河口建立了乌丁斯克冬营地，1689年改建为城，是为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城）。1676年俄军在叶拉夫宁湖畔建立了叶拉夫宁斯基堡。先前湖畔聚居数千名布里亚特人，涅尔琴斯克城总管保罗·苏利金遣派其子征服该地，经过激战，许多布里亚特人南逃，俄军遂占领该地。

由此可见，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在贝加尔湖周围已建立了一系列重要城堡和据点，将贝加尔湖严密控制起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由于俄国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已“发现”和开辟了几条干线，经贝加尔湖前往中国黑龙江地区。第一，从贝加尔湖南岸启程，经巴尔古津斯克堡，走早

---

① ДАН, Т. IV, СТР. 140.

路穿山越岭到达尼布楚。途中“翻越嵯峨的山岭、石崖，穿行密林与沼泽”，冬季积雪很深，只得用斧头开路。此路顺利时可用两周左右。第二，系五十年代经督军巴什科夫命令探查的路线。上溯色楞格河，经其支流希洛克河再驶到伊尔根湖、叶拉克列依湖，后经连水陆路抵达音果达河，此河与尼布楚河皆为石勒喀河上源。这条线路上设有重要城堡伊尔根斯基。第三，从色楞格河启程，顺其支流乌达河岸走陆路，然后取道大、中、小三个叶拉夫宁湖，继而过捷列姆巴湖，奔赤塔河再入音果达河。这条路在十七世纪后半叶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官道，外交使臣，商队皆经此路往来。一路上有重镇捷列姆宾斯基、叶拉夫宁斯基、上乌丁斯克等。从叶尼塞斯克经上述路线到达尼布楚城，一般需一百四、五十天，顺利时还可提前一些<sup>①</sup>。

俄军在向贝加尔湖用兵时，肆意烧杀抢掠，暴行令人发指。他们逼勒毛皮，捕捉人质，当时的哥萨克也供认：“每年从新征服的那些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为陛下征收的实物税，都是用马刀和鲜血换来的<sup>②</sup>”。俄军还大批抓人，将他们沦为奴仆或运回欧俄地区贩卖。如1649年政府下发叶尼塞斯克督军费多尔·波里宾的一份训令中写道：“从叶尼塞斯克派到贝加尔湖为陛下服役的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在贝加尔湖应把俘虏的布拉特男人和女人送到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把上述俘虏转卖给商人和渔猎人员；而商人和渔猎人员买到这些俘虏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 1, СТР. 134—136.

②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ТР. 46.

在税关登记后，再把他们运送到俄国”<sup>①</sup>。贩卖人口，获得暴利。哥萨克将抓到的布里亚特妇女完全归己，有的卖掉，有的洗礼后变成奴仆。洗礼采用强制方法，换上俄罗斯教名，不准再返回本族的游牧村。许多人留在教堂里劳动。由于大量捕捉人口，哥萨克官兵一度曾把自己占有人口的多寡作为贫富的标志，还有把人当作财产，如同金钱一样“存放”起来，许多被洗礼的人就“存”在色楞格斯克三一节修道院里。

贝加尔湖地区各族人民的斗争从未间断。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俄国入侵时起，维尔霍连斯克和安加拉河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就举行了数次起义，为首的是酋长布鲁伊及其兄弟布拉、“勇士”乔科拉。五十人长库尔巴特·伊凡诺夫和哥萨克首领瓦西里·克列斯尼科夫疯狂进攻布里亚特人村落，摧毁他们的城寨。1644年伊凡诺夫突然袭击托尔加酋长的帐篷，共毁掉四十余座，抓走七十人。这样安加拉河及上勒那河地区的人们联合起来，进攻维尔霍连斯克城，将该城团团围住，夺走了俄军所抢掠的牲畜，重创侵略者。

1645年又发生了新的暴动，波及到安加拉河左岸、贝加尔湖地区的各民族。他们痛击克列斯尼科夫部队，停止向俄国交实物税，并三次武装攻取维尔霍连斯克城。他们身著铠甲，头戴尖盔，乘骏马，持长矛、弓箭，打击俄军。俄军形势危机，为增援被围困的维尔霍连斯克城，伊里姆斯克堡派出军人，途中又为五百名布里亚特人截击，经激战，双方均有重大伤亡<sup>②</sup>。后来起义首领布鲁伊·布拉和乔科拉等人被捕，

<sup>①</sup>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59.

<sup>②</sup> ДАИ, Т. I I I, СТР. 21—32.

叶尼塞斯克督军费多尔·戈洛文曾下令处死这些“主谋者”，但鉴于布里亚特人心怀不满，为避免再度起事，最后决定免处起义者的死刑，让他们代表同乡、亲眷“宣誓效忠沙皇”，“永世缴纳实物税”。

1646年当伊凡诺夫押送官家毛皮和人质向勒那连水陆路出发时，布里亚特人又进攻维尔霍连斯克，将军役人员的牲畜统统夺过来。同年，军役贵族别达科夫率一百三十六人第二次远征布里亚特人的村落，遭到人民的反抗。他们企图溜之大吉，布里亚特男人“聚集近千人”同俄军战斗，“自清晨至深夜”追杀敌人，结果全歼了这伙匪帮，将他们的寨堡拆毁<sup>①</sup>。

雅库次克督军瓦西里·普希金派兵围剿布里亚特人。他们摧毁了西普加伊帐幕的索多克酋长的属地，当这群强盗带着大批卤获物和俘虏准备返回城堡之际，近两千名布里亚特人突然出击，击毙俄军十七人，打伤十人，余部狼狽逃窜，弃下马、牛、羊等抢夺的财物<sup>②</sup>。

1648年布里亚特人试图夺占维尔霍连斯克。他们集中多人进逼城下，杀死和打伤俄军多人，占据了城郊的耕作田，焚毁了干草和庄稼。同时又进攻图图拉堡，威胁乌斯季——库塔堡和伊里姆斯克堡。等俄国援军赶到时，布里亚特人早已消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反对嗜杀成性的波哈鲍夫的斗争更为炽烈。由于波哈鲍夫恣意妄为，大肆杀戮，使许多人逃往异乡，他们的村落“几乎

---

① Н. Н. Фирсов, ЧТЕ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Ч. I, М., 1920, СТР. 25.

②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62—63.

荒漠，无有人烟”<sup>①</sup>。波哈鲍夫贩卖俘虏，大发横财，由此给他送了绰号“巴加巴汗”，表示他的贪婪、暴虐。1658年5—6月间，文加和奥金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先后起义，有的带走牲畜逃离原地。

由于人民的大量逃亡和不断起义，严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给殖民掠夺造成了障碍。莫斯科政府不得不过问此事，派出人员到巴拉干斯克堡“了解”逃亡起因。这些“调查”人员也承认波哈鲍夫横征暴敛的事实，说他是“罪魁祸首”，甚至决定追纠和惩罚。当然这些只不过是装模作样，掩人耳目而已。波哈鲍夫的后继者照样行事，广大布里亚特人灾难深重，不得不南下逃难。巴拉干大草原变成一片荒芜。

布里亚特人的反抗斗争到十七世纪末年更加发展，多次袭击俄国的城堡，歼灭俄军。1684年在中国清政府的支持下，土谢图汗斡齐赉赛音汗曾派出代表赴伊尔库次克和色楞格斯克，要求俄国归还布里亚特人土地。伊尔库次克督军列昂吉·基斯连斯基坚不肯把到嘴的肉吐出来<sup>②</sup>。贝加尔湖地区，就这样被俄国霸占了。

## 第二节 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间谍活动

十六世纪以前，俄国不仅同中国没有接壤，而且也没有

---

① И. Е. ФИН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557.

② 库德里亚弗采夫,《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历史》,见第三编,第四章。

外交往来。当时俄国对中国了解甚少。1616年沙皇米·费多罗维奇下令派人前往额尔齐斯河上游的蒙古中间，打探前往中国的道路等情况。1618年俄国首次派出彼特林等人出使中国，认为是中俄两国外交的新开端。尽管如此，俄国对中国仍不熟悉，对黑龙江更是一无所知。当时俄国人错误地认为从贝加尔湖到大海有一个高大的石山“阻挡着去路”，尚不知道有条大河，更不晓得黑龙江的名称。

俄国哥萨克在东进途中，逐渐听到黑龙江的传闻。1636年哥萨克头目德米特里·科培洛夫在托木斯克督军授意下，率一队人马从托木斯克启程，前去东征。1637年到达雅库次克，不久又侵入到勒那河支流阿尔丹河。次年，这一伙殖民者溯阿尔丹河而上，在布塔河口上方建立了布塔里斯克堡。在此抓到一个名叫托姆科尼的少数民族酋长，从他口中得知有一条大河，叫“奇里科尔河”，那里种庄稼，还出产白银。据1645年10月8日（俄历九月二十八日）科培洛夫在托木斯克城书写的报告说：“在布塔里斯克堡，把萨满、酋长托姆科尼领有的拉拉吉尔地区及亲眷、属民皆置于大君主统治之下，该萨满、酋长托姆科尼告诉德米特里说：在大海附近有一条奇里科尔河，过奇里科尔河有一座山，山中产白银”<sup>①</sup>。1638年秋，科培洛夫企图从布塔里斯克堡溯阿尔丹河到中国的精奇里河（结雅河），但由于饥馑和向导死亡而未能成行。科培洛夫是最早获得有关黑龙江情报的俄国殖民主义者。

---

① Б. П. ПОЛЕВОЙ, НОВОЕ ОБ АМУРСКОМ ПОХОДЕ В. Д. ПОЯРКОВА (1643—1646 гг.), 载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3, СТР. 114.

1639年莫斯科维金率领三十人(其中有十一名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哥萨克),沿马亚河上溯,翻越山梁,顺乌拉亚河下驶,抵达鄂霍次克海岸<sup>①</sup>。他沿途掠夺毛皮,捕捉当地著名酋长科培鲁等作人质,于乌拉亚河附近建立了据点。是为俄国人首次出现在太平洋上。莫斯科维金在乌拉亚河口冬营地又把队伍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向北方和南方进行间谍活动。北方小组沿鄂霍次克海岸北上,探查到北部的塔乌伊河口。南方小组则沿海岸向西南方向前进,路经善塔尔<sup>②</sup>群岛,并偷偷侵入中国乌第湾及乌第河口。这群最早入侵黑龙江地区的侵略者在此获得了较前更为详尽的情报。当地人告诉他们,在“急河”(结雅河)和吉尔卡尔河(石勒喀河)居住着务农的民族。他们同这一民族交易,用自己的貂皮同他们交换粮食;急河流入吉尔卡尔河,后者流入另一条大河(即阿穆尔河)<sup>③</sup>。

莫斯科维金企图从乌第河前去结雅河,但由于他们人少力单,当地人不给他们带路,又缺乏给养,所以未敢贸然行动。他们旋即返回雅库次克,将亲自窃取到的情况报告督军。报告说:他们从乌第河沿海岸向右侧出发,捉到一个通古斯人,向他们讲述有一条盛产粮食的河流,即是石勒喀河;他们获悉该地区的使鹿通古斯人向纳特基人出售貂皮,“从那些人手中获得银子和大铜桶,用那些桶煮东西吃……骑马的人称这条河为阿穆尔;他们种粮食,像俄国人那样使用铜制的蒸

---

① И. Е. ФИН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79.

② “善塔尔”为吉里亚克语, 岛屿之意, 见费舍尔; 同前引书, 第577页。

③ И. Е. ФИН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80.

器和管子酿酒；那些人还饲养鸡、猪，纺织物类似俄国式的粗麻布，乘坐平底木船取道阿穆尔河把面粉送到纳特基人那里去<sup>①</sup>。莫斯科维金根据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少数民族对黑龙江的叫法，也在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阿穆尔”河的名称。他还将途中抢掠的部分貂皮四百四十张奉献给沙皇政府<sup>②</sup>。

莫斯科维金后来向托木斯克督军报告说，派两千人（每人配备半普特火药和铅丸等军用物资），装备十门两普特重的速射小炮，就可以占领黑龙江<sup>③</sup>，向沙皇政府献策。

莫斯科维金是从海上窃取到黑龙江情报的。后不久，别尔菲里耶夫从陆路也刺探到了黑龙江的消息。哥萨克首领马克西姆·别尔菲里耶夫奉叶尼塞斯克督军之命，率队到维季姆河上游一带进行殖民活动。1638年从叶尼塞斯克出发，同年在奥列克明斯克堡过冬。次年春季，率领三十六名军人前往维季姆河，将部分人留在库托马拉河口。1640年夏，他们又沿维季姆河上溯，七天后到达其支流奇帕河上，又在奇帕河上航行了九天。这一带住有大量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别尔菲里耶夫从他们中得到了有关黑龙江的情况。他们告知，从库托马拉河口沿维季姆河上行一个月，可到达卡尔加河，那里居住达斡尔酋长鲍托加，他用貂皮同石勒喀河畔的拉夫凯酋长交换白银和丝织品<sup>④</sup>。根据当时一个译员康得拉季·木

① Л. С. ВЕРГ,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Л., 1949, СТР. 143—144.

②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 1957, СТР. 315—317.

③ П. Т. ЯКОВЛЕВА,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ОДА, М., 1958, СТР. 20—21.

④ П.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83.

亚辛的回忆，他认为“从上游的连水陆路，走水路四天或五天可以到达拉夫凯酋长那里”，拉夫凯居住的阿穆尔河支流乌尔卡河<sup>①</sup>。那里有达斡尔人，蕴藏金、银、铜矿，出产貂皮，他们用貂皮同中国人交换丝绸。当地少数民族把黑龙江统称为石勒喀河，这条河注入名叫“喇嘛”的大洋（即太平洋）中<sup>②</sup>。别尔菲里耶夫返回途中，于安加拉河上拜见了前去赴任的首任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向他汇报了刺探到的黑龙江情报。

戈洛文听到上述汇报，如获至宝。他上任后不久，即1641年1月就急忙派出三伙武装间谍，命令他们尽快搞清黑龙江的详细情况，以便采取行动。一是以伊凡·奥西波夫为首的殖民者，窜入维季姆河上游，从该处的恰亚河上的通古斯猎户中探听到了黑龙江。他们报告说，雅布洛诺威山脉的那一侧，有一条大河，这就是石勒喀河，那里住着盛产粮食和驯养牲畜的民族<sup>③</sup>。另一伙间谍，是由文书官叶·巴赫切亚洛夫领导。督军命令他们在侦察过程中，除了向当地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征收毛皮外，还要打探黑龙江一带的民族、人口和出产，那里“是否有银矿、铜矿和铝矿，这些矿物埋藏何处，通往中国的道路如何”，要将探查到的情况编写清册并绘制出

---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 1939, Т. 1. СТР. 539.

②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ТР. 47.

③ 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 Т. 2,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3, СТР. 27.

平面图<sup>①</sup>。巴赫切亚洛夫路上受维季姆河的石滩所阻，未能到达该河的上游而掉掉返航。第三伙是派出以安东·扎哈罗夫·马洛蒙卡为首的军役人员。他们从布塔里河出发，沿阿尔丹河上溯。但是这伙人由于不熟习道路，被通古斯人向导所蒙骗，在河道纷杂的阿尔丹河航行了好久，结果又漂回到阿尔丹河口，未能到达黑龙江<sup>②</sup>。

后两次的间谍活动未获成功，但督军并不死心。不久，直接入侵黑龙江的活动便开始了。在具体介绍俄国入侵的详情细节以前，有必要探讨一下“阿穆尔”一词的来源及俄国入侵黑龙江地区的路线。

关于“阿穆尔”一词的来源，苏联学者亦有考究，近年国内已有人对此加以研讨。

黑龙江，中国古书称“黑水”，满语为“萨哈连—乌拉”（黑河），蒙语称“哈拉穆伦”（黑水）。中国许多民族几千年来生息在黑龙江两岸，对它非常熟悉，中国的古籍早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述。十七世纪上半叶俄国殖民者在东进过程中刺探到黑龙江。由于黑龙江渊远流长，大江上下居住着许多不同民族，语言也各不相同，对黑龙江的称呼也有区别，甚至对黑龙江的上、中、下游的叫法也不一样。如波雅尔科夫根据当地人的称呼，把松花江口以上的一段称为石勒喀河，松花江口以下至乌苏里江口一段称“松加里”，再往下则称为“阿穆尔”；而且

---

① А. И. АНДРЕЕ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Ю СИБИРИ, ВЫПУСК I, XVII в., М.-Л., 1960, СТР. 22.

② Б. О. ДОЛГИХ,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ЕКЕ, М., 1960, СТР. 579.

他认为“松加里”江流入乌苏里江，称乌苏里江为“马穆尔”<sup>①</sup>。哈巴罗夫则把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汇合处起一直到海口的整个河流称为阿穆尔。

正因为这样，叶尼塞斯克哥萨克从黑龙江上游的蒙古、达斡尔人中探听到石勒喀的名字，而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从乌第河获得了阿马尔的名字。从俄文史料看，最初由莫斯克维金首次在报告中使用了阿穆尔一词（原为“马穆尔”）。已如前述，他正是在黑龙江口一带活动，从当地的吉里亚克人（中国史书称飞雅喀人）或通古斯人中得到这一叫法。据费舍尔等考证，当地民族将每条大河都叫“阿马尔”，即大河或河口之意<sup>②</sup>。由此可见，当地人用本民族语言称呼黑龙江为“阿马尔”是完全不足为怪的。“阿马尔”一词，由俄罗斯人转译，变成了阿穆尔，并由此推广开来，西欧的文献和书刊中，直至今日仍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

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考证说，“阿穆尔”名词，来源于鄂温克语“阿马尔”，系“大河”或“河口”之意<sup>③</sup>。这一说法同费舍尔的结论一致，较有说服力。

总之，可以认为“阿穆尔”一词显然出自在黑龙江居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中，俄国人借用后沿袭使用。“阿穆尔”当为大河或河口之意。

关于俄国早期入侵黑龙江的路线，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① ДАН, Т. III, СТР. 55.

②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581.

③ 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 Т. II, СТР. 54.

1. 阿尔丹河——精奇里江线路，俄国从北南下。这条路线又分两个不同的航段。一是从勒那河支流阿尔丹河出发，上溯乌楚尔河、戈纳姆河口，再上航戈纳姆河，从戈纳姆河再驶入纽约姆卡河，然后翻越外兴安岭，入侵中国领地，进布良塔河，顺流至精奇里江。此路系 1643 年入侵黑龙江的急先锋波雅尔科夫行经的路线，他从阿尔丹河口到精奇里江用了八十七天。后来许多哥萨克也循此道路往来，当时认为这条路“比经奥列克马河便捷，食物供给也较容易，而且途中没有大石滩”。后不久，又发现从阿尔丹河出发，可不经乌楚尔河，而走另一支流顿托拉河，再至卡德姆河，然后行经连水陆路，五日便可到达精奇里江，这条路需时七十五天。

2. 经奥列克马河和图吉尔连水陆路，从北向南入侵黑龙江上游地区。这条路也有两个航线。从勒那河支流奥列克马河启航，这条河流曲折湍急，河道布满石滩。行至其支流图吉尔河（图古尔河），循此河驶向纽格吉河（纽格奇河，又称纽吉河、纽恩齐河）。纽格吉河为连水陆路起点，冬季可乘雪橇翻山，十二日可抵达黑龙江；夏季经乌尔坎河（乌拉河）河口，再至黑龙江。另外，从图吉尔连水陆路经阿马扎尔河，此河位于乌尔坎河上方，也注入黑龙江。从奥列马克河口到黑龙江，需时八十二天左右，顺利时只用五十至六十天。哈巴罗夫就是经这条路线进犯黑龙江的。俄国当局更为重视这条路线，早在 1649 年便在图吉尔连水陆路设立了据点。

3. 从贝加尔湖至石勒喀河。前已叙明，俄国盘踞贝加尔湖，在色楞格河、希洛克河等地建立了若干据点。这样就有可能使俄国从色楞格斯克经水路或陆路到达尼布楚，入石勒

喀河或黑龙江。这条路是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开辟的，虽然比上述两条线路稍晚，但后来在俄国军事远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俄国东进入侵中国蒙古和黑龙江地区的大动脉。长期以来，俄国一直经由这条道路增派援军、供应军需、传递情报，商队和俄国使团也循此道路前往中国。

4. 海路。经鄂霍次克海，到达黑龙江口。正如前述，这条路线较上述三条都早，是由莫斯科维金首次开航的。不过十七世纪这条海路并未发挥作用，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被人遗忘，黑龙江口的航道以至能否航行的问题也被西方的一些航海家搞得混乱不堪。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大举入侵中国时，在海上加剧活动，由涅维尔斯科伊首次经黑龙江口占据中国的土地，于是这条海路又活跃起来。

当然，上述这些路线大都是俄国人从当地居民中探听出来后加以利用的。如阿尔丹——精奇里江路线，便是由扣押在雅库次克的酋长托姆科尼提供的情报，被波雅尔科夫采用了<sup>①</sup>。这也说明中国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早就与西伯利亚人民有接触。

在刺探黑龙江情报过程中，值得重点介绍的事件，便是波雅尔科夫的入侵活动。史料证明，波雅尔科夫的入侵活动，早有准备。出发前一年半，雅库次克督军便为他挑选人员，筹措军需粮秣，尽管督军官府刚刚建立，储备物品不多，钱财有限，但仍然拿出大量物质，供应远征军。其中有作船帆、麻包等用的帆布四千三百一十二俄尺，新制绳索三百二十五

<sup>①</sup> Б. П. ПОЛЕВОИ, НОВОЕ ОБЪ АМУРСКОМ ПОХОДЕ В. Д. ПОЯРКОВА (1643-1646 гг.), 见前引书, СТР. 114.

俄丈，旧绳索七百九十俄丈，缆绳三百八十俄丈，为“赠送”少数民族，还有九俄尺红色上等呢绒和九点五俄丈天蓝色呢绒，并携带一普特各色珠子、铁锅、铜盆和锡盘等日用品。还有许多造船用具，如凿子、钉子、钻和刮刀。为武装人员配备铠甲、头盔、盾牌和各种火绳枪、小炮<sup>①</sup>，还有火药、弹丸和药酒、铜等等<sup>②</sup>。同时，特地建造了六艘大平底木船，每艘可乘五十人。已如前述，对行进路线的选择极为谨慎，除了审问被俘酋长，早在1640年秋，波雅尔科夫就在勒那连水陆路检查科培洛夫的行李，看看是否还有遗漏的资料。次年7月他又遇见了返回雅库次克的莫斯克维金同行人员。这些都帮助波雅尔科夫了解到更详细的黑龙江地区的情况，而莫斯克维金手下的人员，如尤里·彼特罗夫和谢缅·戈利戈里耶夫等还参加了波雅尔科夫的远征队。

1643年7月25日（俄历七月十五日）波雅尔科夫一行从雅库次克出发<sup>③</sup>。督军戈洛文命令他“为大君主征收实物税，寻找新的未交纳贡税的人及银、铜、铅矿和粮食”。这支侵略队伍共一百三十三人，其中老的和新招募的军人一百一十二人，猎人十五名，收税官两名，通译两名，铁匠一名。“配备发射半磅重炮弹的铁炮一门，炮弹一百发和准备给军役人员使用的火药和铅弹各八普特十六磅，用以逼迫不肯归顺的土地使之降服”<sup>④</sup>。

波雅尔科夫一伙启程两昼夜后到达阿尔丹河口，溯阿尔

① Б. П. ПОЛЕВОЙ, 见前引书, СТР. 113.

② ДАИ, Т. III, СТР. 50—51.

③ ДАИ, Т. III, СТР. 50—51.

④ ДАИ, Т. III, СТР. 51.

丹河而上，用四周时间抵达乌楚尔河口，又用十天时间航至戈纳姆河口，最后航行到达纽约姆卡河口。途中克服了急流险滩，越过四十二个石梁和二十二个浅滩。此时严冬将至，河已封冻，舟楫不便行进，波雅尔科夫命令在此过冬。但贪婪冒险的波雅尔科夫只在冬营地呆了两周，就带领九十人冒着严寒继续前进<sup>①</sup>。他命令留下四十二人由五十人长帕特列凯伊克·米宁率领，在此地留守，保卫船只、粮食及其他财物，约定明春于精奇里江会合。

波雅尔科夫人等翻越外兴安岭，入侵精奇里江支流勃良塔河，又经精奇里江，在江右侧支流乌姆列坎河，建立寨堡。这一带住有农耕和放牧的中国达斡尔人，归头人多普得乌尔管辖。波雅尔科夫在此捕捉人质，勒索毛皮和粮食。捕抓的人质有多普得乌尔、萨马吉尔通古斯人托普尼、达斡尔族酋长别勃拉、杜切尔人酋长奇涅加等人。俄国侵略军从他们那儿获悉：“结雅河、石勒喀河、松花江、阿穆尔河和汇合上述河流的各支流沿岸地方，没有银矿、铜矿、铅矿和染绸缎的蓝染料，不产银，不纺织绸缎。他们那里的银器、绸缎、铜器和锡器是从可汗那里运来的，是用貂皮购买的。对不向可汗纳贡，也不同可汗交易的达斡尔人，可汗遣派兵将前往结雅河和石勒喀河进行征伐。每年征战三次，每当征战时，车辚辚，马嘯嘯，多达一千、两千和五千人”。这些被俘的少数民族明确告诉波雅尔科夫，这一带居民都向中国可汗进贡，他们的头人还常去晋见可汗鲍尔鲍伊，可汗那儿人口众多，语言同他们相同<sup>①</sup>。

---

① ДАИ, Т. III, СТР. 52—53.

当这伙殖民强盗窜到西林木迪河口，得知该地村落有粮食时，立刻由五十人长尤里·彼特罗夫率七十人前往。那个屯落有三个达斡尔酋长，即多西、科尔帕和达瓦利亚，村庄名为莫尔得基吉奇。城池相当宏伟，有十五座塔楼，城四周挖有四条沟堑，宽约一俄丈，有一人深，沟旁有暗道和碉堡枪眼<sup>①</sup>。波雅尔科夫命令他们采用软硬两手的策略，“以良言诱使他们走出寨堡，号召归服大君主的崇高统治，而他们酋长一旦从寨堡出来时，就把他们扣作人质，而后躲入树林中用鹿砦或砍下的树木防御，以期坚固，同时不要进攻村寨”<sup>②</sup>。莫尔得基吉奇的酋长在离村一公里之处遇见了俄国军人。开始，酋长对这些“不速之客”热情接待，但哥萨克却把多西和科尔帕逮住作人质。达瓦利亚被迫在村外让出三座房子给彼特罗夫等人居住，又交出四十筐燕麦、十头牲畜。但是彼特罗夫对此并不满足，他妄图占领这座城池，并悍然发动进攻，达斡尔人群起抗击，于是黑龙江地区首次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便开始了。愤怒的达斡尔人从暗道冲锋出击，骑兵则在旷野中疾驰应战，正如波雅尔科夫在向督军的报告中所说：“乌卢斯人众，神出鬼没地聚集一起，从城堡里和暗道里袭击尤什卡一伙。许多人进行了出击，还有许多骑手从田野奔驰而来，双方进行一场鏖战。激战中有十名军役人员身受重伤，不能离寨逃走，只得被弃置城下，苟延残喘”<sup>③</sup>。整个战斗中，几乎全部俄军都受了伤。被打得狼狽不堪的哥萨克龟缩

① В. Н. ПОЛЕВОЙ, 见前引书, СТР. 116.

② ДАЕ, Т. III, СТР. 54.

③ ДАН, Т. III, СТР. 54.

在城外的住所里，不敢挪动一步。达斡尔人将俄军团团围住三天三夜，第四天俄军偷袭逃跑。西林木迪河口的莫尔得基吉奇战役首战告捷。

彼特罗夫被打得焦头烂额，率领残兵败将逃回乌姆列坎冬营地。他们不仅没搞到一粒粮食，反而被达斡尔人狠狠教训了一番。这时波雅尔科夫的粮食所剩无几了。附近的达斡尔村民为防止这群“罗刹”的袭击，纷纷埋藏粮食、给养，迁徙他乡。俄军面临严重的饥荒，彼特罗夫的七十人中有四十人被饿死。这样，波雅尔科夫兽性大发，让哥萨克吃人肉，“吃被打死的达斡尔人和饿死的军役人员，一冬天吃了五十多个”，所以“当瓦西里带领余部沿结雅河航行时，当地异族人不准他们靠岸，并且称他们是‘吃人恶魔’”<sup>①</sup>。俄国史料记载的“吃人恶魔”就成为老沙皇侵略中国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波雅尔科夫残部勉强渡过了冬天。1644年6月3日（俄历五月二十四日）五十人长米宁乘船来到精奇里江同波雅尔科夫会合，运来了粮食和其他用品。合会后，俄军顺精奇里江下航。沿途，波雅尔科夫亲眼目睹了纵横的阡陌，比比皆是的村落。到处布满葱郁的树木，牛羊遍野。他报称该地“种植六种作物：大麦、燕麦、黍、大麻、荞麦和豌豆；巴尔达齐领地尚有园艺，如黄瓜、罌粟、豆类、蒜、苹果、梨、核桃和榛子”<sup>②</sup>，“饲养马、牛、绵羊，以及成群的猪和鸡”，“林中的野兽有数不胜数的貂、猞猁、狐狸”<sup>③</sup>。

---

① ДАН, Т. III, СТР. 58.

② ДАН, Т. III, СТР. 55.

③ ДАН, Т. III, СТР. 57.

波雅尔科夫一伙到达精奇里江口时，决定顺流而下，因为他们打探到黑龙江上游并没有白银。波雅尔科夫沿途抢掠貂皮，不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痛击。在松花江口附近，他派出十人长列伊克·叶尔莫林率二十五人去打探大海出口。他们乘船下驶，在返回的途中，“许多杜切尔人集合一起，袭击了列伊克及其同伙，除军役人员潘克拉什卡·米特罗发诺夫及实业人员鲁奇卡·伊凡诺夫外，其余全部被歼灭”<sup>①</sup>。波雅尔科夫一伙，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弄不到吃的，只得吞食鱼和草根。1644年冬只剩六十人，在黑龙江口飞雅喀人住地，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冬。波雅尔科夫被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打得晕头转向，如入绝境，他不敢再从原路返回，遂决定冒险经海路逃命。

1645年夏，波雅尔科夫率部出海北上，同行的有三名被捕的飞雅喀人，携带抢掠的四百八十张貂皮和六件皮大衣。他们在鄂霍次克海航行了八十四个昼夜，最后海风把船抛到乌里亚河口。他们上岸后徒步到达乌里亚河口岸边，找到了前几年莫斯科维金建立的冬营地，在此过冬。1645年底，他留下二十人，带领余众乘雪橇翻过朱格朱尔山脉。1646年春天在马亚河新建一艘船，乘船经马亚河、阿尔丹河并驶入勒那河。1646年6月返回雅库次克，历时三载。

波雅尔科夫返回后，立即向雅库次克督军详细报告了黑龙江地区的情况，极力渲染黑龙江的富庶，鼓动政府出兵占领。他说占领黑龙江“将使大君主获得巨大利益”，因为黑龙

---

① ДАН, Т. III, СТР. 55.

江“人烟稠密，盛产谷物和貂皮……河里鱼产丰富，大君主的军队在那个地方绝不会有缺粮之虞”<sup>①</sup>。他甚至宣称，只要派三百人的队伍，建设三个寨堡，每个寨堡驻兵五十，其余一百五十人到各地征收毛皮，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黑龙江<sup>②</sup>。

波雅尔科夫的远征，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而遭到严重打击，未能占领一寸土地。他的远征无疑更具有军事侦察的特点。波雅尔科夫是俄国第一批入侵黑龙江的急先锋，他在中国领土上活动了两年时间，窃取了第一手资料，为俄国大规模入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更加促使俄国下决心去冒险，入寇黑龙江。

波雅尔科夫出征后，雅库次克当局对他极为关注，不断派人出去了解他的行踪。波雅尔科夫出发不久，督军戈洛文就期待他的回音。1644年夏季，命令遣派人马到南部各冬营地和游牧的鄂温克族中打探。后不久又派出西多罗夫为首的哥萨克小分队专门去阿尔丹河，探听消息<sup>③</sup>。

上面着重叙述了波雅尔科夫入侵黑龙江进行间谍、扩张的活动。与此同时，俄国人又从奥列克马河南下，刺探黑龙江。1643年格里戈里·维热夫采夫从雅库次克出发前往奥列克马河，并到图吉尔河进行殖民活动，长达两年之久。他经常与当地的鄂温克人从事交易，而那些鄂温克人又常到黑龙江上游的拉夫凯酋长那里。这样维热夫采夫就了解到前往黑

① ДАН, Т. III, СТР. 57.

② Л. Г. КАМАНИН, ПЕР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46, СТР.68.

③ Б. П. ПОЛЕВОЙ, 见前引书, СТР. 121—122.

龙江的路线和那里的情况。

另一个俄国殖民者伊凡·克瓦什宁曾在图吉尔河修建一座冬营地，他同三名哥萨克曾窜犯到黑龙江的支流阿马扎尔河并驶入黑龙江。这样，一些军役人员曾以克瓦什宁建立的图吉尔冬营地为据点，多次潜入石勒喀河<sup>①</sup>，终于“发现”了经图吉尔连水陆路到达黑龙江的线路，这就是哈巴罗夫行经的路线。1649年3月22日（俄历三月十二日）拉尔卡·巴拉邦帝科夫一伙人从图吉尔冬营地出发，去黑龙江地区，他们沿江航行，测量河流，搜集该地民族的材料，知道那里的人们为拉夫凯酋长所管辖<sup>②</sup>。

总之，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俄国已完成了对黑龙江的侦察，下一步便是加紧步伐、猖獗入侵了。

### 第三节 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及中国 军民反抗斗争的胜利

南下的哥萨克将刺探到的黑龙江情报纷纷递送俄国当局。富饶美丽的黑龙江极大地吸引着无限贪婪的沙皇政府。由于西伯利亚大部地区位于高寒地带或布满原始莽林，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因而粮食极为匮乏。俄国东征的军队皆依靠托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供应粮食，但由于那里的粮食也不

---

① 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 Т. 2, СТР. 30—31.

② ДАН, Т. III, СТР.173—174.

敷食用，加上路途遥远，运输维艰，不仅数量供不应求，而且时间得不到保证。许多哥萨克因为缺粮断炊，不得不啃树皮，挖草根，甚至吃死尸。大大影响了俄国的殖民事业。虽然沙皇政府对此十分关注，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解决，但终因措施不当或缺乏资金、人力短缺而未能如愿以偿。各地人民层出不穷的反抗斗争，使一意从事扩张、掠夺的俄军更无力过问农耕了。当俄国政府获悉黑龙江地区气候温和，有大片膏腴的良田时，便认为占领黑龙江不仅可以得到大量毛皮，更主要还能使该地变成俄国东方的粮食基地。为此雅库次克当局绞尽脑汁，策划如何从速占领。虽然该地兵力不足，军火武器也十分短缺，但俄国政府的主意已定。哈巴罗夫在这方面为俄国政府尽了犬马之力。

叶罗菲·巴甫罗维奇·哈巴罗夫系索里维切格达人<sup>①</sup>。他随着俄国东征的浪潮被卷到西伯利亚。1628年领着弟弟尼基弗尔到达曼加结亚，曾冒险深入到皮亚西达和泰梅尔半岛，在那里从事殖民活动。后来舍弃了妻子，带领弟弟尼基弗尔和外甥阿尔丘什卡·菲利波维奇·彼特里洛夫斯基继续东进<sup>②</sup>。1636年他已在叶尼塞河经营农场。1638年他又招募了二十名雇工，携带国库贷给的两千普特粮食、渔网、天鹅男长衣、呢料和铜，总价值为一千五百卢布的物品，前往勒那河作买卖并打貂。他在勒那河开荒种地，派出雇工捕貂打猎，

---

①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388.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Л., 1925, СТР. 3—4.

并在勒那河支流开办盐场<sup>①</sup>，此外还建造磨坊，贩卖粮食等物品。由于哈巴罗夫善于钻营，很快积累了一大批财产，成为一个暴发户。1638年首任督军戈洛文到勒那河畔建城时，为解决粮食，一次就从他那里调了三千普特。不过这个暴发户很不走运，因犯盗窃罪，督军戈洛文将他的全部粮食储备征用，没收了他的盐场，哈巴罗夫本人被投进监牢。等到他出狱时，已经是一贫如洗了。但新督军德·弗兰次别科夫走马上任，使哈巴罗夫充满了信心，他甘愿充当沙皇的鹰犬，去占领黑龙江。

1649年弗兰次别科夫赴任于途中伊里姆斯克过冬。哈巴罗夫求见督军，大胆提出自筹资金组织黑龙江军事远征队的建议。他在禀文中指出，他晓得通往“达斡尔地区”的捷径，“可经奥列克马河和图吉尔河，行至石勒喀河连水陆路，到石勒喀河，……去征服拉夫凯、巴托加及其乌卢斯部众和山岭那边尚未纳贡的人们”。他说，勿用官府花钱和提供给养，完全由他自费招募一百五十人<sup>②</sup>。督军认为哈巴罗夫此举，不仅能使个人发财，而且也是“为了俄罗斯国家”<sup>③</sup>，所以竭力赞助他的计划，下令辖区各地积极应招，跟随哈巴罗夫出征。还从国库供给他大炮、火绳枪、铠甲、火药、铅丸及武器和其他用品。从商人手中强行征用粮食、船只，并且贷给他一

① Е.В. ГОНС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ТР. 19. 别洛夫认为1633年哈巴罗夫建库塔河口的熬盐场，年产一百普特，见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Т. I., СТР. 144. 此处年代恐有误。

② 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 Т. 2, СТР. 31.

③ И.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585.

笔款项①。

由于雅库次克人员过少，费很大劲才招募了七十人。这样于1649年3月哈巴罗夫带领七十人，携带上述物品及武器从雅库次克出发。督军弗兰次别科夫指示哈巴罗夫，应沿奥列克马河、图吉尔河前往石勒喀河，讨伐不肯归顺沙皇的首长拉夫凯、巴托加及所属乌卢斯。路上要小心谨慎，在异族人拒绝投降时，应诉诸武力；要在适宜地点建立堡垒，作为立脚之点。要向少数民族征收实物税，并将新征收的实物税和宣誓归服的人登记入册。所经各河流皆应绘制成图，标记那里居住何种民族②。

哈巴罗夫从1649年入侵黑龙江，到1653年离开为止，活动了三年，先后两次出入黑龙江。

第一次，从1649年3月登程。上溯勒那河到达奥列克马河，后驶入图吉尔河。冬季赶到图吉尔河口，在此过冬并准备行程。次年1月28日（俄历一月十八日）他们沿图吉尔河涉冰而行，最后翻越外兴安岭，侵入鄂尔河（乌尔卡河），逼进黑龙江。春季入侵中国达斡尔族首长拉夫凯的领地。哈巴罗夫一伙沿黑龙江而下，一连发现了五座城池。第一座为拉夫凯城，第二座是拉夫凯女婿的，第三座为雅克萨。在此碰到头人拉夫凯和他的弟弟希尔基涅伊、基尔杰格及女婿等一行五人。哈巴罗夫诡称是作买卖的，拉夫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扯什么谎？我们对你们这些哥萨克很清楚；你们来以前，我们这里曾经来过一个名叫伊瓦什卡·叶尔菲莫夫·克瓦什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СТР. 10—11.

② Е. В. ГОНС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20—21.

宁的哥萨克，说你们来了五百人，而在你们之后还要来许多人。他还说你们要把我们都打死，抢走我们的东西，掳走我们的妻子儿女”，所以，拉夫凯等人才带领全体居民四处逃散。当哈巴罗夫劝说头人拉夫凯归顺沙皇和交出实物税时，拉夫凯严词拒绝<sup>①</sup>。

哈巴罗夫在最后一座城堡中找到一个年迈的妇女，她就是拉夫凯的姐姐。这群匪帮严刑拷打她，用火烧她，逼迫她供出当地人为何逃走以及关于中国的军事、资源等情况。老妇人讲述人们逃亡的原因同上述拉夫凯的说法相同，并说清朝“博格达将军向所有的达斡尔酋长征收贡赋”<sup>②</sup>。老妇人告诉他们，她曾到过嫩江，该地城池设有塔楼、工事和商铺，将军拥有火器、大炮等各种武器。

哈巴罗夫窃取这些情报，明知此地归中国管辖，但仍为中国大地的富饶美丽所吸引。因为他自叹兵力甚少，不能战而胜之，于是赶忙离开第五座城，重返第一座城，即拉夫凯城。这里房舍宽大明亮，每所房子可住六十多人，窗户很大，糊着自制的纸。城周围以木为墙，环以深沟和土墙，土墙下有暗道，可以出入。哈巴罗夫率兵加固这座城镇，留下五十人，交奥努菲里·斯捷潘诺夫指挥，他本人则急如星火地奔回雅库次克报信和搬兵，1650年6月5日（俄历五月二十六日）抵达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的首次远征，实际是一次军事侦察。他经过实地侦探，绘制了黑龙江达斡尔地方略图，整理了一份探险实

<sup>①</sup>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СТР. 24—25.

<sup>②</sup> ДАН, Т. III, СТР. 260.

录，带回了抢掠的毛皮及当地生长的小麦样品。毛皮及小麦样品后来转送京城<sup>①</sup>。

哈巴罗夫在报告中说，黑龙江比“整个西伯利亚都要富饶美丽”，那里有辽阔的草地和耕地，丰富的植物、茂密的森林，盛产貂及各种珍奇野兽，河里生长各种鱼类<sup>②</sup>。哈巴罗夫向督军建议，应派六千军队，才能征服黑龙江。督军对哈巴罗夫之行喜出望外，热情款待他们。对他提出的派六千人远征黑龙江的建议颇为赞赏，当天就提笔报奏沙皇，请求沙皇派兵。督军着重指出：如果达斡尔各地酋长为大君主所征服，将他们置于大君主的崇高统治之下，则由于在达斡尔土地耕田播种，将使大君主获得巨大收益，勿需再往雅库次克城运送粮食了。奏折的结尾处更以诱人的口吻写道：“达斡尔地区比勒那河更为有利可图”<sup>③</sup>。

督军弗兰次别科夫十分清楚黑龙江的重要性，晓得哈巴罗夫所从事的事业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官府人手过少的情况下，仍拨给他二十一人，由特·切奇金率队，发给大炮三门和火药、铅丸及二千九百卢布，并准许他继续招募兵丁，数额不限。哈巴罗夫重新招募了一百一十七人。1650年7月26日带领总数一百三十八名的军队第二次入侵黑龙江。此刻授与他独立处理案件的权利，只有重大事件才需要速报雅库次克<sup>④</sup>。

---

① E. G. 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London, 1861, 26P.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ТРЕ, СТР. 26.

③ ДАН, Т. III, СТР. 260—261.

④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I. СТР. 67.

行前，督军弗兰次别科夫又给哈巴罗夫下达指令，并携带一封转达中国“博格达汗”的信函。指令中具体指出作战方针、政策，内称“因有众多国家为大君主效命，向大君主进贡，尔博格达汗及其大众亦应向大君主贡献金银宝石及花绸”。命令中指示哈巴罗夫说，如果博格达汗及属民归顺沙皇，交纳贡赋，则可“留居原住城郭，勿庸畏惧，大君主自当令所属军队保护彼等”，反之，如果拒绝交出人质和毛皮，则“用战争戡定”，“毁灭并占领其城池”，“将拒不缴纳贡税之人，连同妇孺，悉数杀戮殆尽”<sup>①</sup>。在发给中国皇帝的信件中也充满了杀机，公开劝诱中国皇帝“归顺”俄国，永世称臣，并威吓说，如果拒绝归顺，沙皇就要调派大兵，将中国人“斩尽杀光”<sup>②</sup>。沙皇政府的训令，为哈巴罗夫的侵略行径定下了基调。哈巴罗夫在黑龙江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实践沙皇政府的意志的。

哈巴罗夫出发后，9月8日（俄历八月二十九日）于奥列克马河留下四十名兵丁，由斯捷潘·波利亚科夫和米库莱·尤里耶夫指挥，他本人则率余部轻装前进，9月27日到达黑龙江。第二次侵略活动将近三年时间，在黑龙江上下游往来穿梭，到处流窜，抢劫杀戮，攻城略地，发动较大规模的战役就达七次之多，杀死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如1650年冬进攻阿尔巴津和阿杜伊城，1651年6月16日（俄历六月六日）古伊古达尔城战斗，8月2日班布来伊城之战，9月托尔加城之战，10月在松花江口附近同赫哲人的战斗，以及1652年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I, СТР. 127—128.

②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见前引书, СТР. 129—130.

4月3日乌札拉战役等。此处只对古伊古达尔惨案与乌札拉战役作一剖析，以管窥豹。前者系哈巴罗夫血腥杀戮的典型，后者则是中国军民联合起来、守土抗敌的大规模反侵略战役。

古伊古达尔惨案发生在1651年6月16日至17日。该城系中国达斡尔族酋长古伊古达尔的驻地，位于今日黑龙江省呼玛县城上方新街基镇一带。城中设防严密。他们事先得知俄军窜犯的消息，又加固了防御工事。哈巴罗夫说：“抵达古伊古达尔城堡，古伊古达尔酋长及两名头人和乌卢斯的博格达人与所有男子均来到岸上同我们对抗，不让我们靠岸登陆，我们从船上向他们开枪射击，打死了二十名达斡尔人”<sup>①</sup>。上述是哈巴罗夫向雅库次克督军报告中的记载。当头人古伊古达尔、奥尔格姆扎和洛托吉伊率众撤退，哈巴罗夫威胁他们，逼迫他们交出实物税，此时古伊古达尔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向博格达汗沙姆沙坎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哈巴罗夫一看威胁无效，立即开枪开炮，达斡尔人据城坚守，万箭齐发，回击侵略者。乱箭纷纷落下，“田野里如同长满了庄稼一般”。激战持续了整整一夜。翌日拂晓，俄军攻破城墙，冲入城内，遂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哈巴罗夫供认哥萨克“将达斡尔人‘一个一个地’砍死了。在白刃战中，共打死四百二十七名达斡尔大人和儿童。在袭击、进攻与白刃战中，共打死六百六十一名达斡尔大人和儿童，达斡尔人杀死我们哥萨克共四人，受伤四十五人”，俘虏年老和年轻的妇女

---

① ДАИ, Т.III, СТР. 359.

及少女共二百四十三人，幼童一百一十八人，卤获各种马二百三十七匹，牛羊一百一十三头<sup>①</sup>。经过这场血腥屠杀，人烟稠密的古伊古达尔城变得满目疮痍，民生凋敝。

乌札拉战役更为激烈。乌札拉位于黑龙江下游宏加力河口附近<sup>②</sup>，是赫哲族聚居的一个村庄。哈巴罗夫初于1651年10月窜入这一地区，大肆抢掠，屠杀人民，并在乌札拉村附近建立据点，称阿枪斯克。赫哲人多次予以回击，终不能取胜，于是报请清政府，派兵剿灭这伙匪徒。宁古塔章京海色上报清廷。俄国入侵活动，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顺治九年派兵进剿，“战于乌札拉村”<sup>③</sup>。战斗从1652年4月3日凌晨开始。驻宁古塔章京海色率大兵围攻俄军据点阿枪斯克。清军有步兵、骑兵，附近达斡尔、赫哲、飞雅喀等少数民族也前来助战。正在酣睡的俄军被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得晕头转向，不少人身穿衬衫仓卒上阵。清军处于主动地位，先后击毙俄军十名，打伤七十八人<sup>④</sup>，城墙被击破三处。清兵勇猛向前，冲入城内，直捣哈巴罗夫的巢穴，胜利已在眉睫。可是在此功亏一篑之际，海色未能因势利导，乘胜追杀穷寇，而是指挥“不要放火，不准杀哥萨克，要抓活的”。结果，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使坐以待毙的哥萨克能重振旗鼓，用火炮向正在冲锋的清军猛射。清兵伤亡惨重，不得不败退下来，乌札拉战役最后以清军失利而告终<sup>⑤</sup>。乌札拉战役虽然清军失败，

① ДАН, Т. III, СТР. 360—361.

② 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第25—26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五，第1页。

④ ДАН, Т. III, СТР. 368.

⑤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见前引书，СТР. 135.

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军民联合抗俄斗争的首次战役，表明中国人民勇于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打击了俄军的嚣张气焰。哈巴罗夫看到势头不妙，在战役结束后不久，率领残部仓皇撤离该地，弃城上溯黑龙江。从此，哈巴罗夫一蹶不振，他认识到靠自己有限的兵力要占领黑龙江“是不可能的，因为该地人烟稠密，他们拥有火器”<sup>①</sup>。这伙俄国强盗不敢在精奇里江口或松花江口安营扎寨，只得在黑龙江上下到处流窜。

哈巴罗夫关于黑龙江的报告呈递莫斯科后，俄国政府为了继续哈巴罗夫在黑龙江所开创的殖民事业，一方面派遣季诺维耶夫前去黑龙江接替哈巴罗夫，并带去沙皇赏赐的金质奖章和俸禄，为哈巴罗夫一伙打气助威；另一方面决定派遣三千人军队（从西伯利亚和俄国沿海各城招募）去占领黑龙江，沙皇诏令由御前大臣伊凡·伊凡诺维奇·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统帅。为筹备远征，沙皇政府下令给维尔霍图里耶和托博尔斯克两地，为军队准备木料和建造船只。命令从沿海城市抽调木工集中到维尔霍图里耶，在1652—1653年间要造船六十艘，并准备六十只船的木料<sup>②</sup>。为此，派遣季诺维耶夫先行出发，打探前进路线，为大军筹措粮食及其他军需。

1653年1月28日（俄历一月十八日），沙皇正式颁诏，命令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率队侵略黑龙江。但因为当时俄国正同西方发生战事，根本抽调不出偌大的兵力，加之

<sup>①</sup> ДАИ, Т. III, СТР. 371.

<sup>②</sup> А. П. ВАСИЛЬ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71.

长途跋涉，缺乏粮食给养，所以政府很快收回了这一指令，队伍未能成行。

1653年春，由莫斯科派来的莫斯科贵族德米特里·季诺维耶夫赶到黑龙江<sup>①</sup>。他与哈巴罗夫发生不睦，并以自己的权势将哈巴罗夫解职，送回京师。鉴于哈巴罗夫侵略黑龙江有功，沙皇政府封他为军役贵族，授权他管辖伊里姆斯克县从乌斯季——库塔到切楚依连水陆路之间的几个大村庄，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村落<sup>②</sup>。

哈巴罗夫离去时，季诺维耶夫也一同前往莫斯科。黑龙江上俄军余部由奥努菲里·斯捷潘诺夫指挥。不过此时他们困难重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哈巴罗夫匪帮几年的破坏，已使繁荣富庶的黑龙江流域变成“一片废墟”，人民被弄得“一贫如洗”，许多人由清政府组织南迁，房屋十室九空。俄军无法得到粮食，又无后援接续，并且不断遭到清朝军队的痛击。1654年6月，轻车都尉明安达礼率部在松花江口地区大战斯捷潘诺夫<sup>③</sup>，俄军伤亡颇大，退出松花江口，向黑龙江上游遁去，盘踞呼玛尔斯克。1655年3月，明安达礼再次率兵抵达呼玛尔斯克城下，先后歼灭一百零七名俄军。4月5日又发起猛攻，准备夺城，战斗进行一天，攻城不下。次日明安达礼以粮饷不足而下令撤退。此次战斗虽未能全歼俄军，但确实使斯捷潘诺夫丧魂落魄，他们向政府报告，哀叹“断款绝粮”，“生活极为困苦，用草根树皮果腹”，甚至打

① И. Е. ФИШЕР, 见前引书, СТР. 614.

② С. В. БАХРУН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СТР. 51.

③ 柯秋涛,《朔方备乘》,卷六十一,第6页;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见前引书, СТР. 37.

算“丢弃黑龙江”①。

清军同斯捷潘诺夫进行的最大一次战役发生在1658年（顺治十五年）。沙尔瑚达率部一千四百人出击俄军。7月11日双方激战于松花江口。斯捷潘诺夫带领五百余人，战斗中清军歼灭俄军二百七十人②，头目斯捷潘诺夫被击毙。“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③。松花江口大捷彻底消灭了俄军有生力量。次年，清军拆毁了雅克萨的俄军城寨，并拔掉了呼玛尔斯克。少数俄军又在1660年于古法坛村战争中被清军剿灭④。所以经过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到1660年黑龙江流域俄军已不复存在了，中国军民抗俄斗争，首战告捷。

清朝军队平定了俄军，肃清了黑龙江上的俄国侵略势力，拆毁了据点，但并未有驻兵留守，而旋即班师回朝，放松了警惕。同时，俄国虽遭挫败，但并未打消其占领黑龙江的欲望。正如前述，俄军这一期间在贝加尔湖地区疯狂活动，设置据点，开辟道路，1655年沙皇政府又命令巴什科夫到“达斡尔去为大君主服役”，占领黑龙江。次年他率数百人从叶尼塞斯克启程。托博尔斯克受命应供给武器、火药，伊里姆斯克为他的军队筹措粮食⑤。涅尔琴斯克建立后，西伯利亚衙门任命巴什科夫为督军，兼管侵略黑龙江事务。巴什科夫在此惨淡经营了几年，无甚进展。1660年伊拉里昂·托尔布津受命去接替巴什科夫。但托尔布津总共才有一百一十四名军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见前引书, СТР. 213.

② ДАИ, Т. IV, СТР. 176.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第4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第16页。

⑤ А. П. ВАСИЛЬ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103—104.

人，据守在三个寨堡中<sup>①</sup>，无力再去向黑龙江进兵。不久，切尔尼果夫斯基一行侵入黑龙江，平静数年之久的中国东北边陲重又笼罩乌云。

1665年杀人越货的波兰籍战俘切尔尼果夫斯基率八十四人从基连加河作案后逃往黑龙江，企图逃脱罪责，躲避官府缉拿，同时想在殖民事业中冒险一番，取得“成就”。他们据守雅克萨旧城，重新修建，并以此为中心，到处骚扰抢掠。1666年侵入中国呼伦贝尔地方。1668年入寇精奇里江。1669年几十名哥萨克竟然长驱直入到齐齐哈尔附近。

切尔尼果夫斯基重新盘踞黑龙江，自然得到沙皇的赏识。1672年3月，沙皇赦免他们的罪过，任命他为阿尔巴津总管，奖赏部下两千卢布。此后，俄国殖民者又蜂拥而至，在黑龙江移民垦殖，建村设点，侵略活动十分猖獗。

沙俄的再次入侵，多次受到中国人民的回击，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同俄国交涉，要求俄国停止入侵活动。俄国非但不予理睬，相反加紧活动。1675年，切尔尼果夫斯基率三百多人窜犯到嫩江的支流甘河一带，进行武装侵略。到七十年代末，俄国先后黑龙江中、上游及精奇里江建立了十几个村落，妄想永久霸占。1682年雅克萨的俄军在上游的修道院屯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二十多名中国猎人被骗到冬营地，然后俄军纵火焚烧，又将烧死猎人的马匹、粮食、什物席卷而去<sup>②</sup>。中国文献对这一事件也作过记述，指出：罗刹“又诱索伦、打虎儿、俄罗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

<sup>①</sup> А. П. ВАСИЛЬ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108.

<sup>②</sup> ДАН, Т. X, СТР. 230—232.

室，尽行烧死”<sup>①</sup>。同年有两伙哥萨克窜犯到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地区，抢毛皮，抓人质，杀戮甚多。当地赫哲、飞雅喀人等奋起反抗，拦截俄军。其中一次集中了三百多人，打死俄军六人，吓得俄军不敢出乱<sup>②</sup>。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9月，康熙皇帝明确指出：“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昔发兵进讨，未获翦除，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过牛满、恒滚诸处，至赫哲、飞牙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sup>③</sup>。足见中国政府对俄国入侵的关注。为了加强东北边防，不断增派军队，修建战舰，日习水战，以备“老羌”<sup>④</sup>。

俄国侵略步步升高，1684年沙皇政府公然下令在中国领土建立俄国的督军府，设立阿尔巴津县，并任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为第一任督军，同时决定增援部队<sup>⑤</sup>。同年6月，托尔布津上任，他加固了阿尔巴津城，整饬纲纪，以作拚死斗争。一场大规模战争已势不可免。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2月，康熙下令进攻雅克萨，由都统公彭春，副都统郎谈、班达尔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统兵三千，水陆出击。4月清军自瑗珲出发，6月23日<sup>⑥</sup>径薄雅克萨。当即向阿尔巴津城发出用满、蒙、俄三种文字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第416页。

② С. В. БАЕРУШИН,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СТР. 70—72.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第9页。

④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第6页。

⑤ Н. З. ГОЛУБЦОВ,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ГОРОДА АЛЪБАЖИНА,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02, СТР. 15—16.

⑥ 俄文史料为俄历6月11日，即公历6月21日，见戈卢勃佐夫上引书，第17页。

书写的通牒书，指出“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遁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sup>①</sup>。俄军对此置若罔闻，麇集城中的四百五十名哥萨克，有三百支枪，三门炮，准备负隅顽抗<sup>②</sup>。6月25日清军攻城战正式开始。清军分别于城南、北攻取，“两翼设神威将军炮夹攻”。江面尚布满战船，严防俄兵从水上逃遁。26日，俄军百余人毙命，托尔布津不得不献城乞降<sup>③</sup>。清军准其返回尼布楚。首次雅克萨战争胜利告终。清军将阿尔巴津焚毁殆尽，也退回瑗琿。没有留兵驻扎雅克萨，其城郊俄军种植的庄稼也没有刈割。这些都在客观上为俄军卷土重来提供了方便条件。

被战败的俄军，在逃回尼布楚的途次遇上了从叶尼塞斯克派来的援军。援军由苏格兰人阿法纳西·别伊顿率领，共六百余人。由于这支队伍纪律败坏，途中又不时受到少数民族的袭击，所以拖延了时日，而且人数也大大减少了。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不甘心失败，决定继续出兵，在托尔布津一行返回尼布楚五天过后，7月25日派出七十人前往黑龙江侦察。确信中国军队已经撤离，而且一千多俄亩已将成熟的庄稼长势很好。这样，俄军又出发奔向雅克萨，9月6日抵达，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第19页。

② Н. З. ГОЛУБЦ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17. 据《八旗通志》(初集)载, 俄军仅“愿归者六百余人”, 尚不包括死亡的, 可见总数不止四百五十人(见卷一五三, 第17页)。

③ 《八旗通志》(初集), 卷一五三, 第17页。俄国史书载, 攻城持续十日, 托尔布津投降, 见巴赫鲁申的前引书等。

他们收割了庄稼，再次建城据守<sup>①</sup>。

俄军重新盘踞雅克萨的消息，纷纷报至清廷，清政府决定速行扑剿。1686年7月18日两千名清兵进逼雅克萨，第二次雅克萨战争爆发。清军用大炮轰击，多次击退俄军的突围，同时断绝城中水源，于城外“掘长堑、立土垒以困之”。俄军头目托尔布津中弹死亡，别伊顿领兵继续顽抗。几个月的围困，使俄军断水绝粮，死伤惨重。到1687年初，俄军由七百三十六人，减少到一百五十人，到5月只剩下六十六人了<sup>②</sup>，俄军处于绝境之中。

清政府在派兵进剿之际，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所以在第二次围攻雅克萨开始不久，1686年9月曾修书两封，建议俄国举行和谈“分立疆界”。不久俄使维纽科夫（魏牛高）、法沃罗夫等人赴北京提出停战和谈。康熙皇帝立即同意，“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sup>③</sup>。1686年12月清政府遣派官员前往雅克萨，宣布停止攻城。1687年5月16日清军又主动后撤二十里，完全解除了封锁。至此，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正式结束。

自从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地区以来，清政府极力主张通过谈判平息纠纷，划订疆界，多次致书俄国，表达谈判诚意。俄国政府原来以为黑龙江垂手可得，但经过较量发觉在战场上难以获胜，况且当时俄国也不可能抽出更多兵力，所以不

①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1, СТР. 185.

② Н. З. ГОЛУБЦ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21.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第17页。

得不同意坐下谈判。

俄国谈判代表团是 1685 年 12 月组成的，由御前大臣、布良斯克总督戈洛文和涅尔琴斯克督军、叶拉托姆斯克总督乌拉索夫以及叶尼塞斯克秘书官柯尔尼次任全权大使。使团于 1686 年 2 月从莫斯科启程，率领二千余人的队伍。行前，沙皇政府曾就谈判和划界事宜作过多次指示，规定谈判原则、方针及边界走向，其中就划界问题提出三种方案：首先应以黑龙江为界；如果中国不同意这一方案“则应将国界定在流入黑龙江的比斯特拉河<sup>①</sup>或结雅河”；“若再不能获得此项结果，最后的定约即以雅克萨为界，但须包括黑龙江及上述比斯特拉河与结雅河沿岸全部渔猎场在内”<sup>②</sup>。不难看出，俄国仍然企图通过谈判，获得在战场上尚未取得的地盘。同时俄国政府明确训令代表团，如果谈判不能成功，就不惜诉诸武力，迫使中国就范。

1688 年 3 月戈洛文派出的信使到达北京。当中国清政府获悉俄国派遣使团并提议在色楞格斯克举行会议的消息后，立即组成使团。5 月 30 日使团离京北上，参加谈判。途中为噶尔丹叛军所阻，被迫返京，清政府立即致书俄使，说明缘故，并建议另商和谈地点。经双方磋商，同意在尼布楚会谈。清朝使团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内大臣都统一等公佟

① 即牛满江，俄国称布列亚河。

② 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1961 年商务印书馆，第 153 页；Н. БАЕВЫН-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В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 КАЗАНЬ, 1882, СТР. 50—51.

国纲、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马喇、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沙、理藩院侍郎温达。康熙皇帝就中国代表团的立场、谈判方针作过多次指示，他在索额图首次出发前就说过：“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忒木尔等。及我兵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sup>①</sup>。索额图等第二次启程前，康熙又指示道：“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sup>②</sup>。可见清政府对疆界管理是明确的，下达的谈判方针也是适宜的，特别是康熙皇帝为促使边界和谈获得成效，甚至不惜作出让步。纵然如此，两国谈判的方案相距甚大，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也十分激烈。

中国使团及扈从、随员近三千人，于1689年6月13日离京，昼夜兼程，7月31日抵达尼布楚河。俄国使团于8月19日到达。中俄两国的代表相会在尼布楚。谈判的首次会议于8月22日举行，从8月22日至9月7日签约的十七天中，共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15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〇，第30页。

举行三次正式会议，即8月22日、8月23日和9月7日。余下时间均在会下交涉。会谈中俄方一再狡辩，说黑龙江的雅克萨、尼布楚“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无理地提出以黑龙江为界的划界方案。戈洛文并指责中国是战争的发动者，中国“侵犯了沙皇陛下的国界”，要求中国赔偿俄国遭受的“损失”<sup>①</sup>。这些论点受到中国代表索额图的严厉驳斥，索额图说：“鄂嫩、尼布楚系我国所属茂明安诸部旧址，雅克萨系我国人阿尔巴西等故居”<sup>②</sup>，“该手无器械之虞人，因实难忍受尔突然侵入，掠杀抢劫，皆内迁我嫩江等地，于是此地被尔长期占去”<sup>③</sup>。中国代表严正指出，应将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归还中国。

经过十几天交涉，双方提出了几个书面草案，就若干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终于划界主张趋于一致<sup>④</sup>。1689年9月7日中俄两国代表举行会议，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sup>⑤</sup>。条约共分六款，全文如下（拉丁文汉译本）：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 2, 1972, СТР. 506—507.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八，第10页。

③ 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转引《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88页。

④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见前引书，第二卷，СТР. 571—576.

⑤ 签约日期，有分歧。戈洛文说在俄历8月29日订约，即公历9月8日。条约的俄文本为9月6日（俄历8月27日）；拉丁文本为9月7日，条约应以拉丁文本为准。

郎温达；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祐君主约翰·阿列克歇耶维赤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维赤钦差勃良斯克总督御前大臣弗岳多·阿列克歇耶维赤·柯罗文，伊拉脱穆斯克总督约翰·鄂斯塔斐耶维赤·乌拉索夫，总主教谢门·克尔尼次克，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左：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鞑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

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

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俄历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订于尼布楚”。

《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即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界。这种划界规定是清楚的，从今日国际法惯例看也是明确的。俄国政府对这条边界也是承认的，当时也感到满意。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一百五、六十年边界管理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条约的合法性和划界的明确性。

《尼布楚条约》基本是一个平等的条约，条约的签署，遏止了俄国向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俄国重新发动侵略攻势，践踏了这一庄严的条约，抢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大片土地。

## 第六章 俄国彻底征服东北亚

### 第一节 用“火的战斗” 征服楚科奇族

科楚奇族同科里亚克人、尤卡吉尔人、伊杰里门人（堪察加人）、亚洲爱斯基摩人等同属古亚细亚人<sup>①</sup>，是北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十七世纪，楚科奇人大体集中在两个地区：少部分人居住在科雷马河下游以西的大楚科奇河流域，即科雷马河与阿拉泽亚河之间的森林冻土带；大部分则聚居于楚科奇半岛，即从恰翁湾往东沿楚科奇海岸，又至白令海克列斯特湾的整个半岛地区。据统计，这时楚科奇人的成年男子约为两千人<sup>②</sup>，总数当为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人<sup>③</sup>。

楚科奇人由于居住在彼此相距遥远的两个不同地区，气候与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因此在经济上形成了各自的不同特点。居住科雷马河以西的楚科奇人以养鹿为主，而在楚科奇半岛上生活的楚科奇人则以猎海兽、捕鱼为生。这两部分人

---

① 《亚洲的俄罗斯》一书认为，古亚细亚人有十种，除上述的五个民族外，还有楚汪人、吉里亚克人、爱奴人、阿留申人、叶尼塞河的奥斯恰克人。

② В. О. ДОЛГИХ,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ЕКЕ, СТР. 554.

③ В. Г. БОГОРАЗ, ЧУКЧИ, Ч. I, Л., 1934, СТР. 45.

都濒临海洋，海洋对其生产与生活影响极大。海中出产丰富，尤以各种珍奇动物而闻名远近，如海象、海豹、海狗、白熊、白鲸、鲸鱼以及各种鲑鱼。森林冻土带亦有原始莽林，各种名贵野兽出没于林中草地，如貂、灰鼠、银鼠、狼獾以及野鹿、驼鹿，还有水鸟、飞禽。这些自然条件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经济生活。动物是他们猎获的主要对象，鹿肉、海兽肉、鱼以及浆果和植物根茎是他们的的主要食品。衣服和靴鞋也是用鹿皮和海兽皮制作的。楚科奇人不懂农耕稼穡，但他们长期从事狩猎，积累了丰富的渔猎经验，掌握了惊人的本领和娴熟的技艺。放牧时，秋季把鹿群赶到林边，躲避风雪；春季和夏季将鹿群赶到海边，免遭蚊虫叮咬。每当猎海兽季节，他们荡着兽皮船出海，虽然使用笨拙工具，但凭着勇敢和高超的技巧却能获取海象、海豹等凶猛的海兽。

沿海的楚科奇人自称“安卡雷恩”（或安卡雷特），意为“沿海的”，“海上居民”，而冻土带养鹿楚科奇人自称“恰夫楚”（或恰夫楚瓦特），其意不详。这两部分人均自称“雷格奥拉威特良”人，即“真正的人”<sup>①</sup>。“楚科奇”一词源于楚科奇语“恰乌楚”，鹿多的意思<sup>②</sup>。他们使用楚科奇语，系属编插语。原无有文字，1930年在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文字。

楚科奇族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十七世纪初，仍处于新石器时代，使用石制和骨制的箭矢及其他工具。铁器十分稀

①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М.-Л., 1956, СТР. 896.

②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Т. I, СПБ, 1914, СТР. 95.

少，仅有的一点点也是从外地传入的<sup>①</sup>。居民大部分定居，住着用兽皮和鲸鱼骨骼搭成的圆形帐篷，一部分人居住在地窖子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养鹿人不定居，过着游牧生活。由于生产水平十分落后，产品主要用于自给，只有极少量的剩余产品才用于交易，流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式。楚科奇人经常同毗邻的爱斯基摩人、科里亚克人、尤卡吉尔人等进行交易。爱斯基摩人需要楚科奇人的鹿皮、鹿皮衣，养鹿楚科奇人同他们交换鱼油、海象皮、海兔皮、水獭皮以及皮制品。据传说，交易时双方将物品挑在梭镖上，以招徕对方。成交过程中，由于双方互不信任而时常手按拔出鞘的刀剑，观察对方是否诚实<sup>②</sup>。这种传说基本符合西伯利亚民族古代交易的实际情况。

交通工具，养鹿人主要使用鹿，沿海人徒步或用狗。鹿可乘骑和驾雪橇，雪橇有轻便与载重两种。狗亦用来拉雪橇，有时十二只犬驾一雪橇，奔驰在茫茫雪原上。水上工具主要是兽皮船，用海象等兽皮缝制而成，大者可乘二十至三十人，中等亦可乘坐七至十人。

关于楚科奇人的社会性质，目前学术界尚有分歧。多数认为十七世纪已处于原始公社父权制阶段。如苏联著名民族史学家多尔吉赫认为十七世纪时楚科奇人的母系氏族已经解体，正向父系氏族发展，但父系制尚未达到鼎盛时期<sup>③</sup>。从已公布的史料和发表的论著看，当时楚科奇族保留了若干母

①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XVII в.), М., 1955, СТР. 842-843.

②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900.

③ 多尔吉赫：《论西伯利亚某些民族的起源的一些过程》，见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编：《民族问题译丛》，1956年，第一期。

系氏族的残余，如女性精灵和偶像，从妇居制等。妇女在家庭中仍占有较高的地位，女人死后，如无继承人，其财产和鹿群可由她的父亲经管<sup>①</sup>。另外，存在赘婿制的残余，即未婚夫于婚前需在岳父家作工放牧一定时期，有的规定应干一至三年的家内劳动后，始可成亲。还流行抢亲制并有群婚制的残余，等等。但是，总起来看，楚科奇族已进入父权制社会。他们是西伯利亚各民族中较落后的一个。盛行血亲复仇，信仰万物有灵论，宗教为萨满教。从十七世纪的史料中还发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出现了奴隶。这时在战争中捕捉的俘虏已不再杀掉（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留下出卖或为自己干活。有的把战俘养在家内，令其放牧或从事其他劳作，这种人称“普莱尔”，实际是一种家内奴隶。此外，在居民中出现了军事首领，叫做“埃尔迈奇艾特”<sup>②</sup>，这些首领虽经选举产生，但享有一些特权。上述几种现象并不普遍，但可以判断阶级已开始萌芽，楚科奇族刚刚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迈步。

楚科奇族各部落之间，以及楚科奇族与邻近各族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相互掠夺人口、牲畜和财物。战争中亦保留古风，即交战者一方战前通告对方，给予战争准备时间。失败后战士通常自杀，俘虏的男人也常常被杀掉<sup>③</sup>。

① И. И. ГАПА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Ч. I, ПЕКИН, 1933, СТР. 92.

② Н. Н. ДИ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УКОТК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4, СТР. 86.

③ И. С. ГУРВИЧ,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СИБИРИ, М., 1966, СТР. 53.

养鹿楚科奇人同俄罗斯人的首次接触是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

第四章已经叙述过，俄国“新土地发现者”侵入勒那河以后，于1632年建立了雅库次克城。沙皇政府在此设置督军，管理新占领的勒那河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迅速向东北亚进行殖民扩张。哥萨克和军役人员相继从海上和陆路窜到雅纳河、印迪吉尔卡河，而后闯入楚科奇人居住的土地。俄国文献记载，第一次提到楚科奇人是1641—1642年于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德米特里·泽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哥萨克伊凡·叶拉斯托夫和费多尔·楚基切夫、阿法纳西·斯捷潘诺夫的报告中，他们说，在阿拉泽亚河上遇见了楚科奇人并向他们逼勒财物，双方发生了冲突<sup>①</sup>。这说明最先是冻土带养鹿楚科奇人“迎接”了这些“不速之客”——俄国殖民主义者的，而哥萨克叶拉斯托夫等人，遂成为俄国侵略楚科奇人的始作俑者。

俄国为了向东北亚扩张，占领那里的土地，于1642年在阿拉泽亚河上游建立了据点，1643年又建立了中科雷姆斯克。斯塔杜欣于1644年建立了下科雷姆斯克，他还搜集了楚科奇人的情报，作了详尽记述，他说楚科奇人“没有貂，因为他们居住在靠海边的冻土带”<sup>②</sup>。1647年哥萨克又建立了上科雷姆斯克，至此俄国占领了整个科雷马河，形成了进逼楚科奇人的局势。1648—1649年俄国殖民主义者以下科雷姆斯克为中心，多次远征科雷马河以西，阿拉泽亚河下游地区

① В. Г. БОГОРАЗ, ЧУКЧИ, Ч. I, СТР. 32-33.

② Н. Н. Д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77.

的楚科奇人。

俄国政府远征楚科奇人的目的，是征服他们的土地，迫使楚科奇人加入俄国国籍，向沙皇称臣纳贡。俄罗斯人同楚科奇人一接触，便发生了武装冲突。

1648年11月末伊凡·皮涅戈远征养鹿人，有六十人参加，他们企图到“未交税的人们及其首长阿乌努、蒂克那里去，号召他们接受大君主的恩典”<sup>①</sup>。这次远征虽然持续了一月有余，但没有什么结果，楚科奇人没有向俄国交税。据《历史文献补编》记载，1649年符·布戈尔一年内进行了三次远征。头两次没有碰上楚科奇人，第三次率十二人组成的小股部队，同楚科奇人激战，战斗在下科雷姆斯克北部海边进行。哥萨克抓到两名楚科奇妇女，俄人苏金毙命<sup>②</sup>。1653年和1655年俄军又组织了几次小规模远征，均未获胜。

面对俄军的入侵活动，楚科奇人不断予以迎头痛击。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起，养鹿楚科奇人开始组织起来，由积极防御转入时而主动出击。1653年数百名楚科奇人聚集到下科雷姆斯克，将哥萨克冬营地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不给哥萨克烧柴，也不供水，结果使侵略者不能出入，陷于绝粮断炊的境地<sup>③</sup>。1662年和1668年楚科奇人再度围困了下科雷姆斯克。根据哥萨克十人长斯·索罗科乌姆报告，1679年“军役人员在尼日涅（下科雷姆斯克）实物税冬营地，被未交税

①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48。

② ДАН, Т. III, СТР. 212。

③ И. С. ВДОВИЧ,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ЧУКЧЕИ, М.-Л., 1965, СТР. 104。

的楚科奇人封锁起来”<sup>①</sup>。1684年楚科奇人企图夺取下科雷姆斯克并杀死了两名军役人员。苏联学者符多文说，楚科奇人袭击俄军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人想占领科雷马河下游捕鱼和狩猎的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是楚科奇人传统的生产地区，俄国人抢占就等于绝了他们的生路。这种分析很有说服力。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俄国军人以及商人、实业者相继涌向这里占地盘，谋暴利。当时东北亚一共有一千二百余名俄罗斯人，而在科雷马河就达四百名以上<sup>②</sup>。

十七世纪末叶这里流行天花，使养鹿楚科奇人数锐减，加上俄国人多次进攻和排挤，幸存的楚科奇人被迫向东迁徙。所以后来历史材料中记载这一地区的楚科奇人活动情况就不多见了。

俄国人在科雷马河地区的军事进攻，并未能如愿以偿，顽强的楚科奇人以牙还牙，根本没有向俄国屈服。1895年俄国出版的《美丽如画的俄罗斯》一书指出：俄罗斯人同楚科奇人进行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从他们相互接触之时即已展开，楚科奇人拒绝承认俄国的殖民统治，坚不交纳实物税<sup>③</sup>。

上面介绍的是俄国殖民者早期在养鹿楚科奇中间的侵略活动。而俄国人到达滨海楚科奇人地区是在1648年前后。1649年著名的杰日涅夫在阿纳得尔河下游建立了阿纳得尔斯克堡，成为对滨海人远征的据点，与下科雷姆斯克遥相呼

---

① И. С. ВЛОВ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104。

②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56。

③ П. П. СЕМЕНОВ, ЖИВОПИСНАЯ РОССИЯ, Т. XII, Ч. 1, СПБ.-М., 1895, СТР. 289。

应<sup>①</sup>。同年，军役贵族瓦西里·符拉西耶夫率队从科雷马河出发，途中捕到俘虏，获悉“在石山后面”有一条阿纳得尔河<sup>②</sup>，这就为从陆路进军楚科奇半岛提供了依据。次年，1650年3月，谢缅·莫托拉率三十人经陆路向阿纳得尔河开拔，5月3日（俄历四月二十三日）在阿纳得尔斯克堡同杰日涅夫会师。同一期间，斯塔杜欣也从科雷马河向阿纳得尔河和片仁河进行“探险”。

滨海楚科奇人住地虽然少貂，但盛产大量海象牙。这种珍宝在国际市场上是畅销品，价值很高，按当时价格计算，一俄斤海象牙约等于一张中等貂皮。

杰日涅夫在阿纳得尔河流域活动了十年之久。他向居住在阿纳得尔河中游的阿纳乌尔人用兵，征服了他们，抢夺大量财物和食品，并俘虏了人口。而后又征服了楚汪人，捕捉他们的人作人质。特别是杰日涅夫在阿纳得尔河湾发现了大量海象牙，使得俄国官方人士为攫取这些财富而如醉如狂。

1650年雅库次克督军德·弗兰次别科夫和奥西普·斯捷潘诺夫向西伯利亚衙门报告，说楚科奇地方盛产海象牙。1652年6月26日（俄历六月十六日）西伯利亚衙门给雅库次克下令，指示他们派人去楚科奇地方，“征收貂皮税和鱼牙（即海象牙——笔者注），使国库获得更多收益”<sup>③</sup>，并将获得的海象牙送往莫斯科。雅库次克新任督军洛德任斯基接读上述指令后，派军队去科雷马河等地猎貂并到海上寻找“鱼牙”。

①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И, М., 1957, СТР. 318-332.

② ДАН, Т. IV, СТР. 16-27.

③ ДАН, Т. III, СТР. 349-350.

其实，早在1652年7月10日（俄历六月三十日）接到西伯利亚衙门指示以前，雅库次克已下令给哥萨克五十人长伊·列勃罗夫，令他顺勒那河而下，从河口入海，经海路到达科雷马河，为沙皇收税并使“科雷马河新的未纳税人们置于大君主沙皇的崇高统治之下”。训令中说，据传科雷马河口对面有一岛屿，不知确否？岛上有否海象牙？对此皆应调查清楚。同一个训令还明确指示列勃罗夫到楚科奇人那里去，“号召楚科奇族归顺大君主沙皇的统治，并从他们中间抓‘贵人’作人质，迫其为大君主缴纳海象牙做实物税……”<sup>①</sup>。1654年尤·谢里维尔斯托夫为了弄到海象牙，率领一队人马从科雷马河前往阿纳得尔河。

1659年杰日涅夫离开阿纳得尔斯克堡，库尔巴特·伊凡诺夫接替他的职务。杰日涅夫取道雅库次克返回莫斯科，报告了阿纳得尔河的情况，并向沙皇献出了在那里获得的二百八十九普特海象牙，时价为一万七千三百四十银卢布。沙皇表彰了他，赐给俸禄一百二十六银卢布二十戈比<sup>②</sup>。杰日涅夫离任后，伊凡诺夫继续寻找海象牙。

俄国人在大肆掠夺海象牙时，屡屡用兵于楚科奇人，妄图迫使他们就范，进而控制他们，更有效地进行殖民扩张和榨取资源。1682—1688年间，在阿纳得尔斯克堡服役的哥萨克戈·费多罗夫多次进攻楚科奇人。1688年冬，阿纳得尔斯克堡官员瓦西里·库兹涅佐夫乘船出海捕海象牙，船遇风暴而撞毁，他率队登岸，乘雪橇到楚科奇人居住地，双方发生战

① ДАН, Т. III, СТР. 350-351.

②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322.

斗，库兹涅佐夫一伙被全歼。阿纳得尔斯克城总管阿·岑潘金派出寻找库兹涅佐夫的队伍，也遭到楚科奇人伏击，楚科奇人使用的武器中，就有从俄国人手中缴获的火绳枪。1689年俄国收税官员从阿纳得尔斯克堡启程，到阿纳得尔河口，向沿海地区的楚科奇人逼勒海象牙，结果被杀掉。

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俄国对海象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使楚科奇半岛的海象牙产量减少。哥萨克又不能立刻征服楚科奇人，因而俄国殖民主义者在这里的人数开始减少，到1675—1676年阿纳得尔斯克堡只有十六名军役人员，一名城总管，十二名尤卡吉尔人质。

总之，俄国军队在十七世纪末叶以前，在楚科奇半岛以追逐海象牙为中心目的进行殖民活动，辅以对该地军事侦察与小股部队出击。这一期间，无论是科雷马河以西的养鹿楚科奇人，还是滨海地区的楚科奇人均积极反抗俄国人的殖民活动，一直未被征服。而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俄国最后救平楚科奇人是在十八世纪。

俄国从十八世纪开始大规模远征楚科奇人。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与俄国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相联系的。首先，俄国经过几十年的经略并未征服楚科奇人，也未能牢固占领楚科奇人的狩猎场地，经济上亦未得到更大的利益。楚科奇人顽强不屈，不仅不肯臣服俄国，而且主动出击，打击俄军，搞得数量有限的俄国殖民者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其次，从1697年阿特拉索夫远征堪察加后，俄国已开始大规模挺进堪察加半岛，并努力打开一条从楚科奇半岛前往鄂霍次克海的海上通路。而楚科奇人的英勇斗争，牵制了俄国，分散了

俄军的兵力,妨碍了俄国侵占堪察加半岛的殖民活动。第三,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决定搞清与楚科奇半岛毗邻的阿拉斯加半岛的情况,并妄图向那里扩张。为此,从1725年组织了以白令为首的探险队。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探险队首要的一项使命便是“号召”西伯利亚边疆地区不驯服的异族人加入俄国国籍<sup>①</sup>,因为欲想渡海出征阿拉斯加,必需解决后顾之忧,安定楚科奇半岛这个大后方。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俄国政府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围剿楚科奇人,并加强阿纳得尔斯克堡,发挥这一城堡的据点与前哨作用。诚然,俄国在阿纳得尔斯克堡花费了大量金钱,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却微不足道,所以早在1676年雅库次克督军巴尔纳什列夫曾提议撤销该城,但沙皇政府却舍不得这块地方,始终没有同意。十八世纪初,俄国政府则增加了阿纳得尔斯克的驻军。1720年整个雅库次克地区虽然只有一千五百名哥萨克军队,但阿纳得尔斯克一城就配有三百余人,这一数目甚至超过了雅库次克城的守军。

进入十八世纪,俄国的军队接连不断向楚科奇人进犯。1701年由谢缅·切尔内舍夫斯基率领一百三十四名军人(其中俄军二十四名,尤卡吉尔人和科里亚克人一百十名)出征。俄军从四月开始,在阿纳得尔河湾附近摧毁了楚科奇人帐篷十三座。哥萨克命令楚科奇人归顺沙皇并交实物税,楚科奇人拒不答应,并躲避起来,哥萨克楚吉诺夫气急败坏,下令冲锋屠杀。首次进攻杀死了十名楚科奇人,捉拿他们的妻室

---

<sup>①</sup> И. С. ВЛОВ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116.

儿女，许多被俘者誓不投降为奴，相互刺杀身亡，以示反抗。不久，楚科奇人集中了三百余人，撤退到“岬”上，同俄军交战，结果失利，死亡二百多人。据史料记述，另一次战役中，楚科奇人约有三千之众，同哥萨克展开厮杀，从凌晨鏖战到傍晚，楚科奇人战死多人，俄军七十余名受伤。而后，楚科奇人将俄军围困达五天之久，俄军不得不脱身，逃回阿纳得尔斯克。这次远征历经了二十八周，俄军仍未能征服楚科奇人<sup>①</sup>。史料中记载的楚科奇人数可能有所夸大，因为这些报告系哥萨克书写的，可能他们为了宣扬战功而故意渲染楚科奇人数；不过，整个战争的过程大体可信。

1708年，伊凡·叶尼塞斯基任科雷马河总管，他曾率队征讨楚科奇人，毁掉了他们十二座帐篷。1709年伊凡·杰列什金率领一支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从阿纳得尔斯克堡启程，去对付“不驯服的楚科奇人”。这次，楚科奇人代表口头答应交税，可是第二年只有五个人一共交了五张狐皮。

这一期间俄军终不能取胜，尽管雅库次克督军特拉乌尔尼赫特等一再下令要阿纳得尔斯克军队平定楚科奇人。

白令领导的探险队也参与了镇压楚科奇人的罪恶勾当。探险队的著名船只“加夫利尔”号曾进攻了楚科奇岬，抢掠了楚科奇人的帐篷。此外，探险队的重要成员之一舍斯塔科夫曾从枢密院和海军院领命：号召阿纳得尔地区的楚科奇人归服俄国，并寻找新的土地和使新的居民加入俄国国籍<sup>②</sup>。

---

① В. Г. БОГОРАЗ, 见前引书。

② М. И. БЕЛ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Т. I, М., 1956, СТР. 258-259.

1730年舍斯塔科夫征服了奥留托尔地区的科里亚克人以后，又到片仁河进行殖民活动。不久，他率一百五十名兵丁于3月25日（俄历三月十四日）进攻片仁河附近的楚科奇人，战斗在帕林河激烈进行，楚科奇人击溃了俄军，舍斯塔科夫被击毙。楚科奇人缴获了枪支弹药、旗帜等战利品，赶走了已归顺俄国的科里亚克人的鹿群<sup>①</sup>。

俄军的惨败，使俄国当局更加恼怒，为“惩罚”楚科奇人，1731年2月由少校帕夫鲁次基指挥，率四百三十五人（内有俄人二百一十五名，科里亚克人一百六十名，尤卡吉尔人六十名）<sup>②</sup>，乘雪橇出征。每人备一套“鹿车”，全军共七百套，其中有拉武器、用具的。后面跟随大批鹿群，供食用。所有这些鹿和雪橇全都是从尤卡吉尔人和科里亚克人征集而来的。队伍顺阿纳得尔河而下，过别拉亚河，又穿行山谷和冻土带，向北到达楚科奇海沿岸。沿海岸行两周，途中扫荡了一些小的楚科奇屯落。这次远征共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战役。第一次战斗发生于“中石山”，楚科奇民军数百名参战。战斗以俄军胜利而告终，哥萨克夺回了舍斯塔科夫的一些遗物，抢走了大批鹿，俘虏一百五十人，杀死四百五十人，俄军却只有两人死亡，受轻伤达七十余人。第二次战役发生在7月10日（俄历六月二十九日），楚科奇人数不足千人，从清晨激战到中午，近三百名楚科奇人被杀，十人被俘，其余逃散，俄军夺得鹿约四万只。第三次战役中楚科奇人不

①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13.

② 符多文认为共有五百人，其中俄军二百三十名，少数民族为二百七十名。

到五百名，其中四百人被杀<sup>①</sup>。这次血腥的远征前后历经八个月，同年9月俄军才返回阿纳得尔斯克堡。

帕夫鲁次基远征初战“告捷”，打败了楚科奇人，为舍斯塔科夫“报了仇”，使俄国感到头痛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所以帕夫鲁次基远征捷报呈送京城时，枢密院感到满意，指示要进一步以“良言相劝”的方法，吸引楚科奇人加入国籍。

帕夫鲁次基极为野蛮残忍，远征中大肆抢掠，滥施淫威，不仅对参战的楚科奇人格杀勿论，而且对未参加抗俄斗争的楚科奇人也进行屠杀。这样，不仅进一步点燃了广大楚科奇人民的怒火，也引起了广大尤卡吉尔人和科里亚克人对楚科奇人的同情。因为远征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使他们蒙受巨大的损失，减少了人口，损失了财产，仅鹿就丧失近万头。哥萨克对他们横征暴敛，迫使他们纷纷起义。

楚科奇人并未因失败而停止战斗，他们时常骚扰俄国税民，切断俄军的供应线。1733年楚科奇人来到阿纳得尔河一带，并从冻土带赶走了大批“官家”鹿群，使哥萨克更感到食品匮乏。1737—1738年，楚科奇人又多次出现在阿纳得尔斯克城下，威慑俄军。

楚科奇人成为俄国政府的心腹之患，俄国当局多次研究对策。1740年6月17日（俄历六月六日）枢密院令伊尔库次克副省长郎格等人“彻底侦察”楚科奇人，搞清情况，采用武装手段，使其并入俄国。此时帕夫鲁次基已晋升为雅库次

---

① В. Г. БОГОРАЗ, 见前引书, СТР. 50。

克督军，他为了执行政府的指令，兼并楚科奇人，请求配备全副武装的四百人队伍。

1742年2月13日（俄历二月二日）枢密院再次颁布命令，要“铲除”楚科奇人，同意派四百人队伍，以“武力对付那些不肯臣服的楚科奇人”。训令中指示，应消除隐患，斩草除根，“使部分人加入帝国国籍，俘获其妻子儿女，把他们从居室中赶走。为今后安全起见，令这些人分散居住在雅库次克督军区各城堡和忠实臣民的住地之间”<sup>①</sup>。同年7月，枢密院又下令由奥斯佳科夫接替帕夫鲁次基的督军职务，专门委派帕夫鲁次基去阿纳得尔河执行上述征服楚科奇人的命令。

帕夫鲁次基组建了队伍，筹措了粮秣以后，带领人马从雅库次克开拔。1743年11月18日（俄历十一月七日）一行四百零七人来到阿纳得尔斯克，在此又罗致了二百多名尤卡吉尔人和科里亚克人，并向他们强行征集了大批鹿、雪橇，光备用的食鹿达五千余头。次年，1744年2月13日（俄历二月二日）帕夫鲁次基率队出征。这次他行经的路线与上次不同，先溯阿纳得尔河而上，抵康恰兰河口后转向北进，途中焚毁了不少帐篷。到了夏季，队伍发生危机，所带食物告罄，从楚科奇人抢去的鹿也吃得净光，许多人饿死于路旁。这次远征中楚科奇人采取了坚壁清野和小股部队骚扰的防御办法，双方未进行大型战斗。只在上述的“中石山”处俄军粉碎了十座帐篷，杀死了一百名楚科奇人，总计卤获四千六百二十头鹿，全部消耗殆尽。

---

① Н. С. ВДОВ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120.

帕夫鲁次基决心大干一场，彻底“铲除”楚科奇人。他为了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动员哥萨克筹备食物，并加紧搜刮少数民族。1746年3月，帕夫鲁次基又进行了第三次远征。这次，狡猾的帕夫鲁次基又选择了新的路线，即通过翁恰河以后，奔北冰洋岸边。不过路上只碰到六名楚科奇人，绝大部分都躲藏和逃散了。俄军只抢到九百六十头鹿，6月返回阿纳得尔斯克城。

次年，1747年3月，楚科奇人五百多名向俄军主动出击。他们越过阿纳得尔河，进攻了归属俄国的科里亚克人，赶走了七群鹿。帕夫鲁次基获悉后，率九十六名哥萨克和三十五名科里亚克人乘鹿追击楚科奇人。3月25日（俄历三月十四日）凌晨，帕夫鲁次基在奥尔洛沃伊河同楚科奇人遭遇。楚科奇人聚集到山岗上，居高临下，坐待良机，打击俄军。哥萨克向楚科奇人发起冲锋，楚科奇人如猛虎下山，冒着“如雨”的枪弹，手持梭镖神速扑向俄军，双方展开一场残酷的肉搏战。哥萨克面对突如其来的勇士们惊恐万状，连忙逃窜。楚科奇人则骁勇善战，士气高昂，他们夺得大批鹿，还抢到了帕夫鲁次基骑乘的鹿，杀死了帕夫鲁次基。这次战斗利落干脆，楚科奇人缴获了四十余支枪及一些炮，五十一支梭镖和旗帜等物品，胜利而归。三天过后，帕夫鲁次基的尸体运回阿纳得尔斯克，不久又运到雅库次克，隆重埋葬在那里。从上述事实可见，帕夫鲁次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扩张狂，他的所作所为是道道地地的军事镇压和武装殖民，根本不是什么“科学考察”。

帕夫鲁次基死后，俄军又进行了几次远征，如1750—

1751年间，派往阿纳得尔斯克堡的城防司令沙基洛夫大尉曾出兵镇压“叛乱者”科里亚克人并进攻楚科奇人，但均未获得什么“成果”。

楚科奇人近百年的反抗斗争，严重打击了俄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延缓了俄国对楚科奇人的武力征服时间。由于楚科奇人的坚决斗争，迫使俄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接受楚科奇人的和谈条件。为了平息旷日持久的战火，他们主动提出要求：双方不再发生争端，不许向他们索要人质，保障他们的安宁生活和狩猎地方。俄国政府迫不得已同意了和谈的条件。1756年伊尔库次克省府指示，不要抓楚科奇人质，要相信他们“按自己习惯宣誓”，对他们要良言相劝，予以礼待，不要施用暴力，也不要“激怒他们”，因为那样作会损害国库的利益。沙皇政府也指示下属官员：“你们前往不驯服的楚科奇人那里，要劝说他们服从大君主的崇高统治，并永世纳贡。让他们宣誓加入国籍并登记入册，按清册向他们征收实物税。如果那里缺少貂皮和狐皮，亦可征收海象牙作实物税”<sup>①</sup>。这样，持续一个世纪的抵抗斗争才告一段落，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俄国最后归并了楚科奇地区，从此，楚科奇族在沙皇的“民族监狱”中苦熬了一百五、六十年。著名的楚科奇民族史专家鲍戈拉斯—坦在评述俄国征服楚科奇人时说道，俄国哥萨克在许多方面同西班牙在美洲的征服者一样，他们以其疯狂的骠悍和“火的战斗”，平定了楚科奇人和科里亚克人<sup>②</sup>。

---

① B. П. БОГОРАС, 见前引书, СТР. 51.

② B. П. БОГОРАС, 见前引书, СТР. 35-36.

## 第二节 战胜堪察加人与 兼并堪察加半岛

堪察加人，又称伊杰里门人，同楚科奇等民族一样，均属于古亚细亚人。这一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定居在堪察加半岛。他们距离大陆中心穹远，地处僻漠，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社会生活。但是从古代起，他们就为人们所关注，尤其是中国史书远在一千三、四百年前的唐朝时代，对这一地区就作过记载，《新唐书》称此地为“流鬼国”，载道：“流鬼去京师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穷。人依屿散居，多沮泽，有鱼盐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广六寸、长七尺系其上，以践冰，逐走兽。土多狗，以皮为裘。俗被发，粟似莠而小，无蔬蓂它谷。胜兵万人。南与莫曳靺鞨邻，东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译来朝，授骑都尉，遣之”<sup>①</sup>。文中所云“莫曳靺鞨”当为今日的库页岛，按航行十五日距离推算，流鬼国正是堪察加半岛。可以说，这是世界上对该地民族最早、最详细的记述。更引人注目的是，早在公元640年堪察加半岛就同中国进行友好往来，通使输纳，足见友谊之源远流长了。另据《朔方备乘》考究，也认为“流鬼国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国”<sup>②</sup>，夜叉国系指科雷马河

①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七。

流域，说堪察加半岛北接科雷马河也大体相当。

在堪察加半岛上生活的主要有堪察加人，半岛北部尚有数量不多的科里亚克人，半岛南端有千岛人(爱奴人)。因为堪察加人无文字，而且所居半岛孤悬海外，长期无人直接踏察，进行报道，所以对他们的古代生活缺乏足够的材料予以说明。除了上述的《新唐书》的重要记述而外，俄国人在十七世纪末叶以后才陆续到达堪察加半岛，并写出了调查报告等材料，为恢复堪察加人的历史本来面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根据俄罗斯人阿特拉索夫和克拉舍宁尼科夫等人的实地考察记述，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堪察加人约有两、三万之多，其足迹遍布全岛，而集聚的地区为基吉尔河和堪察加河流域以及堪察加半岛的南部地区<sup>①</sup>。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堪察加人的确切数字看法颇不统一，差别相当悬殊。1869年出版的斯吉勃涅夫的《堪察加最重要事件的历史概述》一书和1886年出版的专著《西伯利亚历史评述》，都认为十八世纪初年堪察加人有一万左右；帕特卡诺夫于1911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异民族居民的增长》一书中指出，十七世纪末约有两万堪察加人，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减到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人。苏联著名学者、科学院院士别尔格则根据阿特拉索夫的报告断定十七世纪末至少有两万五千人。苏联另一位学者奥戈雷兹科则认为此时有一万八千人。多尔吉赫依据当时的实物税册资料推测，1697年为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人，1738年为八千四百四

---

① Н. К. СТАРКОВА, ИТЕЛЬМВНЫ-МЕ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XVIII-6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М., 1976, СТР. 26.

十八人<sup>①</sup>。但是所有这些学者，都未有引述《新唐书》的材料。如果按“胜兵万人”计算，居民只少有四、五万人，这一记载对研究十七世纪堪察加半岛的人口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据此判断，别尔格的看法接近实际。

堪察加人自称为“伊杰里门人”。“伊杰里门”系居住、居民的意思<sup>②</sup>。“堪察加”一词之渊源，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俄罗斯人对半岛的一条河称呼为堪察加河，于是该地居民也以此名相称。而克拉舍宁尼科夫坚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堪察加”一词应源于科里亚克语，科里亚克人称一条注入堪察加河的小溪为“科奥恰伊”，这一名称演变成同音的“堪察加”，这样居住在该河两岸的伊杰里门人也被称为堪察加人了<sup>③</sup>。从考证的材料看，克拉舍宁尼科夫的观点是可信的。

堪察加人的语言属古亚细亚语，楚科奇——堪察加语支，也是一种编插语。根据十八世纪俄罗斯人的调查，当时他们有三种不同的方言。第一种流行在北方，第二种流行在南方，第三种方言使用地区是从沃罗夫斯卡亚河到基吉尔河的片仁海沿岸一带<sup>④</sup>。北部方言中掺杂若干科里亚克语，南部方言则混入一些爱奴语。这三种方言差别较大，似乎不是同一种语言，但他们彼此之间却能听懂，而不需要通译。

---

① Б. О. ДОЛГИХ,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СТР. 568.

②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ЗЕМЛИ КАМЧАТКИ, М.- Л., 1949, СТР. 358.

③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361-362.

④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360.

堪察加人的起源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源于蒙古人，有的主张源于北美的爱斯基摩人。

在堪察加人的生产活动中，占首位的是捕鱼；其次是狩猎业，包括打貂和猎海兽；第三位是采集，即采集植物根茎、浆果等。堪察加人的采集业，在整个西伯利亚各民族中独占鳌头，没有一个民族像堪察加人那样重视和广泛采集各种野生植物的<sup>①</sup>。他们饲养唯一的一种家畜便是狗，其他如马、牛、羊、猪等均未有家内饲养的。狗用于使役、狩猎，冬季可驾驶雪橇，运输物品，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直到十八世纪初年，堪察加人尚不谙农耕与园艺。这一期间他们不仅不晓得金属冶炼，而且也无任何铁器，生产工具十分原始与简陋，所有生产、生活用具及武器均用石块、兽骨及木料制成。如采用鲸须、鲸鱼骨制作弓箭和箭矢<sup>②</sup>，战争中使用石制的投石器、矛和梭镖等，间或迳直拿起石头，和棍棒当武器。斧、矛、针等也用鹿骨、海兽骨制成，有时将各种颜色的水晶石打制成精美的小刀。他们使用这些原始工具制作碗、盆等食具，直至造船和建筑房屋等<sup>③</sup>。捕鱼的网具用荨麻编织而成。堪察加人钻木取火。他们没有火器，对火枪非常害怕，称俄罗斯人为“带火的人”<sup>④</sup>。阿特拉索夫曾报道过堪察加人制造和使用陶器，但是三十年后在该地考察多年的克拉

①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979.

②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Л., 1968, СТР. 422.

③ П. П. СЕМЕНОВ, ЖИВОПИСНАЯ РОССИЯ, Т. 12, Ч. 2, СТР. 33.

④ Л. С. БЕРГ, ВЕЛИКИЕ РУСС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М.-Л., 1950, СТР. 60.

舍宁尼科夫却没有发现一件陶器。

堪察加人早已过定居生活，住在沿海或河谷地带。由于季节不同而居住在不同的房舍里。冬季住在地窖子里，即在地下挖掘一个两米左右深的坑，上面横放圆木，再用土盖严，外形类似圆形小丘。中间留出一个小孔，当窗户用，阳光可照射进去；又可当门用，从此登梯出入；还可作烟道，屋内点燃木材取暖作饭，烟从这个孔中冒出。夏季居住的房舍称“巴拉干”，颇似草棚。这种棚子搭在离地两米多高的木桩之上，木桩上垫平木板，在木板上用木头搭成圆锥形的棚子，周围披上茅草，出入也用梯子<sup>①</sup>。

堪察加人的衣着均为兽皮。一般用貂皮、狐皮、鹿皮、北欧海豹皮等缝制。靴鞋和帽子也用皮革制作。他们的主要食物为鱼、鱼籽，此外还有兽肉，如熊、海豹、海兔、野鹿等等，也食用动物脂肪以及各种植物根茎、浆果和禽蛋。夏季将鱼作成干鱼，冬天将鱼冻藏起来。食用方法极为原始落后，将鱼放在木槽子里，添上水，再把烧得赤热的石头放入水中加热。作肉的方法，一般直接用火烤吃，有时也在地下挖个小坑，放些柴禾点燃，将生肉置于火上，然后再盖上草和土。如未煮熟再用此法烧烤。这种烤肉方法同北美印地安人、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人的作法颇为类似<sup>②</sup>。

从克拉舍宁尼科夫的描写可以看到，堪察加人的社会组

---

①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ЗЕМЛИ КАМЧАТКИ, М.-Л., 1949, СТР. 373-378.

② Ю. Ф. ЛИСЯН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А" В 1803-1806 ГОДАХ, М., 1947, СТР. 93-100, 179-180.

织仍是以血缘纽带为中心的氏族公社。他们以氏族为单位，共同从事劳动，共同生活居住。上述的地窖子最多可住上百人，少则几十人。通常一个氏族居住在一条河或小溪谷地里，形成一个屯落或毗邻的几个屯落。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他们都承认自己的始祖为“库特哈”。实行族外婚，同族人禁婚<sup>①</sup>。无君长贵贱之分，平等自由，不向任何人交税，任何人亦不去欺压他人。他们无有疆界的概念，土地、水源和草场均为公有，谁愿意在那里居住，一切听便。堪察加人没有任何官长，也无任何法律，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为大家共同遵循<sup>②</sup>。老者和勇士在氏族中享有崇高声誉，并拥有一定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由氏族会议决定授与的，如有权率兵出征等，他们既使享有这些特权，在政治地位上也与氏族成员是平等的<sup>③</sup>。克拉舍宁尼科夫的调查证明，在俄国人征服以前，堪察加人没有任何权欲，任何人丝毫不想扩大自己的疆界，氏族中间纵然也进行战争，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报仇或取得俘虏，他们将捕捉的俘虏用来从事繁重劳动，抓到的女俘则作为配偶。从来没有因扩大领土疆界，或因掠夺财产而发生战端的事例<sup>④</sup>。

由于生产水准特别低下，商品交换刚处在萌芽的状态，仅在氏族之间或毗邻的民族之间流行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换，而且这种交易数量极少，主要用于补充生活上的需要。

从上述的事实分析，可以判定堪察加人的社会性质是原

①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981.

②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692.

③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366.

④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402-403.

始公社制，即在十七世纪末叶以前尚未进入阶级社会。而且还可以看到在这种原始公社中仍保留了若干母系社会的残余。妇女在生产上占据重要地位，如妇女从事的采集业发挥重大作用，妇女还从事修建房屋、准备食品、划桨、缝纫、织网等重要劳作。正因为妇女在生产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她们在氏族与家庭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享有较高的地位，例如妇女在场时，任何人不得争吵、殴斗<sup>①</sup>。另外，存在赘婿制，新郎成婚后需在岳父家居住、劳动一年或两年，甚至三年，为岳父劈柴、担水、喂狗等<sup>②</sup>。堪察加人也存有群婚制残余。上列种种现象都说明母系氏族公社的遗迹还相当明显。不过，这一时期母系氏族组织显然已经处于崩溃的阶段了，正向父系制过渡。在阿特拉索夫等人的报告中，氏族成员之间财富不均的现象已见端倪，他在第二部分“报告供词”中说，氏族中某些人已比较富裕<sup>③</sup>，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普遍。由于氏族之间战争频仍，相互掠夺俘虏，驱使俘虏从事劳动，这就为余剩产品的产生和家内奴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当时这些战俘可以赠送、交换，可以用于作抵押，用战俘可购买皮袄、貂皮大衣以及斧子等物品<sup>④</sup>。

这就是俄国征服之前堪察加人的大体情况。

不过，俄国对堪察加半岛的情况知道得相当晚，比西伯利亚其他地区都晚，对堪察加人的征服也更迟些。

从俄国史料记载看，俄国殖民者在向东推进时，于十七

---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424.

②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695.

③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424.

④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698.

世纪中叶扩张势力波及到东太平洋岸边，约在同一期间传说俄罗斯人到达了堪察加半岛。据说1648年杰日涅夫一伙在东北亚航行、越过白令海峡后，同行者费多特·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波夫遭遇风暴，与杰日涅夫失之交臂。波波夫率两艘船经阿纳得尔河口，继续向南飘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到达了堪察加河，并建立了冬营地。波波夫本人则从东部绕行了堪察加半岛，一直抵达西部海岸的基吉尔河附近，他在此弃舟登岸，被科里亚克人杀死<sup>①</sup>。苏联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俄罗斯人到达堪察加半岛之嚆矢<sup>②</sup>。但是，这一事情当时并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乃是后人考据推断出来的一种假说，可靠性不大；即使果有此事，当时也未产生任何影响。也有的学者认为杰日涅夫在东北亚从事殖民活动中就已了解到堪察加的情报，据说杰日涅夫于1654年从一名科里亚克妇女获悉科雷马河以南有称作堪察加的地方，这个被俘的妇女说堪察加盛产貂和鱼类<sup>③</sup>。值得怀疑的是，杰日涅夫知道此种情况，何以不向南远征。经查，在俄国文献中首次出现“堪察加”一词是1667年。这一年奉督军彼得·戈都诺夫之命于托博尔斯克编辑了《西伯利亚地图志》，在这分地图上标出了一条河，名为堪察加，这条河流入环绕西伯利亚的大洋里。1672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册》再次画上了堪察加河。1687年维特森根据上述两分材料所编绘的地图也记载了堪察加河

---

① П. П. СЕМЕН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47.

② Л. С. БЕРГ, ВЕЛИКИЕ РУСС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ТР. 52.

③ Д. САДОВНИКОВ, НАШИ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 (РАССКАЗЫ О ЗАСЕЛЕНИИ СИБИРИ 1581-1712), М., 1905, СТР. 147.

注入太平洋，将堪察加河的地望标在阿纳得尔河与片仁河之间<sup>①</sup>。这些材料很可能是从东进的哥萨克那得到的。但是，上述几分地图只不过标出一条名叫堪察加的河流而已，不仅河流的位置舛错无凭，而且这几分地图根本没有画出堪察加半岛的形状与方位。甚至到1698年12月22日（俄历十二月十二日）著名的地理学家谢苗·列麦佐夫于莫斯科所编绘的《西伯利亚城堡与地区全图》，也仅仅画了一条堪察加河，没有任何文字说明。1701年1月他完成的另一分地图中，仍然未能画出堪察加半岛，只在乌第河口对过的汪洋大海中画出一个巨大的“堪察加岛”，在堪察加河上标记：“该河流域居住堪察加人，衣狗皮、貂皮和狐皮，使用鲸须肋筋制作的小型弓箭”。这些记载较前有很大跃进，但仍未绘出半岛的轮廓。有人认为1701年列麦佐夫地图上的文字说明，可能从哥萨克德米特里·波塔波夫处获得的。因为这个哥萨克奉命于1696年从雅库次克启程前往科里亚克人住地，他从与堪察加人毗邻的科里亚克民族中了解到堪察加人的一些真实情况，并向托博尔斯克及时作了报告，列麦佐夫在那里可能读过他的报告。以上所述便是俄国在入侵堪察加半岛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显然，这些传闻和地图充其量不过是一鳞半爪的片断资料。

俄国人正式获得堪察加半岛的情况是在十七世纪末，旋即进行远征与兼并的活动。在征服堪察加人的过程中，1649年建立的阿纳得尔斯克堡起了据点与桥头堡作用，而后建立

---

<sup>①</sup>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97.

的鄂霍次克城则是俄国从海路向堪察加进军的大本营。入侵堪察加半岛的元凶是哥萨克五十人长符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他于1695年由雅库次克督军任命为阿纳得尔斯克总管。他从雅库次克启程赴任，率领一百名兵丁，四处攻占屯落，逼迫尤卡吉尔人和科里亚克人交实物税。次年，阿特拉索夫派遣雅库次克哥萨克鲁次·莫罗兹科到楚科奇半岛南部滨海地区进行殖民活动。莫罗兹科率领十六人组成的小分队到达科里亚克人住地后，又继续向南前进。这样，这一伙哥萨克便穿过了楚科奇半岛，从陆路闯进了堪察加半岛，一直到达基吉尔河流域。在此莫罗兹科首次遇见了堪察加人的村落，他们焚毁、蹂躏了这个村落后，返回阿纳得尔斯克，禀报了阿特拉索夫。莫罗兹科的入侵，是俄国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他刺探了真实情报，为俄国吞并该地区开了先河。

阿特拉索夫对获得的堪察加的可靠情报极为高兴，遂决定亲自出征，占领堪察加半岛。1697年初，他带领一百二十人，携炮四门，踏上了远征的罪恶道路。临行前，他曾请求上司给他增加一百人，因为人员缺乏，未能增补军队<sup>①</sup>。阿特拉索夫的一百二十人队伍中有半数是俄国军役人员和实业者，另一半是临时收罗的尤卡吉尔人。他们冒着严寒，杀气腾腾奔向堪察加半岛。远征军经过片仁河口，又沿片仁湾东岸向南行驶两周，在北纬六十度左右地方转向东行，2月进入一条流入白令海奥留托尔湾的小溪，他们向奥留托尔的科里亚克人课实物税。这时，阿特拉索夫将队伍分成两部分，

---

① И. И. ГАПАН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43。

一部分由莫罗兹科率领，从半岛东岸向南航行；他本人率其余人等从半岛西岸经帕郎河、基吉尔河向南挺进。阿特拉索夫拼凑的队伍途中发生哗变，一些尤卡吉人暴动，杀死了三名俄罗斯人，打伤十五人，然后远走他乡。阿特拉索夫收拾了残局，率余部继续溯基吉尔河而上。他们在基吉尔河源头翻越斯列津山，到达克留切夫斯克火山地区堪察加河谷地带，在此与堪察加人首次邂逅。7月28日（俄历七月十八日）他在堪察加河上竖立了十字架，上面题词：“7205年（1697年——笔者注）7月18日，五十人长沃洛吉麦尔·阿特拉索夫及其同伴特立此十字架”，这就成了俄国占领堪察加的“证据”。

阿特拉索夫在堪察加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屯落，他说仅在该河下游就有三百至五百座房屋。三天过后，又发现近四百座房屋。阿特拉索夫感到，在如此人烟稠密的地方，单靠自己的区区人力是不足以慑服堪察加人的。他利用了堪察加人之间的内部纷争，拉拢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同时施展火器的威力，这种火枪火炮，对于原始落后的民族说来，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阿特拉索夫先是“良言相劝”，让堪察加人交出毛皮，对拒不交纳者进行无情镇压，他的报告书供认：“符拉基米尔同他的军役人员击败了堪察加人，杀死多人，焚毁了村寨”。他在另一分报告中写道，堪察加人英勇还击俄罗斯人，他们“……抛掷石器，搬运巨石构筑寨堡，用梭镖和棍棒进行搏斗。俄罗斯人手持盾牌，逼进寨堡，将寨堡付之一炬”<sup>①</sup>。

---

①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396.

阿特拉索夫一面战斗，一面派出人马四处侦察，刺探情报。不久他们又越过斯列津山脉，返回原路，向半岛西岸前进，在这里又同科里亚克人发生激战。战斗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有一百五十名科里亚克人被杀死，其余逃往深山密林之中，俄国人抢到他们的大群鹿，用来充饥。附近许多游牧的科里亚克人被迫躲避起来。阿特拉索夫在向南方的征战途中，又同科里亚克人血战，科里亚克人“许多被杀死，其家室和鹿群被夺走”<sup>①</sup>。阿特拉索夫一伙人窜到半岛南部时，曾逼迫爱奴人交纳实物税，爱奴人严词拒绝，最后同俄国殖民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哥萨克攻占一个小岛，“村落里六十名千岛人（爱奴人）奋力抵抗，全部被杀死”。

阿特拉索夫率领人马，横冲直撞，征战南北，由于长途跋涉，鞍马劳顿，加之弹药消耗殆尽，所以不得不返回阿纳得尔斯克堡。1697年7月12日他率十五名俄罗斯人、四名尤卡吉尔人回到了驻地。

阿特拉索夫踌躇满志，从阿纳得尔斯克又赶忙奔赴雅库次克，报告“发现”和“占领”堪察加半岛的经过，在“供词”中陈述了率兵同堪察加人、科里亚克人的战斗情景和堪察加半岛的形胜、当地民族的经济、生活等情况。报告还记载了千岛人同日本的交往，这是俄国关于日本的第一次报道。阿特拉索夫的呈文是俄国开始吞并堪察加半岛的记录，也是研究堪察加民族的一分最古老的俄国原始资料。

阿特拉索夫又亲自赍报告，赴京城奏报。在莫斯科他向

---

①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396-397.

沙皇汇报了征服新土地的经过，将在堪察加半岛掠夺的珍贵毛皮奉献给沙皇，内有貂皮八十袋，海龙皮十七张，河獭皮四张，灰素狐皮十张、玄狐皮一百九十一张<sup>①</sup>。他还捉到一名堪察加头人<sup>58</sup>，拟押解京师，途中头人死掉。为了表彰他的功绩，雅库次克督军任命他为哥萨克首领，授权他可在托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和雅库次克等地挑选一百名人员服军役，率领这些人继续扩大堪察加的领地并巩固在那里的殖民统治。莫斯科为他提供装备，托博尔斯克也供应小炮、火绳枪、铅丸、火药，颁发了团旗，选派了鼓手和号兵。1701年阿特拉索夫怀着喜悦的心情从托博尔斯克启程。但是，这个殖民强盗恶习未改，在返回雅库次克的途中，于安加拉河上抢劫了一艘满载中国货物的商船，受害者洛根·多勃雷宁告发，阿特拉索夫等十名主犯被捕入狱。

阿特拉索夫远征堪察加，打开了堪察加的大门，揭示了它的秘密，从此俄国哥萨克往来不绝，俄国对该地的经略日甚一日。阿特拉索夫离开堪察加半岛时，曾留下帕塔普·谢留科夫等十六人，扼守要冲，巩固地盘。谢留科夫等人披着商人外衣，小心翼翼地进行殖民活动，1699年他们建立了上（维尔霍）堪察加斯克堡，次年，1700年又建立了鲍里沙列次克堡，1702年建立了下（尼日涅）堪察加斯克堡。因为阿特拉索夫被囚禁，所以1702年雅库次克选派米哈伊尔·季诺维耶夫前去堪察加，接替谢留科夫。1704年前后，阿纳得尔地区的军役人员在安得列·库基因领导下，在半岛东岸的乌

---

<sup>①</sup>И. П. СЕМЕHOB, 见前引书, СТР. 48。

卡河流域建立了六个冬营地，向科里亚克人收税。这样，几年间，俄国殖民主义者在半岛中部，特别是堪察河流域站住脚了，他们以新建的据点为根据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

新上任的季诺维耶夫在1704年秋才赶到半岛。在他接任之前的1703—1704年期间，五十人长瓦西里·科列索夫曾代管这一地方事务。季诺维耶夫执政到1706年4月，又为雅库次克的军役贵族瓦西里·普罗托波波夫所接替。普罗托波波夫曾派米哈伊尔·纳谢德金远征堪察加半岛最南端的“半岛地方”，以便制服那里“骚动的异族人”，搜刮他们的财物。但是战斗过后，只有二十人交了实物税，余众纷纷逃散。

上述这些殖民活动，规模都很小，未能取得更快的进展，“成果”也不显著。特别由于堪察加人民的反抗斗争，搞得俄国侵略者惶惶不安，多年来始终未能打开殖民扩张的新局面；同时哥萨克在此发生严重内讧，勾心斗角，削弱了殖民者自身的力量。俄国政府为了挽救这种颓势，彻底收平堪察加人，认为应该启用阿特拉索夫，所以1706年释放了他，任命他为堪察加总管，派他再度前往堪察加，整饬秩序，加紧殖民，以此“赎罪”。政府还授与阿特拉索夫管理哥萨克的全权。1707年6月8日（俄历五月二十八日）西伯利亚衙门发布由沙皇签署的训令，命令增派援军，拟从雅库次克抽调一百人，从别处再补充七十人，支援堪察加；同时，拨款五千卢布，供应四门炮，发运大量货物。训令指示，要“号召外国人交纳少额实物税”，使堪察加人归服俄国统治<sup>①</sup>。1707年7月，

① А. В. ЕФИМ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М., 1948, СТР. 90.

阿特拉索夫又来到堪察加。他利用权柄，大施淫威，横行不法，不仅激起了堪察加人民的义愤，而且造成了与哥萨克的矛盾。哥萨克之间分赃不均，争权夺利，许多人不听从阿特拉索夫的领导，群起反对阿特拉索夫，把他监禁起来，抄出了他侵吞的大量财物。雅库次克督军闻讯后慌忙报告京师，政府又任命贵族彼得·奇利科夫为堪察加总管，配备五十名兵丁。奇利科夫赴任途次，被少数民族截击，损失了十三人和大量军需。他上任后，立即着手征服准备事宜，不久派出四十名哥萨克去平定鲍里沙亚河上的堪察加人，受到有力还击，俄军八人毙命，余者全部受伤，被围困一个月之久。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脱险。后不久，奇利科夫又率五十人从海上出发去征服堪察加人。

1710年秋，雅库次克又派出五十人长奥西普·米罗诺维奇·里平率四十人去替换奇利科夫。这时，哥萨克重又爆发内乱，1711年他们先后杀死了里平和阿特拉索夫。这个被称为“堪察加的叶尔马克”——阿特拉索夫正在酣睡之际被杀丧生。

俄国虽然绞尽脑汁，企图扑灭堪察加半岛的愤怒火焰，稳定时局，终不能奏效。堪察加人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他们原有一种民军，这种原始的氏族军事组织，由全体氏族成员参加组成，在战争时抗击敌方。其首领由大家公推，民军各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他们平时各守其业，战时出征。俄军入侵时，堪察加的民军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使用落后的弓箭、长矛，甚至石块和棍棒迎击俄国殖民者。在手持火器的俄军进攻时，他们往往采取长期围困办法，选择制高点，构

筑工事。当敌人突围时，堪察加人挽弓搭箭，有效地打击侵略者。除了武装反抗之外，堪察加人还采用巧妙的方法，歼灭哥萨克。他们先是“热情与忠诚”地接待俄国强盗，佯装屈服的样子，继而利用俄军的麻痹与疏忽，在夜间出其不意袭击或火烧。采取这种方法两次就消灭俄军七十余名，著名的阿瓦恰事件就是一例。1712年2月，哥萨克安齐福罗夫率二十五人去阿瓦恰收税。堪察加人早已深知这个恶棍的残暴，对他深恶痛绝。这次听说他领兵前来，就准备除掉这个祸害。他们特地建造了一个宽大而坚固的草屋，“接待”俄国殖民者。这个房间按置可以升起的秘密大门。安齐福罗夫一伙被让到屋内后，堪察加人爽快地答应交纳实物税，并派来几名头人作人质，表示“忠诚”之意。这群敌人被堪察加人的殷勤假象所迷惑，完全放松了警惕。夜阑人静时，堪察加人用火将草房焚毁殆尽，二十五名俄军全部丧命，无一人逃脱。堪察加人为搭救屋内的人质，让人质升起大门跳出来脱险。但人质担心打开大门敌人可能乘机逃跑，不肯开门，他们回答说：“不能开门，不要怜惜我们了”，这样几位头人也于俄国强盗同归于尽了<sup>①</sup>。俄国当局为了“惩罚”这一事件的肇事者，1713年派出二百七十人的讨伐军，其中军役人员一百二十名，网罗的堪察加人一百五十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堪察加人坚守城池，固若金汤，哥萨克用火器围攻两周不下，举行两次冲锋均被击退。最后俄军放火焚烧城寨，堪察加人力不能支，一部分人战死于沙场，部分人逃亡，幸存者被迫答

<sup>①</sup>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484; Е. В. ГОНС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ТР. 81-82.

应臣服俄国，交纳实物税，从此以后，该地的堪察加人才正式向俄国纳税。

堪察加人主动出击的事件层出不穷，如1706年、1710年、1728年、1729年和1731年等，均向俄军发动了进攻，有几次军事行动几乎波及整个堪察加半岛，许多屯落联合战斗。1710年堪察加人包围了鲍里沙列次克，城中只剩七十多名俄军，堪察加人数却超过了他们数倍，但由于缺乏严密组织和统一领导，以致在首次出击遭到失利后，就慌忙撤退、逃跑，而未及时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再次进攻。哥萨克却乘机出战，堪察加人溃不成军，战死、溺死无算，河里都堆满了尸体<sup>①</sup>。

俄国在征服堪察加半岛过程中，不断增设据点，以求长治久安。到十八世纪中叶又建立了四个城堡。1736年建亚姆斯克堡，1740年又在半岛东南海岸建立了重镇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克，1750年在半岛的西北海岸、基吉尔河修建了基吉尔斯克堡，1765年又修建了吉日加斯克。连同先前的三个城堡，共设立了七个，这些城堡成为后来俄罗斯帝国统治堪察加半岛，乃至向美洲殖民的重要基地。此外，还添设了许多冬营地。

俄国当局为了掠夺这里丰富的毛皮资源，强行征收实物税。规定每个成年已婚男子每年交七张貂皮，未婚者交五张。在冬营地或城堡中设立官署，配备收税官兵，掌管税收事务。官兵将实物税集中后，护送到雅库次克，上交国库。克拉舍

---

①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403.

宁尼科夫根据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税册统计，鲍里沙列次克堡所属地区共有堪察加村落十八个，纳税人数四百九十七人；上堪察加斯克堡管辖的村落共计二十七个，纳税人数九百八十二人；下堪察加斯克堡所辖村落三十二个，纳税人数一千二百三十七人。总计村落六十七个，纳税者二千七百一十六名，每年征收毛皮约合时价一万卢布<sup>①</sup>。多尔吉赫根据档案资料计算，1715年收取貂皮、狐皮和海龙皮等共计三千九百一十二张，1716年为三千五百三十九张<sup>②</sup>。当然，上列数字仅是根据部分地区的实物税册推算出来的，实际征收的远不止于此，不过具体数目已无可考了。

1727—1728年白令第一次探险期间，大大加重了堪察加人民的负担，实物税提高了两倍<sup>③</sup>。苛刻的实物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哥萨克催逼税务更是如狼似虎，谁交不上实物税，就抓他的妻子顶替，被抓走的妇女往往转卖给实业人员。因此当地盛行妇女买卖，如通古斯姑娘每个卖七张貂皮，至多十张貂皮<sup>④</sup>。堪察加人除了负担沉重的实物税以外，其他苛捐杂税和繁重徭役也一古脑加到他们身上，如交礼品每人就得拿出一至两张貂皮。平时他们要出人修筑驿道、搬运官产、运送官兵、充当向导等等。在白令准备探险期间，抽调大量堪察加人从鲍里沙列次克往下堪察加斯克运送辎重，早路长达两千公里。这些负担严重影响了堪察加人民的生产，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反抗俄

①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509-511.

② В. О. ДОЛГИХ, 见前引书, СТР. 539.

③ М. И. БЕЛОВ, 见前引书, Т. I, СТР. 254.

④ И. И. ГАПАН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53.

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方兴未艾。反抗斗争中较为普遍的形式是逃亡，他们为了抗交实物税和免服徭役跑到北部冻土带，躲藏起来，自谋生路；有的在绝望时集体自杀，这种自杀事件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特别突出。“官逼民反”，堪察加人民忍无可忍，被迫揭竿而起，他们杀掉官吏，拦截官产，搞得俄国殖民者不得安宁。当年在堪察加半岛从事科学考察的克拉舍宁尼科夫也不得不忧郁地说：“收税官员没有可靠的保护不能前往科里亚克人那里去，否则将会被未征服的人所杀掉。”至于堪察加人的反抗更是激烈的。

在堪察加人的反抗斗争中，1731年的起义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起义事先曾酝酿了许久，堪察加人早就打算赶走外来的殖民主义分子，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哥萨克逼勒实物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堪察加人无法忍受俄国当局变本加厉的经济压榨。据史料记载，俄国人采用极其残酷的方法进行殖民统治，如在下堪察加斯克堡的教堂里，竟然使用堪察加奴仆，代替牲畜去耕种土地<sup>①</sup>。1730年新上任的堪察加委员伊凡·诺夫戈罗多夫向堪察加人征收双倍的实物税，如果“谁不交纳，就抓走妻子、儿女并拷打追债”，有时抢走家中的皮衣等物。对交不足数的人，哥萨克无情地撕碎他们的衣裳、鞭挞或施以杖笞等刑罚。俄国当局还要每人每年交出一普特可以酿酒的甜草，半普特可食用的柳叶菜。夏季还应向哥萨克交干鱼、鹅、浆果、北欧海豹皮等物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诺夫戈罗多夫上任，还要人们交出七

---

①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98.

百卢布的“礼品”，以资“祝贺”。

1728年，堪察加人就聚议准备暴动，只不过当时时机尚不成熟，未能发动。1731年春，堪察加河地区的人们采用会客宴饮的民族传统形式，组织各氏族群众，进行秘密串连。他们的首领便是颇有名望的托伊昂费多尔·哈尔钦。同年夏季又集中在堪察加河下游的克留奇地方商议起事，准备杀掉暴虐的俄国殖民者。这样，堪察加河中下游就成了起义的策源地。这时，正值下堪察加斯克哥萨克头目克雷科夫派遣通译奥尔里科夫前往克留奇，逼迫妇女去采集浆果，然后上交。按照俄国当局的规定，居民不承担这项义务。早已怒不可遏的堪察加人跑到叶洛夫卡去找首领哈尔钦。哈尔钦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应毫不迟疑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是率领众人呼啸而起。他们赶到克留奇，杀死了奥尔里科夫等人，又沿堪察加河下航，途中荡平了几处哥萨克的夏季宿营地，将那里的数十名哥萨克全部杀掉，这样队伍越聚越多<sup>①</sup>。1731年7月31日（俄历七月二十日）起义正式爆发。这天，哈尔钦探听到俄国人准备从堪察加河口出航的消息后，就集中人马直捣俄国的重镇下堪察加斯克。起义大军攻进城里，将留在城里的哥萨克杀死大半，许多建筑物被摧毁，只有几名哥萨克逃走。

起义的消息传到克留切夫斯克乡，托伊昂切戈奇（哈尔钦的伯父）积极响应，率民军与哈尔钦会合。他告诉哈尔钦，俄国人在堪察加河口，准备出海，有一队人马仍留在河口附

---

<sup>①</sup>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762-763.

近，应当提防俄国人的反扑。于是起义大军固守下堪察加斯克，又修筑了工事，并派人四处联络，扩大队伍，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起义者在城中庆贺胜利，哈尔钦仿照俄国官员名称，自认是“委员”。

8月1日（俄历七月二十一日）俄军头目亚科夫·根斯获悉堪察加人起义并攻占下堪察加斯克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他的副手斯彼什涅夫和大地测量学家戈沃兹杰夫率六十余人去夺城。这伙强盗于8月2日登程，5日抵达下堪察加斯克城下。起初，斯彼什涅夫采用劝降方法，企图不战而和，但堪察加人拒不投降，哈尔钦甚至嘲笑他们，说道：我已经当上“委员”了，这里“不需要哥萨克”<sup>①</sup>。8月6日根斯又派出三十人携带大炮增援斯彼什涅夫。俄军两股人马会合后，用大炮猛轰，城堡围墙多处被毁。堪察加人开始惊慌，城中被俘的哥萨克和俄罗斯妇女趁机逃出。哈尔钦奋力抵抗，但不能扭转局面，他们尤其惧怕火器。哈尔钦带领几个人化装溜出城堡，俄军重新占领城堡，所余三十名堪察加人被迫投降。战斗中堪察加人死伤无数，许多尸体埋在城堡里。切戈奇率领众人隐藏在仓库里，继续同俄军周旋，后来大炮击中了火药库，他手下的民军全部殉难。

8月6日下堪察加斯克战役，使堪察加人蒙受重大损失。首领哈尔钦跑回叶洛夫卡故居，召集自己的眷属和各地的头人商议，准备到海上去迎击在那里航行的俄军。哈尔钦队伍开拔后，在途中与一股俄军遭遇，双方隔河相望，长时间对

---

① С. П. КРАПЕВ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496.

峙不下。最后，哈尔钦与他的兄弟斯捷潘·哈尔钦及托伊昂塔瓦奇·捷涅维等人决定与俄方谈判。俄军同意了谈判的建议，但在哈尔钦前往俄方营盘时被伏兵逮住。俄军又发射大炮驱散了企图营救哈尔钦的堪察加人。叶洛夫斯克的托伊昂基戈尔等余部退到叶洛夫斯克山。克留切夫斯克的托伊昂、起义的另一位组织者戈尔戈奇则率兵溯堪察加河而上，他们辗转各地，坚持同俄军作战，不少战士英勇捐躯，有的不肯就擒而自杀身亡。这样，起义一直持续到1732年才最后平息下来。这次起义动员了数千名堪察加人，仅阿瓦恰一次战役就有五百人参加了<sup>①</sup>。

哈尔钦领导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使俄国政府大为震惊，动摇了沙皇俄国在堪察加半岛的殖民统治，使沙皇国库的收益大大减少了。再加上这一期间哥萨克哗变内讧不断发生，使俄国的堪察加殖民当局更为动荡。俄国政府在东北亚的兵力本来就少得可怜，执行正常勤务已显得十分不足，此时为了援助堪察加半岛的俄军，仍不得不抽出人员，仅1731年从雅库次克就抽出了三百人，由斯科尔皮亚科夫大尉率领到鄂霍次克、堪察加等地，协助平服“叛乱”<sup>②</sup>。起义过后，俄国政府又派出以中校瓦西里·麦尔林和少校帕夫鲁次基为首的“侦察委员会”奔赴堪察加半岛，处理善后事宜。这个侦察委员会实际是一个惩罚队，惩处了大批堪察加起义人员，处死了包括哈尔钦在内的九名起义首要人员，四十四

---

① 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497.

②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2, 1916, ЧИТА, СТР. 49.

名堪察加人被处以各种肉刑。但是，侦察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官吏对当地人民“百般凌辱与蹂躏”的事实。俄国政府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判处作恶多端的前任堪察加委员诺夫戈罗多夫。1733年5月20日(俄历五月九日)沙皇谕令中指出要严加管束横行不法的俄国管理者，不要对堪察加人“处罚过多”。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和伊丽沙白·彼特罗夫娜均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稳定形势，弥合矛盾。沙皇政府一方面在堪察加设置了行政机构，委派官吏，驻兵镇守，一方面启用当地头人、酋长，同时釐定了税额，规定每人每年交一张貂皮。这些措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当然堪察加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不过此后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起义。1731—1732年起义被镇压，标志俄国彻底征服了堪察加半岛。从1735—1744年间，俄国政府为了控制东北亚，防止楚科奇人和堪察加人起义，曾增派了一千三百七十五至一千五百名雅库次克哥萨克<sup>①</sup>。

1731年起义过后，堪察加人数锐减，主要原因是俄军残酷镇压造成的，如沃罗夫斯卡亚河战役，堪察加人被杀一百七十人<sup>②</sup>。据统计，起义前，1728年税民为二千九百八十三人，到了1732年则降为二千零五十五人，减少近三分之一，当然其中可能有若干逃亡未登记的，但惨死在俄军之手的，显然占很大比例，如档案材料记述道，“在堪察加除了妇女和儿童外，被杀的税民为九百九十八人”<sup>③</sup>。多尔吉赫指出，

① А. П. БАСИЛЬЕВ, 见前引书, Т. 2, СТР. 51.

②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98.

③ И. С. ГУР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98.

从1697至1738年间，堪察加总人数减少百分之四十五，他认为1731年起义中死亡的人口对居民数量的减少起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堪察加半岛之征服，使俄国增加了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三分之二为山地，有一万四千余条大河小溪，植物八百二十八种，鸟类二百种，鱼类三百种。有取之不竭的各种自然资源。堪察加半岛拥有许多良港，便于海上航运。1716年7月1日（俄历六月二十日）哥萨克科兹姆·索科洛夫从鄂霍次克启航，经鄂霍次克海抵达基吉尔河口，旋即顺利归棹。索科洛夫开辟了从鄂霍次克海到达堪察加半岛的海上航线，大大缩短了半岛与大陆的距离，使堪察加半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俄国向北太平洋、北美殖民扩张的大本营。

1720年彼得大帝指示伊凡·叶夫列因诺夫、费多特·鲁津对堪察加和千岛群岛的“考察”，以及白令的两次探险，均是从堪察加半岛启航的。后来，俄国殖民者又以半岛为据点，向海外扩张。1743年巴索夫占领了科曼多尔群岛；1745—1759年“发现”阿留申群岛中的一些岛屿；1761年俄国渗入阿拉斯加，1780年在卡迪亚克岛与锡特卡建立居民点并进而组建俄美公司（1799年），霸占了阿拉斯加等北美洲大片土地。这些活动，也都是以堪察加为跳板进行的。堪察加半岛也是俄国同英、美、法等国家争夺北太平洋霸权的一个战略基地，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吞并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

---

① Б. О. ДОЛГИХ, 见前引书, СТР. 571-572.

里江以东的广大土地后，堪察加半岛的战略地位才逐渐降低。

俄罗斯国家在堪察加半岛先后用兵三十余年，才征服与合并了这一地区。加帕诺维奇在谈到俄国在该地区的殖民特点时曾概括为五个方面：1. 堪察加半岛并入俄国比其他地区更晚；2. 攻占时间持续特别长，并且伴随极为艰苦的斗争；3. 俄国占领后的管理比任何地区都表现得更残酷与疯狂；4. 经历了最原始粗犷的殖民过程；5. 堪察加半岛同大陆的联系不十分巩固，时有分离的可能<sup>①</sup>。这些看法，多少反映了俄国兼并堪察加半岛的实际。

---

<sup>①</sup> И. И. ГАПАНО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33.

## 第七章 西伯利亚的管理机构 与殖民统治之实施

### 第一节 中央机构——西伯利亚衙门

西伯利亚的管理机构是随着沙皇俄国向东不断扩张领土而产生的，并且由于扩张兼并的日益加剧，管理机构日臻加强与完善。

十六世纪中叶以前，俄国尚未出现管理西伯利亚事务的机关。因为当时俄国的领土面积相当狭小，它不仅没有占领西伯利亚地区，甚至伏尔加河中、下游也未并入俄国版图。已如上述，西伯利亚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国家在俄国东南部争雄角逐。最初，俄国政府同这些国家往来、处理双边关系，均经由外务衙门负责承办。外务衙门成立于1549年，系1720年建立的外交委员会或外交院的前身。外务衙门是俄国政府的中央机构，主管派遣驻外使节、接纳外国使臣，负责外交谈判、签约媾和以及处理外贸等事务。初期也承办管理俄国东南部地区有关事宜，如管理顿河哥萨克、服军役的鞑靼人<sup>①</sup>。这时，俄国同西伯利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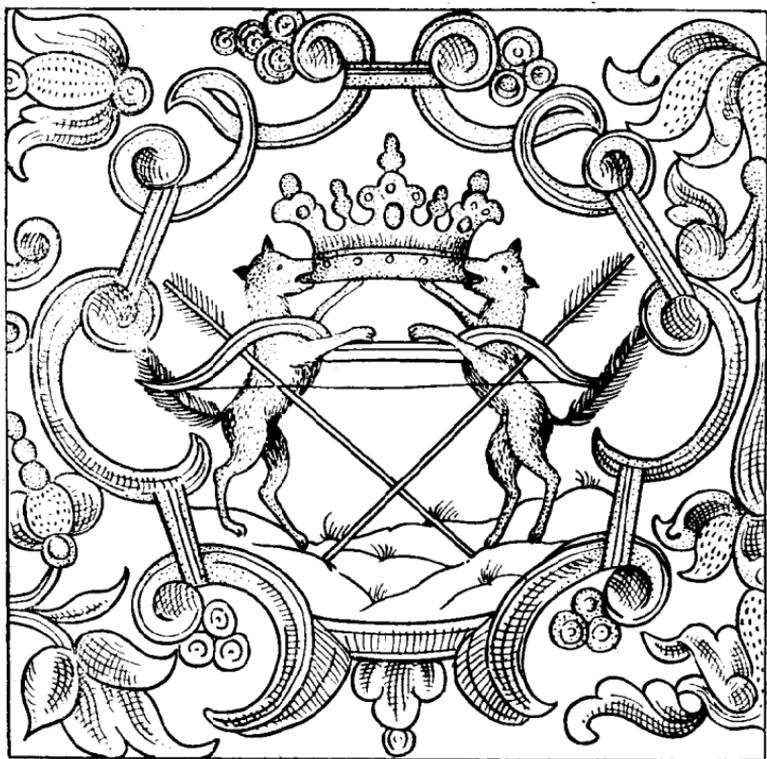
①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XVII в.), М., 1955, СТР. 376.

地区的交往亦通过外务衙门。

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伊凡四世急骤向外扩张，以武力相继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领土迅速扩展到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为了管理这些新占领的土地，在六十年代俄国政府成立了喀山与美谢尔事务府。从名称亦可概见，这一机构乃是管理喀山汗国土地及美谢尔地区的。喀山汗国前已叙述，美谢尔地区位于尼日戈罗德地方，美谢尔的鞑靼人曾在此居住过，故有美谢尔地区之称谓。喀山与美谢尔事务府简称喀山事务府（又译作喀山宫）。据米勒尔考证，早在喀山汗国尚未被俄国彻底征服之时，就有若干喀山的汗王居住在莫斯科，俄国政府为了顺利地治服鞑靼人，笼络他们，假借这些汗王的名义发出指示<sup>①</sup>，要鞑靼人听命于俄罗斯。汗王在莫斯科居住之所称作喀山宫。俄国征服喀山汗国以后，喀山宫继续存在下来，不过其性质与作用同以前大不一样了。是时，沙皇明确规定喀山事务府管辖原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原有领地、伏尔加河下游及巴什基尔、乌拉尔山两麓的军事、司法、税收等事务。八十年代俄国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1599年沙皇鲍利斯·费多洛维奇·戈都诺夫谕令由喀山事务府管理这一新拓殖的疆土<sup>②</sup>。这样，西伯利亚地区的事宜就不再由外务衙门过问，而转由喀山事务府处置了。这时喀山事务府书吏官伊凡·瓦赫拉麦耶夫分工主管西伯利亚。1599年喀山事务府中设置专门分机构——“西伯利亚事务

① Г. Ф.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I, М.-Л., 1941, СТР. 88.

② Г. Ф. МИЛЛЕР, 见前引书, Т. II, СТР. 88.



西伯利亚徽章

(见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Л., 1968, СТР. 24)

局”<sup>①</sup>。

到了十七世纪，俄国殖民势力不断向东推进，二十年代几乎占据了整个叶尼塞河流域，三十年代又占领了勒那河地区的大片土地。领土迅速增大，管理事务日渐增多，沙皇政府

<sup>①</sup> А. Н. КОПЫЛОВ, ОРГ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 ВОЕВОД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ИБИРИ В КОНЦЕ XVI-XVII вв., 载 ИЗВЕСТИЯ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1965, №9, СТР. 80.

为了适应兼并领土的迫切需要，曾多次缜密研究，酝酿建立新的机构。1637年3月1日（俄历二月十九日）沙皇诏令组建西伯利亚衙门，将西伯利亚管理事务从喀山事务府分出，正式设立了直属沙皇的中央机关。4月11日（俄历四月一日）正式办公，首任衙门长官为军役贵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雷科夫大公<sup>①</sup>，配有两名书吏官。西伯利亚衙门最初仍在喀山事务府内办公，鉴于此处拥挤不堪，不便处理公务，所以同年12月西伯利亚衙门首领奏报沙皇，建议择地建设衙门办公场所。1638年沙皇政府批准将西伯利亚衙门迁移到克里姆林宫内的诺夫戈罗德衙门旧址。六十年代修建了吉塔城新客宫，1670年西伯利亚衙门机关又从克里姆林宫迁移到吉塔城新客宫办公，这里原是海关公署。西伯利亚衙门迁到该地后，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撤销为止，再未更换办公地址<sup>②</sup>。

西伯利亚衙门组建初期，其首领仍兼管喀山事务府，1663年两个机构才彻底分开，各自有长官独立处理事务。彼得一世改革期间，由于新设了喀山省而于1708年撤销了喀山事务府。同一期间亦添设了西伯利亚省，但西伯利亚衙门却一直到1763年才被裁汰。

十七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国家中央机构均称衙门，多达八十个，常设衙门亦有四十多个<sup>③</sup>。衙门分管某一地区或某项事务，直接隶属于沙皇。上述的西伯利亚衙门便是这种中央机构中的一个，它专门管理西伯利亚地区事务，是一个拥有管辖该地权限的中央机关。西伯利亚衙门较之其他衙门握有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СТР. 124.

②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XVII в.), СТР. 366-367.

更为广泛的权力，按照沙皇的指令，授权它“全权”管理、决定西伯利亚的一切事务<sup>①</sup>。它负责管理西伯利亚的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税收、贸易、驿站以及同毗邻国家和民族的外交、外贸等一切事务。如同中国、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哈萨克人的外交往来事宜，均经由这一衙门负责处理。初期，西伯利亚衙门尚负责管理欧俄北方地区的事务。

西伯利亚衙门所拥有的具体权力如下。第一，有权任命各地督军和税关长官，决定与核准各地方军事编制。1677年9月1日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决定，改由沙皇颁诏任命督军，从此，任命督军这种重要权力就由沙皇直接控制了。从1696年1月22日（俄历一月十二日）起，沙皇敕令废除了督军享有的关于决定本地军事人员编制的权力，由沙皇和西伯利亚衙门掌握编制权。除一般士兵编入步兵服役外，无中央命令督军不得擅自接收任何人填补缺额，不得自行提升官衔，不许增加薪饷。西伯利亚衙门有权授与军队中的“优秀者”以军役贵族、西伯利亚贵族的称号<sup>②</sup>，并决定军人调转、升迁和颁赐军人头衔。第二，西伯利亚各地的所有奏折、呈文、督军公函、实物税册、预算表报及花名册等，均经由西伯利亚衙门上呈沙皇或全权批示执行；沙皇的诏书和谕旨也通过该衙门批转各地<sup>③</sup>。各地奏报的一般问题由衙

---

①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Ч. 1, СПБ, 1889, СТР. 114.

②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1, ЧИТА, 1916, СТР. 222-223.

③ Н. Н. КОЗЬМИН, ОЧЕРКИ ПРОШЛОГО И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ИБИРИ, СПБ, 1910, СТР. 14-15.

门处理完结，重大事情需奏请沙皇。如中俄两国 1689 年的尼布楚谈判，便是奏报沙皇后，由西伯利亚衙门派遣使臣、下达谈判方针。第三，西伯利亚衙门下达指令，部署、指挥军队远征、扩展领土。衙门制定出征的战略与策略，对待少数民族的方针和政策，负责供应各地一应所需，如武器、弹药和粮秣，拨放哥萨克的薪饷。负责保障新占领地区的安全，主管各地城堡建设，颁发象征权力的城徽和印鉴。第四，掌管税收，控制经济命脉。衙门规定少数民族纳税者的年龄、交纳数额，实物税上缴办法。负责毛皮储存、支出，组织毛皮贸易。此外，衙门尚有权釐定关税条例，管理关税事务。

西伯利亚衙门的长官均由沙皇颁诏任免，长官皆由皇族成员、军役贵族、杜马贵族等豪门缙绅、高官显宦充当。如 1637—1711 年的八届衙门首脑人物均为大公、大贵族、杜马书吏官等。衙门的长官任期无定制。衙门除一名长官主持外，尚有两、三名书吏官，辅佐长官处理日常事务或分管某个下属机构，另配有数十名书吏。

衙门下设若干办事机构，如司（或局）等，处理有关辖区事务。办事机构也无一定规则，有按地区分设的司，如 1699 年曾设置托木斯克司、勒那斯克司、曼加结亚司等<sup>①</sup>；还有按业务分工设立的机构，如貂皮总库，掌管毛皮税收。后来，由于毛皮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为适应毛皮管理的需要，增设了毛皮估价局、商务局、税务局、硝皮局、货币库房等。估价局管理毛皮及其他商品，釐定毛皮的价格。商务局主持

---

① А. И. КОПЫЛОВ, 见前引论文, СТР. 81。

毛皮的国内外贸易。硝皮局负责毛皮鞣制、加工事项。后来又成立了国王貂皮总库。上述各机构的官吏，许多从享有特权的贸易行会中的商贾中遴选而出<sup>①</sup>。

西伯利亚衙门成为俄国向东殖民扩张的决策机关和总指挥部，为俄罗斯国家占领西伯利亚领地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俄国政府特别重视西伯利亚衙门，沙皇不仅亲自听取衙门汇报，为衙门发出训令，选派衙门长官，甚至亲自过问衙门官员的薪俸。

彼得大帝实行改革时，痛感国家机构叠床架屋，臃肿不堪，为精减人员、提高效率起见，乃于1708年12月29日（俄历十二月十八日）命令改组西伯利亚衙门，在托博尔斯克新设西伯利亚省，置省长，将西伯利亚地区的管理大权移交省长。西伯利亚衙门虽然依旧存在，但已失去原先的权势，而降格为西伯利亚省长驻莫斯科的一个办事处了。1710年西伯利亚衙门已不复存在。但是，俄国政府很快察觉由于裁减了西伯利亚衙门，造成毛皮税收的锐减。因此，1730年政府又恢复了西伯利亚衙门，隶属于枢密院。不过，重新恢复的西伯利亚衙门，其权力已大大缩小了，只限于行政管理和税收等事项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后，1763年12月26日（俄历十二月十五日）诏令撤销西伯利亚衙门<sup>②</sup>，至此，这一机构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寿终正寝。西伯利亚衙门权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Т. 2, СТР. 125.

② Л. С. РАФИЕНКО,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ПО УНИФИКАЦ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ИБИРЬЮ ВО I ПОЛОВИНЕ XV в. 载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3, СТР. 219-220, 230.

力的缩小与最后裁汰，反映了俄国封建专制集权的强化。

## 第二节 辖区、县与督军

从十六世纪末叶开始，俄国在西伯利亚逐步建立了一套地方殖民机构。这种地方上的殖民机构是以督军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即由握有全权的督军，管辖县、辖区以及基层行政单位，统率武装力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官僚统治机器，从行政、经济、军事、司法等各方面管理新占领的广阔地区。

俄国西伯利亚的管理机构是三级管理体系，即中央设西伯利亚衙门，地方设立县与辖区，县下置乡或村，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管理系统。当时俄国所设置的县直接隶属沙皇政府，主管所辖地区的政治、经济、司法等事项，十六和十七世纪全国各地设立的县最多有二百五十余个。西伯利亚的地方政权，亦仿照欧俄地区，置县制，县听命于西伯利亚衙门。到十七世纪末期，俄国在西伯利亚先后设置了二十个县，其中包括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后非法建立的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县和阿尔巴津（雅克萨）县。由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国获得了尼布楚河流域的土地，在此地建立的涅尔琴斯克县保存下来了，而按照条约中国清政府收回了雅克萨地区，所以俄国在该地设立的阿尔巴津县宣告撤销。这样，十七世纪末年西伯利亚实际只有十九个县。各县辖境大体有一定划分，但由于各县建立时间不同，辖地辽阔，当时又未能认真勘测，所以各县管辖地域并不十分明确。

西伯利亚各县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县分；一类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或其他原因而比普通县具有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权力，这种县形成了辖区。县和辖区均设督军。

辖区的督军都从皇族或宫廷近卫、军役大贵族、杜马书吏官中选派。而普通县的督军则由地位较低一级的宫内侍臣、杂务侍臣、御前大臣、莫斯科贵族等担当。辖区督军同一般县的督军相比，除了他们原来身居高官、地位更为荣耀以外，还对其他县有一定的管理权和监督权。俄国政府在夺取西伯利亚后，对这块广阔而遥远的“大君主领地”，很难管理与控制，于是便采用一种类似代管的方法，即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或几个中心，代替沙皇行使权力，督军辖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早在沙皇费多尔在位时，就曾经指令西伯利亚的二等城市的督军，应将当地所有事宜报告托博尔斯克督军<sup>①</sup>。这样托博尔斯克督军就一跃变成为西伯利亚的“头等大督军”，担负起辖区督军的职能了。辖区督军对西伯利亚各地的武装力量有一定的指挥权，根据需要可从各地调动兵力向各县分派兵丁，必要时亦可动员其他地方的军队，组织出征，讨伐“异族人”或占领“新土地”。辖区还负责供应各县粮秣、武器弹药，处理同邻国的外交、贸易等事项。由于各地送往莫斯科的实物税必须行经托博尔斯克，因而该地承担了实物税检查与重新估价的任务。从京师中“贬黜”的人员，也由辖区督军负责安置与监管。辖区督军还就全区各种问题向莫斯科政府作出书面报告。所属各县督军如“玩忽职守”或滥用权

<sup>①</sup>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ВОЕВОДЫ ТОБОЛЬСКОГО РАЗРЯДА В XVII в., 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1, М., 1955, СТР. 253.

力时，辖区督军有权予以训斥，并可采用“告密”与“侦探”手段进行监督，直至撤职或逮捕。县督军病重不能略理公务或死亡时，托博尔斯克辖区可临时派员代管，顶替缺额，直到京城派来新任督军时为止。各县督军除重大事务直接请示莫斯科，一般问题均需就近报告辖区督军处置，有关与邻国的外交、外贸及用兵事宜也必须报请辖区，不得擅自行事。

但是，上述的辖区与县相互间的隶属关系并未有正式的规定，有些原则只是约定俗成而恪守不变的惯例。而且沙皇政府在处理辖区与县的关系上存在许多弊端和漏洞，造成了权限不清的混乱状态。莫斯科一方面让辖区发挥中央代表的作用，一方面又授与县督军颇大的权力，一方面让一切经过托博尔斯克，同时又直接与各县往来公函，发生密切联系。各县公函、文档的递送也是矛盾的，既要呈报托博尔斯克，又需递送莫斯科。正因为这样，许多县并不服从辖区的领导，也不承认辖区的领导地位，各县都极力摆脱托博尔斯克，而直接接受京师的指令。虽然辖区督军有权逮捕县督军，但事实上这种事情一次也未发生过。辖区与县之间相互埋怨与指责，矛盾重重<sup>①</sup>。这一切反映了早期西伯利亚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和独断专行的官僚体制的弊病。

辖区最初为秋明城，1587年建立托博尔斯克后，该城遂成为辖区中心，秋明旋即失去了辖区作用。1629年又增设了托木斯克辖区，1638年设置雅库次克（勒那斯克）辖区，1677年叶尼塞斯克县又从托博尔斯克划分出来，组成了独立的辖区。

---

<sup>①</sup>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Т.2, СТР. 127.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主要有上述四个辖区，其中托博尔斯克又占据更重要的地位。1687—1693年间维尔霍图里耶城曾一度升格为辖区，但存在时间十分短暂，而且未发挥什么影响。

西伯利亚四个辖区分管各县的情况如下：托博尔斯克辖区，初期管理整个已征服的地区，共十三个县，即秋明县、托博尔斯克县、维尔霍图里耶县、别列佐夫县、苏尔古特县、彼雷姆县、纳雷姆县、图林斯克县、塔拉县、曼加结亚县、凯特县、叶尼塞斯克县、库兹涅次克县。托木斯克督军辖区：由托博尔斯克辖区划出五个县及新建的两县组成，共七个县，即纳雷姆县、苏尔古特县、凯特县、叶尼塞斯克县、库兹涅次克县、托木斯克县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县。雅库次克辖区共有两县，即雅库次克县和伊里姆斯克县。叶尼塞斯克辖区有五县组成，即从其他辖区划出的叶尼塞斯克县、曼加结亚县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三县，以及新建的涅尔琴斯克县和伊尔库次克县，俄国在中国领土上一度设立的阿尔巴津县（1682年）也由这一辖区进行管理<sup>①</sup>。

督军任职时间不定，1621年以前没有具体规定，一般为一至六年不等。1621年政府规定任期两年，从1635年起又定为四年。但不久就作了改变，1695年沙皇诏令定为四至六年<sup>②</sup>。辖区督军有正、副职各一人，另配二、三名秘书官和二、三名文书官，一般县有两名督军，秘书官和文书官各一名。

督军负责所管区域的行政、军事、经济、司法等一切事务。他们享有过大的权力，这一点与欧俄地区的县有明显的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见前引书, Т. 2, СТР. 126.

② А. Н. КОПЫЛОВ, 见前引论文, СТР. 85.

差别。督军的委任状中详细开列负责管理的各项事务，任职期间应遵循的原则，个人的权限，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斗争策略，实物税征收制度、关税政策，以及行政管理条例等等。

衔命的督军通常在冬季离开京师，乘坐沙皇敕令发放的马车启程赴任，携带家眷同行。沿途驿站根据政府规定提供一定数量的车马迎送。为防止督军滥用车马，过多征调，从1678年起，政府视城市的等级及距离远近，明文规定督军使用马匹的数量，一般为十二匹，到叶尼塞斯克为二十五匹，最远到达雅库次克为三十匹。文书官和秘书官可用十至十二匹<sup>①</sup>。各地凭莫斯科发放的通行证提供车马，驿站每年将督军签字的出车登记簿送往京城验查。

督军上任时，随身带去一应所需，如日用品、办公用品和各种酒，以及武器弹药等。数量大都有限额规定，例如托博尔斯克督军可带普通酒三百桶，优等酒五十桶，蜂蜜一百普特。其他督军可带普通酒二百五十桶，优等酒三十桶，蜂蜜六十普特。雅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的督军由于路途遥远，予以特殊照顾，破格可带四百桶普通酒，三百桶优等酒和八十普特蜂蜜。跟随督军上任的文书官也可携带相应的物品，如托博尔斯克的文书官可带普通酒一百十桶，优等酒三十桶，蜂蜜二十普特<sup>②</sup>。

新督军到任后，首先与前任督军接交公务，查收原有文档，如沙皇诏书、政府指令，实物税册、薪饷簿、租赋册等

---

①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1. 附录, ЧИТА, 1916, СТР. 19.

② ДАН, Т. VIII, СТР. 238.

各种典章册籍，按登记簿记验收库存的武器、火药、粮秣、毛皮及其他财物，调查原督军有否贪污行径，并将验收、调查情况向沙皇奏报。新督军还应分别向哥萨克、服役人员和少数民族酋长训话，冠冕堂皇地讲些主持正义，惩处不法行为，减少捐税负担，以及听从命令、为“大君主”增加利益等例行官话。正如上述，督军的主要职责是统帅本管区的武装力量，为沙皇“寻找土地并把外族人归附于沙皇的崇高统治之下，向他们征收实物税，对不服从的人予以讨伐”，此外，督军还拥有司法审判权，他不仅有权惩处当地居民，草菅人命，而且有权对下级官兵进行刑讯并判处。因为当时西伯利亚尚无正式司法机关，督军就是法律的化身。这里的法院及监察机构是在彼得一世进行第二次地方机构改革以后陆续设立的。督军亦垄断官酒的出售，掌管酒税，将部分税收送交莫斯科国库，另一部分用于本地军、政开支，相当数额流入自己的腰包。

西伯利亚各县城都有自己的标志，即城徽和印鉴。十七世纪上半叶所建的十四个县级城市的徽章是：托博尔斯克系两只貂，中间有一支弓箭；维尔霍图里耶是树下有一只貂；别列佐夫为一只貂和一束弓箭；曼加结亚为鹿；塔拉是狐狸；托木斯克为狐狸同一只海狸；图林斯克是狼獾；彼雷姆是驼鹿；苏尔古特是两只狐狸，中间有一只貂；叶尼塞斯克为两只貂中间有一束箭，其下方有一把刀和垂下的弓；凯特是猞猁；纳雷姆为一只啣着银鼠的灰鼠，中间有箭；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为一独角兽；库兹涅次克为狼<sup>①</sup>。

---

①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15-116.

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力行改革，在西伯利亚设置了行省，省长的权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督军的权势却明显缩小了。这时，督军亦不再由京城中的名门望族中选派，改由托博尔斯克任命了，到1775年干脆取消了西伯利亚各地的督军。

督军手下有若干官员，辅佐督军，承办各项公务，组成督军官府的衙门机构。督军官府多仿照西伯利亚衙门，设立相应的“科”，主管实物税、什一税、关税、军事、治安、出征等。

督军手下的主要官吏是文书官和秘书官。文书官初为督军副职，后来正式设立副督军时，他就变成一名特派官员了，起着督军助理的作用。秘书官协助督军处理文牍及民政事务，或者率兵出征，进剿少数民族，占领地盘。

督军官府设宣诏官，负责传达督军指令及政府训令。宣诏官有时在大街小巷高声宣读沙皇或督军的圣旨与命令、文告。

收税官是督军官府的重要官员。按照督军的要求，从小贵族、军役贵族或哥萨克五十人长中挑选收税官，一般任期一年。瓦西里耶夫认为，收税官充当三种角色：一是在新的收税区作为手持武器的征服者；二是实物税的征收人；三是发挥了行政官和法官的作用。他们收缴实物税的方法，大体有如下几种，少数民族及代表或酋长持毛皮迳直到督军官府、城镇向督军和收税官送交；或者收税官前往税民游猎、居住之所收取；或者税民到哥萨克据点、冬营地向俄国殖民者输纳。收税官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按期足数征收毛皮等实物税。收税官执行任务时，督军都有明确而详尽的指示，其中包括

收税原则、方法、数量与质量标准，对待少数民族的方针和策略，收税官的职权范围，等等<sup>①</sup>。收税官出发时督军配给一定数量兵丁，或授权可在途中招募狩猎人员、流浪汉服军役，扩大兵源，补充兵丁不足。收税官到达某一新地区后，一般先修筑冬营地，添设防御工事。如果来到已有人居住的城堡或冬营地，则接管城堡的钥匙，接收实物税册及储备物品和人质的囚房。然后召集酋长前来交税，对按数交纳者，“赏赐”酒宴或其他日用品，对抗拒不交者进行“规劝”，直至用武装威逼，诉诸武力。收缴的毛皮均需加盖官印，登记造册。交税者在税册上签字画押，收税官付给收条以作凭证。每一氏族、部落或税乡如期交税，则放回上年扣留的人质，再交出一人作为抵押，一年轮换一次。另外，在收税过程中，收税官有权处理哥萨克、商人、实业人员之间的纠纷，每案收三至十卢布的审理费。同时亦可会同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理断案件，每案收费约五卢布，审理要案时加收审判税。

督军规定收税官不得滥用职权，不许自行猎貂，不准擅自收购毛皮，不得购买、拐骗少数民族的妻子儿女。但是，这些规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根本束缚不了他们的手脚。这些收税官把出巡收税看成是掠夺、发财的途径，不惜采用敲诈勒索以至暴力手段，欺侮各族人民<sup>②</sup>。

监察官，设于1623年。初期由莫斯科派出，权力较大，甚至不受督军约束，可以监督督军，径直向沙皇奏报，告发

① ДАИ, Т. VII, СТР. 140-144.

②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1, СТР. 221.



前往西伯利亚的交通工具

(见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Л., 1968, СТР. 97)

督军的不法行为。后来，监察官不再从京师派遣了，改由西伯利亚当地城关居民选举。此时，他们失去了监督督军的作用而变成督军官府中的一名官员了。他们就职时宣誓吻十字架。根据督军的指令，负责监察各种税收。

随着西伯利亚大片领土并入俄国，欧俄地区与边区的联系日益加强，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西伯利亚的贸易额增加了，许多城镇中出现了市集，如1633年在伊尔比特河畔建立的伊尔比特城，市场规模相当可观，不仅国内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布哈拉、鞑靼、卡尔梅克、阿尔明尼亚等地的商人也趋之若鹜<sup>①</sup>。此外，土鲁汉斯克、基连斯克、伊里姆斯克等地也有规模颇大的集市。为了活跃西伯利亚的贸易，

<sup>①</sup>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41.

1596年俄国政府曾下令免征前往西伯利亚经商的外国人的关税。后来，对西伯利亚商业、外贸加强了管理，政府遂制定一套关税管理规则，在重要城镇设置了税关。开始，税关建在维尔霍图里耶，1600—1603年间又先后在秋明、托博尔斯克、塔拉、苏尔古特、别列佐夫、曼加结亚等城设了税关，税关置税关长。

税关长主要管理与征收关税。早期这一官吏系由北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工商业居民中选举产生，经西伯利亚衙门批准后备派往西伯利亚任职，任期一至二年，离任后返回原籍。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税关长亦享有监察官早年所享有的权力，独立监督和管理关税，当时莫斯科曾指示督军不得“介入关税事务”。后来，税关长不再由欧俄地区选派了，而直接从西伯利亚工商市民中选举，选举的税关长不得在本城任职。这时税关长的权力也缩小了。

税关长手下配若干名哥萨克，负责缉察、检查、过磅、验证和计算<sup>①</sup>。前往西伯利亚的贸易人等需持有特许的通行证方能经商，这种贸易通行证初由督军发放，1645年沙皇下令取消督军发放通行证的权利，改由税关长发放。税关长就任时照例接替前任的印章、文件与册籍，核对税收簿册。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关卡林立，关税壁垒，关税管理较之欧俄地区更为混乱，而且手续繁杂，税金苛重，名目繁多，多达三十余种。如什一税、人头税、登记税、验收税、入境税、离境税、过境税、打印税、仓库税、转卖税，租用船只、雪橇短

① А. П. КОПЫЛОВ, РУССКИЕ НА ЕНИСЕЕ В XVII 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65, СТР. 218-219.

途运输工具税、过秤税，等等。这些关税均由税关长组织人员征收，他们根据签发的通行证检查来往商人的货物，登记造册，索取税金。凡是多于通行证记载的货物，一概没收充公，并向卖主追究责任。经检查过的商品都加盖印章，征收“打印税”。未经征税而出售的商品，税关长有权没收充公。为防止商人使用私秤，税关人员要检查商品是否按重量出售。货物需在税关过秤核准，商品过秤后应交过秤税。商人离开时，再次对商品进行检查、估价，每卢布的商品抽二戈比的离境税，然后发给通行证，书明剩余商品的数额。国家为了保证毛皮收入，严禁商人走私贩运，税关长负责监视，不准商人在当地交纳实物税以前到实物税乡去收购毛皮；在准行收购期间，双方成交毛皮时，需要在指定的客房、客栈中进行，以免私下贸易而漏交税金。

政府规定税关长本人不得从事交易，不准行贿，不许接受礼品。对违反税关规定者，税关长有权上诉，直至报告沙皇，对拒不服从者，可动用关卡军队予以弹压。按规定军役人员可以进行小额交易，目的是照顾他们的利益，防止他们聚敛财富和滥用职权，危害税金。

虽然规定督军不得介入关税事务，但督军凭借享有的地方大权仍可恃无恐，左右税关长。督军可以监督关税征收、税收登记等事务，签字、审查亦经由督军之手。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督军实际上已经享有领导关税的大权了。

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督军官府成员外，还有一些办事人员，如关税估价员、酒税房长官、酒摊税员、毛皮估价员、城市守卫、马市主管人、巡更、审判员等。这些人一年一度

由城厢市民中选举产生，任职期间，享受一定薪俸。

所有上述官吏及办事人员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整个俄罗斯国家统治大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西伯利亚的基层行政单位分为城关区和实物税乡两种。前者系指俄罗斯移民、哥萨克在西伯利亚新建的城镇、郊区及村落。后者则是当地少数民族原有的下层行政、税收单位。

城关区即厢关镇。俄国殖民主义者武装占领西伯利亚以后，陆续建立了厢镇和村屯，规模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初，设立了小小的防御据点，或方圆只有几十米、上百米的鹿砦，四周围以圆木或用木桩垛成围墙，墙外挖掘一道沟堑，类似护城河。这种木城的四角建有钟楼，设置了望哨。城内有哥萨克兵营、官署办公所、教堂、囚室等。随着俄国殖民事业的发展，欧俄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移居西伯利亚，这些人先后定居在城堡四周，逐渐形成了城郊区及村落。散布在城堡附近的点点屯落，拱卫着城堡。俄罗斯人在那里从事农耕、手工业与商业。

俄罗斯人所居住的这种村落，人数多少不等，少则几户、十几户，多则几百户，有的上千户。为了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管理，确保安全和按期纳税，摊派勤务，每百人、十人划分一个单位，建立连环保，互相监督，由选举出的百人长、五十人长和十人长管理。

这些从欧俄地区迁徙而来的俄罗斯人，带来了俄国传统的“米尔”（农村公社）制度。他们在新建的城镇中定期召开米尔大会，根据督军指示选举本村的村长、百人长、五十人长及十人长，选举后由大家签字盖章加以确认。被选出的人

员负责收税、维持社会秩序，执行警察职能，协助官府处理一般民事纠纷。米尔大会有权决定能否接受新的成员，迁来定居。对农民实行严格监督，不得私自逃往他处，不得偷盗，未经允许和找不到保人亦不得擅自离开。逃跑的农民要受到杖笞，严惩后遣送原处继续从事农耕。这样，就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实际上促进了农奴化的加深。

城关区和寨堡的长官为总管，一般从当地的军役贵族、哥萨克上层人物、军役人员中遴选，由督军任命。总管负责编写“呈文”，递送官府，禀报所属区域各项公务<sup>①</sup>。一些重要的城堡总管由西伯利亚衙门任命，并直接下达各项指令。

在城关区和村落中居住的俄罗斯农民许多是按政府的规定应召前来移民垦殖的，也有不少是自由迁徙的。当时，俄罗斯政府鼓励移民，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自给率，企图通过移民，牢固占领西伯利亚，有效地驱赶少数民族，这是俄国政府的一项重大措施。由国家组织的迁移农民，获得许多优惠待遇，如数年内蠲免租税，免费供应籽种、牲畜，发放补助费。初期规定，拨给每个移民五卢布，马两匹、牛一头、羊两只、鸡十只、猪一口，收获之前每月供给燕麦和黑麦各两俄石，供给一俄石黑麦和两俄石的籽种<sup>②</sup>。农民耕种的土地大都是国有土地，他们为官家耕种一定数量土地后方能为自己取得耕种土地的权利。农民个人耕种的土地，只有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仍属于沙皇为首的封建农奴制国家。许多学者认为西伯利亚土地所有制特点是国有制为主，个体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СТР. 128-129.

②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24.

私有制十分薄弱，这种见地是有道理的。除了上述的国有土地及少量个体所有土地形式以外，由于寺院、教堂的兴办，教会的土地所有制也开始出现了，不过所占比例数是微不足道的。

农民的赋税有两种，一种是什一税，一种是代役租。召募而来、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称为国有农民，他们一般应交纳收成的十分之一，俗称什一税，因而他们的耕地又称为“什一税制耕田”。其他自由迁徙的农民和流浪汉应按耕种亩数交纳粮食税，有时亦按收成数额抽取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普通哥萨克耕种土地，也需交粮食税。农民除了交纳粮食税，还必须随时完成督军、总管指派的修造船只、运输、建城等各种徭役<sup>①</sup>。

由于西伯利亚的征服与开发，交通线路逐渐开辟，沟通了东、西方的联系，促进了经济交流，更有利于军事行动，加速了西伯利亚的殖民过程。交通路线有水路和陆路驿道两种。最初通往西伯利亚是经由洛兹瓦城，后因行走不便，乃于1597年勘查了从切尔德尼城到图拉河上游的新路线，后来又逐步增设了北方的海上航线和南方的水陆交通线路。其中著名的路线为西伯利亚大道，连接了托博尔斯克、涅尔琴斯克和雅库次克，横贯东西。重要的水路系起于维尔霍图里耶，经图拉河、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再溯鄂毕河驶入凯特河，抵马科夫斯克城，入叶尼塞河。

---

① В. В. КИРЬЯ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ИБИРЬ, М., 1902, СТР. 303.

为了管理驿道，迅速传递消息，方便行旅，在驿道旁设立了若干驿站。最早建立西伯利亚驿站的命令是1600年政府颁发的。驿站最先设在图林斯克，后不久在维尔霍图里耶、纳雷姆、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等地也建立了驿站<sup>①</sup>。驿站配有驿卒和兵丁，数额不等。驿站提供车马，接送来往的官员。驿站还配有马车夫，据统计，1662年西伯利亚共有马车夫三千名，由此可以推断往来人员大量增加，交通事业发展迅猛。驿卒、马车夫大多定居下来，最初住在城里，后来他们要求住在城郊驿站旁，这样很快以驿站为中心建立了若干移民据点，逐步发展成为驿站村。显而易见，这些驿站村分布在水陆交通干线的两侧。

驿站的马车夫初期是从自由移民中招募来的，他们需由别人作保，出具“保证书”，证明他们“品行端正”，能胜任工作。服役的马车夫，均由政府发给薪饷。薪饷一部分由国家供给，一部分从所属各县的地方财政支出。薪饷数额不等，如1620年维尔霍图里耶五十名马车夫，每人薪金为十五卢布。有的马车夫除领取薪俸外，亦领食盐作为饷钱，或者耕种一定数额的土地和使用一块牧场、草地而免交租税，作为酬金支付的一种形式。驿站的交通工具一般由国家供给，但有些马车夫自备马、车、雪橇等运输工具，接送督军和信使，运输国库财产如貂皮等。政府规定对自己拥有交通工具的，可按股分红，一股为三匹马一辆车和几个雪橇。每股每年约分到十至十五卢布。

---

①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35.

驿站村由大家推选出驿站长进行管理，驿站长负责调派马车夫、统计出车数量，登记造册。为防止过往官员滥用车马，加重驿卒的负担，政府特地规定了各类官员用车的数量，并在年终时将督军签字的“驿站出车簿”送到京城查验。

俄国在西伯利亚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殖民统治时，考虑到他们的历史状况、传统习俗与俄国当局的实际，认为保持他们原有的实物税乡的办法较为适宜。这种实物税乡，是西伯利亚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一种基层行政、税收组织。大多是按血缘关系或地域联合起来的。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实物税乡，主要在原西伯利亚汗国境内，系以生活于一个地区的氏族或部落为中心，组成一个乡，负责缴纳实物税。这种税乡，有的原先就是一个小的诸侯领地。俄国殖民主义者占领这些地区后，保持和利用了这种组织形式。第二种系利用了原来的“百户”和“十户”制，设有百户长、十户长。这种税乡主要分散在维尔霍图里耶县和彼雷姆县。第三种为“乌卢斯”，主要分布在叶尼塞河、贝加尔湖地区、勒那河流域，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多采用此种组织形式。乌卢斯大都以氏族为单位联合一起，也有以居住地区为主联合的<sup>①</sup>。

这三种组织形式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名字亦未有更改。为了便于统治，原有的酋长、头人也大都继续留任，他们享受部分管理权利，替俄国殖民当局代收实物税，或排解内部民事纠纷。

---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ЯСАК 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в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 2, 1955, М., СТР. 56.

广大少数民族虽然仍旧生活在原来的组织之中，但遭受到沙皇俄国的宰割、涂炭，负担苛刻的实物税和其他徭役，他们每年要向官府交纳大量的毛皮及其他劳动果实。

### 第三节 西伯利亚的军事建制

西伯利亚的军事大权也操纵在督军一人之手。督军统率军队，调遣兵力，发放给养与军需。督军的军事助手为火枪兵首领、哥萨克与鞑靼首领，以及专门管理服役的德意志人和立陶宛人的“骑兵大尉”等。这些人协助督军管束军队，用兵指挥，率队出征。这些督军的助手，有些从当地军役人员中选拔，经西伯利亚衙门任命，有的从其他地方选派，一般服役六至八年。

西伯利亚当时尚无正规军，军队主要由哥萨克组编而成，因此，同欧俄地区的军队体制相比，显得更为原始，更为杂乱无章。俄罗斯国家统一初期，军队仍旧保留了基辅罗斯分封时代的特点，即封建诸侯、大公都拥有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国家下达战争动员令时，他们需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出征。一些贵族、地主也需服军役，率领军队，参加战斗。十七世纪上半叶，为了适应巩固国家统一的形势和对外用兵的要求，欧俄地区已经经过了几次军事改革，军队组织、军事条例、人员构成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部分招募的军队，并产生了少量的雇佣兵，效仿西欧军队的组织形式，按照西欧的方法训练官兵。但是，西伯利亚的殖民队伍，由于

当时主要是为了军事扩张的需要，不仅谈不上军队的改革，甚至军队本身也只能是七拼八凑。

西伯利亚的兵种复杂，计有骑兵、步兵、火枪兵等。军人服役的等级大致有：军役贵族、西伯利亚小贵族、哥萨克首领、百人长、五十人长、十人长、哥萨克和火枪兵。各个等级的界限泾渭分明，享受待遇各有差别。军役贵族是俄国军界中最高的阶层，也是当时俄国社会最高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有权参加“波雅尔”<sup>①</sup>会议和杜马会议，成为杜马官员。西伯利亚小贵族，是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后，授与拓殖领土有功者的头衔，获得此等头衔的人员，世袭享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特权，是西伯利亚的最高封建统治阶层，地位仅次于军役贵族。军役人员占西伯利亚军人的大多数。军役人员源于十五世纪俄罗斯国家从军服役的武士，他们由于服军役可享有土地，并享受一定的政治权力。因军役人员出身各不相同，内部又分成两类，一为世袭的军役人员，一为招募的军役人员。前者均为豪门缙绅世家出身，如社马大贵族、侍臣等封建上层人物及子弟所组成；后者则是从中、下层平民中招募的，地位较为低下。

哥萨克分为普通哥萨克和服役哥萨克两种。普通哥萨克平时主要务农，必要时应征才能入伍，他们不列入军队编制之内。服役哥萨克则为军队在编人员，这些人皆需登记造册。服役的哥萨克有的领饷，有的不领饷。饷钱可分为钱饷、粮饷、盐饷、土地。军饷数目也各不相同。哥萨克首领一年最高为二

---

<sup>①</sup> “波雅尔”，系俄语音译，军役大贵族的意思。

十五卢布，黑麦二十五俄石，燕麦二十五俄石，盐五普特；普通哥萨克最低为五卢布，黑麦五俄石，燕麦四俄石、盐一又四分之三普特<sup>①</sup>。1592年建设彼雷姆城时，政府命令赐给军人的俸禄是这样的：骑兵哥萨克首领为十卢布，面粉和燕麦各七俄石；骑兵哥萨克领七卢布，面粉和燕麦各七俄石；步兵百人长为十卢布，面粉和燕麦数额同上；步兵正规军为五卢布，面粉五俄石，米一俄石，燕麦粉一俄石<sup>②</sup>。军人的薪饷皆由政府拨给，哥萨克名额亦由政府核定。由于俄国向东迅速扩张土地，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所以政府明令以分地代替部分粮饷，曾规定一俄石黑麦可给一俄亩耕地和两俄亩草地，这样，每个军人一般可得土地二十俄亩左右<sup>③</sup>。

西伯利亚军队的任务便是占领土地，讨伐“异族人”，“维护安全”，保卫官产，催缴税赋，建设城堡，等等。有些军人还常常被抽调到新的城寨戍守。在边境戍守的哥萨克，实际变成了边防军，他们定期轮换，服役一年或两年，届时仍返回原住的城堡。哥萨克一般可携带家眷。

哥萨克按功劳大小晋升军衔。为了考核每个军人，各地均设有登记簿，记载履历和升迁、薪俸增减等情况。原来，督军有权提升军役人员为西伯利亚小贵族，并有权招收哥萨克入伍，增减军人的薪饷。1696年1月22日（俄历一月十二日）颁布沙皇谕旨，规定没有沙皇敕令和西伯利亚衙门的指示，督军不许接受任何人填补缺额，不准提升军人官衔和

① А. Н. КОПЫЛОВ, РУССКИЕ НА ЕНИСЕЕ В XVII В., СТР. 200; А. П. ВАСИЛЬЕВ, 见前引书, Т.1, 附录, СТР. 25.

②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58-159.

③ А. Н. КОПЫЛОВ, 见前引书, СТР. 200-203.

增加薪俸。从这一年起，西伯利亚衙门负责授与“优秀”哥萨克以军役贵族和西伯利亚小贵族的称号。十八世纪初，又取消了督军收编哥萨克步兵的权力。

由于俄国频繁用兵，部队自然减员又日益增加，所以西伯利亚的军队极端缺乏，对哥萨克缺额的补充乃是一个重要的迫切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初期政府直接从内地选派，一直到十七世纪上半叶，大都是这样作的。1635年向托博尔斯克、秋明和塔拉三个城市就派遣了九百十名火枪兵，这些人是从尼日涅·诺夫戈罗德、沃洛戈达、乌斯丘格等城招募的<sup>①</sup>。但是，由于军事任务紧迫，加之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所以从内地派遣军队往往贻误军机，妨碍殖民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样各县不得不就地招募兵丁，补充哥萨克。在俄国军事殖民过程中，许多移民、流浪汉、实业人员及哥萨克子弟，怀着猎奇、发财的心理，冒险涌向东方边陲；不少农民为了躲避欧俄地区农奴主的凶残压迫，也接连不断地逃往西伯利亚。上述人等都是补充军队的源泉，充实军队的还有部分流放犯、被俘的立陶宛人、切尔卡斯人等。这样，大大缓和了兵源不足的危机。如1645年在伊里姆斯克招募了一百三十人，1648年又收罗了二百余人。1643年入侵黑龙江的波雅尔科夫在雅库次克组织的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许多人是移民和流浪汉。1649年哈巴罗夫组建的远征队中，约一百二十人是流浪汉，哥萨克军人只有二十名。

俄国政府为补充西伯利亚兵源的不足，还对已征服的少

---

① В. К. АНДРЕ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43.

数民族实行收买政策，将部分人洗礼，皈依东正教，然后令其服役，参加军队，如鞑靼人就有不少参加了俄国东征的军队。他们往往有自己选举的首领，秉承俄国当局的意志，出征打仗，充当炮灰。

俄国政府采取这种方法拼凑起来的军队，完全是为了占领土地的应急需要，也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支队伍为沙皇扩张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政府的器重。由于随意招募，使军队成分更为复杂，表现更为腐败，更为残暴。他们对待当地人民恣意妄为，无法无天，是不言而喻的。军队之间互相倾轧角斗、内江火并也是怵目惊心的。有的违抗军令，杀死督军，暴动哗变。各地军队为了攫取毛皮，占领税乡，相互争斗不已，加重了各族人民的灾难。

由于欧俄地区军事体制改革的进展，改革之风吹到西伯利亚。1660年托博尔斯克督军伊·安·希尔科夫（1659—1664年当政）在西伯利亚组织一千人，成立了骑兵与步兵雇佣团，聘请外国军事教官进行训练，按照欧洲方式，用“大君主的武器”装备起来，这是西伯利亚军事史上的新转机。到1667年戈都诺夫任托博尔斯克督军（1667—1670年当政）时，希尔科夫组建的雇佣兵团已有六百九十六名骑兵和八百四十四名步兵了。但是戈都诺夫发现新的雇佣军开销甚钜，所以决定除掉上述改革的弊端，重新改造军队。

1667年6月，戈都诺夫开始招募了一千二百人，组成龙骑兵团，实际只召了七百二十人。另外，把一些军役贵族和立陶宛人改编成了雇佣军，将火枪兵和哥萨克子弟编成骑兵或步兵。确定了正式编制，设置正规军衔，即团长一人，副

团长一人，少校一人，骑兵大尉一人，中尉十二人，准尉十二人等。聘请外国教官斯尼捷尔团长训练新军。龙骑兵的武器全是西欧提供的。同时，解散了希尔科夫的雇佣骑兵和步兵，仅在托博尔斯克保留了两个精选的连队，每连建制一百二十人，执行传递消息等勤务；在塔拉和秋明保留了半个连<sup>①</sup>。戈都诺夫为了同南部的毗邻各族进行斗争，还建立了常驻军人小分队，这种兵丁称“年度兵”和“一年制兵”。一队约有二十五至四十人，据守一个哨卡，这就是俄国在西伯利亚设立的边防哨所，后来逐渐系统化和制度化了。戈都诺夫还整顿了军人的薪饷，实际降低了军人的俸禄。规定：团长从十五——十八卢布减为八卢布；少校由十四——十六卢布降为六卢布；骑兵大尉原为十三卢布，现降为五卢布；上尉原为五卢布，现减为三卢布；中尉原为四或六卢布，现为二卢布；准尉原为二或五卢布，现为一卢布五十戈比<sup>②</sup>。此外还规定尽力用耕田代替粮饷。

戈都诺夫的改革，在西伯利亚正式产生了西欧式的军事体制。不过这种改革只在托博尔斯克等主要城市实行，其余广大地区仍然袭用旧制，所以军事上的改革仅仅是个开端，对这一地区并未发生何种重大的影响。西伯利亚最后确定正规军的建立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

西伯利亚的兵力总额，1622年为六千五百人<sup>③</sup>，1684—

---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ВОЕВОДЫ ТОБОЛЬСКОГО РАЗРЯДА В XVII в., 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1, СТР. 278-279.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280.

③ В. К. АНДРИЕВИЧ, 见前引书, СТР. 146.

1685年则为九千一百七十人<sup>①</sup>。

西伯利亚的武器装备均由莫斯科供给，一般先集中到托博尔斯克，然后按规定数额下拨各县。后来，有些地方能够制造器械和弹药，就不再由京城下发了。

十七世纪虽然欧俄地区已经出现了等级代表和自治机关，而西伯利亚却由于征服较晚，加之该地复杂的历史原因，没有出现这种等级代表的自治机构。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仍处在原始、粗犷阶段，是以督军为首的军事专制体制。这种军事体制保障了俄国不断扩大疆土，维持了西伯利亚的殖民统治。这种黑暗的军事性质的机构，使督军权柄过大，俨然如“土皇帝”，更使其统治残酷昏聩。由于其体制上的先天缺陷，使西伯利亚整个社会犹如一座民族监狱，俄国官兵横行不法，少数民族遭受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压迫。

西伯利亚各地的督军，利用手中的大权和地处穹远，以及征伐战争的特殊条件，不放过任何机会，大肆鱼肉乡民，搜刮民脂民膏。督军委派总管时，每年向总管勒索五十至四百卢布。为了得到更多的贿赂，督军故意将城关区划小，有的只有五、六户，这样可以委任更多的总管。缩短总管任职期限，也是督军趁机勒索的一种手段。十七世纪中叶，一般任期为三至四年，到十七世纪末年则只有一、二年了<sup>②</sup>。此外，书吏、翻译和军役人员皆应向督军“敬献”钱款。例如，

---

① А. П. ВАСИЛЬЕВ, 见前引书, Т. 1, 附录, СТР. 30。

② А. Н. КОПЫЛОВ, ОРГ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 ВОЕВОД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ИБИРИ В КОНЦЕ XVI-XVII вв., 见前引杂志, СТР. 87。

日甘斯克冬营地总管应向雅库次克督军个人交三百卢布，书吏和通译应交四十卢布，军役人员每人需交六卢布。督军从每个实物税据点又可以得到一大笔收入，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约为二十至六百卢布不等，到十七世纪末则为一百至一千二百卢布<sup>①</sup>。督军还凭借权势，得到大量“礼品”，名义上是下属官兵及平民自愿赠送的，实则是一种变相的敲诈勒索。

督军还运用司法权利大肆受贿，如上诉者要交礼物才能迅速得到处理。督军还克扣薪饷，操纵酒、烟草等专卖权，大捞油水。督军通过前往各地收税的军役人员，秘密走私毛皮及其他物品。1655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巴什科夫被清查，他在五年期间仅垄断格瓦斯酒的专卖权一项，就有一千卢布的钞票流入了他的腰包。雅库次克的督军在十七世纪末从所谓“补偿费”一项，每年获得六千二百零九卢布。

沙皇政府曾多次下令严禁行贿受贿，命令将所收“礼品”上交国库。新督军赴任后，一般都应揭露前任督军的不法行为，并上报莫斯科。对严重不法者，政府有时派暗探调查处理。但是，这些办法根本无济于事，督军的贪赃枉法、独断专行有增无减。新任督军往往很快学会了前任的那一套本事，更加放肆地干下去。

为了制止督军舞弊专断，政府曾在维尔霍图里耶设立税务官和监察官，专门检查离任返回莫斯科的督军。按规定允许卸任后的督军携带一定数量的物品和钱款，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的督军每人五百卢布，其他督军、秘书官、文书官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СТР. 132.

每人三百卢布，此外每人可带两、三件貂皮大衣。但对多余部分一律没收充公。1653年沙皇规定严格检查督军及其亲眷，如检查他们携带的箱子、衣服、被褥、枕头、木桶，甚至面包也要查看一下。督军的妻子、儿女乘坐的雪橇也需检查，有时让她们脱掉衣服，搜查裤子和怀里。

1696年京师派出了以杜马书吏官达尼洛·列昂季耶维奇·波梁斯基和书吏达尼洛·安得列耶维奇·别列斯托维为首的庞大密探队，前往塔拉、苏尔古特、曼加结亚、伊里姆斯克、雅库次克等城巡回私访，查处实物税、什一税和关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督军的“欺骗以及掠夺行为进行侦察”。调查结果，揭露了大量营私舞弊的事实。督军的倒行逆施使西伯利亚人民蒙受极大苦难，也使俄罗斯下层人民遭到不堪言状的苦楚。沙皇为了弥和矛盾，下令处决了西伯利亚省长加加林<sup>①</sup>，又更换了一些督军。纵然如此，也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sup>②</sup>。因为这些作法不可能根本解决存在的问题，只能进一步暴露督军体制的腐败，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沙俄殖民政策造成的恶果。十九世纪俄国专攻西伯利亚史的学者雅德林采夫在分析西伯利亚督军体制时指出，边区“管理上的特殊性”，在于地处僻远，督军具有独立、迅速处理公务的特殊权力，但是也极易发展成滥用职权，专横跋扈和营私舞弊，因此迫使政府对当政者采取特殊的监督与监察手段<sup>③</sup>。

① Н. М. ЯДРИНЦЕВ, СИБИРЬ КАК КОЛОНИЯ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СПБ, 1892, СТР. 475-476.

②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СТР. 128.

③ Н. М. ЯДРИНЦЕВ, 见前引书, СТР. 469.

当然，这种分析尚未有接触问题的实质，督军制的弊端正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一个缩影，靠沙皇政府岂能解决督军的问题。

十八世纪初叶，彼得一世实行新政，大大缩小了督军的权力，代之以省长制。十八世纪后半叶彻底取消了督军。那时西伯利亚的统治机构更适应封建农奴制的需要，变得更为完善了。尽管俄国政府绞尽脑汁，力兴改革，结果是换汤不换药，腐败、残暴的统治日甚一日。

## 第八章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经济盘剥

### 第一节 经济掠夺的主要方式——实物税

俄国占领西伯利亚这个“金羊毛”产地以后，以疯狂、残暴方式榨取该地的自然资源，掠夺各民族的劳动果实。俄国在西伯利亚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是征收实物税。因此，实物税成为俄国野蛮征服、严酷掠夺的象征。

实物税，俄文为“雅萨克”（Ясак），苏联学者认为这一术语源于突厥语 *jasag*<sup>①</sup>。“雅萨克”的原义，主要是指“法律、法规和法典”。成吉思汗的法典曾称为“雅萨克”，或者叫成吉思汗“雅萨”。巴赫鲁申等人认为，“雅萨克”除了上述含义以外，还有若干派生的含义，如根据法律程序规定的条文有时亦称“雅萨克”；按照法律所确定的惩罚、代替杀头，均可说“实行雅萨克”。令行禁止也可以用这一术语，例如在伊斯坦布尔城，土耳其人禁止基督教徒进入清真寺，就喊“雅萨克”；一些波斯人用这一词汇表示违背教规<sup>②</sup>。此外，有时也把“雅

①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Т. 17, М.-Л., 1965, СТР. 2013.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ЯСАК 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3, Ч. 2, М., 1955, СТР. 49.

萨克”当作“信号”或“号令、号召”、“标志”等含义加以使用。如十七世纪，乃至十八世纪俄国的历史文献中，称“雅萨克”为一种军事口令<sup>①</sup>。

虽然“雅萨克”含义有上述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它作为赋税、贡赋的主要意义是没有疑义的。

早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罗斯以后，蒙古统治者就采用了“雅萨克”赋税制度去奴役罗斯人民。当时，“雅萨克”成为征服者战胜被征服者的象征，也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表示臣服的一种标志。是统治者用强制手段或法令形式规定的一种捐税制度。史料证明，十三世纪时，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以及伏尔加河地区的少数民族均向蒙古人交“雅萨克”<sup>②</sup>。金帐汗国崩溃之后，在其旧址上新组建的喀山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均沿用“雅萨克”实物税制度，对其所属的沃古尔人、汉特人和涅涅次人等进行经济控制。彼雷姆酋长国也向其属民征收实物税，并把这些纳税者叫“雅萨克税民”，即实物税税民<sup>③</sup>。《西伯利亚年鉴》明确记载了杰出的西伯利亚汗国国王库楚姆征收实物税的情景：“春季来临，时逢库楚姆向自己的臣民征收貂皮、狐皮以及其他兽皮和各种鱼类”<sup>④</sup>。在托木斯克、库兹

---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ЯСАК 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见前引书, СТР. 49,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 4, М., 1961, СТР. 1077.

②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57, ИЗДАНИЕ 2-Е, Т. 49, СТР. 659.

③ В. И. ШУН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I-НАЧАЛЕ XVIII ВЕКОВ, М.-Л., 1946, СТР. 60.

④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50.

涅次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区的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中，还流行一种类似“雅萨克”赋税制度，叫“阿尔班”（或“阿尔曼”）。

俄国于十六世纪下半叶占领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汗国以后，一仍旧制，采用了该地存在很久的“雅萨克”形式，向被征服的民族收税。俄国人对这种实物税形式颇为熟悉，甚至在尚未征服西伯利亚汗国时，就利用了实物税制度，如史料记载道，沙皇伊凡四世在威胁西伯利亚汗国国王叶吉格尔时，曾让他向俄国交“雅萨克”，叶吉格尔汗屈服于俄国的压力，答应每年向俄国交一千张实物税<sup>①</sup>。

从以上概述可见，俄国采用的实物税源于蒙古，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但是，蒙古的“雅萨克”渊源又是如何呢？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需要史学家去作进一步探讨，以期得到科学的解释。不过，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蒙古人利用的这种征收实物税形式，与古代中国的朝贡制有相近之处。人所共知，中国古代，边疆各少数民族曾以本地的方物贡献中央，作为在政治上发生联系直至表示臣属关系的一种象征。东北边陲古老的肃慎族曾向周朝“贡楛矢石弩”，三国时期挹娄族继续向魏进献弓、楛矢石弩、貂。北方的蒙古族祖先也曾献过骏马、骆驼。这种史料在中国浩瀚的史籍中比比皆是。这种贡献方物的形式同实物税的形式大体相同。另外，“雅萨克”即为突厥语，是否与中国古代北方的突厥族有关系？突厥

<sup>①</sup> В. И.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 НАЧАЛА XIX СТОЛЕТИЯ, Т. 1, ИРКУТСК, 1920, СТР. 230.

于公元四至五世纪生活在中国西北边境，六世纪势力最为强盛，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东，西接里海。突厥人创造了高度的灿烂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形成一整套管理体制。突厥族于隋、唐时期内属，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地的可汗“举国内属”，“朝贡不绝”。他们用自己的名马、狮子皮、大珠等方物贡献唐朝。这种情况，能否推测当时业已使用“雅萨克”，笔者尚未发现可靠材料，证明这一点。

上面的两种推断，似可以看出实物税可能同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同古代的突厥族有一定关系。

以上我们概略地考察了实物税的历史渊源。下面介绍俄国政府如何重视实物税的征收事宜。沙皇曾多次明确表白，征服西伯利亚的主要目的便是夺取土地，获得毛皮。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曾野心勃勃地说：“俘获西伯利亚人，令尔等为朕缴纳实物税”<sup>①</sup>。叶尔马克在1582年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后，派员上奏沙皇时，声称已经征服了那里的民族并为沙皇征收了实物税，晋见沙皇的代表还携带了卤获的大量毛皮，贡献沙皇<sup>②</sup>。俄国扩张主义者占领了勒那河流域之后，沙皇政府于1638年批准成立了雅库次克督军辖区，命令继续为夺取毛皮而战。这些，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俄国对毛皮的“钟爱”。

由于俄国殖民者横征暴敛，从西伯利亚攫取了大量毛皮财富。据统计，十六至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毛皮的收入约占全

---

①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 1957, СТР. 279.

② シベリヤ年代史, 1943, 日本东京版, 第58页。

俄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sup>①</sup>。毛皮是俄国外贸的重要输出口，为国家赚取了巨额外汇。毛皮大大补充了国家财源的不足，当时每年从西伯利亚上交沙皇国库的毛皮占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sup>②</sup>。毛皮这笔庞大的收入，在当时俄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黄金的作用，它不仅填补了封建权贵流水一样的开销，而且使国家增加了军费开支，缓和了经济拮据状态。

正因为毛皮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沙皇政府对实物税征收一事极为重视，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一整套机构管理实物税事务，中央还制定一系列毛皮征收的方针、政策，这些情况在本书第七章已有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彼得大帝改革时，曾一度裁掉了西伯利亚衙门，但实物税事务并未减掉，这方面的职责由新成立的西伯利亚省负责。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大肆掠夺毛皮，使毛皮产量锐减，加之商品货币关系逐渐发展起来，所以从十八世纪以后，实物税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即不单单交纳毛皮等实物了，可以用货币代替。如1727年7月8日（俄历六月二十七日）沙皇谕令西伯利亚人可用货币代交实物税<sup>③</sup>。尽管如此，“雅萨克”的名词仍然袭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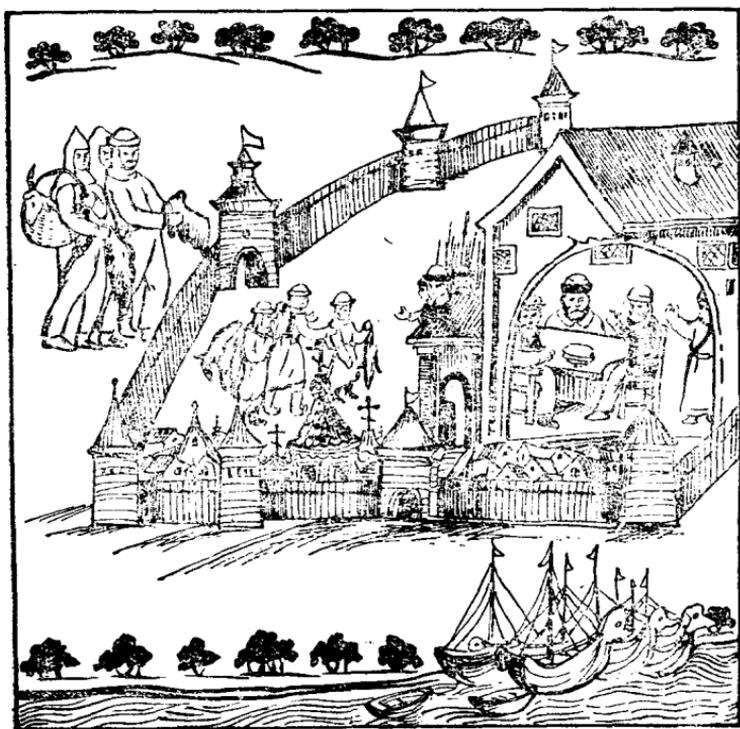
---

①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1, М., 1957, СТР. 59-60.

② Н. Н. ДИ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УКОТК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4, СТР. 76.

③ Е. М. ЗАЛЕИНД, ЯСА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АРИЗМА В БУРЯТИИ В XVIII-ПЕРО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В., 载 ЭКОНОМИКА,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СИБИРИ XVI-XIX ВВ., СТР. 237.

后来，俄国政府为了加强毛皮税收，于1763年在托博尔斯克设立了“雅萨克委员会”，这是一个实物税征收与检查机关，负责规定每个部落、每户纳税的人员及数额，正式批准用货币顶替毛皮的办法，如按当时价格一张貂皮为七卢布，一张狐皮为二卢布。不久，各地亦相继增设了“雅萨克委员会”的分机构。“雅萨克委员会”的建立，使一度下降的税收额重又增长，据统计，从1828—1834年间，雅库特地



征收实物税

(见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Л., 1940, СТР. 55)

区的雅萨克委员会征收的赋税几乎增加了两倍<sup>①</sup>。

十七世纪，俄国政府对实物税之征收有过详尽的指示，对前往各地的收税官不厌其烦地发出指令。雅库次克城哥萨克瓦斯卡·塔拉索夫曾去奥莫隆河、片仁河向尤卡吉尔人征税，在那里活动了三年之久，没能收到一张貂皮。1678年8月23日（俄历八月十三日）殖民当局再次派他前去收税，行前对他作了详细说明。这件难得的训令较全面地反映了征收实物税的情况，兹摘其要者赘述如下，训令说：“应秉承上帝的旨意对付异族人，捕捉上帝所允许抓到的一些人质，通过他们为大君主陛下征税；税额多少，视土著人的实际情况而定，但不得采用残酷的手段。……实物税要按照税额如数收齐，欠交的陈年旧帐，应按税册一并补交。应清查税民即将成年的孩子、子女、兄弟、寄食者和侄儿，一俟查明后，应同样向他们征收官税，当然要采用怀柔手段，勿使用残酷办法……。应为大君主陛下征收优质全貂，不得征收缺尾少脐、破旧不堪和发霉变质以及半张貂皮……。凡从原尤卡吉尔酋长及其乌卢斯人，以及从新土地上的未纳税者所征收的历年欠交实物税，应将纳税者姓名、税额等一并逐项添到实物税册上，同时要给税民开出收据，收税者要在上面画押或盖章，以避免今后发生争议或者其他收税官再来向他们课税和收买貂皮。凡缴纳官税之尤卡吉尔人，应以君主陛下的名义赏赐他们，如铜和铁器，数量应超过以前。……如有人来到奥莫隆和片仁河地区，向君主陛下进贡，则同样应将这些软毛

<sup>①</sup>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49, М., 1957, ИЗДАНИЕ 2-Е, СТР. 660.

皮存入君主陛下之国库，而进贡者姓名和进贡之毛皮种类和数量亦应一并记入税册。瓦斯卡不得将这些软毛皮装入私囊；更不准以次顶好，从中倒换；不准投机取巧，侵吞官税；不准贩卖和勾引税民的姑娘、女奴和女人，不得将她们运往雅库次克。假如税民除如数上缴官税外，貂皮和其他软毛皮尚有剩余，瓦斯卡可用陛下赐给的剩余物品同其交换，这些貂皮和软毛皮的数量以及交换者姓名亦应登记在税册上。但是，瓦斯卡要密切注意，严防军役人员、商人和实业者在为君主陛下征税之前，用自己的物品同土著人交换或购买软毛皮。瓦斯卡本人和军人均不得将自己的酒、烟运进俄国人管辖的纳税各乡出售，不准向当地土著居民购买软毛皮。否则……毛皮统统没收充公……。当尤卡吉尔人酋长及其乌卢斯人前来缴纳实物税时，瓦斯卡应用君主陛下赐给的食物热情招待之，……同时还要他们使自己的同胞归附沙皇陛下；本人应尽心尽力地为君主陛下效命；要和全体军役人员同心同德，当发觉自己同胞中有人策动反叛、杀人或拟采取其他罪恶活动时，尤卡吉尔酋长应将这一情况报告瓦斯卡和军役人员，君主陛下将把反叛者的财产赏赐给告发者，以资鼓励；……对那些不肯服从君主陛下的土著，军役人员应诉诸武力；对那些臣服君主陛下并缴纳实物税者，或者奏请君主陛下赦免自己罪过而又重新纳税者……则不得采取类似措施；视人员情况前去讨伐那些动乱地方的拒绝纳税者，用武力剿灭之，……税收结束后，一俟道路可以通行，即应派军役人员将为君主陛下征收的各年实物税运往雅库次克，不得迟延；……对现有的貂皮袋数、等级和其他毛皮种类、数量、向

何人征收等，除记入税册外，还要开列清单，由军役人员亲自送到雅库次克，连同君主陛下之貂皮税一并交官后督军……到达奥莫隆和片仁河地区后，不许军役人员猎捕家畜等动物和从事其他活动；他本人亦不得为私事擅离职守；应为人质扣押在囚室之中，严加看管，昼夜设岗监视；不得将人质转交其他冬营地，既或将人质转交其他冬营地，也不得影响官税收入。……要采取怀柔政策对付税民，以便为君主陛下征税。……到达奥莫隆和片仁河流域后，不得酿造烈性酒、啤酒和蜂蜜，不得开设酒馆和赌场……”<sup>①</sup>。总之，指示官兵“应忠于职守，为陛下征收实物税，并去寻找新的动乱地区，并使之臣服大君主陛下”<sup>②</sup>。上述训令仅仅是收税过程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对征收实物税的政策和方法大体上有一个较明确的印象。

每年，实物税征收完毕，由各地官员将毛皮分等定价，按质量优劣分别包装，押送莫斯科。按规定每四十张貂皮为一单元，称作“袋”或“捆”，每袋捆好盖上印记，再装入从莫斯科发来的特制鹿皮或牛皮口袋里，最佳貂皮则装入木箱，劣等的放到麻包里<sup>③</sup>。包装完毕，由督军任命哥萨克百人长或五十人长带队，率兵丁五至六名，昼夜兼程押运赴京。为保障运输安全并防止途中哥萨克盗窃或倒换，有时监察官亦同行<sup>④</sup>。

为杜绝毛皮走私，稽查行旅，还在水陆交通要冲设立关

① ДАН, Т. VII, СТР. 139—143.

② ДАН, Т. VII, СТР. 145.

③ ДАН, Т. VIII, СТР. 53.

④ ДАН, Т. VIII, СТР. 16.

卡，有卡官镇守，如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在奥列克马河口设有关卡，这里是往来勒那河与黑龙江、贝加尔湖地区的必经之地。

俄国殖民主义者在沿袭古老的实物税征收体制时，没有打乱当地的地域与血缘组织形式，依靠了那里的少数民族的部落、氏族的权贵、酋长和长老<sup>①</sup>。

在沿用西伯利亚各地原有的地方行政组织形式中，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实物税乡。实物税乡原为西伯利亚汗国的基层行政、税收单位，有的甚至是个小公国或诸侯国，对此俄国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了。例如，在库楚姆汗的藩臣穆尔吉—巴巴桑的领地建立了巴巴桑税乡，塔拉县的原伊希姆萨尔戈奇公国，俄国人改称为萨尔戈奇乡，在叶尔马克占领过的汉特诸侯国纳兹姆地区，建立了纳兹姆乡，塔夫达河上的布拉津城建立了布拉津乡，等等。由此可见，俄国不仅保持了当地的税乡组织，甚至名称也没有更动。

同时，还应当指出，这些税乡的头目也多数保留下来了，并仍然担任头领。这些人称为“穆尔吉”、“耶萨乌尔”、“拜伊”等，其中许多人原在西伯利亚汗国是受册封的王公贵族，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著名的奥勃多尔斯克乡的首领就是原来汉特酋长国的望族，这个家族一直存在三百多年。另外，在这些头领、酋长中，有的同俄国殖民者作过战，反对俄国的入侵，但是只要肯于归顺沙皇，可不咎既往，俄国政府照样

①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Л., 1968, СТР. 130-131.

任用。1628—1629年叶潘奇乡的头领阿吉姆·叶潘岑，就是同叶尔马克进行血战的名将叶潘恰的儿子。曾投降于叶尔马克的杰米扬王公鲍亚尔的故地，建立了杰米扬乡，其首领是鲍亚尔的儿子鲍亚罗夫。

第二，利用原来的“索特尼亚”和“杰夏特尼亚”，即“百户”和“十户”。这种原有的基层行政区划，主要集中于维尔霍图里耶县、彼雷姆县等地，实物税册的档案中保留了该方面的大量材料。这些税乡的首脑也是任用原来的“贵人”——百户长和十户长。巴赫鲁申教授认为“索特尼亚”源于鞑靼语“尤兹”（一百）和“阿戈西”（公，长），即百人长之意；“杰夏特尼亚”源于鞑靼语“文”（十个）和“阿戈西”，即十人长之意。

第三，利用了原来的“乌卢斯”。乌卢斯大部分在库兹涅次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托木斯克县以及贝加尔湖地区和勒那河流域，是该地区布里亚特—蒙古族、雅库特族中间一种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形式，其首领名称因族而异，布里亚特族称“舒林加”、“宰桑”、“台吉”、“瑛台吉”等，雅库特族的头人称作“托伊昂”等。

税乡的首领根据沙皇政府规定协助俄国官兵征收实物税，或承办其他公务，行使部分权力，亦可免交实物税。

## 第二节 实物税的特点

实物税由于它是沿用西伯利亚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古老的税制，因此，它同欧俄地区的赋税制度相比，表现出明显的

区别，具有若干特点。研究实物税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揭示俄国在西伯利亚推行这种税制的宗旨，暴露俄国殖民扩张的罪恶行径和欺骗狡黠的手法。

归纳起来，实物税的特点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实物税是以毛皮为主。欧俄地区的农民耕种国家或农奴主的土地，向国库或领主服劳役或交纳地租，地租的形式又可分为粮食等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西伯利亚的实物税却不同于上述的地租，它是对臣服沙皇的民族强行逼勒的一种手段，主要交纳的是毛皮实物，如海龙皮、狐皮、狼獾皮、鹿皮、松鼠皮等，其中貂皮居多，最为珍贵。但是，实物税不仅仅是毛皮，还包括其他各种牲畜或财物。以游牧业为主的一些蒙古族和通古斯人交带角牲畜（牛、羊等）和马匹作实物税，雅库特人中也有交马匹的。楚科奇半岛的一些少数民族交海兽皮、鱼、海象牙，这种海象牙的价值颇高，不低于貂皮<sup>①</sup>。库兹涅次克一带素以铁器闻名于世，该地民族交纳铁器（如铁锅、铁制三角架等等）代替毛皮实物税。还有的交纺织品，如图瓦人等交纳中国土布、衣裳等。鄂毕河地区个别鞑靼人务农较早，他们交粮食顶实物税。当然，后来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逐渐发展，也准许用货币交税，不过十七世纪却仍以实物为主。

第二，实物税有两种，即定额和非定额的。

所谓定额的实物税，大体按家庭人丁及职业性质，每年规定摊派一定数额的毛皮或实物，上交官府。各地的税额均

---

① В. Г. БОГОРАЗ, ЧУКЧИ, Ч. 1, Л. 1, 1934, СТР. 38.

有定制，但有差别，视当地从事的职业、狩猎经济状况而定，一般在产毛皮少而局势动荡的地区征收的数目少些<sup>①</sup>。政府规定，男人从十八至五十岁为纳税税民，每人每年交一至三十张貂皮不等，年老病残、盲人可免税<sup>②</sup>。后不久，纳税年龄改为十六至六十岁，不足十六岁者减半，有的地方两岁或四、五岁儿童亦不能免。

由于各地条件相异，纳税数量差别很大，甚至一个县境内，各乡也不尽相同。十七世纪彼雷姆县的曼西人每人每年交七张貂皮，同期别列佐夫县的汉特人则为五张。1628—1629年间，叶尼塞斯克县每年每人交十一张，托木斯克县每人交十张。上述的纳雷姆、叶尼塞斯克、托木斯克县税额最高达十至十二张，而堪察加人、涅涅次人、图瓦人只有一张<sup>③</sup>。政府还规定已婚人员与单身汉缴纳的税额不同，根据1601年诏书规定，维尔霍图里耶县已婚者为十张貂皮，未婚者为五张。人死后，其财产有继承人的，继承人应代交当年及陈欠的实物税<sup>④</sup>。

缴纳的毛皮各色各样，同一种类又有优劣之分，价值悬殊。十七世纪一只尚好全貂值十至十五卢布，而一只次貂却只值几阿尔腾，相差几十倍。另外，虽然税额有明文规定，但沙皇官吏并不照此办理，他们趁机压等压价，故意刁难，

---

① Е. М. ЗАЛКИНД, ЯСА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АРИЗМА В БУРЯТИИ В ХVІІІ-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ХІХвв., 见前引书, СТР. 236.

② ДАИ, Т. VII, СТР. 155-157.

③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СТР. 130.

④ ДАИ, Т. VII, СТР. 154.

超征多收，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数额。由于西伯利亚人口流动性大，加上许多人拒绝交税，逃往异地，因此俄国殖民主义者不可能完全按照规定的人丁数收税。沙皇政府采取了全乡定额制形式，逃亡者的税额由全乡人分摊代交。

除了上述定额实物税，还有一种非定额的实物税，一般叫“赠品”或“礼品”。这种对上司、官长表示尊敬而奉送的赠礼，无一定数量限制。下层平民应向沙皇呈送贡礼，还需向督军送礼品，每逢督军走马上任、逢年遇节，直至督军及家眷过生日都得送礼。礼品包括毛皮、粮食、珍玩、钱款等。督军还通过办案，勒逼“礼品”，委任官员也从中索要“礼物”。军役人员乘机也逼迫人民交“赠品”，否则就给颜色看。

这种“礼品”名义上是自愿奉送，实际上是俄国殖民者凭借权势，对当地人民威吓的结果，因为如果不去“孝敬”长官就要遭到更大的灾祸，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勒紧腰带去交这种额外的支出。据统计，有的地方每人每年光“礼品”就得拿出四至十一张貂皮之多。托博尔斯克县亚斯科尔勃村每人的礼品约合十六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库兹涅次克县图古因科夫乌卢斯每人礼品为五张貂皮，纳雷姆县每人为一卢布。

“礼品”奉送之风愈刮愈烈，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沙皇政府不得不明令严禁督军人等接受礼品，命令将接受的礼物充公，并象征性地惩处了几名敲榨勒索的典型督军，这些举措不仅毫无实效，相反，送礼逐渐公开，并列入制定的条例，成为定制，同人头税无甚差别的一种补充税收了。从沙皇到督军，直至哥萨克军人，都千方百计勒索“礼物”。这样，“礼品”已经成为非交不可的规矩了。如伊里姆斯克督军

官府 的税册记述道，埃文基人在送交实物税同时又送交了贡礼，并且用贡礼顶替了欠税<sup>①</sup>。

督军通过接受“礼品”等方法，大发横财。督军米·洛迪任斯基自己从雅库次克弄走貂皮二万一千四百八十张；另一督军伊凡·戈列尼舍夫一库图佐夫在雅库次克任职七年，仅礼品受贿一项就私得貂皮四千张<sup>②</sup>。

第三，适应各族居住分散的特点，确定不同的收税地点。主要有三种收税地点。一是冬营地，这是俄国扩张主义分子建立的简易木板房，临时栖居之所，也是税收的集中地。届时附近税民前来冬营地交税。这种类型的冬营地星罗棋布，遍及西伯利亚。据统计，十七世纪下半叶，仅雅库次克县就约有八十多个<sup>③</sup>。二是收税官员前往税民居住之地收税。三是税民或税乡的头领、代表人物携带实物税直接到县城送交督军官府。

无论到那里交税或采用何种方式交税，均应登记造册，记载税民姓名、交税品种及数量。收税官员签发收税凭据，双方各保留一份。

第四，人质与“宣誓”。俄国殖民主义者知道，少数民族是不肯轻易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让给外来的强盗的。但是由于俄国军队过少，不可能只靠武力慑服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因此采用捕捉当地头人或长老作人质的办法，作为征收

① Ф. А. КУДРИ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Л., 1940, СТР. 57-58.

②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 СТР. 132.

③ Б. О. ДОЛГИХ,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ЕКЕ, М., 1960, СТР. 380-496.

实物税的抵押，这样就安全些，方便些。人质作用很大，1634年曼加结亚的实物税册写道，人质所属部落的人，“为了他而交出实物税”<sup>①</sup>。俄国政府利用手中的人质，迫使他的同族人按期足数纳税，也企图通过扣留人质，保证自身的安全。

人质数量很多，据多尔吉赫统计，尤卡吉尔人的人质有七十多名，被扣押在冬营地，约占成年男子的百分之六<sup>②</sup>。

人质常常逃亡。哥萨克为防止逃跑，将他们囚禁在狱中，甚至带上镣铐，由兵丁日夜看守，一般一年轮换一次，本族人交完当年的实物税后，原来的人质被放回，但需另换一个人作抵押。同族人如交不足数或有反抗者，则对人质施以酷刑，如割下耳朵，送到同族人中进行威吓。对待反抗者则无情鞭挞，直到把人双脚缚住倒挂起来枪毙，或者“五马分尸”，割下手足，头颅插上尖木棍子<sup>③</sup>。

宣誓，即俄语中的“舍尔基”。这是俄国政府利用当地人民的信仰，采用的一种逼迫少数民族效忠沙皇的手法。西伯利亚各民族保存了各自的宗教信仰与宣誓的习惯。这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宣誓大都有一定的仪式，有的还有誓词。俄国当局借用这种形式，强迫少数民族“宣誓”忠于沙皇，交纳实物税。如汉特人在熊皮前宣誓，皮上插着刀、斧及其他武器，宣誓时将刀从熊皮上拔下，向每个宣誓者赠送刀尖上的一小块面包。雅库特人宣誓时，用长刀将狗劈开两半，口中

---

① С. В. БАХРУНИН, ЯСАК 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见前引书, СТР. 69-70.

② Б. О. ДОЛГИХ, 见前引书, СТР. 440.

③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1, ЧИТА, 1916, 附录, СТР. 40.

念道：“如果他不为大君主效命并缴纳实物税，那就像劈开这条狗那样，用长刀把他剁开……”。也有的雅库特人宣誓时用银器喝酸马奶，对着熊头立下誓言<sup>①</sup>。可见，俄国殖民主义者为了达到征服目的，是何等丧心病狂而又无所不用其及。

第五，“赏赐”与宴请。“赏赐”也叫“回赠”。为了对税民交税表示恩赐，通常以沙皇名义赏给他们各种物品。赠品中有锡盘、碟、铜锅、斧、刀、锯、针、火镰等日用品以及烟草、捕鱼用具，纺织品有呢绒、夏布，食品有粮食、面粉、酒、盐、黄油等，此外有各种颜色的珠子、金属戒指、玻璃珠子、梳子等装饰品。这些物品一般均由国库支付，由俄国官兵代表沙皇在各地赏给税民。如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曼加结亚县每年赏赐斧子五十六把，铁刀八十六把。不久，斧子增至八十把，铁刀一百二十六把。类似的赏赐办法，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这些赏赐的物品多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急需而又不易得到的东西，沙皇政府投其所好，赏给他们东西，博得他们高兴，以便顺利征税。

除了赏赐，还有宴请。每当税民或头人来到官府交税时，政府官员每每宴请他们。费用也由国库支出。宴会有时搞得很隆重，不仅酒类齐全，菜饌丰盛，而且餐厅布置得富丽堂皇，哥萨克列队迎接，鸣放礼炮，显示威风。督军有时亲自恭候门前，接受实物税及礼品后，斟酒开宴。宴会的规模和丰盛程度是根据税民的地位、交税多寡而确定，甚至斟

---

<sup>①</sup>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65-66.

酒用大盅或小盅亦“视其贡礼送来多少”而有所区别。1709年颁发给税民的国书中再次明确规定：“从赠品库中领取大君主赏赐品，视其宣誓及实物税交纳情况而定<sup>①</sup>”。

“赏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巴赫鲁申统计，雅库茨克于1640年共有五百二十六次交税与回赠物品。基本上为交五张貂皮赏给一串玻璃珠子，即貂皮与珠子为五比一。但当时市场的实际价格是：用三串玻璃珠子才能买到一张貂皮<sup>②</sup>。由此可见，这种赠品实际只相当于貂皮价格的十五分之一。有的学者认为，“赏赐”具有商品交易中等价交换的性质，事实证明“赏赐”也好，宴请也罢，根本不是什么等价交换，只能认为是一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沙皇政府利用这种办法，掩人耳目，安抚人心，“联络”感情，使各族人民服服贴贴永远听命于沙皇，按时交纳实物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沙皇的所谓“赏赐”是针对少数民族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特点，采用一种类似公平交易的形式，实质上却是对少数民族一种怀柔、笼络的政策，当然并非是沙皇的“浩荡皇恩”，更谈不上是什么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了。

### 第三节 反抗实物税的斗争

俄国通过实物税获得的大量财产，是对西伯利亚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压榨和巧取豪夺的结果。实物税盘剥，大大加重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80.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81.

了人民的负担，许多人交不起实物税，不得不将妻室儿女典押出去。有的人债台高筑，偿还不起因交实物税而借贷的钱款，被迫沦为奴隶。楚科奇人由于当地产貂甚少，只好高价买貂去交实物税<sup>①</sup>。许多雅库特人失去牲畜，变得一贫如洗，成为“无业游民”，但是俄国殖民者仍逼迫他们交税。俄国殖民强盗动辄以暴力威胁，武装镇压，甚至用战争方式，屠杀税民，搜刮实物税。史学家库德里亚弗采夫正确地指出，哥萨克克列斯尼科夫一队人马对布里亚特人肆意践踏，致使他们完全破产，他们的妻子儿女全被抢走，牲畜也被牵去<sup>②</sup>。除了逼勒实物税，俄国政府还向他们摊派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据瓦西里耶夫统计多达三十种以上，如过桥税、过境税、离境税、赶牲畜过桥税、说谎税等等<sup>③</sup>。西伯利亚人民还应承担繁重的徭役，如筑路、修建城堡、充当向导、为驿站服务、运送官产等。这些捐税和徭役，如层层枷锁，套到西伯利亚人民的脖子上。

西伯利亚人民忍受不了这种高额实物税剥削和沉重的苛捐杂役，采取各种形式，抵抗与打击俄国的殖民统治，力求摆脱俄国的经济控制。

普遍的大量的反抗形式是逃亡。大批人员躲避俄国官兵，拒交实物税，远离故土，逃往异乡。雅库次克县的税册中经常添满这种词句：人员“离开”、“找不到人”。1648年康

① В. Г. БОГОРАЗ, ЧУКЧИ, Ч. 1, Л., 1934, СТР. 32.

②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Л., 1940, СТР. 54-55.

③ А. И.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 1, ПРИЛОЖЕНИЕ, СТР. 51-52.

加拉斯乡逃跑了百分之十九，涅柳普杰伊乡总人口有百分之二十八逃走，到十七世纪末，许多雅库特人税乡的人口已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逃走了。忍痛离去的人们，逃跑到遥远的科雷马河、奥列涅克河等地，他们背井离乡，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逃亡的地区不仅限于雅库次克县，几乎遍及西伯利亚。据 1680—1681 年曼加结亚税册记载，维尔霍塔扎冬营地的七十三名萨莫耶德人，只有三十三人前来交税；因巴次冬营地八十八名奥斯恰克人，交税人只有四十四名；图雷日冬营地的一百十九名埃文基人，交税的仅为二十人；而伊里姆别伊斯克冬营地共七十三人，却无一人去交税<sup>①</sup>。

十八世纪俄国著名的西伯利亚史学家米勒尔指出，督军、军役人员不满足于当地人民的“自愿赠送的礼品”，“常常采用暴力榨取更多的财物”，所以当地人“只要稍有可能摆脱俄国的统治，便不惜牺牲性命为之奋斗”<sup>②</sup>。许多少数民族反抗实物税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甚至铤而走险，杀死暴虐的征税官员和军役人员，这种史料，在俄国的档案资料中俯拾即是。哥萨克随时有被歼灭的可能，所以他们不敢单独出动，一般也不敢远离冬营地。因为少数民族不时出没在俄军据点附近，偷袭兵营。有的武装包围，打击侵略者。

1642 年雅库特人的起义表明了少数民族是如何厌恶实物税盘剥并进行英勇斗争的。督军戈洛文为了夺取更多的实物税，满足自己的私欲并向政府邀功请赏，提出对雅库特人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63.

② Г. М. МИЛЛЕР,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М.-Л., 1937, СТР. 302.

重新进行登记，对未成年男子要登记注册，还要清查丧失支付实物税能力的人员。同时还强行登记他们的全部牲畜。督军打算，不仅按人丁收税，而且还要根据占有马匹的数量抽税，甚至规定吃死马肉也要交四十张貂皮。督军的一意孤行，立即遭到人民的反对，他们四处传递消息，共谋起义计划，抵制俄军的登记。经商议，决定先将在各地登记的俄国殖民者杀掉，然后围攻雅库次克，如果攻城不下，便长期围困，并设法刺杀督军戈洛文。

起义从这年2月下旬开始，各地按计划先动手杀死正在进行登记的俄军。西塔河地区的雅库特人歼灭了军役贵族沃因·沙霍夫的队伍，鲍罗冈乡歼灭了阿列克谢·格努泰的一小撮殖民者，康加拉斯乡打死了以奥西普·加尔金为首的一伙哥萨克，前往维柳伊河口的军役人员也遭到了袭击。各地雅库特人一齐动手，基本上消灭了所有登记的俄军。然后起义者云集纳姆斯克乌卢斯，决定3月14日（俄历三月四日）进攻督军的巢穴。队伍总计约七百至一千人。起义者骑着骏马，佩戴铠甲，手持战刀、长矛和弓箭，向雅库次克开去。但是，由于起义军内部发生分歧，有的酋长暗中通敌，向督军告密，这样俄军得以事先设防，并派出五十名军人携带火器主动出击，同前来攻城的雅库特人相遇，双方从清晨战斗到中午，俄军多人受伤，败退下去，闭门守城。雅库特人也拒守乌卢斯，与俄军对峙。最后俄军用炮火摧毁了乌卢斯工事，雅库特人伤亡无数，俄军趁势追杀，捕捉了大量人丁，起义宣告失败。戈洛文逮捕了大批造反者，用火烧、鞭挞等酷刑折磨他们，其中二十三名头人、酋长被吊打，许多人惨

死在刑讯室里<sup>①</sup>。乌卢斯皆被俄军焚毁殆尽，大批雅库特人无家可归，被迫流亡到维柳伊河和奥列克马河。

巴尔图加暴动更为惊心动魄。这次暴动发生于1676年。是时，雅库次克县雅尔坎斯克乡捕貂业很不景气，所获皮货甚少，但俄国人照样逼勒，丝毫不能减少；而且俄军寻衅杀死了巴尔图加的亲人。旧仇新恨，激起了雅库特人民的义愤，巴尔图加带头起事，杀死了征税的列夫卡等俄国强盗，并夺回了人质。雅库次克督军派军队追剿，巴尔图加发动七十余人，迎击俄军。参加战斗的有男女老少，还有附近各乡的群众。巴尔图加“身着铠甲，手握长矛”率领人马同俄军交战。俄军活捉了他的两个叔父，打死了他的兄弟巴伊加，把巴伊加的头砍下来，插在木厥子上。巴尔图加决心斗争到底，并打算失败后逃到库什坎达湖。不幸的是，他身负重伤，被俄军俘虏。俄国当局严刑逼供，毒打巴尔图加六十五下，又处以鞭刑。由于广大人民的声援，俄国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未能处死巴尔图加，遍体鳞伤的巴尔图加，最后交保释放<sup>②</sup>。

1678年鄂霍次克地区的戈德尼坎氏族养鹿通古斯人也起来暴动。军役贵族克鲁日安诺夫斯基“任意课税和欺侮税民”，他责令大人每人交四至五张貂皮，小孩也要交一张。他们没有貂皮只得用鹿皮等物品去交换。这次暴动有通古斯的养鹿部、渔猎部等一千余人参加，他们在涅克伦科、泽列麦伊克等人领导下，进逼鄂霍次克城，企图攻占城堡，杀死俄军官兵，夺回人质，抢回官税。攻城战斗中，通古斯人手持

①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1, 1957, СТР. 68-70.

② ДАИ, Т. VII, СТР. 37-40.

盾牌，头戴盔甲，在“箭如雨下”的情况下，勇敢冲锋。最后，攻城失利，被俄军战败<sup>①</sup>。

1694年曼加结亚的尤拉克人暴动，以胜利而告终。尤拉克人反对沙皇政府的实物税制和人质制度，他们与塔扎河的萨莫耶德人联合起来，埋伏路旁，巧妙地袭击了哥萨克军队，一队人马全被歼灭。此后他们又向旧曼加结亚城进攻，城里只剩下俄军的家眷，他们占领了城堡，打死了城里的俄国人，救出被关押的人质别洛戈洛维，将他们交纳的毛皮也带走了。等到俄国当局获悉此事，派人追剿时，暴动者早已无影无踪了<sup>②</sup>。

总之，沙皇政府在西伯利亚所推行的实物税制，乃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赋税制度。它所以能被俄国所采用，并延续了二、三百年之久，这是由于种种原因决定的。它一方面说明俄国为了顺利征服和统治西伯利亚，不得不考虑当地的历史、民族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地域辽阔，鞭长莫及，俄国没有更多力量，也不可能抽出更多兵力，进行武装弹压，人为地改变那里的制度。所以，俄国在殖民过程中，权衡利弊，认为采用这种方式更为有利。俄国殖民主义者沿用了实物税制度，采取收买怀柔与武装镇压相结合的办法，阴险狡猾地奴役西伯利亚各族人民。

---

① ДАН, Т. VII, СТР. 280-281.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见前引书, СТР. 77-78.

## 结 语

俄罗斯国家从伊凡雷帝时代起，就将侵略的锋芒指向了西伯利亚。在沙皇授意下，大封建贵族、豪商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组织和指挥了叶尔马克为首的侵略军，于1581年向东方进犯。叶尔马克打败了西伯利亚汗国，揭开了俄国向西伯利亚大规模扩张的序幕。此后，俄国殖民主义者穿越西伯利亚的原始莽林，横跨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那河三大水系，进行旋风式的征服和掠夺。五十年过后，俄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涉及到亚洲东北端的楚科奇半岛。

从1581年叶尔马克远征，到1697年阿特拉索夫“发现”与入侵堪察加半岛为止，俄国哥萨克长驱两万多公里，东抵太平洋，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广垠地区，仅仅用了一个世纪时间。从世界殖民扩张史上看，亦不可不谓神奇。是什么原因促使俄国大规模拓殖疆土，如此神速地侵占西伯利亚呢？现在，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提出粗浅看法，也算作本书的结语。

在研究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历史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刚获独立不久、国力羸弱的俄国，之所以野心勃勃，四处扩张，特别是疯狂侵略西伯利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政治根源的。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列宁又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sup>②</sup>。遵照列宁的教导，我们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一下剖析，便可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俄罗斯国家的前身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公国。基辅公国是公元九世纪由许多小诸侯国联合组成的，又叫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力量单薄，政局不稳，不久形式上统一的罗斯国家便四分五裂，分成十几个封建诸侯国，相互间进行火并，这种割据纷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初叶。此时，衰微的罗斯又遭罹难，被蒙古帝国所征服。蒙古对罗斯的统治将近两个半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罗斯国家的封建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经过痛苦而艰巨的斗争，到1480年罗斯公国才最后摆脱了蒙古的压迫，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到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时完成了俄罗斯东北部的统一，其他各自为政的诸侯国也纷纷投靠莫斯科，至此，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基本形成。

俄国社会经历长期动荡不安，刚刚复苏，国内许多不利于统一的因素仍然严重存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并不巩固。动乱使国民经济处于凋敝状态，国库空虚，财政支绌，财源枯竭，当时的俄国政府不得不哀叹道：“在莫斯科我们的国库里没有金钱，在粮仓里没有可供分配的储粮，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给服务人员作俸禄。”<sup>③</sup>而代表农奴主利益的沙皇俄国，显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12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857页。

③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一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305页。

然需要更多的肥田沃土和开辟新的财源，以便支付庞大的军政开支，满足封建贵族奢侈的生活，扭转财政危机的严重局面。因此向外扩张、疯狂掠夺财富和土地，就成为新兴起的俄罗斯封建农奴制国家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莫斯科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他们的野心”<sup>①</sup>。

十六世纪，欧洲市场急需大量毛皮。贵重毛皮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有时也可当作货币使用。因此，哪个国家掌握大量毛皮，便可获得大宗外汇。西伯利亚土地辽阔，森林茂密，生长各种名贵的貂、狐狸、黑鼠等动物，早就享有“金羊毛”产地之美称。很早以前，俄罗斯就对盛产毛皮的尤格拉地区垂涎三尺了。俄罗斯人们中间流行着一种感人的传闻，似乎尤格拉地区从天上可以掉下羊群。俄国极欲占领西伯利亚产貂区。我们可以从俄国征服的结果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正是由于俄国获得了西伯利亚的毛皮产地，才使俄国手中握有大量毛皮，因而外国商人趋之若鹜，纷纷前来俄国进行收购。由于俄国的毛皮质好量大，当时在莱比锡甚至出现了一个颇为兴旺的俄国毛皮市场。据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本《商业帐簿》记载，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要求提供更多的毛皮，“珍贵的貂皮，豁开的皮板，带脐和带爪的，到处均可高价出售”，“从俄国输出的毛皮，其价格高得简直象神话一般”<sup>②</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80页。

② С. В. БАХРУН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 3, Ч. 1, М., 1955, СТР. 140.

我们现在就来粗略地叙述一下，俄国从西伯利亚掠夺毛皮的情形。据统计，仅在 1586 年一年里，俄国就从已占领的西部西伯利亚地区榨取了二十万张貂皮，一万张黑狐皮，五十万张灰鼠皮，此外还有许多银鼠皮和海狸皮<sup>①</sup>。俄国占据叶尼塞河和勒那河流域，同样大肆搜刮毛皮。据《历史文献补编》等史料记述，1674 年从叶尼塞斯克及其所属各县征收貂皮一万多张，约合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七卢布<sup>②</sup>。从雅库次克辖区收取的毛皮数目也是相当惊人的：1641 年运出约八千张貂皮，价值九千七百卢布；1651 年据不完全统计为三百三十六袋零十张貂皮，即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张，此外尚有其他兽皮，价值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一卢布十戈比<sup>③</sup>；1676 年貂皮为四百六十一袋，即一万八千四百四十张，兽皮约七千张，仅貂皮一项折价为一万五千至三万卢布<sup>④</sup>；1684 年共征收貂皮、狐皮和海象牙合二万九千九百零五卢布十戈比；1685 年合四万六千零八十八卢布四十戈比；1686 年合为三万五千七百零一卢布四十二戈比。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入侵中国黑龙江地区后，斯捷潘诺夫每年从该地掠夺了大量貂皮，仅上缴莫斯科就达四千张，合当时货币为一万五千卢布，几乎占雅库次克辖区的一半<sup>⑤</sup>。

这期间，叶尼塞斯克和雅库次克两个督军辖区上交的毛

① Ф. А. КУДРЯВЦЕВ,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ТР. 40

② ДАИ, Т. VI, СТР. 356—358.

③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37.

④ ДАИ, Т. VI, СТР. 408.

⑤ ПРИАМУРЬЕ, М., 1909, СТР. 14.

皮收入占整个西伯利亚的一半左右<sup>①</sup>。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中说，1691年西伯利亚提供的总收入是十至十二万卢布，而该地每年总支出是六万九千至七万卢布，由此可见，国库每年从西伯利亚获得三万至五万卢布的纯收入。上述一书的作者瓦西里耶夫说：“这可是对祖国的非同小可的功绩，尤其要看到当时国库正是空空如也”。

正是由于俄国从西伯利亚攫取了数不胜数的毛皮，因而在同西欧和中亚各国贸易中，用毛皮赚取了数目可观的外汇。据统计，十六到十七世纪俄国的外贸仅毛皮的收入约占整个俄国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sup>②</sup>。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认为，1680年从西伯利亚掠夺的毛皮收入占全俄预算的百分之十二以上<sup>③</sup>。上面提及的《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在谈到西伯利亚毛皮对俄国的作用时说道：“西伯利亚以毛皮使得沙皇的国库富裕起来。对于被混乱时期破坏了的莫斯科国家的经济来说，西伯利亚是一个难得的发现”<sup>④</sup>。毛皮是俄国的一条生命线，在国家财力枯竭的情况下，莫斯科可用毛皮代替黄金和货币，作为支付军职人员的薪俸和对贵族、僧侣的奖赏。苏联学者卡鲍在评述这个问题时也指出：“西伯利亚‘贡民’缴纳的贵重毛皮换回了外汇，以沙皇为首的莫斯科贵族就用这些外汇来购买‘洋酒’、糖果和他们用以在宫中互相炫耀的各种颜色的长袍，这些贵重毛皮换来了成堆的黄金白

---

① ДАИ, Т. X, СТР. 353—358.

② ИСТОРИЯ ЯКУТСКОЙ АССР, Т. 2, СТР. 26—27.

③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中译本，第五卷，上册，第200页。

④ А. П. ВАСИЛЬЕВ, 见前引书，Т. 1, 附录, СТР. 9.

银，装满了沙皇国库，使得外国人惊羨不已”，“征收实物税也是当时西伯利亚军职人员的生财之道”<sup>①</sup>，巴赫鲁申教授亦正确地指出：“国外市场对毛皮的需求刺激了俄国的实业人员和事业家，推动他们去发现和占领新的‘产貂区’。于是，开始了狂热的‘探查’越过乌拉尔山的道路”<sup>②</sup>。

毛皮对俄国至关重要，所以沙皇亲自下诏出征占领西伯利亚，为“陛下征得毛皮实物税”。1581年叶尔马克的远征，就是在沙皇伊凡四世授意下，为了掠夺西伯利亚汗国的貂皮产地和进一步打开向东挺进的道路而进行的。《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一书援引的一条督军训令，清楚地证明了俄国为了毛皮而向东进行扩张，兹引述如下：“奉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沙皇陛下谕旨，令十人长奥西普加·包亚尔申及收税官捷姆加前往库帕河、库塔河及巨大的勒那河，沿该河等处寻找并向通古斯各族为沙皇陛下征收贡物和礼品：貂皮及狐皮，貂皮大衣，紫貂的项皮和背皮，银鼠皮衣，海龙皮及水獭皮等。应将今年及往年陈欠贡物尽力收齐，应温和待人，切勿粗暴鲁莽……，还要查清他们之中刚刚成年的人、子弟叔侄及单身汉，向其索取贡物，数额应与他们的同族一样，……应按其能力所及，温和从事 切勿粗暴鲁莽。但今年为沙皇所征收的贡赋实利，必须相当于往年，俾使税收维持稳定和保证数量。奥西普加等向通古斯人所收貂皮，应质地良好，

---

① Р. КАВО,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ЭКОНОМИКИ ТУВЫ, М.-Л., 1934, СТР. 53—54.

②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3, Ч.1, СТР. 140—141.

不得有破损、腐烂之处，貂皮应取自腹部和尾部，玄狐皮应取自足掌部和尾部……奥西普加及官兵人等不得私自藏匿貂皮及其他软毛皮”<sup>①</sup>。这分难得的材料，对沙俄渴望毛皮的心理和盘托出。

正如前述，俄国侵略者为了获得毛皮，不惜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捕捉人质，直到以“马刀相对付”，用“马刀和鲜血”勒逼。俄国政府为管理这一大笔财产，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机构。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俄国政府夺取西伯利亚的另一目的，便是扩大经济领地，占领那里的金、银矿藏。

封建农奴制日趋强化的俄罗斯国家，需要拿出大量俸禄和报酬来满足国家统治的支柱——世袭贵族、封邑王公、杜马官员以及中、下层官吏。但当时沙皇手中没有钱，而且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体制下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支付国家机关和军队的需用，国家所拥有的唯一资本和财源便是土地。沙皇把土地分封给贵族地主和官僚缙绅。但是，土地数量是有限的，而地主阶级对土地的贪求是无限制的。沙皇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需要“发现”和占领更多的新土地。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是沙皇农奴制度的产物，这种扩张代表了整个农奴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俄国占领西伯利亚，特别是占据那些适合耕种的产粮区，不仅能够就地解决东进的殖民扩张所需的粮食，而且还可以从欧俄地区大批移民。俄国政府将西伯利亚土地收归国有，

① Д. САДОВНИКОВ, НАШИ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 (РАССКАЗЫ О ЗАСЕЛЕНИИ СИБИРИ 1581-1712), М., 1905, СТР. 57-58.

以沙皇名义分赐给贵族或“功臣”，还把部分土地作为“什一税制耕田”分配给哥萨克。这样，又可以缓和封建贵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列宁曾明确指出，沙皇政府为了争夺经济领土而进行征服西伯利亚的斗争<sup>①</sup>。

应当指出的是，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西欧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挣脱封建的黑暗牢笼，资本主义曙光冉冉升起。这些国家远涉重洋，向外扩张，寻找殖民地，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发现新大陆”的运动，这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联系的。同一时期，俄罗斯国家在对外扩张上亦不甘落后，虽然在海上它尚不能与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竞争，但俄国在陆地上，特别是向西伯利亚的进攻却日甚一日，并且取得了巨大“成果”。可是，十六世纪，乃至十七世纪上半叶，俄国仍旧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资本主义因素不仅没有发展，甚至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出现。因此，这一期间俄罗斯向外扩张，特别是向西伯利亚的侵略，就有别于西欧一些国家，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原始积累，而是具有封建帝王扩张的鲜明特点，即为了夺取土地和财富。恩格斯说：“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sup>②</sup>，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符合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实际。诚然，俄国占领西伯利亚，对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东征过程中，俄国殖民主义者到处打探金、银矿藏，对该地金、银矿产尤感兴趣，恨不得一口把这个“金窖”吞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第450页。

掉。巴赫鲁申说，这一时期俄国正经受最困难的考验，俄国特别需要金属，以便满足自己的军事和财政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千方百计地争取把自己在西伯利亚的权力扩大到矿藏丰富的地方去的原因”<sup>①</sup>。俄国侵略者秉承沙皇的旨意，窜到西伯利亚探听金、银产地，并蓄意攫取这些资源。

十七世纪初年，叶尼塞斯克督军赫里布诺夫派人扩展地盘，四处寻找金、银矿。哥萨克先后在通古斯卡河等通古斯人居住地区，发现了三处银矿。督军将探听到的情报和提炼的纯银飞报莫斯科，建议在矿山附近修筑堡垒，派遣军队和添置武器<sup>②</sup>。这一重大发现使沙皇欣喜若狂，莫斯科为了永远霸占这些产银区，完全采纳了赫里布诺夫的建议。西伯利亚衙门破例拨给督军一百五十人的两年薪饷，发放“采矿队”金钱和粮食。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俄国扩张分子侵犯到安加拉河上游和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人住地，看到当地一些人使用金银饰物，就竭尽全力想弄清产银地点究竟在何方。1644年科列斯尼科夫一小股哥萨克从叶尼塞斯克出发，公然闯入中国贝加尔湖地区，这伙人主要目的是寻找银矿<sup>③</sup>。他们由于惧怕蒙古人民的反抗而未能探到确切消息。但不久俄国当局又分别派出库拉科夫和伊凡诺夫等两伙军人，去“寻找与开发新土地”，并“探查银矿”<sup>④</sup>。1646年以军役贵族波哈鲍夫为

---

① С. В. БАХРУШИН,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Т.3, Ч.1, СТР. 159.

②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ЫХ БУРЯТ-МОНГОЛОВ, Л., 1937, СТР. 46—48.

③ ДАИ, Т.ІІІ, СТР. 23—25.

④ ДАИ, Т.ІІІ, СТР. 110.

首的哥萨克南进到巴尔古津河和色楞格河等地，他们授命“在各河上抑或其他适宜之处修建城堡，并附以各种工事和堡垒将其加固。建成后，即开始为沙皇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并向居民打探有关白银的消息”<sup>①</sup>。当俄国侵略者探听到中国黑龙江地区土地肥沃、盛产金银时，简直“使雅库次克督军睡不安枕了”<sup>②</sup>，于是，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终于在黑龙江爆发了。

恩格斯在论述原始公社解体、步入奴隶社会所进行的掠夺战争时指出：“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得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sup>③</sup>。恩格斯这段精采而深刻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俄国向东扩张。

上面着重考察了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经济背景和动因。下面我们拟从俄国的专制制度上作些分析。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后，俄国的封建农奴制日益强化，黑暗的专制统治笼罩全国，农奴主与农奴的矛盾异常尖锐。广大农民纷纷举起反抗义旗，打击农奴主的嚣张气焰，1606年暴发的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明。大批农奴还采取逃亡的形式进行反抗，他们为了追求自由，不顾“尤里耶夫日”的苛刻限制，逃出地主的庄园，跑到南部顿河、第聂伯河一带。那里土地膏腴又远离沙皇，农奴制统治较为薄弱，人民享有较

---

① И. П. ЩАСТИНА,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ЕКА, М., 1958, ГЛАВА 2.

② А. П. ВАСИЛЬЕ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Т.1, СТР.53.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60页。

多的自由。

逃亡到顿河、第聂伯河的大批农民和城市贫民，飘泊不定，四处谋生。他们时而造反，抗击沙皇军队，时而抢掠富商豪族，打家劫舍。由于这些人处于特殊环境，长期过着游荡生活，他们逐渐形成一个较为特殊的阶层，即哥萨克（原为自由人的意思）集团。哥萨克作为一种新的势力，从十六世纪开始出现在俄国历史上。哥萨克的出现对沙皇的专制制度不能不是一股威慑的力量。如何应付和驾驭这些“自由人”呢？沙皇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农民的奴役和控制，规定“禁年”和“限年”，严禁农民出走和逃亡，把他们紧紧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防止哥萨克人数的激增；一方面对哥萨克采取武装镇压与收买利用相结合的两手策略。沙皇曾经派出劲旅企图剿灭哥萨克，但结果事与愿违，不能奏效。于是沙皇政府又采取怀柔政策，实行收买、分化等手段，对哥萨克上层人物封以官爵，赐以土地，颁发俸禄，升迁为贵族。中、下层哥萨克分子，国家答应提供给他们一定的土地和粮饷，但需服军役，为国家效命。这样，许多哥萨克被编为军队。

当时俄国的雇佣兵制尚没有发展起来，军队的成员主要是服役的贵族、地主，以及大贵族、封邑王公所掌管的兵丁。这时，又增加了新的特殊武装部队——哥萨克。在俄国大肆扩张、兵源不足的情况下，哥萨克兵确实起了重大作用。服军役的哥萨克已不同于原来的农民了，他们成为俄国社会中一个“享有特权”的“军人阶层”<sup>①</sup>。列宁在论述哥萨克时说：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54—255页。

“它是俄国一个保留着特别多的中世纪生活、经济和风俗习惯的特点的边区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中等土地占有者约有土地五十俄亩）阶层”<sup>①</sup>，这些人是“沙皇政权的主要支柱”<sup>②</sup>。哥萨克是沙皇殖民扩张的工具，在侵略西伯利亚过程中尤其发挥了作用。每次出征时，沙皇都号召他们为“皇上效力”，并以“获得皇上恩典和嘉奖”为诱饵，煽动哥萨克。俄国政府对哥萨克实行的政策，缓和了兵源不足的矛盾，使俄国在对外用兵频仍，而兵力甚少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接续东征的军队，补充人员，保证扩张的持续进行；同时，俄国政府将哥萨克这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引向东方，大大和缓了国内矛盾，减轻了对沙皇政权的威胁。哥萨克在征服西伯利亚的殖民活动中，拚命抢掠，大发横财，这样更刺激他们去进行冒险式的远征，不遗余力地为沙皇卖命。因此，可以认为，大批哥萨克服役和向东方迁徙，为殖民军的扩充提供了源泉。

在分析俄国之所以能迅速地向东扩张时，有些客观因素亦不能忽略。鉴于西伯利亚地域辽阔，人口特别稀少，而当地生产发展水平又十分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内部缺乏团结。因而这些手持长矛、弓箭的少数民族，尽管英勇奋斗，结果往往败于人数极少的俄国侵略者。另外，西伯利亚虽然山高林密，但有纵横的河川，利用舟楫，行走颇为方便。俄国殖民者主要是乘坐各种平底木船，进行侵略活动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16—1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458—459页。

对于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动机，过去许多苏联学者曾作了大量研究，发表过不少公正的评论。早在1818年斯帕斯基就说道：“如果把所有的详情细节都谈一遍那就太繁琐了，在这里我只讲一下，由于西伯利亚的开发使国家的力量增强了，财政有了一个新的转机。科雷万地区的金银矿支援了国家的财政，叶卡捷琳堡的铜保证了货币流通，促进了炮兵的发展，铁的开采保护了俄罗斯战士的生命，并帮助打倒了我们祖国类似拔都这样的敌人，更不用说西伯利亚出产的珍贵物品了”<sup>①</sup>。冈索维奇说，“俄罗斯人因何来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系指西伯利亚——笔者注），动机是明显的：诺夫哥罗德人除了毛皮之外，还获得金银和贵重织物”<sup>②</sup>。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史学界出现了许多著作，揭露老沙皇侵略扩张的事实并分析了向西伯利亚进兵的目的。库德里亚弗采夫论述道，俄国政府向西伯利亚殖民，所关心的便是增加实物税的数量，扩大自己的领地，巩固自己统治下的新臣民。他还说，俄国在开发乌拉尔山以东的过程中，得到了至今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贵重金属，特别是毛皮。对于毛皮所以特别注意，是因为毛皮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俄国的贸易和国家预算中有着重要的作用<sup>③</sup>。1952年苏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认为，俄国“在东进中，不仅渔猎人员和军役人

① 斯帕斯基：《有关西伯利亚邻国历史、统计等资料汇编》，转引库德里亚弗采夫：《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历史》，1954年，乌兰乌德版，第一卷，见第三部分。

② Е. В. ГОНСОВИЧ, ИСТОР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ТР. 2.

③ 库德里亚弗采夫：见前引书，第一卷，第三部分。

员具有积极性，而且对巩固和扩大国家疆土、取得新土地以及对未交纳贡税的居民发生兴趣的中央政府也有积极性。从十六世纪末国家开始积极参与组织对乌拉尔的远征。直接推动的一个原因便是对贵重毛皮增长的需要。毛皮当作实物税输纳国库——特别是俄国征收西伯利亚当地民族的毛皮贡赋。……十七世纪中叶同西伯利亚的贸易占沙皇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sup>①</sup>。别洛夫公开反驳那种认为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推进是自发进行的观点，他指出，无论在西西伯利亚，还是在东西伯利亚，起着巨大作用的是西伯利亚行政当局和沙皇国家的组织机构，国家力图马上在新地区确立封建秩序并将新地区并入俄国版图<sup>②</sup>。潘克拉托娃等主编的《苏联通史》明确写道，“俄罗斯人继续去开发北极区、西伯利亚、阿穆尔河流域及太平洋沿岸和各岛屿。沙皇政府试图以新殖民地的征服，来弥补因巨大战费支出而造成的财政恐慌，人民的贫困化以及整个国家的贫乏”<sup>③</sup>。梁士琴科说：“无论从数量或经济作用来看，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和经济上的开发，该地区拥有最丰富的原料资源，当时的最贵重商品（毛皮）和广大的土地”，他还说俄国为了“探求”通往该地区的道路和占据新的“黑貂产地”曾派出军队<sup>④</sup>。1956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国东方学历史概要》一书说，俄国为了“寻觅新的

①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ЗДАНИЕ 2-Е, М., 1982, Т.16, СТР. 655-657.

② М. И. БЕЛОВ,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Т.1, М.,1956, СТР. 136.

③ 潘克拉托娃等主编：《苏联通史》，中译本，第一卷，第171页。

④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50—351页。

富产毛皮的土地”，向远东、太平洋沿岸进军<sup>①</sup>。谢滨科夫认为，“俄罗斯需要银子，而东方边陲需要粮秣”，因此特别需要占领中国黑龙江和远东地区<sup>②</sup>。沙斯季娜也说，“为了寻找毛皮（软毛皮）及金银矿，俄国人的队伍继续向东推进，这样既可收到实物税，又可使外贝加尔地区的居民‘归顺君主’”<sup>③</sup>。米哈依洛夫指出，西伯利亚是“莫斯科国的最富饶的世袭领地，它能让沙皇的国库得到好多万张极珍贵的软毛兽皮”，他还说为了猎取黑貂，已成为俄国人从事军事远征的动因<sup>④</sup>。

上面引述的这些论点只是一部分。这些看法有的并未充分展开加以详尽说明，有的提法也并不严密和深刻，其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但是，读后却给人们一种印象，即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占领那里的土地和夺取丰富的资源。我们引证的这些观点，多少有助于说明我们的看法。

总之，沙皇俄国狂热地侵吞西伯利亚土地，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方面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sup>⑤</sup>。那种把沙皇俄国兴师动众，向东扩张的历史仅仅看成是少数利欲薰心的野心家和大商人的偶然

①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4.2, М., 1956, СТР. 12-13.

② В. Г. ЩЕВЕНЬКОВ,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 1960, СТР. 123.

③ В. Г. ПЛАСТУНА,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ЕКА, М., 1958, ГЛАВА 2.

④ 米哈依洛夫：《西伯利亚》，1958年，中译本，第21—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73页。

冒险活动，而未从当时俄国社会内部探索原委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至于把沙皇向西伯利亚的扩张，硬说成是“开发新土地”，“传播文明”，而对扩张动机缄口不谈的看法与作法，只能是歪曲历史和对历史极不负责的态度。